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ЯЗЫК:
МЕРИДИАНЫ
И
ПАРАЛЛЕЛИ

语言经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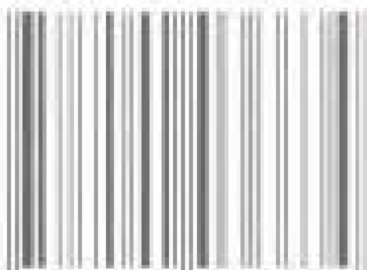
华劭 著

商务印书馆

语言经纬

著名学者华劭先生集五十余年教学和科研成果之大成，在本书中分析了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的系统性、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发展的规律性和语言的社会属性。并在言语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语言的超符号层次单位、语用学和篇章语言学，廓清了当代语言学中的大量重要概念，阐明了语言的根本属性，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当代语言学的发展。

此书既是高校语言学专业学生的必读教材，也是语言学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目。



ISBN 7-100-03663-1/H·931
定价：23.00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学术丛书

语　言　经　纬

ЯЗЫК: МЕРИДИАНЫ И ПАРАЛЛЕЛИ

华　劭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经纬/华劭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
ISBN 7-100-03663-1

Ⅰ.语... Ⅱ.华... Ⅲ.语言学 Ⅳ.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512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ǓYÁN JĪNGWĚI
语 言 经 纬
华 劭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663-1/H·931

2003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⅜
定价:23.00元



作者简介

华劭，1930年出生，祖籍湖北浠水。1951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50年代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长期从事语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主攻普通语言学、俄语语法学，并涉及语义学、语用学。著有《现代俄语语法新编（句法）》，改编苏联科学院新编的《俄语语法》（句法）。参与编写和编撰国家统编教材《现代俄语通论》、《大俄汉词典》，曾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其中一部分被收入《华劭论文选》。

华劭现为黑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兼职教授，任经教育部审批成立的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会员主任。1990年在莫斯科获得世界俄语语言文学教师联合会颁发的普希金奖章。

序　言

语言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对此，各种学派众说纷纭，每种学说似乎精彩与偏颇并存，既使人增进知识，又给人留下遗憾。看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以不同方法去剖析语言的各个层面、各类单位和各种功能，从而接近或者说逼近所研究语言现象的本质和全貌，也许不失为一种合理的主张。作者受工作性质和知识水平限制，难于广泛论述各家学说，只能以语言研究和言语研究为经纬，把语言学中一些重要的问题编织在一起，不敢奢望构筑科学体系，只是试图摸索出探讨课题的路数。

这本书是作者在讲课稿的基础上撰写的。1985 年前后，作者受命为研究生开设"普通语言学"。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作者在前苏联学过这方面的课程，但一些知识已被遗忘，另一些则显得陈旧，只得结合我国俄语教学界的实际情况，自编教材，从头做起。具体做法是以从语言研究到言语研究为主线，围绕若干重要课题，广泛搜集选择材料，介绍不同观点，找出问题要害，确立研究方向。当然，也谈一些自己的观点，与学生共析疑义。由于这些课题对认识语言、从事俄语研究和教学都很重要，"普通语言学"这门课程得到了好于预期的效果，部分讲稿内容，也随着毕业生流传校外。

在行将退下讲坛之前，在领导、同事和学生的鼓励与敦促下，作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重新编写。其中，删掉了两章，即"话语的

实际切分——主位与述位”及“言语的心理活动过程——话语的产生与理解”。原因是关于前一问题，我已发表数篇论文，对其新的发展，来不及概括、反映；对后一问题，则坦言认识不够深人，有待继续研究。其余各章均是对原稿加工整理而成的。成书后，李锡胤教授通阅，并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李红儒同志参与全书校勘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作者从事俄语教学与研究已整整五十年了。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已经尽力了，作者在1949年学俄语时，用的竟是日本人八杉真利编的词典和俄侨乌索夫编的语法。半个世纪之后，我国俄语教学与研究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毋庸讳言，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所做的贡献还不大。我国语言学，包括俄语语言学，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对年轻的后继者，我们寄予厚望。若这本书能对他们在今后前进道路上有所帮助，作者就算达到目的了。

最后，作者对鼓励、支持本书出版的黑龙江大学以及俄语系和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的领导，校内外同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表示诚挚的感谢。

华　劭

于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2001年7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语言与言语…………………（1）

　一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物和对象…………………………（1）

　二　不同的语言观…………………………………………（3）

　三　言语和语言的相互关系………………………………（10）

　四　划分语言和言语的意义………………………………（14）

第二章　语言的符号性质　　能指与所指…………………（19）

　一　什么是符号……………………………………………（19）

　二　语言符号的结构要素…………………………………（24）

　三　语言符号的特殊性……………………………………（38）

第三章　语言符号系统是层级装置　　单位与层次………（50）

　一　层级与层次……………………………………………（50）

　二　语言系统中基本功能单位的层次……………………（53）

　三　本体层次与分析层次…………………………………（58）

　四　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的层次…………………………（60）

第四章　确定语言单位　　线性单位与集合单位…………（70）

　一　为什么要确定语言单位………………………………（70）

二　在言语的可见层次上分离线性单位 ………………（74）
三　区别、同一、线性单位与集合单位的关系 …………（82）
四　各基本集合语言单位的组成 ……………………（88）

第五章　语言单位间的关系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 ……（97）
一　组合关系 ……………………………………（98）
二　聚合关系……………………………………（102）
三　组合和聚合的联系与对照……………………（105）
四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广泛运用………………（114）

第六章　语言的系统性质　　单位与结构……………（123）
一　语言的系统……………………………………（123）
二　语言系统中的单位……………………………（127）
三　语言系统中的结构……………………………（136）

第七章　语言的发展　　共时与历时………………（148）
一　共时与历时……………………………………（148）
二　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因…………………………（154）
三　关于语言发展的规律性………………………（169）

第八章　超符号层次单位的研究　　语义与句法…………（180）
一　语言学研究把重点转向高层次的语言单位………（180）
二　从形式到意义的句子研究……………………（183）
三　从意义到形式的句子研究……………………（189）
四　从语义与句法的结合切入句子研究……………（195）

五　句子的语义与转换……………………………… (206)
六　衍生的复杂语义结构…………………………… (212)

第九章　从语用角度研究话语——说话人与受话人……… (216)
一　什么是语用学…………………………………… (216)
二　言语行为中的核心结构要素——说话人与受话人…………………………………………… (219)
三　言语行为………………………………………… (233)
四　语句中增生的意思……………………………… (247)

第十章　篇章(话语)语言学——篇章的关联性与整体性……………………………………… (264)
一　作为研究对象的连贯话语……………………… (264)
二　篇章的单位……………………………………… (273)
三　篇章单位之间的关联性………………………… (285)
四　篇章及其单位的整体性………………………… (308)

第十一章　语句中名词的指称——逻辑性指称与语用性指称…………………………… (325)
一　名词的指称、词义和句法功能………………… (325)
二　指称与逻辑……………………………………… (337)
三　指称与语用……………………………………… (371)

第十二章　语言的社会属性——作为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的语言……………………… (395)

一　什么是社会语言学………………………………………（395）
二　语言与社会…………………………………………………（398）
三　语言与文化…………………………………………………（407）

第一章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语言与言语

像其他科学一样，语言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觉察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它的进步直接相关，语言科学的发展阶段就是它对此领悟程度的梯级。

E. Benveniste

语言可用两种方式研究：游离于生活之外和沉浸在生活之中。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一　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物和对象

对客观现象的认识，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一个问题：人们所探索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往往标志着从感性经验总结过渡到科学理论的研究。科学史的发展表明，对某一科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变化与飞跃，往往导致形成新的学派或进入更高的阶段。这里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物（объект），它指在观察、实验、研究过程中与之打交道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研究的材料；二是科学研究的对象（предмет），确定对象

往往与某门科学研究的宗旨和遵循的方法有关。从哲学上讲，对象物属于本体论范畴，而对象却属于认识论范畴；不同的科学可用同一现象的同一物质材料作为其研究的对象物，但却各有其不同的研究对象。医学和社会学都把人作为对象物，其研究对象却分别是人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进一步说，人的生理属性的各个部分，如生物基因、机体组织、器官功能又分别是遗传学、解剖学、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复杂对象物的某个局部、某个侧面、某种属性和功能都可以构成某一科学的研究对象。每门科学不一定要有专一的、独有的对象物，却必须有独立的对象，以细胞为研究对象的细胞学，其研究对象物却可能分别是植物、动物或细菌。按照传统的观念，在一门科学内，不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同一材料所包含的不同对象。然而，近代交叉科学、边缘科学的出现，已经动摇了这一观念。有些综合科学把复杂现象作为整体来把握，应该说，语言现象就是这类复杂现象。

在日常用语中，语言反映着极其复杂的现象，包含着不确定的内容：它既指人类共有的作为共相的语言(язык)，也可指具体的语言(языки)，如汉语、英语、俄语，甚至可指个人说的话语类型(идеолект)。语言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同时是生理、物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现象，因而可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探讨，并相应地把它看做生理机制、物质音响、心理活动的过程、社会交际的工具或文化积淀的载体。常常看到许多含义深刻、但旨趣相异的语言定义：从“符号系统”到“思想的直接现实”，从“人类最主要的精神活动”到“无穷句子的集合”。这些定义还没有涉及因时间推移、地理分布、社会分化、功能差异而形成的语言变化和异体。这样，对语言学研究对象的众说纷纭，多少有些瞎子摸象的味道。对历史上和现实

中有关语言学对象的观点加以比较分析，虽不失为有意思的工作，但却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打算从 F. de Saussure 的观点谈起，他是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学者，其学说具有深远的影响。

F. de Saussure 说[①]，在分析语言现象时，碰到以下的令人两难的矛盾，研究者必须作出取舍，决定以什么作为研究对象。

(1)首先碰到的是人体器官发出的、可听见的音响，这种具有生理、物理二重性的"声音是音响发音的复合单位"，显然它不是质地单一的现象。

(2)就算声音是简单的东西，它也不过是思想的工具，"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可怕的对应：它跟观念结合起来又构成了生理、心理的复合单位。"

(3)"言语活动有个人的一面，又有社会的一面，没有这一面就无从设想另一面。"

(4)"在任何时候，言语活动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的制度和过去的产物。"

说明 F. de Saussure 怎样走出两难窘境，确定研究对象，正是本章第二节的任务之一。

二 不同的语言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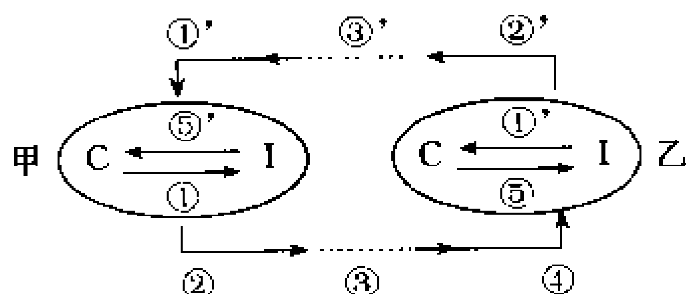
2.1 F. de Saussure 的语言观

a. 言语活动过程 下面是他绘制的活动过程图，我们在扼要

---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第 29 页.

转述时，把过程诸阶段标上数字，对原有标记作了说明[①]。



在上图中，甲、乙为交际双方，C(concept)表示概念或观念，I(image acoustique)表示音响形象。而①、②、③、④、⑤表示从甲脑产生概念到乙脑理解概念这一过程的五个阶段；从乙脑产生概念到甲脑理解的逆向过程也同样分为五个阶段，不过，用阿拉伯数字并且在其右上角加“'”表示。分析发现，从甲到乙的言语过程的五个阶段的主旨分别是：①C→I：脑中概念引起相应的音响形象；②音响形象→发音器官：把与前者相关的冲动传给器官发音；③甲口→乙耳：传递具体声音的过程；④具体声音→音响形象：从耳到脑进行音响形象的传递；⑤I→C：把获得的音响形象与相应的概念相联结，从而理解后者。

F. de Saussure 认为：第一，③阶段不同于其他阶段，是在人体之外进行的(图中用虚线表示)。对不懂该语言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无意义的、物理的(从口到耳声音震动的)过程或现象，因而不是语言学特有的研究对象；第二，②、④两个阶段是在人体内部进行的(图中用实线表示)，属于个人的、纯生理的范围，不能“把它作为言语活动的准则”，正如发声乐器或者收音设备的缺陷不改变乐曲的本质，个人声带、耳膜的毛病，如嘶哑、重听等，也不能改变言语活动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第 32 页.

中作为准则的东西，研究发声特点和辨音能力的应是生理学或医学而不是语言学；第三，①、⑤两个阶段是人脑内发生的纯心理过程，但①阶段由概念到音响形象，是主动的执行部分，有明显的个人性质，而⑤阶段由音响形象到概念则属于被动的接受部分。"由于接受机能和配置机能的运用，在说话者当中形成了一些大家都觉得是相同的印迹。""如果我们能够全部掌握储存在每个人头脑的词语形象，也许会接触到构成语言的社会纽带"[①]；最后，当交际双方交换功能角色时，又重复上述过程，只是甲由①、②阶段主动部分的执行人变成④、⑤阶段被动部分的当事人，乙则相反[②]。

6. 语言和言语 F. de Saussure 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язык)和言语(речь)。根据前面对言语活动过程的分析，他认为语言是：(1)定位于音响形象和概念相联结的确定部分，有所谓被动性的、接受性的部分；(2)有约定俗成性质的部分，它具有社会性或集团性；(3)其音响形象和概念意义两个组成部分皆有心理性质，它们彼此结合为同质的符号，并由这些符号形成系统；(4)在抛开言语活动"混杂总体"的其他部分后，分离出来的社会的、心理的、同质的确定对象，可以把握它、研究它。

根据他的观点，与语言相对应的言语是：(1)言语活动中除语言以外的庞杂部分；(2)具有个人性质的部分；(3)兼有心理、生理、物理特点的杂质现象。因此，研究言语的语言学，不仅是次要的，

---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第35页．

② 在实际交往过程中，每一方都不可能单纯主动或完全被动。"每个说话人都下意识地通过听觉自我检查，而听话人则通过发音部位活动来自我检查(在掌握非母语时，这种'检查'进行得徐缓而清楚——引者注)。验证说的与听的一致会保证接受的正确，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达到相互理解。"(见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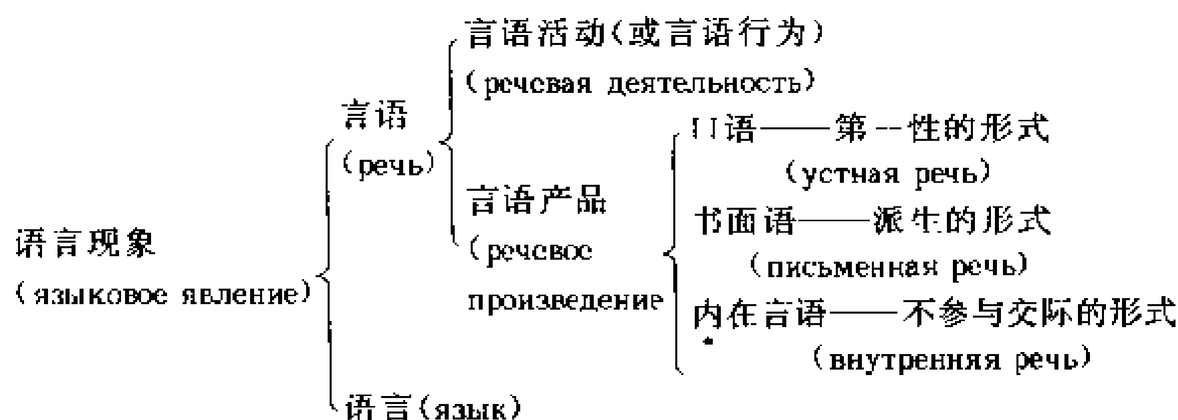
而且没有完整的、独立的、同质的对象。

F. de Saussure 强调语言学"以语言为唯一对象"。在强调语言和言语区别的同时，他指出两者密切联系，并互为前提，它表现在：(1)"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建立，也必须有言语"；(2)"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前的"，无论从语言的整体发生或个体语言的形成都是如此；(3)"促使语言演变的是言语"，不仅听别人说话才能学会自己的母语，而且"听别人说话所获得的印象改变着我们的语言习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1]

2.2 F. de Saussure 以后的语言观

F. de Saussure 把语言、言语分开的观点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反对这一观点的人也不少，这放在后面讨论。接受这一观点的学者，也对语言和言语关系做了不同的解释、补充、改正，并从各种角度发展这一学说。下面只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

a. 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划分　原来 F. de Saussure 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现在许多文献倾向于作下述划分：



---

[1]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5. 第 41 页 .

一般都说“言语是发生于人际间的行为”（黑格尔），这一行为可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来考察。两者都具有主体性和个人的特点，并以此和语言相区别。把作为过程的言语活动提置于言语之上或游离于言语之外，似不妥当。按照心理语言学的看法，作为过程的“言语活动”和劳动、学习、认知、游戏等活动一样，是有其自身组织结构、实现步骤和体现层次的；表示言语过程的另一术语“言语行为”则发端于语言哲学，并广泛用于语言学。它侧重于联系交际者和语境来考察语句。两个术语有着不完全一样的内涵。

作为言语产品，口语是第一性的，而书面语是派生的，是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口语是最自然、最直接的口头交际的产物，这种交际的典型特征是交际双方在同一时、空环境中，互闻其声，互见其人。但一般说，这种言语产品与口头交际过程一起出现和消失，其分类也基于对言语行为的分析。产生书面语的过程和环境是读者所不知道的，但这种脱离过程后可长期保存的产品，却可向有着时、空距离的交际对方传递信息。书面语的分类一般是体裁的分类，其根据往往是题材、结构、风格，而很少考虑言语行为的过程本身。随着电话、录音、录像、电视、电脑网络等交际手段的出现，这两种言语产品的特点也随之变化，甚至互相渗透。但直到现在，它们的区别依然很明显。而内在言语作为一种产品形式，产生于没有外化的、局限于主体内部的言语活动，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把它称做言语的主观形式，以此与上述两种形式相区别[1]。这种由不完全交际产生的不稳定形式，过去被语言学排

[1]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 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10.

序在研究范围之外，但现在受到心理语言学的关注。至于被 F. de Saussure 确定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则更是讨论的焦点。

6. 语言是物质现象还是心理现象　把语言看做社会心理现象，这是 F. de Saussure 语言学说的核心，很多人对此提出非难，A.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指出："语言客观地存在于言语之中，后者是直接得到的材料，对其进行分析，以便发现和研究语言。如果说言语是交往的方式，那么语言则是交际的工具。"[1]作者对此有过专门论述[2]。他认为 F. de Saussure 所说的存在于头脑中的语言，只是关于语言的知识。然而，坚持语言是心理现象的学者依然很多，特别在生成语法学说之后。N. Chomsky 发展了 W. von Humboldt 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是"一种生成性过程系统的潜在能力"的看法，他认为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体现在稳定心智/人脑中的知识系统以及普遍语法，即体现在由遗传决定的初始状态中的原则系统，每项原则都有一定的可变的范围。"[3]显然，他对语言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对象的认识，与 F. de Saussure 的观点截然不同，但在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心理属性上则是接近的。在这一方面，当代俄国学者 Ю. Н. Караулов 的观点值得注意[4]。他认为体系、话语和能力是语言存在的三种形式。它们都由同样的单位和关系构成，但分别采取层次系统、线性排列和联想词语网络(ассоциально-вербальная сеть)的形式。他认为在联想

---

① Там же. стр. 12.

②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Объективнос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54. стр. 10.

③ N.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序言 // 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编辑部.《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 哈尔滨. 1981. 第 6 页.

④ 详见：华劭."语言、语言能力和语言人格"//《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九).

词语网络内，传统上被分割的词汇和语法都综合在"网结词"内，它既包括体现语义关系的各种参数，也反映体现语法关系的各种形态、搭配、构词的特点，正是这些关系使"网结词"构成网络。研究者发现，人脑中联想词语网络的社会平均折中状态与分析言语产品及语言系统的结果，有惊人的平行对应关系。语言学家 О. Б. Сиротина 也认为"语言是一种能力"，它外现在话语之中，并被模拟表述于语言学的描写之中。这样，语言可以体现为网状的、与个人潜在知识、经验交织的心智状态（能力），可以包含在线性的、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外化的物质结果（言语产品）之中，也可以模拟为有层次的、通过观察、比较、提炼得出经过"净化"的比较完整的构造（系统）。在一定的条件下，可由一种语言形式衍生另一种形式。

в. 语言是本体还是形式　F. de Saussure 在分离出语言并作为研究对象时，着重强调"只要不是孤立的符号，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机能（指联合和配置功能，以后又具体化为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引者）；它在作为系统的语言的组织中起着最大的作用。"[①]他的巨大功绩，在于反对"原子主义"，把具有所谓符号性质的语言单位通过各种关系形成系统，并特别强调各种关系对单位的影响和系统的作用。他还进一步认为是关系决定并产生了单位和系统，并强调指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②]这里讲的形式指关系形式，而实质（substance，субстанция）则应指客观的本体。某些结构语言学流派继承并发展这一观点，力图研究语言符号之内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一种局限于系统内部的、纯粹的语言

---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第 34 页．

② 同上，第 169 页．

学。他们把重点放在研究表示词语关系的语法，建立了探讨语音之间、音义之间关系的音位学，并提出要创立形式化的语义学；而把描写生理、物理特征的语音学，描写具体词语的词典学、成语学排斥在纯粹语言学之外。这种把对象关系化、模式化、规则化的形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更多的人坚持认为，事物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关系可以起着与事物固有特征和性能一样的作用，并把它称做事物的外部关系特征。根据这一思想，就不能说，关系形式产生了语言单位；关系和特征、性能一样，只是语言单位不可分离的属性。是处在一定关系中的语言单位形成系统，而不是系统和关系决定了语言单位。这样，具有实体性的语言单位不能不在语言学研究中占有中心位置。持与结构主义相对立观点的学者往往把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看做语言单位及其相互关系所形成的系统。

三　言语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在主张划分言语、语言的学者中，基于不同的认识，往往从各种角度指出两者的对立（антитеза）。概括起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这些对立。

3.1　潜在功能系统与执行功能实体

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对立体现为潜在功能系统与执行功能实体之间的区别。前苏联科学院的《俄语语法》代表这种功能立场。“言语不是作为某种个人的、个别的现象而和语言对立的，而是作为语言存在的现实形式，它是语言活生生的直接体现”，两者对立是“系统与其功能运作之间的对立，同时也是系统与其赖以存在、

不断发展与完善的环境之间的对立。"[1]这样，(1)语言系统及其单位具有某种用途和性能，其特点是潜在性(потенциальность)，而在言语行为和产品中，其单位处于运作状态以执行功能，具有可用感官把握的现实性(реальность)；系统中完全平等的备用语言单位，在执行功能、转化为言语单位、参与运作的机会却不尽相同，据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的观察，акклиматизироваться(适应水土)一词的命令式基本上没有人用过；(2)语言中的单位是概括的、本质的，一般只包含言语单位中的若干基本特征，是后者的抽象的构拟物，具有抽象性或拟象性(абстрактность, виртуальность)，而言语单位却有具象性(конкретность,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3)来自言语单位的概括语言单位是所谓常体，它往往要超越语言执行功能时由于说话人的原因或环境更动所形成的变化，具有所谓恒常性(инвариантность)，而作为变体出现的言语单位则具有变异性(вариативность)。这样，从具备和执行功能角度来看，言语单位的特点是：现实性、具象性和变异性，而语言单位则有潜在性、拟象性和恒常性。

3.2 连贯话语与层次系统

从形成连贯话语和层次系统角度来看，言语力图把各种单位融于语流，以形成连贯话语，而语言则尽量使各种单位保持独立，以构筑层次系统。这样，(1)在言语中具有连续性(непрерывность)的单位，有时界限不清，甚至难于分开；而在系统中的单位则有离散性(дискретность)，根据这些独立单位之间的同异关系，使它们在系统中互相结合或彼此对立。(2)言语中的单位

[1]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11.

是线性的(линейность),它们只能鱼贯排列以形成话语;系统中的单位是集合的(собирательность),它们往往包含若干变体和变异形式,并把它们作为整体纳入系统。(3)从数量上讲,在千变万化的言语中,其单位是无限的(неограниченность),而系统中的语言单位却是可数的(счётность)。许多学者把研究语言的最主要的任务看作从语流中,从界限不清、数量无限、鱼贯排列的词语符号中,找出离散的、有限的单位,再根据一定的功能把它们概括为集合单位,并用后者构筑语言系统。

3.3 对具体的个人与时空的依属或超越

从独立的程度来看,正像 W. von Humboldt 所说:"每一个体(индивидуум)使用语言都正是为了表示独一无二的特性",言语总是用来体现主体的思想、感情和意图,并反映其个人的功利、道德、美感评价,而语言是属于社会集团(социум)的,它是不受个人左右的、无主体的,一些语言单位即使有感情、评价特征,那也是社会化的;这些"有限的手段的无限运用",使(1)语言单位具有所谓复现性(вос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ь),以此和一次性使用的言语单位的独特性(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相对立。(2)言语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具有时空的定位性(локализованность во времени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而语言单位却是超越时、空限制,没有上述定位性。(3)就言语内容而言,可针对现实世界或可能世界,并和特定场合下的情况相对应,其所传递的信息有真实程度上的差异,有所谓真假值问题,而语言中所有单位则没有真假值这一范畴。总的说,语言中的单位是独立于时空、情景和使用主体的,它们超脱于个人对词语内容所作的真假判断,善恶褒贬、美丑评价的,而言语中的要素则受制于上述诸因素。

3.4 灵活变化的运用与强制稳定的规范

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由于在言语活动中，每个人都是把重复出现的旧语言工具用于随时出现的、新的现实中，因此，(1)言语活动每次都不尽相同，是变动不居的，与这种变动性(динамичность，мобильность)相对应，作为工具的语言则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стабильность)。(2)言语往往要具备一定的创造性(созидательность)，才能反映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和主观思想；使用主体在创造性的活动中，难免有一些随意性(произвольность)，甚至错误，而语言则具有一定的强制性(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ость)，从而限制创造性活动中的随意程度，使它不能逾越规范所允许的限度，并抵制错误从而具有所谓规范性(нормативность)；没有言语活动适度灵活的变化，就无法满足个人表达的需求，没有对个人言语强制规范的约束，就无法保障社会交往的普遍运行。(3)然而正是时时发生的言语变动最后导致语言的渐进历史变化，从一个时代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向另一时代有着质变的新语言系统过渡，从而可以从共时与历时两个角度研究语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一变化源头的言语，却无历史研究可言，言语行为过程存在短暂，言毕即逝；言语产品一经记录，便立即凝固，长期不变。两者皆无历史，也谈不到历时研究。诚如法国社会学家 K. Levi－Strauss 所说“语言在时间上是可逆的，言语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①]

---

①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第45页。

四　划分语言和言语的意义

4.1　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必要性

尽管 F. de Saussure 的这一观点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但依然有不少语言学家，如著名学者 Р. А. Будагов、Г. В. Колшанский 等，都表示反对。后者认为“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语言和言语应看成单一现象，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言语是对象物，而语言是模式；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语言是有关言语的知识，而言语是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来掌握。”“如果事实上语言是使人的思想物质化的唯一交际工具，那在本体上就不可能设想，表达思想的形式分别地体现在语言和言语中。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能证明语言、言语对分的真实性。”[①]这段话虽有一些正确的思想，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方面，把语言从本体论中勾销，并划入认识论的范畴，认为它只是一种知识和模式。这样，语言系统的存在取决于语言学所概括的知识和构筑的模式。照此推论，如果不同语言学对同一言语现象提出各种解释模式，那就会有不同的语言；另一方面认为言语只是对语言的掌握，势必得出，言语中除了语言单位及其相互关系之外，再也不存在其它内容了。与主体有关的因素诸如主体意向、情绪、习惯、评价，与情境相关的交际环境、时代特点、背景知识诸多所谓语用因素都不见了。认定仅仅掌握了语言知识，就能完全成功地进行交际活动，并能准确创

---

① Г. В. Колшанский.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субъективных и объектив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в языке. Наука. 1975. стр. 32.

造和理解言语，这似乎过于简单化了，虽然掌握语言是进行交际的重要必备条件。此外，语言是思维过程的工具，因为它概括地包含着社会历史的经验和集团的认识，而言语只是所形成思想的直接体现，它表示对当下情景的个体认知结果。语言是把主观的思想变成客观现象的手段，使其成为物质的、他人可接受的内容，言语则使语言中的社会认识打上个体的烙印，使其成为体现灵活的、反映各种事态的思想。两者似乎还是有区别的。这样看来，语言和言语虽然彼此交织、互相转化，但依然可以并且应该分开，并由不同科学来研究。语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将物质地存在于无限言语产品中和观念地存在于个体语言能力中的对象分离出来，建立尽量接近实际语言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以便用它来学习、解释、掌握言语。语言的知识还广泛用于创造文字、确立规范、制定语言文化的政策、制造翻译机器、实施人机对话等等。另一方面，F. de Saussure 所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的言语科学也逐渐形成，言语也正在由对象物变成对象本身。人们逐渐纠正由于它是个人的、一次性的、数量无限的因而也是无系统、无固定对象的认识。言语活动有其自身的实施阶段和步骤，言语行为有其组成要素和结构，言语产品由于功能、体裁、风格不同而分为各种类型。此外，语言要素和语用要素在言语中彼此交互作用，所有这些都构成言语科学的内容。

4.2 语言学发展的两种趋势

在结构主义兴起之后，不少学者都力主只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建立纯粹的、封闭的微观语言学。他们把语言单位及其关系形式化、模式化、规则化、函数化、程序化，进而提出种种结构模式，建立自己的语言学体系，使其接近精确科学。他们都认定自己的理论

掌握了现象的本质，但实际上只能说，这些理论抓住复杂变化对象的某些重要的特征。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尽量和言语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和个人的、临时的、偶发的因素相粘连，把涉及生理、物理、主体心理、时空语境等诸方面的问题都划人所谓宏观语言学。这种把对象集中于关系、结构、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日益明显，仅仅借助这种经过高度"提纯"的关系化的知识很难充分解释言语产品，无法全面实施言语行为。近年来的研究事实表明，在上述微观语言学依然持续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转向言语、宏观语言问题和语用因素的研究，对语言单位表达层面上物理、生理特征的描写、对内容层面社会、文化因素的探索，依然蓬勃发展。产生了以言语产品为对象的话语（篇章）语言学，以言语活动（行为）为对象的心理语言学。语言现象正成为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物，形成了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辅助语言学、统计语言学一类交叉学科。正在形成的言语科学正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就，以求全面揭示言语乃至全部语言现象的实质。正是依靠这种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对语言现象的研究，才能庶几迫近它，并对其作近乎全面地理解、整体地把握。言语研究正逐渐取得与语言研究同等的地位，尽管前者必定要把后者的成果作为自己探索的前提和出发点。对这一点估计不足或过分夸大，都是不对的。后一趋势表明，语言学似乎不顾 F. de Saussure 的告诫，向其他的科学敞开了大门。

4.3　语言、言语的划分与外语学习

掌握语言，特别是外语，语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两条：一是从语言系统取得，径直从教师、工具书学习词语单位的知识、组词造句的规则和语音语调的规范，它的好处是能迅

速、系统、准确地掌握所学外语最本质的部分；二是从言语实践中，从与操该语言者的交往中、从原文作品中获取上述知识，这就要有从言语中辨认摄取语言知识的能力。这样获得的知识不免是零散的，随意性较大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为其费时也是较多的；然而，后一途径的好处却是在自然的语境中，从整体上掌握正在执行功能的语言。这样获得的知识比较生动、扎实、切合实际需要。事实上，任何一种外语教学法都不能主张单纯地走一种途径，只不过有所侧重罢了。前面已经说过，有了语言知识并不等于掌握言语，学习外语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为了具备良好的听、说、写、读能力，还必须掌握诸如有关语用要素、言语行为类型、篇章作品体裁、与词语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知识等等。除了上述言语知识外，还应通过系统地训练，培养运用两类知识的能力，形成良好的言语熟巧，培养记忆、语感以及善于模仿、乐于交往一类素质。总之，语言、言语的划分，为有分析、有区别对待各类知识，有意识、有成效地进行外语的教和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Москва. 1957.

3. N.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序言 // 黑龙江大学《外语学刊》编辑部．《乔姆斯基语言理论介绍》．哈尔滨．1981.

4. Ю. Н. Караулов. О состоя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Доклад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1991.

5.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6.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7. Г. В. Колшанский.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субъективных и объектив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в языке.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5.

8.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

第二章　语言的符号性质

能指与所指

如果我们不能说这宇宙由符号构成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说，这宇宙是沉浸在符号中。

Ch. Peirce

能指——这是思想的声音转化物，所指——这是能指的思想等价物。这种能指、所指兼有的实体性质保证了符号的结构统一。

E. Benveniste

一　什么是符号

1.1　符号的定义

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可把它定义为：任何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这一定义的内涵有以下三个要点。

a. 符号必须是物质的，它具有物质性(материальность)，如图像、颜色、声音。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从而能被人的感官接受。

6. 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否则符

号便失去其存在价值，不成其为符号。这种信息可能涉及其他具体的事物、抽象的概念，甚至是复杂的现象。这样，符号就可以代替超出感知范围的、看不见听不着的事物与思想，使其摆脱时、空的限制，并成为它们的具体依托。

в. 符号所传递的必须是一种规约性的社会信息，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独特含义。假如一个学生用手帕系一个结，表示课后应发信，这纯属个人赋予的信息，而且是可以改变的，可以用同样的这个结来提醒自己要交作业，赴约会。作为这类信息的载体，不是符号。

符号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是极其常见的。如打铃表示上课，表盘上的数字表示钟点，乐谱上的音符表示音阶等等。

1.2 常见的符号类型

日常生活中对符号现象有不同的称谓，如象征(символ)、征兆(симптом)、信号(сигнал)、记号(метка)、暗号(условный знак)，等等。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划分的结果。当人们说："火炬是光明的象征"，"锚是牢固可靠的象征"是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相关的特殊观念或意义。而征兆与其所代表的现象有着天然的有机联系，如波兴有鱼，云乌兆雨，苍白的面色表示贫血。但信号、记号、暗号与其所表达的信息无任何联系。从功能上看，象征用以代替抽象的观念，征兆用来预示另一现象，信号则敦促或禁止某一行为，如古人鸣锣则收兵，击鼓则陷阵；今人以红灯表禁走，绿灯表放行。记号与暗号则一般用于较小的范围，载体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往往是临时决定的，作用于一地一时的。如病树上作一记号，以便砍伐；房屋上作一记号，表示约会地点。暗号则更具有不为圈外人所知的秘密性质。下面主要根据 Ch. Peirce 的观点，按物质载体和信息

之间的联系把符号分成三类。

a. 象似符号　指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与所代替的事物相似的符号。如神像表示神，房屋建筑的设计、机械的图纸分别表示楼房、机器。Ch. Peirce 用的术语就是神像式的符号(иконический знак)。所谓的象似，也有程度上的不同，甚至包含约定俗成的性质，如果两者完全相像，也就失去了符号的特点。这种符号所传递的信息往往是一望而知的，不言而喻的。

б. 相关符号　指与所代替现象有各种相关联系的符号。如风信旗表示风向，温度计通过水银柱表示气温等。Ch. Peirce 把它称做索引式符号(знаки-индексы)，所谓索引就是通过各种相关联系推测出符号所表示的信息，因而一般也不需要解释。相关联系是各式各样的，如上述例子中的风向与旗动方向，温度变化与水银柱高低均有着因果联系(后者可用作前者的征兆)，过去欧洲人用假面具代替剧院，缠绕在杯子上的蛇代表医药。这种象征作用也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某种信息有联系的现象很多，选择哪一种现象作为其相关符号，依然有约定俗成的因素。

в. 规约符号　指与所传递信息之间无任何联系的符号，绝大多数符号属于这种类型。如各种交通信号，船舰上用的旗语，通讯中用的电码，数学中的符号，如等号(＝)等等。这类符号完全是一定集团的人强制规定的，对集团外的人来说，它所表示的信息必须加以解释才能理解。Ch. Peirce 把它叫做象征符号(знакисимволы)，由于这种用法和前面所说“象征”在意思上不一样，所以这里改称规约符号或指号符号。

总的说，符号与其所传递的信息之间的有机联系越是密切，越是自然，就越易被理解，被接受，但是这种有机联系却大大限制了

选择、制定和运用符号的机动余地.特别是对制定某种符号体系,就更为困难;相反.如果两者缺乏任何有机联系,就难以根据符号的自然属性推断它所代表的事物,必须要通过解释、学习才能掌握它,从而给理解、记忆增加了困难。然而这却给制定符号体系与运用符号,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事实上,很难给"自由"、"虚数"、"质子"这样一类概念制定象似性或相关性的简单符号。因此,有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其物质属性与其所传递信息之间,只能有任意的联系性质。但近年来,对符号的象似性研究的人也不少,详见《国外语言学》1995 年第 3、4 两期的有关文章。

1.3 语言单位是具有特殊性质的符号

a. 它具有一般符号的下述特性

(1) 物质性的语音或文字作为信息的载体。

(2) 这种物质的语言载体都包含一定信息。

(3) 一般说来,物质载体自身的特点与所传递信息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联系是任意性的。

(4) 这种联系在一定社会集团内是共同确认的,具有社会性。

(5) 和一切发达的符号系统一样,表示语言单位的符号也形成系统,并受后者制约。

6. 它有一般符号所没有的下述特性

(1)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观念的直接体现",语言是后者的天然的、第一性的物质载体,其它符号都是语言符号的代替物,并且可通过后者对其解释。

(2)语言符号可以成为任何物质现象、社会关系和精神观念的信息载体,而其它符号系统所作用的范围相对来说是很有限的。如音符、数学符号、逻辑符号等等。

(3)在语言中，语音物质与信息之间的联系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每个人(如新生儿、外族人)加入这个社会都面对历史形成的事实，只能学习它、掌握它，而无能力去改变它，即使此人是国家领袖、大学者、大文豪。而其他符号系统，可以由制定符号和使用符号的人经过协商加以修改、补充或变动。

(4)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特有的层次性、发展不平衡性、非对称性则是本章所讲的重点(见本章第三部分)。

1.4 符号学对语言学的影响

F. de Saussure 认为"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指符号学——引者)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1]在他看来，符号学对语言学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有人认为"任何符号系统都和语言有联系，从而使人有理由把符号学当做语言学的一部分"(P. Barthes)。无论怎么说，两门学科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一般符号论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研究符号与所表示对象关系的语义学(семантика)，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关系的结构学(синтаксика)，研究符号与其使用者关系的语用学(прагматика)。与此相应，Ю. С. Степанов 认为语言的三个基本功能在于：(1)称谓客观世界的事物(称名作用，номинация)，(2)把所称谓的现象纳入相互关系(广义的述谓作用，предикация)，(3)把所称谓的现象定位于以说话人为参照系的时间与空间[2]。两者有相通之处。本文下面只就个别词(符)的称名作用，进行初步剖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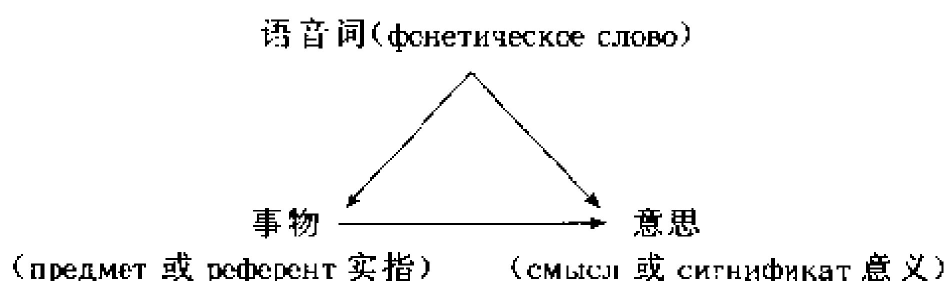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第 38 页.

②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249.

二 语言符号的结构要素

2.1 所谓的语义三角

根据有广泛影响的 C. K. Ogden 和 I. A. Richards 提出的观点，在语言中词语符号有三个结构要素：即名称、意义和事物。学者们用了极其不同的术语表示它们。这里借用 Ю. С. Степанов 的用语，并将三者的关系，图示如下[①]：



按照 Ю. С. Степанов 的说法，语音词含有意义，事物反映在意义之中，语音词 петух(п′э"ту′х)指称事物。他举了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三者的关系。语音词指称公鸡，并包含由反映后者特征所形成的意义：诸如家禽、雄性，头上有红冠，脚上有距等等。有必要做些补充说明：(1)上面图示中指的是孤立的语言符号，而不是系统中的符号，语音词标注的是语音，而不是音位音标；而意义中也没有包含系统中所产生的特征。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须要联系语言系统另加解释。(2)在许多阐释语义三角的图示中，在名称(即这里的语音词)和事物之间用虚线连结，强调两者没有直接联系，前者指称后者必须通过意义，也就是 A. Wierzbicka, Т. В. Булыгина

①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9.

所强调的“世界的观念化”，后者的原话是：“语义的对象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观念化的世界。”①(3)关于符号的结构要素，有许多学者认为只有两个。在 F. de Saussure 那里，反复强调概念要同音响形象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语言学实体②，并且把它们比做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不可分离，但从来不提客观世界的事物。俄国汉学家 Ю. Рождественный、В. П. Солнцев 等人更进一步认为“每个符号就其与所表示的内容对立而言，都是单向的。符号所表示的内容，处于符号之外，并有复杂的构造。”③这样，符号就只剩下可感知的物质了。怎么理解有三要素的词的符号性呢？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文中探讨。

以下分别讨论上述三要素之间的关系。

2.2 事物和意义之间的关系

a. 前面已经谈过，两者之间有反映与被反映之间的关系。来源于事物的特征被反映到意义之中，它通常被称做义子(сема)。哲学上把客体的属性分为三类：(1)自然属性，也叫物质一结构属性，它们是事物天然具备的，通过观察分析就可以被揭示出来，诸如色、声、味、形状、分量、组织等等；前面例子中公鸡的意义所包含的雄性、红冠、足距就属于此类；(2)功能属性，它是客体经受人类活动作用之后，显现出来的。如人用公鸡来报晓司晨，拿树木用做燃料和家具，蒲公英入药治病等等；(3)系统性属性，这种关系属性

---

① Т. В. Булыгина и други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предикатов.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2. стр. 10.

②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第 146 页.

③ Ю. Рожденственский. Лекци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137.

只能产生于系统之中，并带有系统的烙印，如价值、损耗，以及公鸡意义中的义子——“家禽”等等。由此可见，不仅客观世界中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而且作为区别事物的属性也各有差异。各种语言中的具体词类，甚至具体的词，在反映客观现象时，选择哪些特征作为义子，如何组合这些特征构成词义，都不尽相同，有时具有民族的特性[①]。

6. 词的意义和所指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般谈这个问题时，都以普通名词为例，在语义三角中引用的词语多为公鸡、水、沙一类有对应所指事物的名词。可以说普通具体名词的词义大体上是同类事物共有的不同质的特征的集合，一般说这类语义有相当的模糊性，在究竟包括哪些义子上，常有一定的伸缩性；而形容词和动词的词义则可能是不同类事物所共有的一个或一些共同的特征，如红、跑等，这些词的词义不能直接和客观世界相对应，而要通过作为其载体的事物才能确定所指特征，如红布、红太阳、红脸。严格讲，同样的义子体现在不同的事物上是有差异的。人跑，马跑，火车跑也是如此。这样，这类词的词义趋向于摆脱所依靠的事物，尽量变得抽象、简要，包含少数同类性质

---

① Общение. Текст.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 стр. 12.

这三类属性中，自然属性是人们直接感受、首先认识并容易纳入词义的，而事物的功能属性则是人们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特别当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时，更是着眼于其功能特点，尽管它以自然属性为依托。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形物质构成“为利”的财富，空无之处则体现其“致用”的功能。而关系属性必须通过该事物所在的系统才能显现出来，尽管它也以一定的自然属性为依托，如父亲必须是成年、男性，但具有此条件的人若无子女则不是父亲，而放在其他关系系统中，此人又可能是教师、党员、领导等。认识后两种超感觉的、产生于“空无”和系统中的属性，并将其纳入词义，这标志着社会认识的巨大进步。

的义子，这一点恰好与普通具体名词相对应，并由此产生两类词在许多逻辑和句法功能上的差异。动词，特别是形容词没有上述各词那种由数量不确定异质义子所造成的模糊性，然而它却具有另外一种、由于所表示特征的界限不清造成的模糊性：如（水的）冷、凉、温、烫（俄语中相应的词 студеная，холодная，тёплая，горячая вода），（人分）幼年的、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俄语中的 детский，юный，молодой，пожилой，старый）。动词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俄语动词中的 шагать，рысить，галопировать 分别表示马“行走”，“急行”和“飞驰”。上述各组词相邻两词之间语义界限，很难准确地划清。由事物和特征所构成的世界是连续的，而词语所表示的观念和意义却是离散的。词语意义反映外在世界时，产生内涵模糊、界限不清，在所难免。进一步说，语义的一定模糊性使词语变成有相当弹性的工具，有助于它们反映无限变化的主观思想和客观世界。除此之外，人们还可能通过想象，把分散在不同事物中的特征集合在一起，创造新的观念和词语，像麒麟、独角兽（единорог）、两面神（Янус）、美人鱼（русалка）一类词语所反映的现象在现实中是没有的。正像 Р. Якобсон 在评论马拉美的诗时所说：“诗之花，在任何一束花中都不能找到。”但是构成这些词义的义子却来自客观世界，不是凭空捏造的。

в. 意义和概念的区别　关于意义与概念的关系，已有大量文献谈及。在这里只想指出两者有以下几点区别。（1）概念应反映事物最本质的特征，它们体现其质的规定性，而意义则反映词语使用者认为在日常交际中重要的特征。故通常说科学的概念和生活中常用的意义（научное понятие и быт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如水的概念应该包括氢二氧一，摄氏零度结冰，一百度沸腾一类化学、物理

特征。日常语义中不一定要包括它们，而可能包含可饮用、可冲洗，可灌溉一类功能特征，当然两者之间无分明的界限。一般说“词义只是形成概念的材料，而概念则是意义的提炼和凝聚。”[①]（2）词语意义和科学概念对客观现象观察角度、划分界限不一样。每个民族都通过自己的语言勾画出世界图景（картина мира）。В. Г. Гак[②]曾引了下述例子，俄国人把用以“掘、铲”的工具按形状分为 лопата（宽面、无沿、长柄的锹），заступ（下端趋窄的平头锹），совок（带沿的、短柄的铲），而法语则根据功能分类：用以挖掘的是 beche，相当于俄语的 лопата 和 заступ；而用来聚拢、收集的工具为 pelle，相当于俄语中的 лопата 与 совок. 俄语词 лопата 兼有锹、铲的功能，相当于法语的两个词。习用语 загребать деньги лопатой（搂钱）译成法语时，只能用 pelle，而着眼于形状的习用语 борода в лопату（宽密如锹的胡子），法语就无法用上述两个词表达，得借助其它的词。由语言勾画世界图景是朴素的、实用性的，甚至是幼稚的，而不是科学的。如把西红柿划入蔬菜，并叫做“番茄”，狼被看作有害的野兽，公鸡好斗都未必有科学根据。至于各民族语言对颜色和温度的划分，不仅彼此相差颇大，而且很少符合科学的界定。（3）概念的内涵是精确的，而“一个词的意义不是绝对确定的，从来都有一种或大或小程度上的模糊性。意义是一个区域，就像靶子一样，它可能有一个靶心，但靶子的外围部分依然或多或少地处于意义范围之内。当我们从靶心向外移动时，这意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262.

② В. Г. Гак. К диалект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языке. Из кн.: Принципы и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79.

义也逐渐削弱。当语言发展得更为精确时，靶心之外的部分就会愈来愈小，靶心本身也会越变越小；但靶心决不会退缩成一点，总有一块模糊不定的区域围绕着它，不管这区域是多么小。”[①]这是哲学家罗素对语义的看法，他主要着眼于普通名词，但即使在具体名词内部有些词义也是比较明确的、好界定的。如“盲人”、“跛子”的生理属性，“温度计”、“测谎器”的功能属性，“单身汉”、“孤儿”的关系属性，都是词义中最突出的义子，一经把握，就知道了词义。语言学家把语义分成陈说部分（ассертивная часть）和预设部分（пресуппозитивная часть）[②]。如单身汉（холостяк）一词中未婚、成年、男性都是不可缺少的内涵，然而后两个特征只是描述这一词义的前提，是所谓预设部分，只有未婚才是语义核心，是所谓有区分性特征的义子。应该指出在功能名词、关系名词、职业名词中，其陈说部分都由功能或关系属性构成的，自然属性则转入预设部分。令人感兴趣的是 М. В. Никитин 的观点[③]。他认为词义分中心的内涵部分（интенсионал）和边缘的蕴涵部分（импликационал）。前者是反映某类事物必备特征的语义义子的总和，当以特征同异对事物及其名称进行分类时，它们是思想和言语操作的基本依据。而后者所包含的义子，即所反映事物的特征，则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即内涵部分必然或可能以它们的“有”或“无”为前提。依此，蕴涵性义子分强、弱与负面的三种。强蕴涵特征是常有的，但不一定是必有的。如对“冬”来说，“下雪”、“树木生

---

①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116页。

② 也有人把这类预设看作语义推涵。详见第九章1.2节。

③ М. В. Никтин. Кур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семантики. Научный центр проблем диалога.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1997. стр. 111.

长不旺”、“衣着厚暖”等等;弱蕴涵特征的出现与否,则有着同等的可能性,如对“河”来说,它可宽可窄,可长可短,其水可满可枯;负面蕴涵特征则是不可能或极少可能有的。如“热”对“冬”、“不流”对“河”来说就是如此。蕴涵部分与其说构成词的本义组成部分,不如说形成词义的“引力场”,它受制于语境并被语境所激活。由此可见,语义内涵诸要素有中心与边缘、陈说部分与预设部分、内涵部分与蕴涵部分之类的区别,这是概念中所没有的。(4)意义总是和特定语言中的语音相联系,通过后者纳入语言内的意义系统,并和系统内的词互相制约;概念则可用专门的符号来表示:如H_2O(水),$y = f(x)$(函数),从而可以摆脱特定语言系统内附加的,但对理解事物本质并不重要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义子。这样,概念就能为各民族所通用。

2.3 音义之间的联系

根据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因此词的音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各种语言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词,其语音组成部分,能为理解所表达的意义提供一定的暗示和依据,通常把这种性质的音义联系叫做理据。

a. 语音性理据(фонетическая мотивация) 各种语言中都有不少拟声词,词的声响特点为理解意义提供一种暗示指出所反映事物相应的特征,如 мяукать(猫叫),кудахтать(母鸡叫),тикать(钟嘀嗒作响),кукушка(布谷鸟)。汉语中类似的词有“布谷”、“乒乓”、“蛐蛐儿”、“潺潺”等。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不同的单个语音都各有其语音象征性。“如对匈牙利人调查显示[i](高、前、圆唇)与[u](高、后、圆唇)相比,前者比较轻快、美丽、友善,而[u]则更稠厚、空洞、黑沉、忧郁、苦涩”;而法国人认为[r]与“粗糙、强度、暴

力、沉重、浓烈、困难与苦涩"挂钩，而[i]往往与"轻松、愉快、优雅、清楚利落、平滑和顺、荏弱、甜蜜与保持距离"挂钩[1]。也有人认为汉语用ong，ang韵的字多能显示豪放、雄伟。读音为qi的字多含阴柔、冷寂。但持批判观点者也大有人在。克劳德·列维一斯特劳斯指出一个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赞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语音与意义之间有某种联系：比如"流音、半元音与水之间，开元音与大的、巨大的、响亮的或沉重的事物之间存在着联系。"[2]看来，根据通感原理，不同的声音和相应的视觉、触觉、冷热觉，甚至和感情是相通的，因此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写诗歌时，常常要考虑声调和语音的铿锵或婉转，协调或对照，以配合所表达的内容和感情，但认为不同部位发出的声音和词内特定语义相联系，却不仅缺乏系统语音事实根据，在理论上也违背了符号学的原理。

6. 结构性理据（структурная мотивация） 许多词的语音外壳有一定的结构，可以划分为两个以上的表义部分——词素（морфема），而这些词素之间的关系也为解释词义提供理据，这种理据也叫构词性理据（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отивация）。如 под-окон-ник（窗台），не-тронь-меня（含羞草），мини-юбка（迷你裙、超短裙）。但这类理据并不是意义，只是对意义的一种提示，它反映的可能不是最本质的，而是，按费尔巴哈的话来说，"惹人注意的特征"。这种理据可能是最先命名时初始的意义，如 выстрелять（射击），исколесить（走遍），собутыльники（酒友）一类词中，стрела（箭），колесо（轮子），бутыль（大瓶子）所反映的显然不是上述词义

① 古添洪．《记号诗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第108页．

②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第44页．

中最本质的特征，但在当初造词称名时，它们肯定作为抢眼夺目的特征而包含在初始词义之内。此外，各国语言表示同一意义的词有不同的理据，如汉语中的“裁缝”，其理据为操此职业者的两个特征：“裁剪”和“缝纫”，德语中 Schneider 的理据则只是“裁剪”(schneiden)，保加利亚语 шивач 则以“缝纫”(шия)为理据，而俄语中的 портной 则和布料(порт)有关。порт 这一词现已不用，但在 портище(一定尺寸的布料)，портки(裤子)，портянка(包脚布)中，尚保留这一词根。虽然结构理据并不是词义，但它能对记忆和理解词义提供一些便利条件，特别是对孩子和刚学某一语言的人，更是如此。

в. 转喻性理据(тропическая мотивация) 也叫词汇一语义性理据(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мотивация)。这指利用已有词的全部语音，表示新的意义，而与该词相应的原有意义，则为理解新义提供了理据，事实上指的就是各种转喻(тропы)。如用 осёл 指“蠢人”(隐喻)，аудитория 指教室内的“听众”(换喻)，очаг 指“国家”(提喻)等等。上述各词的原义从不同的角度为理解新义提供了理据，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在不增加新的语音物质条件下增加新义，“在新创的事物名称中呈现出旧有的名称”。有人把这种方式叫做内在形式(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但更常见的是把内在形式和构词性理据挂钩[1]。事实上，两种理据都符合“内在形式为词的语音外壳提供根据，指出为什么该意义正好用这些音组表示的原因。”[2]与“内在形式”相对应，也有人把语音理据叫做“外在形式”。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85.

② Там же.

语音的、构词的，特别是转喻性的理据，不单单指出以特定音组表示相应语义的理性依据，而且还可能引起联想形象，表达主观评价，产生附加意义（коннотация），如 тарахтелка（嘎吱作响的车或飞机），плюха（耳光），губошлёп（马大哈），солнышко（亲爱的人），носище（大鼻子），орёл（勇敢杰出的人），квашня（迟钝的人），бурда（糟糕的汤、水）等等。但应该指出这些附加意义只有在言语中、在句子中才能完全体现，从而获得表现力，在语言中它们只是半成品。如 Он приехал на тарахтелке и от неё замучился！（他坐了一辆破车来，真遭罪！）；Наш шеф — перезревший холостяк（我们头头是个老光棍）；Слово серебро，а молчание золото.（说话是银，沉默是金。）另外，不是所有理据都能够诱发上述附加意义，如 играть в пинг понг，сидеть у подоконника，получить олимпийское золото，глазное яблоко 等。

г. 音义之间的任意性　虽然存在着种种理据，但从语言事实的总体和符号理论来看，词的音义之间依然没有有机联系。各语言中由有限音位组合形成的语音词，尽管数量庞大，究竟无法一对一地、一劳永逸地和词义相联系，因为后者反映人们对无穷事物变化着的认识。另外，词中线性排列的语音物质也无法逐一反映共现地、结合于词义中的义子。因此，在第一次称名时，可资利用的语音理据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像速度、能量一类现象，根本无法通过声音去描述。至于有结构理据、转喻理据的词是所谓第二次称名（вторичное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它是以第一次称名为基础的，而后者音义之间的联系，归根结蒂，还是任意的。再说，所谓内在形式，也可能被忽视、遗忘，乃至消失，从而失去音义之间的理据，像неделя（周），мешок（麻袋），идти（指下雨），已很难令人想到其理

据，最终导致使用者认为它们的音义之间只有机械的任意联系。汉字分析的所谓六书（象形、形声、会意、指事、转注、假借）也可以看做字形与字义的一种理据，不同的“内在形式”为理解意义提供各种提示。画家李燕在“兔年话吉祥”一文中指出：“三千年前的我国文字里就出现了‘兔’的意象，它演变至今仍保留着长耳，大眼，前肢短俏，后肢长劲和短小的尾巴形象。实在有趣。”[1]不经过行家点拨，一般人很难觉察这些有趣的理据，只能机械掌握这种字形字义之间的联系。最后，在一国语言范围之内，不同地区方言、社会方言和功能语体中，同样的意义可用不同的词表示，这也表明音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如 юбка 与 понёва（南方方言中的裙子），доносчик 与 стукач（黑话中的告密者），глаза 与 очи（诗歌语体中的眼睛）。

尽管从整体上看，音义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但是人们尽量根据各种理据来减轻辨认理解意义的困难，在写作甚至创造新词时，都广泛利用理据。如新词 лимитчик（临时户口的人），несун（拿公家东西的人）。在各种人工语言中，广泛运用理据（特别是构词理据）制造词语，而且这种内在形式长期不变。此外，在特定的场合下，已被忘记的理据却可能复活。如 Ты шеренгу штыков разомкнула/И в стволах замирает свинец，/И молчат орудийные дула，/Перед мужеством женских сердец!（С. Симонов）（你拨开一排刀丛。面对女性的英勇，惊呆了枪膛中的子弹，吓哑了火炮上的炮筒！）这里在与 женских сердец 对比中，激活了 мужество 的内在词素 муж.

---

① 《人民政协报》，1999 年 1 月 1 日第 5 版。

2.4 音与物之间的关系

在一般的语义三角图中，音和物之间都划一条虚线，表示两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认为只有包含了意义的语音才能指称事物。举的例子都是具体普通名词，像鸡、水等。正像 E. Курилович 所说："如果说名词之中具体的普通名词成为核心的语义范畴，那正是因为它们具有两种能力：表义（значить，signifier）和表物（обозначить，designer），它们有一定的语义内涵，与此同时又用来指称现实的事物。普通名词有完全的语义结构。"①事实上，正是语义内涵勾勒出相应所指一类事物的外延。一个人若不知道词的意义是什么，就无法把词的语音和所表示的事物结合起来，现在再来看看"核心语义范畴"（具体的普通名词）以外的词，看看它们音义之间的联系。

a. 专有名词　和普通名词不一样，专有名词就像房子上用粉笔做的记号，它有目的，却无意义。它只有一种功能，即把所表示的唯一事物从有关的相似事物区别、分辨开来，但并不指出它性质上、内涵上的特点，正像马克思所说："我对该人一无所知，如果我仅仅知道他名叫雅可夫。"所以，专有名词的功能就是用来称谓（называть）事物的，它的音和所指的物直接相联系，而不通过意义。因此，一般说来，翻译专名名称时，可只循声，而不问义。如华盛顿、莫斯科（译自古音 Москы）。专有名词也有些微弱的表义功能，如 Лидия Сергеевна Ивановна 指女性、单个的人，父亲名叫谢尔盖。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人物 Бэла 与 Мери 表示他们分别是东方人和西方人。淮阴与洛阳的名称指明城市的方

① Е. Курилович. Очерки по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Москва. 1962. стр. 252.

位。正因为专有名词没有意义，它的音响形象，也包括文字蕴含，就显得比在普通名词中重要。因此，给人、公司、企业取名字，商品选商标时，往往会提出一定的要求：如简洁、响亮、易记、引起所希望的联想等。如田汉、严济慈、成方圆、四通、大发、洁尔阴、安乃静等等；俄语文艺作品中，给主人公定姓氏，也往往赋予一些内在形式，所谓"有说头儿的姓"（говорящие фамили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Макар Девушкин，Князь Мышкин. 但作者所赋予的只是理据，而不是意义，专有名词毕竟是用来直接称谓事物的。

6. 抽象名词　像 белизна，упругость，зависимость，прогулка，обморок 如何与外在的现象相联系呢？不难看出它们和表示特征的词有关系。逻辑上的特征，包括客观事物的性质、性能、关系、动作、状态，如前面的白色、弹性、从属、散步、昏迷，它与本体（субстанция）相对立，形容词和动词就是把上述事物种种属性当做本体的特征来表示的，这既反映在其与名词（本体）一致的形态范畴上，也体现在其从属的句法功能上。因此，正像本章 2.26 所说，形容词、动词所表示的特征通过与其相关的载体来实现。但是抽象名词却把性质、性能、关系、动作、状态等当作逻辑上的本体来考虑，它们虽然不表示事物，却获得名词词类的所谓事物性（предметность）。这样，它们所表示的属性，脱离开载体而成为独立的思考对象。它们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很难直观地把握。像鸡、书一类具体名词所表示的实物容易显示，但其表达的意义，却难以界定（究竟包含哪些义子），往往会产生联想形象（如公鸡用于转义，作为雄武、好斗的形象）；与此相对立，抽象名词的意义容易确定，但表示的"事物"却难以显示，它主要用于逻辑思考范畴，很难

产生什么转喻。世上万物千姿百态的美丽，一旦被美（красота）这样的抽象名词所概括，就离开载体的生动与多样，成为难于直观把握的东西了。

в. 代词　许多人认为代词，特别是代名词，只是一种指示符号（знаки-дейксисы），认为“你”、“我”之类的词不包含任何所指人的属性，也不表示概念，可指男女老幼、尊卑智愚的人，很难说它们具有一般实词的意义，其功能主要是指物，而不是表义，美国哲学家 W. O. Quine 说：“凡是我们借助于名字所说的一切，都能用一种完全避开名字的语言来说。……代词是基本的指称手段，名词若称为代代词会更好些。”[1]但是更多人认为代词有意义，不过意义中“包含着引进言语行为或言语产品的导向要素。”如 я，ты，это 引入了当下的言语行为，并表示其参与者或当下的言语情景，而 себя，она，который 则指代语句中、篇章中已出现的名词，并与其共指同一事物。它们和名词不同，不能和固定的一类或一个事物相对应，并在每次言语活动中变更所指，改换所代的事物。这种语义中的特点使它们充作把语言过渡到言语的手段。它们不是事物的真正的名称，而是对已有名称事物的指示和指代。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把代词和名词的关系，比做纸币和黄金储备，前者使用方便，但以后者为保障，一旦失去后者，前者就会“贬值”或失效[2]。除指示、指代功能外，某些代词还有量化功能，像 все，которые，этот 等表示逻辑中命题的全称、特称、单称；另一些有语用功能，像 тот，один，кое-кто，кто-то，кто-нибудь 表示定指及

---

① 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 12 页.

②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44. 这里转述的只是大意。

强、弱不定指。它们所指示的词语与外界事物的关系，是须要专门讨论的问题(详见第十一章)。此外，凡是语义中包含“引进言语的导向要素”都是所谓代词性词汇(местоименные слова)。不同代词还各自包含一些范畴性标志的义子。如 какой 是表特征的，кто，что 分别表活物与非活物，когда，теперь 与 где，там 分别表示时间与空间等等，但它们所指称的具体对象：特征、人、物、时、空现象，都必须在言语行为和言语产品中才能确定。

综上所述，具体的普通名词的语音须通过意义才能指称一类事物，专有名词直接称谓单一的事物，抽象名词所指的“事物”无法显示，不能直观把握，而代(名)词意义中就包含指向言语的成分，它的所指是不固定的，只能在言语行为、言语产品中确定。

三 语言符号的特殊性

前面已经谈过语言符号不同于一般符号，具有一些特性，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

3.1 能指和所指的层次性

F. de Saussure 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означаемое)和能指(означающее)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1]应该说明，由于 F. de Saussure 强调符号的心理性质，把物质的语音和概念所反映的实物均排斥在外。这可以说是符号两元素论。以后语言学中广泛沿用能指、

---

[1]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102页.

所指这一对术语，并对它作不同的解释。而 B. П. Солнцев 等人主张"符号是单向的……符号所表示的，位于符号之外，并有复杂的内容。"这样，他认为符号是单极的。意义及其所概括的事物都不进入符号，它们是符号所表示的内容（обозначаемое），是符号"身外"的东西。这可说是符号单要素论。日常用语中说"红十字"、"绿灯"是符号，也是只把符号和它的物质载体等同起来。那么，前述语义三角中词的三个因素又如何与能指、所指联系起来呢？Ю. С. Степанов 说："语音词是语言符号的物质载体。语音词作为意义的符号，是能指，此时意义是所指。语音词和意义加在一起，也就是能指和所指加在一起作为事物（денотат или референт）的符号，就是语言符号。"[①]这样，如果把语音词看作符号载体或物质符号，它和词义互为能指、所指。由义子构成所谓内涵意义，借助于完形作用，必然在外延上和一类事物相对应。如果把包含内涵意义的语音词，看作物质性的能指，则它的所指就是对应射指的一类事物。能指和所指的层次关系还不止于这一步。Ю. С. Степанов 说："在具体的语句中、言语中，整个语义三角作为一个整体可以作为另一个新事物的符号。这样，词中的符号关系是多层次的。"[②]这种所谓言语符号（речевой знак）的能指就是词的整个语义三角，包含所谓射指（денотат）在内，但这里的射指，不是具体的事物（事物不可能进入言语符号），而是概括的外延意义（экстенсион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或 значение по денотату）；而言语中实指的新事物（референт），则是它的所指。譬如当俄语词公鸡（петух）用来指好

---

①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218.

② Там же. стр. 10.

斗的人(драчун)时，原来的射指就会引起一种形象联想——“像公鸡般好斗”，而这是其同义词所没有的。概括地说，如果像一般符号学那样，把符号只理解为物质(可称作物质符号)，那它只相当于F. de Saussure所说的符号整体的一部分，即作为能指的语音词，却不包含其所指部分——意义；但整体的词作为系统中的语言符号(语言单位)，其能指是包含了内涵意义的语音词，所指是其外延所概括的一类事物(денотат射指)；词作为言语符号，其能指是整个语义三角，即包含了内涵与外延意义的语音词，而所指则是语句中的实指事物。如果把符号理解为可感知的物质，分别等于上述三种符号的能指部分，而所指部分则处于符号之外。

系统中的语言符号体现着社会集团认知的结果，通过互相区别的符号，才能分辨外界的离散事物，连贯话语中的言语符号则交流着个人的思想情感；前者对应所指的是一类事物(денотат射指)，后者对应所指的则是具体事物(референт实指)，它可能指全体或单个的，确定或不确定的，还可能指超乎外延的、另外的新事物，如各种临时的转喻甚至错误用法，如A. П. Чехов一小说中的主人公，把自己的爱人称做Моя крыса! (我的耗子!)按E. Beveniste的两次赋予符号意义的理论，在语言中，符号第一次获取意义的方式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是所谓符号性(语符性)的(семиологический)，第二次获取意义的方式是产生于言语中的特殊方式，他把这叫做语义性的(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他提出有名的论断：“语符性的内容(符号)应该认得，语义性的内容(言语)应该懂得。”也就是说，当说话人把已有的“旧”的手段(系统中的符号)用于新的情景，表示新的经验，就不能不赋予它(言语中的符号)一些新的特殊内容。这也是作为语言单位的词不同于其它符号之处，

它在言语中产生变异，并可能导致发展变化。

3.2 能指和所指发展的非均衡性

前面已经提到词不同于其他符号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可能发展变化。这里讲的变化不是指整个词的产生和消失，那牵涉整个词库的发展。单个词在使用过程中，很少看到物质语音、概括意义和对应事物三个要素同时发生变化，这就是发展的非均衡性。现在分别说明。

a. 如果概括意义不变，射指事物不变，而只是物质语音变化，就会使语言中产生大量的语音变体。如：энергия（可发 н 或 н'），галоша/калоша，этак/эдак，тождество/тожество，кентавр/центавр. 在这些语音变体中，音位失去了辨义功能。试比较 стол/стул 与 ноль/нуль 两组词中的 о 与 у. 当其他两个要素不变，而词的语音变异涉及到词的词素组成，这时产生形态变体（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ие варианты）。如：лиса/лисица，себялюб/себялюбец，безвкусие/безвкусица，семетричный/семетрический，достичь/достигнуть. 在上述每组变体中，后者比前者多一个词素，但这个词素已经失去意义（десемантизация）。试比较 лиса/лисица（均是狐狸）与 тигр（雄虎）/тигрица（雌虎）两组词中后一词的后缀-иц-. 语言中一般不允许长期存在两个完全等值的变体，总利用它们表示不同感情色彩、语体属性，一旦进一步发生语义上的细微变化，那就超出一个词的变异范围，而成为所谓同义词（实际上是近义词），如 симпатичный（招人喜欢的）与 симпатический（有同情心的）。关于语音变体，特别是形态变体与同义词的界限问题，我们在下一节中再讲。

б. 如果词的语音外壳不变，对应所指的事物不变，当使用者

逐渐把自己对事物的认识和经验纳入词义，就会导致后者不断产生微小的变异。但只有一定专业集团对某类事物的深入认识，逐渐揭示其本质的特征，并以此代替词义中的偶然的、次要的，甚至不对的要素，才能使词义沿着科学的、真正符合客观事物特点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变化的结果，就产生术语（термин）。例如，俄语的 капитал 在日常用语中，都理解为"本钱"；而在经济学中，它作为"资本"有着更为精确的含义。атом 本为孤立不可分割的东西，后来发展为科学中的原子。此外，在日常用语中的 факт（事实，事件）与逻辑中指既存经验知识的"事实句"，日常说的压力与物理学上的"压力"（давление），日常用语中和文学、心理学中的形象（образ）内涵显然有粗精之分。同一个专门领域的人把认识结果有意地、人为约定地纳入术语。术语永远只有直义，没有形象性和感情色彩，使用的范围则往往局限在特定的人群之中。因此，由这种方式产生的术语和原来意义之间并非一词多义的关系，前者不是由转喻联想形成的派生意义，而是在原来意义的基础上深化提炼形成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同音词。术语（包括用其他方式构成的术语）的意义现在由专门的学科研究界定。这里注意的是由意义到术语的深化过程。

в. 如果词的语音外壳不变，内涵意义不变，只是在言语中对应所指的事物发生变化，就不断演化产生词汇—语义变体（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варианты），也就是多义词的义项。词用于转喻（троп 或广义的 метафора），即用它指与原来表示事物相似或相关的现象：如以 ножка 指形似的"桌腿"，以 тупой（нож）转指人的智力愚钝 тупой（человек），счётчик 由"计算员"转指功能相似的"计算器"，хрусталь 由"水晶玻璃"（材料）转换为水晶器皿（制

成品）等等；对应所指事物的转变，自然会不断地引起相应的内涵意义转变。最初，当词未失去与原来对应事物（射指）的联系而转指新事物时，转喻的痕迹较明显；当该词与新的对应所指联系巩固时，就形成转义（新的义项）；最后当该义项失去与原来事物的联系，则变成同音词，如 свет（光亮）与 свет（世界），класс（班级）与 класс（阶级），память（记忆）与 память（储存器）。总的说，很难划分这类多义词和同音词的界限，有的人寻找一些客观标准，如派生词上的差异，如 классный－классовый；形态上的区别，如 зубы-зубья，后者表示“齿轮”；也有人主张取消多义词，把每个义项都看作独立的词，这样虽免去一些划分界限的烦恼，但词汇的数目将大量增加，且破坏它们之间的联系。但从词发展不均衡的角度看，最常见的是所指事物发生变化，其变化最终界限是产生同音词。

这样，当词的诸要素不平衡发展时，有不同的趋向和产物，单独语音物质变化，形成词的语音与形态变体，变化趋向的终极界限是同（近）义词；单独对应所指（射指）的变化，则形成词汇-语义变体，变化的终极界限为同音词；单独内涵意义变化，往往首先局限在一定专业人员范围之内，这种变化的产物是术语。一般认为，对原有的日常用词而言，作为变化终极的术语已是其同音词。

3.3　能指与所指的非对称性

词不同于其他符号的另一特点，是其作为能指的语音物质与作为所指的意义内容（兼指其内涵与外延）没有一对一的关系。正像 С. О. Карцевский 所说：“表达层面经常用来表达新的内容，而内容层面总要求得到新的表达方式。”能指力图行使另外的、不同于自身的功能；所指则争取以别的手段表示自己。这样，就造成同一个语音词可表示不同意义，一个意义可由不同语音词表示的局

面。从根本上讲，音义之间联系的任意性为这种不对称性提供了可能，很多同音词、同义词都是偶然形成的；但造成不对称性更常见的原因，则是在言语符号层次上词的变化，是其各要素发展不平衡性，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

现通过下图表示词中的音义的不对称性。图内以罗马数字Ⅰ、Ⅱ、Ⅲ表示语音上的相同、相近和不同；以阿拉伯数字1、2、3表示意义上的相同、相近、不同。

能指 / 所指	Ⅰ相同	Ⅱ相近	Ⅲ不同
1 相同	同一个词 *книга*	*ноль* *нуль* *лиса* *лисица*	*самолет* *аэроплан* *бросать* *кидать*
2 相近	*пояс* (腰带、地带) *варить* (*суп* 熬汤 *сталь* 炼钢)	*советник* *советчик* *невежа* *невежда*	*зарубежный* *заграничный* *подбросить* *подкинуть*
3 不同	*лук* (葱，弓) *брак* (婚姻，废品)	*бурный* *бурый* *контакт* *контракт*	不同的词 *книга* *камень*

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Ⅰ1与Ⅲ3分别表示同一个词和无关的两个词，它们和能指与所指的非对称性无关。

第二，Ⅰ2指相同的语音表示相近的语义，这就是多义词，它可包含若干词汇语义变体（义项），各义项之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

联系，一旦这种联系不被意识或忘却，就转入Ⅰ3成为同音词。但划分两者界限时，容易带主观成分，因此各词典对下述一类现象处理办法不一，如对 баранка 表示“小面包圈”、“体育竞赛中的零分”、“方向盘”的看法各辞书就不一样。有人提出以有无派生词与形态上的区别（如 кулак 的派生词 кулачный 来自“拳头”，кулацкий 来自“富农”；хлеб 的复数 хлебы 为“面包”，而 хлеба 为“庄稼”）作为是不是两个词的依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标准难于实施。

第三，Ⅰ3内的同音词除由义项演变来的之外，通常还把由语义精确深化而形成的术语，算作另外的词，一般词典都不纳入全部术语，否则将成为百科全书；另外一类同音词纯属偶然形成的，除表格中的例子外，又如 Взять жену без состояния 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но входить в долги для её тряпок я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А. С. Пушкин)(娶个没钱的妻子我做得到，可因为她的行头负债，我做不到。)

第四，Ⅱ1指音近而义同的语音和形态（构词）变体，其特点是一个变体的某一音位或词素失去辨义或表义功能，因而与另一变体表示同一意义（参看3.2）。一旦两个上述变体产生语义上的区别，如 шторм（风暴）—штурм，后一语音变体转而表示“冲击”，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дипломатичный 与 отказ 搭配，分别表示“外交上”和“婉转巧妙”的拒绝，此时它们就成为两个音近义近词，也叫易混词。

第五，近音—近义词（паронимы）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认识不一。首先指出的标准是同根，其次是同一词类，甚至是同一次范畴，如两个词同为具体或抽象名词、关系或性

质形容词、及物或不及物动词等等；另一方面，同根词内音位差别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如 рожать“生长”与 рождать“产生”，немочь“病”与 немощь“弱”；或两个词的词缀不仅义近，而且音位也接近，如 купальник“游泳衣”与 купальщик“洗澡的人”，предоставиться“被授予”与 представиться“显现出”等等。有的人甚至还提出重音应在同一音节，如 расчётливый（节俭的，修饰人）与 расчётный（计算的，限定物）。但是除同一词类同根词外，上述标准一般都未被所有的学者认同，如仍把 временный“暂时的”与 временной“时间的”归入此类，是所谓“易混词”。这种易混现象不仅对外国人，而且对本族人也造成困难。一般通过掌握语音形态变体的语义分化、各种词缀细微区别、同一词根的不同意义来识别这些近音一近义词，如 классный—классовый. 在能指与所指的非对称状态中，这类近音、近义词占有中心位置，引起研究者广泛的注意。

第六，近音异义词和前一类词的区别，在于两个词不同根，往往无意义联系，但由于音近（парномазия）而常常引起混淆，如把 юрист 和 турист，ветер 与 вечер，хлеб 与 хлев 加以混淆。但也常常把它们当作修辞手段，通过音近而把义远的词联在一起。如 Умом туп，кошелёк туг（人笨钱包鼓）；Я ненавижу вас，людирезины，Вы растяжимы на все режимы.（А. А.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我恨你们，橡皮筋式的人，对所有的制度你们都能伸缩适应。）由于这些相近的语音词无意义对应问题，严格讲，这已超出能指与所指不对称的范围，因为任何音近的词都可以被混淆或被用作修辞手段。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能指相近可能把所指相去甚远的内容联在一起，由此产生的问题和效果，却是语言单位所特有的。

第七，异音同义词，像 путь 与 дорога，высокий 与 рослый，забастовка 与 стачка 一类同义词，在语音上完全不同，这里同义现象的形成属于偶合，与词的内部要素发展不平衡无关。一般说，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与 языкознание 一类同义词可以互换。但由于修辞、语体等方面的原因，有时也不宜调换。如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была его прекрасной дамой.（语言学是他的拿手好戏。）在这一比喻中，就不宜改用 языкознание，阴性的 лингвистика 和 дама 更协调。

第八，部分音同的同义词，其中有一部分词根不同，词缀吻合，如 закрыть—заключить，зарубежный—заграничный 等，有些是偶合同义词的派生词，如 подбросить 与 подкинуть. 另一些则可能词根相同，而词缀不同。如 китаист китаевед，заголовок—заглавка，волчиха- волчица，разница—разность 等等。它们和11 的形态变体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包含丧失意义的词素：-ист，вед，их，-ищ，-ок，-к(а)等后缀都保留词素意义；它们不同于近音一近义词之处在于没有意义的区别。但由于常常把同义词定义为"意义完全或部分相同的词"，大量的易混词，主要是那些意义上相近的易混词，都被看作同义词，产生像"研究 затихать，притихать，стихать，утихать 等同义词在语义上的区别"的矛盾表述。

第九，谈谈反义词的问题，反义词并不是意义上风马牛不相及的词，如 мама 与 камень 就只能是无关的词。在反义词的众多义子之中，只有一两个截然对立，其余相同。如 бедняк 与 богач 在表"人"的共同前提下相互对立，从这一点上看，它们也是意义"相近"的。有趣的是这种既相通又对立的所指意义，在能指上可能：(1)完全不同，如 свет—тьма，即一般的异音一反义词；(2)部分不同，如 адресант—адресат（寄信人与收信人），обделить оделить（分发

时漏发与发给每个人)。试看下例:Этот партной не раздел, а раздел заказчика.(这个裁缝没把顾客装扮漂亮,倒是把他剥削得精光。)可见,近音--近义词之间也可能包含对立的义子;(3)完全相同,即多义词内所谓对义现象(энтиосемия),或词内反义现象,如задуть(吹旺/吹灭),сдвоить(把两股合在一起/把一股分为二),одолжить(借入/借出)。这样,意义上有对立的所指,其能指在语音上可能相同、相近和不同。

综上所述,能指与所指不对称是各种语言共有的现象,它给辨认与使用词语造成一定的麻烦,但同时又被人们有意地用于语言游戏,以引起声音和意义联想的妙趣。在创作中,它是修辞手段的重要资源。

参考文献

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3. Т. В. Булыгина и други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предикатов.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2.

4. Ю. Рожденственский. Лекци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Москва. 1990.

5. Общение. Текст.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

6. Принципы и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7. 古添洪.《记号诗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

8.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9. Е. Курилович. Очерки по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Москва. 1962.

10.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11. 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12.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13.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14. М. В. Никитин. Курс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семантики. Научный центр проблем диалог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7.

第三章　语言符号系统是层级装置

单位与层次

只有在现代的语言层次理论中，语言系统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论性解释。

Л. М. Васильев

层次位置的确定取决于其对言语行为中所表达思想的关系，语言单位越接近思想，它所在的层次就越高，也可以反过来说。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一　层级与层次

1.1　一般的符号系统都是包括三个层级的装置

а. 次符号层级（субзнаковый ярус）　它也叫符号载体层级。处于这一层级中的是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旗语中的挥旗动作；电码中时间长短不同的电流脉冲；乐曲中音符的形体与位置；汉字中的笔画，如钩、点、横、竖、撇、捺等。

б. 符号层级（знаковый ярус）　处于这一层级中的是离散的符号。它们是物质载体与信息的统一体。如表示一定意义的单一

旗语动作或若干动作的结合，电码中用以表义的不同电流脉冲的组合。

в. 超符号层级（суперзнаковый ярус） 也叫符号系列层次。如通过旗语、电报所作的报道；由音符所组成的乐曲。总之，指用一定方式组成符号连续系列，以传递、交换连贯的信息内容。

1.2 语言中的层级

作为符号装置的语言也有相应的三个层级。但语言中的层级要复杂得多。在语言学中有人沿用层级的观点，但在层级内再分层次（уровни），也有人取消层级的概念，只用层次，但对层次也有不同的理解（详见 1.3），还有人混用层级与层次，不加区别。

类比一般符号系统，通常指出语言中以下的相应层级。

а. 语言中的次符号层级 处于这一级的单位有两重功能：作为符号的物质载体，它有可被感知的功能，否则意义与信息就无法表示和传递；另一功能是区分功能，不通过物质载体的差异，就不能区别所表示的意义。具备这两重功能的最典型单位就是音位（фонема），如 бар 与 пар，б 与 п 不仅与 ар 结合分别构成表示构成“酒吧”与“蒸汽”的语音物质，而且使彼此区别；有时候辨义作用要在音节内才能完成。如汉语中的妈（mā）和骂（mà），俄语中的муká 和 мýка. 因此，有时也把音节归入这一层级。由于音位辨义功能是由构成它的某个特征实现的，如 взят—взять，гол —голь，нов новь 诸词中的软硬辅音区别，是通过有无中舌部向硬颚抬高的附加动作形成的。因此，有的学者把区分性特征（дифференциальные признаки）也纳入这一层次。其实，重音也有类似的作用，如前面举的例子，妈与骂的区别，是通过对比同一位置上不同声调实现的，俄语中的муká 与 мýка 的区别，则是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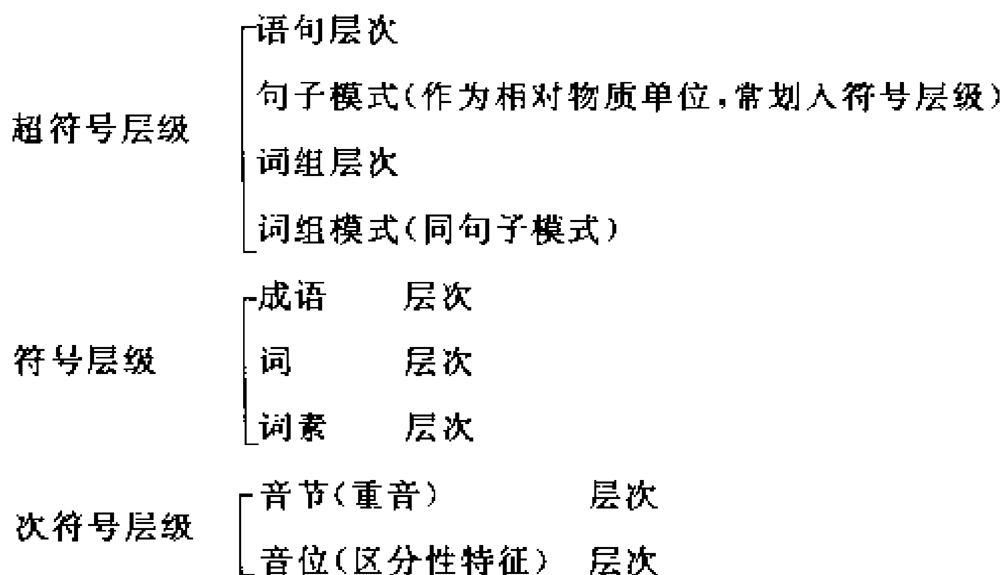
对照同样音节组合中不同重音位置实现的，某些语言中的语音谐和作用（сингармонизм）也近似后者。它们都是体现音节辨义作用的关键特征。

б. 语言中相当于符号的层级　最接近符号的语言单位是词（слово），它兼有音义两个方面，并和外界事物相对应，并且可自由运用。其次是词素或语素（морфема），它也兼备音义，但不能自由运用，无法独立和外界事物相对应，没有所谓指称功能，因此，被称做半符号（полузнак）。与其接近的还有虚词，它们只表示词语之间的关系，而不能指称语言以外的现象，其主要作用在于组织词语成为更复杂的单位。功能与词相同的还有成语（фразеологизмы），虽然它们由一个以上的词组成，但它们不需要每次临时组合，即可作为一个整体而自由运用。至于词组，就有些争议，一方面，像 маленький стол 与 столик 在指称功能上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词组和词都是指称符号；另一方面，它毕竟是词的组合，从而接近超符号层级。

в. 语言中超符号层级　通常把句子（предложение）看成相当于乐曲、电码报道内容一类超符号层级的现象；句子的确是根据需要由词组成的，它不是和外界孤立事物相对应，而是和整个情景相对应。因此，有人主张句子是情景的符号（ситуативный знак）。但由于在超符号层级中，符号的互相组合、动态使用和传递信息都必须有人的参与，从而使另一些人认为其相应的单位是言语中的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而不是句子，并把作为情景符号的句子与作为事物符号的词和词组都看作语言单位而划入符号层级，但这里所说的句子和词组，都是一种模式，是所谓相对物质性的单位（относите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единицы），而不是通过填入词汇复

现这模式所产生的具体语句和词组。可见很难用符号层级理论完全清楚地说明语言系统的复杂情况。

现将上述内容概括如下：



二 语言系统中基本功能单位的层次

2.1 四个基本功能单位层次

在语言系统这一复杂的层级装置中，究竟包括多少层次，如何决定层次，人们的认识不一①。但从语言是其各种功能单位及其相互关系所形成的系统出发，大多数人认为层次是同质单位所构成的分系统。而比较公认的四个基本功能单位分别是：(1)作为物质载体最小的辨义单位——音位；(2)最小的表义单位——词素；(3)最小的称名单位——词(中心单位)：(4)最小的交际单位——句子；相应地语言中有四个由性质相同的单位形成的基本层次。

---

①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56. стр. 14. 他认为音素(звуки)、自由词组和句子都不是语言单位。

为什么说有这四个基本层次单位呢？有以下几点根据。

a. 非基本层次单位，只是上述单位复杂化后的衍生物，在功能上与其并没有区别。如音节、词干、词组、复句，它们仅在结构上比相应基本单位复杂一些，但还是分别执行上述四种功能。

б. 任何简单的话语都可以进行上述四个基本层次的分析。例如 Завтра ты придешь? А? 这里的"А?"(是吧?)既可分析为一个句子，也可以看作一个词、词素或音位。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曾经举了一个有趣的拉丁语例子：两个罗马人比赛，看谁说的句子短。"一个人说'Eo rus'〔发音 эо рус〕，意思是'Я еду в деревню.'(我去农村)；而另一个人回答'I'，意思是'Поезжай!'(去吧!)原来小小的'I'包含了构成语言的一切：(1)语音——属语音学(或看做字母——属书写法)；(2)词素(包括词根、词缀、词尾)——属形态学；(3)词——属词汇学及(4)句子——属句法学。"①

в. 从这四个基本层次中的任一层次着眼，都可以把任何连贯话语分解为相应的语言单位，不会遗留什么。借用算术的说法，以任何上述四种单位为除数，可以把任何话语除尽，而没有余数。如"Он приедет завтра."是一个句子，可分解为 3 个词、5 个词素、16 个音位。

г. 上述四个单位是递次升高层次的，音位必须首先构成词素，然后再构成词，词素只能作为词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直接参与构成句子。音位就不一定要先经过音节，才能构成词素，如 сходный 中前缀 с-，后缀-н-都是非音节词素，词也不一定要经过词组才能构

①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21.

成句子。

2.2　各层次单位之间的关系

a. 从表达层面上讲，无穷的语言现象都是由有限的基层物质构成的。从数量上看，低一层的单位要比高一层单位少得多，后者由前者按一定规则组合而成。一般说，各种语言都有四、五十个左右音位（最少的只有十几个），由它们构成数百到数千个词素，后者又构成几万到几十万个词和词形，人们根据交际需要用词构成无限多的具体词组和句子（指语句）。这样，就可以用有限的、生理器官所能发出的一些语音，按组合规则递次形成高层次单位而表达无穷的思想。实际上，语音物质提供的可能并未被充分利用。据统计，如某语言有 40 个音位，词素组合长度至多为 4 个音位；理论上可能造成的词素为 $40^4+40^3-40^2+40=2625640$ 个词素，由这些词素可能造成词的数字更是数不胜数的。因为发音组合方面的困难、记忆也无法承受过多词语的负担，人们并未充分运用这些可能。实际上，人们常用一词表示多义，用成语性词组表示新义，以避免创造新词汇。

б. 从意义上看，越是低层次的单位，意义越抽象，越是高层次的单位，意义越具体、越有针对性。例如 Саша и Ваня　друзья с детства, оба они служат подводниками в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флоте. 这句话指的是交谈对方熟悉的两个人，说明他们的相互关系和职业。即"萨沙与万尼亚从小就是朋友，两人现在太平洋舰队服役，为潜水艇战斗员。"脱离开句子，друзья, флот, подводники 等词的意义就比较抽象，而且无具体的对应所指，подводники 还可以表示另一意义"潜水员"；至于词素的意义就更为抽象，即使是词根 вод，也仅泛泛表示与水相关的某种概念，而词缀 под-，-ник-就更

抽象，不过分别表示某种“在下面的空间方位”和“与某种职业行为有关的人”，而词尾-ими 更表示一种抽象的语法数与格的概念。正是句子有针对性的整体意义，使其下面各层次的、抽象程度不同的单位语义具体化。就像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所说：“下意识地有种感觉，以为组成句义（смысл предложения）的语言意义是第一性的。然而从来源上看，语言意义和一切语言单位一样，是第二性的，是句义分解的结果。”①由此可见，词义，甚至词素意义，都是在摆脱句义中各种具体细节之后，才获得抽象概括的性质。

в. 由于越是在低层的单位数量越小，它们彼此相互关系就越密切，内聚力也越大。一个音位的增减，就会引起音位这一层次的系统发生变化；词素，特别是表示语法意义的词素，也有较大的内聚力，各种构词关系和语法关系把各类词素组织在一起；词汇的数量大，且变化较快，因而词间的联系就松弛得多，但依然有语义场、词层一类子系统；至于在句子层次上，类型、模式、形式一语义对应关系，也可以把不同的句子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形成子系统。在系统内，各种类型模式彼此联系，互相影响，但数量无穷的具体句子之间，相互制约的能力自然就显得很弱了。

г. 在语言系统中，低一层次的语言单位都为组成高一层次单位服务，直到造成句子，甚至连贯话语，用以进行交际；低一层次单位进入高一层次之后，便获得新的特点，就应该从其在高一层次单位中的地位和作用着眼，对它进行分析。如词在句中就成为后者的成分，词素在词中变成词根、词缀、词尾等，音位也只有在词素和

---

①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е к языку и речи.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193.

词中，才能体现出表义和辨义的作用；各单位在高一层次中，不是机械无序地排列在一起，它们之间往往产生各种联系：如词在句中的述语性联系、并列联系、主从联系；词素在词中词根与词缀可有主从地结合为词干，不同的词根可平等地结合为复合词干，词根与构形后缀或词尾可构成词的语法形式等等。即使是音位，在词素之内和词素之间的排列也可能有不同格式，有些音在组合上会受到限制，搭配时要产生音变。这样，高一层次的语言单位，如果由几个低一层次单位构成，它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不是等于而是大于它各部分的加和，这不仅表现为功能上的飞跃，也因为其内部单位不同的组合与联系，会产生一些后者原先没有的特点。

д. 当运作语言进行交际时，往往注意力集中在高一层次的功能上，而忽略较低层次单位的功能和意义。赵元任先生把这种情形叫做形态—语义脱节现象。像“文言文”、“记笔记”、“这其中”都是一种羡余现象；而“白话文”、“绿黑板”、“红墨水”则是一种矛盾现象；俄语中的 закрыть рояль крышкой（盖上钢琴盖），чёрная меланхолия（忧郁症，melanos 在希腊文本来就表示黑色）；речной вокзал（水上码头，вокзал 本是车站），розовое бельё（粉色内衣，但 бельё 来自 белый）也是在组词时，忘了词原来的本义。推而广之，人们在用词时，也不注意它的词素，如人们很少想到副词 назад 中的词根“зад”，自行车一词中的语素“自行”。正是由于使用时对词中词素漠不关心、遗忘，导致后者的意义消失，从而使词的结构简化。现在已把 мешок（袋子），“火车”当作没有内在形式的非派生词，不意识它们与“皮”（мех）和“火”有什么关系。此外，有时以词素或整个句子结构作为句子成分，如 Он всю жизнь изучает эти “измы”；Земляники там - горстями греби. 这类语言单位的“越

级"(词素 изм 用作词)或"降级"(句子 горстями греби 的作用等于副词 много),也证明赵元任先生所说的"用这种语言的人,在某一层次操作时,并不关心较低层次成分的功能和意义。"①

三　本体层次与分析层次

3.1　本体层次

a. 本体层次基本上是同名单位构成的语言分系统。这些同名单位根据一定的同异关系聚合为类或亚类,并按照并列或主从联系结合为更大的单位。如只由音位、词素、词或句各类同名基本单位所分别构成的相应层次,其内部可再分类:如音位层次中的元音和辅音,词素层次中的构词与构形,词类中表示事物本体的名词与表示特征的动词和形容词,句子层次中不同模式等等;同名单位可彼此结合构成更大的、结构复杂的单位,如音位构成音组或音节,词素组成派生词干和复合词缀,词结合为自由词组和成语,在单句基础上形成的复句和无连接词句组等等。

б. 通常不加区别的使用"更大的"与"更高的"语言单位,但实际上两者有一定区别。前者主要指数量上、结构上与组成部分的差异。如音组、音节与音位,词组与词,复句与作为其分句的单句;它们都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结构上有繁简之分,但在基本功能上却没有区别,这样,说"更大的单位"更多表示量和结构方面的观念;而说"更高的单位"则从功能角度出发,高一层次单位一般由若干低一层次单位构成,但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如此,这在第二节中已

① 转引自《国外语言学》,1981,No1,第47页。

经谈过。

в. 层次的观念可能是从生物学借来的。从发展角度来看，高等生物是由低等生物演化进步形成的。但语言中单位层次的低与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产生顺序的先后。不少学者甚至认为更可能先产生句子（包括儿童和人类最早说出的独词语句），然后才分解出较低层次单位。从共时的角度看，如何把低层次单位构筑为更高、更大的单位，甚至组织成连贯话语，以及将后者分解为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和单位，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研究途径。

3.2　分析层次

a. 分析层次是分析语言过程中所确定的步骤或阶段，也叫操作层次，它取决于研究者的观点、目的和任务。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探讨同一语言事实。本体层次和分析层次虽然有密切的联系，却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б. 传统语言学的对象是以词为中心，词的不同方面构成语言学各个分支的分析层次。粗略地说，语音学分析词的语音层次，研究其语音构成，在词内与词间的语音变化；词法学分析词形变化的层次，研究语法形式的构成和意义；句法学分析词形结合的层次，研究各语法形式的组合规则、相互关系及其功能；词汇学则分析词的词汇—语义层次，研究词汇的结构类别、语义类型等等。而成语学是把若干词的组合当作一个语义整体来研究，成语在可以独立自由运用方面、有些甚至在功能上相当于词。这就是以词为中心，从分析层次所得出的传统语言学的各个分支。

в. 随着对语言认识的日渐深入，不仅词以外的其他层次单位都成为描写的对象，而且对每个层次单位的实体、变异、类别、结合规则和类型都进行独立的描写，这就是语音学、词素学、词典学、成

语学的任务。与此同时，还从跨层次的角度来研究作为构筑词素与词形的单位——音位，作为构词要素的词素及构筑句子要素的词的语法形式，甚至作为构筑篇章中超句要素的句子。它们成了形态音位学（морфонология）、构词学、句法学、篇章句法等学科分析研究的对象。

除了从本体层次与分析层次角度对语言单位进行研究外，还可能专门从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来分析语言的单位层次，这将在下一节中讲。

四　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的层次

4.1　表达层面的层次

言语中的语音物质——表达层面，也有整体和部分的层次构造，高层次的单位由低层次单位构成，划出各单位的依据主要是语音方面的：语调、重音、停顿及发音动作的特点等等。现举例如下：Гостей я принимал // не часто. 这一语音句分为两个语段、三个语音词、九个音节和若干音素。

а. 语音句（фраза）　语音句的特点是具有完整的语调，用以表示陈述、疑问或祈使意义。语音句中有一个句重音（фразовое ударение），在上述例句中，句重音与最后一个词的重音在部位上吻合，用调型Ⅰ或调型Ⅱ表示陈述，语音句之间有较长的停顿。结构上语音句和句子可能不一致。“Я всё расскажу. Если хочешь знать правду.”或“Я всё расскажу. Только при свидетеле.”两组例子都包含两个语音句，尽管从结构上看前一组两个语音句相当一个复句，后一组语音句只相当一个单句。

б. 语段(синтагма)　语段也译作语义段，它是语调和语义结合的整体，可能由一个或几个词构成，是体现调型的最小单位，在语段最末一个词上有语段重音，并在这一音节中体现语调变化，每个语段后可有停顿。上面所举例子中//左侧为有调型Ⅲ的语段，用升调，表示陈述尚未结束，该语段是主位(тема)，其右侧则为有调型Ⅰ或Ⅱ的语段，用降调表示陈述结束、后一语段为述位(рема)。如果句重音或语段重音不在常见的句末或语段末的重音音节上，则转而成为起强调作用的逻辑重音。语音句可由几个语段构成，也可以等于一个语段。

в. 语音词(фонет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①]　实词(词形)有独立重音的物质能指就是语音词，而虚词(有时还包括代词)往往没有重音，和实词一起构成语音词，并依据其在实词前后的位置，分别叫做前附词(проклитика)与后附词(энклитика)。上面的例子就可以划出三个语音词：Гостей, я принимал, не часто. 其中的 я 和 не 都是前附词。像 же, бы, ли 一类虚词则都是后附词。在语流中的某些场合下，实词也可失去重音成为前附或后附词，如 нá дом, бéз вести, друг дрýга, час óт часу 等。由于语音词内有重音音节与非重音音节的区别，有规律地间隔出现的重音音节，构成诗歌创作中的节律(ритм)。日常言语中，也可能通过类似间隔出现的重音形成节奏，上述例子中的重音都出现在偶数音节(第2、6、8音节)。过去的文献把语音词叫做言语节拍(речевой такт)。这样，句重音、语段重音和词重音都是区别表达层面单位的重要手段。

---

① 现代文献中经常用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音位词)，相应地，最小的表达层单位也用 фонема(音位)。这里用语音词和音素(звук речи)，以强调所分析的对象是具体的言语中的物质。

г. 音节(слог)　指一次呼气冲动发出的一个或几个语音，它必须包括一个元音(但有的语言中响音，甚至擦音也能构成音节)，它可能是重读的或非重读的。一个音节内部不容许有任何停顿。上述语音句可分出九个音节 го-стей，я，при-ни-мал，не ча-сто.

д. 音素(звук)　指语流中不能再分的、最小的、不表义的线性单位。它包含一些共现的结构特征(конститутивные признаки)①。如上述例子中，гостей 中的〔г〕有爆破、后舌、声带震动等特征，〔о〕有圆唇、后舌位、中等高度等特征，但要单独发出这些语音特征或从语流中把它们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

这样，由共现的结构特征所形成的整体——音素是最小的表达层面的单位，递次组成高一层次单位：音节、语音词、语段和语音句。各层次单位均有其标志，有时上下层次单位的区别不表现在数量上。例如在语音句"А?"中，它之所以是语音句，因为有表示完结意义的疑问语调、有句重音；但它同时也是语段、语音词、音节和音素。

4.2　内容层面的层次

很多语言学家都希望按照分析表达层面的方式，研究内容层面。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说："正像表达层面的分析途径是把完整的语音物质分解为递次缩减的单位，这些单位各有其独具的形式特点(如语句的语调、词的重音、音节的呼气冲动、音素内特征的共现性)，与此完全一样，语义的'物质'也应该分解为递次简化的单位，这些单位应与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命题(пропозиция)和词相对应(我们暂把词的内部结构诸要素的意义特点放在一边——引

① 基于与前注相同的理由，这里采用了结构特征这一术语，而未用区分特征。

者）。”[①]但内容层面的意义不是线性组合的，对其分解的难度较大，再加上意义内容是不可感知的，进行分析时往往要通过剖析表达它的语言单位。

а. 言语中的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从语句所指内容来看，至少包括两大部分：命题（пропозиция）和命题意向（пропозициональная установка）。举例来说，Почему-то новый партнёр у тебя будет каким-то сосуном. 作为句子语义结构的命题就是：“你的新搭档是个毛头小伙子。”与此同时，说话人通过它表示一定的意向，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后者可能是一般的告知信息，或表示不满意、不同意新的搭档，甚至可能怂恿谈话对方去反对这一事情。这正是语句成为言语事实的特点。如果说句子的语义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摹仿、复制所反映现象的结构，命题是客观情景的形象，而命题意向则从一定角度上勾勒出说话人的所谓“主观形象”，当然形成“主观形象”的要素还包括说话人对句子内容所表示的情感、评价、态度等，如 почему-то 表示不理解，каким-то сосуном 表示轻视等等。简单说，有关说话人的种种意义是语句多于句子（предложение）的内容，它出现在语言执行交际功能的过程中。

б. 句子的内容——命题 命题指“句子情态聚合体与交际聚合体的所有组成部分，以及由句子派生结构（称名化结构）所共有的语义常体。”[②]但是，当句子反映外在情景时，它并非性质单一的整体符号。作为认识外在世界的思想形式“句子的组成部分正是

---

①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Логические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Из кн.: Принципы и методы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115.

②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401.

在符号性质上互相区别；主辞（субъект）是现实中事物的代替符号，而述辞（предикат）却无指称事物的性质；它的能指只是抽象概念的代替物，也就是说，只和所表示的意义相对应。”[1]因此，表示主体（一般也是主辞）的名词（或词组）的主要功能是指明现实事物，所以常用专有名词和指示代词直接指称事物而不涉及意义，若用具体的普通名词，则是通过外延意义（射指）的具体化与外在世界发生关系，其主要功能是充作指代事物的符号，其内涵意义有时退居次要地位。而用作谓语（相当于述辞）的一般都是形容词或动词（包括其从属词），它们表示事物的特征，而且该特征只能通过所依附的事物与外界相对应；若用普通名词表示述辞，则它只表示内涵意义，而没有所指。在前面的例子中，партнёр（和 новый，у тебя 一起）指出具体的对象，其主要功能是指物；сосун 表示说话人揭示或赋予 партнёр 的特征，其功能只是表义，而不直接和具体的人相对应。партнёр 可代之以意义不同、但所指相同的词，如：новый пришелец（新来的人），назначенный к тебе помощник（给你派来的助手）。可代替 сосун 的则只能是同义或近义的词，如 молокосос（乳臭小儿），зелёный юнец（稚嫩的后生）。只执行表义功能的名词还出现在一些其他功能位置上，如用作同位语或所谓第二谓语（вызвать его в свидетели）。这样，作为与句子相对应的、内容层面上的单位是命题，其语义特点是一部分内容指向客观世界，而另一部分内容则表示说话人对前者的主观思考，两者结合起来，使语言得以完成认知功能。

в. 名位（ономатема） 名位指句子内部可用作语义成分、有称

---

[1]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378.

名功能的实词。每个实词至少须具备两类不同的意义。一类是词汇意义（лексема，семантема）；另一类是语法意义（граммема）。前者是反映语言以外现实中事物或广义的特征；后者主要是反映语言系统内词语之间的关系，其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则是间接的、通过一系列词的形式对立和搭配体现出来的，因而也是更抽象的。如俄语名词的复数不仅表示一个以上的事物，如 книги，还可能表不同的类，如 масла（各类油），持续时间长，如 дожди（雨），холода（寒冷季节）等等。按照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的说法，"从词汇观点来看，词首先像一个具体的算术单位……而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词更像一个代数性的单位。"[1] 这样，词汇意义具有实体意义（веществе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主要用于称名、指称，表示事物、性质、动作等，而语法意义则反映词在系统和话语中的相互关系。除这两种要素之外，词还有所谓附加意义（коннотация），指理据、感情、评价一类非每个词都必有的要素，有人还指出词义内尚包括其属于何种功能语体的要素。可见词的意义内容很复杂，由不同的语义模块构成。

г. 义素（семема）　义素，汉语中也译作义位。人们对于义素的理解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它就是词汇意义，更确切地说，是多义词中的义项或词汇语义变体（лексема，семантема，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вариант），但有人认为它既可单指词汇意义，也单指语法意义（граммема），只有两类义素结合才能构成名位（见后面引用 Т. В. Булыгина 的观点）。总的说，它是对词的意义内容（名位）进行分解后得出更基本的单位，这里采取后一种观点。另外，

---

[1]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56. стр. 22.

采用义素这种纯内容层面的术语，强调它是一束义子（сема）构成的。类比表达层面的分析，把义子看做内容层面中类似语音区分性特征那样的极限单位。这些义子非线性地共现并存于义素之中。单个的义子一般没有相应的物质表达形式[①]。它只是进行语义分析的一种操作单位。对义素进行义子分析是语义学上采用的方法。分析可能是静态的，即确定词的意义结构包含那些义子，因为并非事物所有的特征都可进入词义，并成为它的结构特征。关于词义的内涵，在第二章已作过一些分析，至于语言系统对词义的制约问题将在第六章中讨论。分析也可能是动态的，考察在使用过程中，在具体的语句中，词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在言语中，对义素静态分析得出的义子，一些被激活，一些被消除，位于中心与边缘位置的义子可能互换，并产生某些言语性（上下文中才有的）义子。如 Ваш план строится на песке（你的计划建立在流沙上），上下文只激活“沙”的流动性、不稳定性，而它的颜色、形状一类义子就被掩盖起来了。试比较：在复合称名 сахарный песок（砂糖）中，песок 的转义则只突出“细小颗粒”这一义子。在下述广告“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ечера народного артиста СССР Василия Ивановича Качалова. 20（вечером）и 21（днём）.”中，在与 днём 搭配时，вечер（晚会）中的时间义子（晚上）被消除了，成了一般的“音乐会”。在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的诗句“Полковник наш рождён был хватом: Слуга царю, отец солдатам.”中，отец 增加了义子

① 少数情况下，某些词素，如前缀 не-，后缀-ство，只包含一个义子，分别为“否定”与“抽象性”，因此有人认为词素的外壳（сонема）是义子的语音物质。但绝大多数词素，特别是词根，都不只有一个义子，且没有独立表示义子的语音物质。一般不把词素当做内容层面单独考察的单位。

"家长"，而减少表亲属关系的义子。在"Герасим глядел，глядел，да как засмеётся（И. С. Тургенев）."中，词形 засмеётся 失去了表"将来"的语法义子，却增加了"突发"义子，而在"Он клялся честью，что русские погибли，если император даёт ещё дивицию.（Л. Толстой）"这一句中，词形 погибли 失掉"过去时"义子，却保留并强化了表"完成"的义子。词包含的表示理据、情感、评价的各种要素，也只能在语句之内才能实现，如前面例子中的 сосун. 而在下面这句话"Только давно это... ты вовсе сосуном был，не помнишь.（Гайдар）（不过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你还是吃奶的孩子，不会记得）"中，сосун 就没有明显的情感评价意义。动态分析得出的义子体现出用于言语中词的实际意义。这也是所谓"语言符号应该认得，言语符号应该懂得"的重要理由，因为语言符号中包含的特征——义子，是静态的、相对稳定的、潜在可能的。而它们在言语中会发生变化，体现言语符号意义的义子，是在动态过程中形成的，作为实现语句意思的言语符号，只有通过具体分析其义子，才能懂得它。

这样，根据功能原则，内容层面的单位可递次体现为语句的意思（смысл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它包括命题和命题意向两部分，用以执行交际功能；句子的命题意义（пропозиция），也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词语的内容主要用于指物，另一部分则只表义，两部分把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结合起来以实现认知功能；再下一层次是名位（单个的词），它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分别在反映外在世界与组词成句方面发挥作用；它的理据、情感、评价一类因素也在体现命题意义和命题意向中得以实现；最后，义素，即单独的语法或词汇意义，通过义子来体现。由于受高层次单位内容的制约，语句中具体词

形各类义素的义子可能与词典中所描写的或静态义素分析得出的结果有一定差别。不难看出，在内容层面上命题意向决定命题意义的指向和目的，而命题的功能决定作为其两个组成部分的实词在指物或表义方面的特点；与单个词相对应的语义单位是名位，它自身又包括（或者说体现为）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其他一些附加要素，这些要素有不同的功能；被称做义素的词汇和语法意义又呈现为若干义子。这样，语句的意思逐级分解体现在下面各层次单位内容之中，也可以说，由后者整合为句义。

注 T. B. Булыгина 提出一种新颖见解，认为表达层和内容层的单位是对应的，即语音上的区分性特征、音位、音节、音位词和内容上的义子、义素（位）、名位（ономатема）、句子互相对应。区分性特征和义子都是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的，难于单独地、直接地被分析掌握。义素（位）像音位那样，由若干义子共现构成的，并且可以直接把握。像音位分成辅音、元音那样，义素可分为词汇（实体）性的和语法性的，正像自然发出的一次呼气形成的是音节，在内容层面，真正被意识到的自然单位是名位，即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的结合物，即通常实词所具有的意义。有趣的是作者认为，语法义素在名位中就像元音在音节中一样，处于中心位置，处于边缘地位的词汇义素可能是一个（книга 书）或更多（чернобелая фотография 黑白相片），也可能没有，如代词（作者认为代词无词汇义素，如 никто 只表示本体性、活物性、一格、否定等语法义素）。这样，从必要性、出现频率、组织更高层单位的作用来看，语法义素都更像元音。高于名位的意义单位是句子，其标志或组织核心是述语性的词汇或述语性名位（предикативная ономатема），通常以动词变位形式表示。在这方面，它所起的作用类似重音音节在音位词中的作用。作者未提到表达层面的语段（синтагма）和内容层面的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详见本章参考文献 7。

参考文献

1.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56.

2.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55.

3.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е к языку и речи.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76.

4. 赵元任."汉语结构各层次间形态与意义的脱节现象"//《国外语言学》. 1981. №1.

5.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Логические теории значения. Из кн.: Принципы и методы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6.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7. Т. В. Булыгина. О некоторых аналогиях в соотношени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и звуковых единиц//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67. №5.

8.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第四章　确定语言单位

线性单位与集合单位

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我们对这些单位既不能不有所认识，而且不求助它们也将寸步难移；然而，划分它们的界限，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F. de Saussure

观念是离散的，世界是连续的。对世界的切分不可能准确地和概念体系相对应。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人类对有规则的位型式的存在，都有一种不自觉的内在期待，没有类型，就没有交际。哪里有人类的交际，哪里就有类型。

K. L. Pike

一　为什么要确定语言单位

1.1　确定语言单位的必要性

在大量的语言学著作中，人们把一些语言单位当作已知的事

实，不加定义，直接引用，不假思索地、不予分析地接受“句子是词构成的”一类说法。什么是句子？什么是词？正像 F. de Saussure 所说：“就语言来说，人们常满足于运用一些没有很好确定的语言单位。”[①]事实上，描述语言时，经常碰到一些界限不清难以确定的现象。像 быстро режущий метод，говорить на распев 一类词组究竟包含两个词还是三个词？галоша 和 колоша 是一个词吗？汉语中“月份牌”、“月季花”、“月台票”、“月子病”都有一个“月”字，它们是相同的词或词素吗？要使语言学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就应客观地而不是想当然地、经验地确定语言单位。所谓语言系统是由单位构成的。当人们打算从某一角度去描述、分析、掌握某一分系统时，其前提就在于弄清相关层次的语言单位。前苏联 1980 年《俄语语法》（以下简称为“80 年语法”）在序言中说：“语法学描述的前提在于弄清所有构词法、词法、句法的基本单位，并提出由这些单位所构成的、有层次的组织系统。”[②]

1.2　确定语言单位的困难

a. 比较理想的办法是能找到划分语言单位通用的客观形式标准。但世界上语言众多，情况各异，难于做到这一点。由于采取形式标准易于操作，研究具体语言的人，往往偏爱它。划分词时，在某些语言中可以用重音作依据，如法语词重音在词末的音节上，而波兰语的词重音则永远在倒数第二音节；词形比较发达的语言则根据形态标志来确定词。如俄语中绝大多数词都有一定形态语法标志，表示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和在话语中与其他单位的联系。

---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 156 页.

②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8.

这就是所谓的语法定型性。但是这些标准却很难移用到别的语言中去。

б. 事实上，单从形式标志着眼，难于给语言单位，特别是符号层级单位下定义。F. de Saussure 说："单位没有任何特别的声音性质，我们可能给它下的唯一定义是：在语链中排斥前后的要素作为某一概念的一段音响。"[①]把意义引入符号层级单位是不可少的。但意义本身有相当的模糊性，单凭意义，有时很难区别词素与词、复合词与词组。另一方面，划清一词多义与两个同音词的界限更是词典学的难题。这导致确定符号层级单位时，某些语言学家拒绝意义，而采用切分、替换、分布一类所谓客观方法。事实上，这些客观标志背后也隐藏着意义和功能。尽管有上述种种困难，在确定符号层级语言单位时，必须兼顾形式、意义（功能）两个方面。F. de Saussure 说："物质单位只有依靠意义和功能才能存在，这一原则对较小的单位特别重要……反过来，意义和功能也只有在某种物质形式的支持下才能存在。"[②]只不过应把形式的概念理解得广泛一点，不仅限于语音和语法形式，而替换、转换、分布、搭配等都是一种广义的关系形式。

в. 不同层级的单位有不同的功能性质，因此，在确定各类单位时，也不能强求它们接受同一种标准，属于次符号层次的音位只是词素和词的物质载体的组成部分，它本身虽不能直接表义，却有辨义功能。这种功能应是确定语音单位的根据。词与词素同是符号层级单位，却以有无独立指称功能相区别。至于作为交际单位的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148页.

② 同上.第192页.

语句，其具体的形式和意义是言语作品的组成部分，属言语科学的范围。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句子，则应从句法角度研究句中的词语结合规则、句子的结构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语义结构。对句法学来说，重要的是把体现一定结构模式的语法句和纯属于言语现象的非语法句区分开。

由此可见，确定语言单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不同语言、不同层级中，系统所包含的语言单位都各有特点，应分别对待；然而兼顾形式结构和语义功能两个方面，却是确定语言单位时必须遵守的准则。

1.3　逻辑中的两个层次

在前一章曾提到过本体层次和分析层次、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的层次，逻辑学还广泛把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或层次：即直接与感性材料打交道的可见层次（уровень наблюдений）和建筑在概括归纳基础上的抽象构拟层次（уровень конструктов）。在前一层次上是直接感觉到的具体事物及其位置、形状、数量；在后一层次上是经过理性概括的，像科学概念中的物体、点、线、面、数。很多语言学者也采用这种层次理论，把在言语中出现的看得见、听得着的语言单位叫做可见层次上的线性单位，所谓线性是指它们鱼贯排列、不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位置上；而把语言系统中出现的，叫做构拟层次上的集合单位，所谓集合，指它由线性单位组成，是根据后者的共同功能构拟面成的。线性单位和集合单位之间，不单单有具象和抽象的关系，后者还根据共同本质特征将有差异的线性单位集合为一个整体。通常说音位、词素、词、句子时，不加区分地兼指两个层次上的单位。为了表明这两个层次的区别，语言学者给两个不同层次及其单位取了两套不同的名称：

音素(фон)	形素(морф)	词形(словоформа)	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音位(фонема)	词素(морфема)	词(слово)	句子(предложение)

并分别把这两个层次叫做非位层次(э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和相位层次(эма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后一层次上的单位虽然与具体的语言事实距离更远,却更接近其本质。

1.4　确定语言单位时所包含的两重问题

一是如何把线性单位从连贯话语中分离出来,把连续性的言语分解为离散性的语言单位,语言学中把这叫做分离性问题(проблема отдельности);另一类是如何把若干线性单位概括为语言体系中的统一集合单位,这叫做同一性问题(проблема тождества)。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举了一个例子——Глухой глухого звал на суд судьи глухого(А. С. Пушкин).从分离性的角度来看,这里的问题是,有六个还是七个线性单位(词形);从同一性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三个 глухой 是一个词的不同形式,还是两个乃至三个独立的词。这两类问题,也出现在其他功能单位层次上。

二　在言语的可见层次上分离线性单位

2.1　音素(звук)

这里指的是体现音位的语音(фон, аллофон),即构成形素或词形语音外壳,并能与其他形素或词素的语音外壳相区别的最小的辨义单位。"作为言语链条中的音素自身的分离,与其说基于其发音(器官)的、音响的或被感知的特点,不如说取决于语言所特有

的音系组织。"[①]上述定义从辨义功能着眼，把音素的分离与高层次的表义单位，乃至语言系统联系起来，因为单从生理、物理特点区分音素是有困难的。而"最小的"这一要求，使它和音组相区别。俄语中通过 мел—мель，нов—новь，взят　взять 的意义对比，分离出硬软两系列辅音，而不把有中舌向硬腭抬高这一腭化辅助动作的软辅音，看作相应硬辅音的变体。在区分出独立音素，划分音素与音组时都要根据辨义功能。H. Gleason 曾举了一个例子"在肯尼亚的基库尤语中，〔mb〕和〔b〕没有音位上的区别。对此可有两种解释：〔mb〕是/b/的一个变体（一个音位），或者认为〔b〕是音位序列/mb/的变体　。而一般都认为〔mb〕与〔b〕是音位/b/的变体。这样，在〔m〕与〔b〕之间切分是不对的。"[②]由于 сшить—шить 有体的意义的区别，完成体中的长音 $\overline{ш}$ 被看做两个短 ш 的结合，щётка 中的长软辅音 $\overline{щ}$ 则因为没有相应的短软辅音，只能是一个音素。俄语中的元音有时也可以延长，如寻人呼救时的 Ма—ма—，Караул—л，但它们无辨义作用。而在德语中 kahm〔ka:m〕（霉）与 kamm〔kam〕（梳子），ruhm〔ru:m〕（名声）与 rum〔rum〕（朗姆酒），长短元音是体现不同音位的音素。正确切分出音素这一最小的辨义单位是语音研究的重要步骤。在分离出上述极限单位的同时，可把有辨义功能的音节看做非极限单位。如 мука́/му́ка замо́к/за́мок 这些词的音素组成相同，但由于重音位置移动，引起各音节的音强相对大小不一，而这起到分辨两个词形的作用。类似的情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165.

② Г. Глисон. Введение в дескриптивную лингвистику. Изд 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стр. 255.

况如汉语中的 didào 表“地下交通坑道”，而 dìdao 表示“真正的”。此外，汉语中有辨义功能的音素方面的四声，也是在音节内实现的。音节可能由一个以上的音素组成，但对其再进行切分，会导致其丧失辨义功能。有人把含韵律特征的音节叫做超切分音位(суперсегментная фонема)，不过，似乎无必要增加这一术语。

2.2　形素(морф)

形素指在言语中能从词形中分离出来的最小的表义单位。它以表义功能与体现音位的音素相区别，如 а-мораль-н-ый(不道德的)中的 а、н 已不仅仅是音素，而有其自身的意义；从词形中分离出来的形素，一方面表明它不同于虚词，试比较：при-пасти、за-пасти 中的前缀与前置词 при 与 за；另一方面强调它的意义与词形的意义密切相关。如 баран-ин(а)(羊肉)，свин-ин(а)(猪肉)，фазан-ин(а)(野鸡肉)，пс-ин(а)(狗肉)，севрюж-ин(а)(鲟鱼肉)，челове-ин(а)(人肉)……后缀-ин(а)表示用作食物的“肉”。试比较 ин(а)作为同音后缀在 равн-ин(а)(平地)，лугов-ин(а)(草地)，цел-ин(а)(处女地)一类词中却表示“地域”。80 年语法把“那些即使可与一个非虚词词形相吻合的形素叫做自由形素”[①]，如前面例子中的 баран、фазан、пс 等词根都符合这一条件；如果永不和词干吻合，总是和其他形素一起构成词干者叫做非自由形素(связанный морф)。如上面例子 при-пас-ти、за-пас-ти 中的词根-пас-(储备)就属于此类，这类词根永远不能等于词干，因而只能是非自由的。当非自由形素不在其他词形中重复出现，成为独一无二的形素时，它的意义就比较难于确定。例如俄语中有一名词

---

①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стр. 128.

бужен-ин-а(炖肉),-ин-(а)表示"肉",бужен 表示什么意义呢？由于它是非自由的,且不复现于其他的词,故很难确定。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像 сморол-ин-а(茶藨子),мал-ин а(悬钩子果,马林果)等词中-ин-(а)表浆果,试比较 ряб ин-а(花楸果),但前两个词的词根不在其他词中出现,有类似的确定其意义问题。某些词缀,主要是后缀,当它独一无二地出现在某词形中,也程度不同地难于确定意义。如 поп-адья(神甫的妻子),стек-ярус(玻璃串珠),сух-мень(干热的气候或地方),театр-ал(戏迷),успе-х(успеть 派生的抽象动名词,成就)。关于这类形素曾引起过争论。Г. О. Винокур 认为сморол·мал 是空洞的音组,没有意义,把它们分离出来是不对的,但却认为 поп-адья,жен-их,корол-ева 是可分解的。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则反驳说:"当分析像 мал-ина,сморол-ина 一类词的词干时,不应从似乎未发现'мал-'和'сморол-'有意义出发(从而得出'ин-'没有意义),而应该从'ин'有意义出发,从而得出其前面的一组音有意义。"[1]这就是 мал，адья一类形素广泛地被称作"剩余性单位"(остаточная единица)的来由。80 年语法谈到这两类情况时,采取折中的态度说:"这些词属于可分解性很弱的词",并声称"在书中不描写词中这些独一无二的、分解性能很弱的部分。"[2]看来,这里碰到的是一种非极限形素,像 сморол-ин(а),бужен-ин(а),поп-адья,жен-их 一类词,虽然可以勉强地分成两个形素(如果不算词尾的话),但其中一个形素,由于不复现、不具备构词能力,其意义比较模糊,只能从词干的意义减去另一形素推

---

①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 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Москва. 1956, стр. 59 69.

②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130.

出，一定要对上述例子强行分解，势必得出一个意义上有不同程度模糊性的形素，而它没有充分的、独立的表义功能。引入非极限形素单位的概念，对处理那些不复现的、非自由形素，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办法。汉语中的"卡车"、"老鸨"、"阿飞"似乎也可以这样处理。"卡"、"鸨"、"飞"不能单独使用，即使使用，其意义也不等于上述词中组成部分。对那些没有充分表义功能的形素有各种称谓，如词根相似物（подобие корня）、非常规词缀（нерегулярный аффикс）、亚形素（субморф）或类词素（морфемоид），它们所指的现象有些细微差别，也许可把它们统称为准形素。这样，就可以说，最小的表义单位的极限单位为形素，非极限单位则为包含一个准形素的派生词干。

2.3 词形（словоформа）

词形指言语中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构筑符号系列的称名单位。语言单位分离性的问题，首先是从分离词（确切说词形）开始的，因为编纂词典、确立组词造句规则，调查或学习陌生语言，都离不开处于语言系统中心位置的词。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说："词的分离性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问题：(а)分离词的问题，同时也是区分词和词的组成部分（复合词要素、词干、后缀等）的问题，及(б)词的整体性问题，同时也是区分词与词组的问题。"[1]与分离所有语言单位一样，既不能过头，也不可不到位。过与不及都不可取。分离词形，采用纯语义标准不大行得通，单从语义上很难区别作为词的корабль 与 кораблекрушение 中的前一词干，也很难区别

---

[1]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Москва. 1956. стр. 28.

кораблекрушение 与 крушение корабля 中的 корабль. 俄语中，词没有明显的语音标志，有人提出词末浊辅音清化作为词间界限，但它不能概括所有的词，而且也不确切：如 Супруг бы был рядом! 在后附词 бы 的影响下，词末辅音 г 并未清化。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曾提出语法标志，即所谓语法的定型性（оформленность）。简单说，俄语中每个词都属于某一词类，具有一定形态范畴并服从特定搭配规则。譬如说，作为名词的 корабль 有阳性、单数、一格，而作为词根的 корабль 就没有；当名词表示主体意义并与动名词结合时，应用二格，而在复合词中，词根 корабль 和 крушение 借助于中缀 о（书写为 е）直接结合。这样，корабль 作为词与词根的区别，体现为有无语法定型性；对复合词与同义的词组（均表示轮船遇难）来说，其区别在于前者语法上整体定型（цельнооформленность），而后者分别定型（раздельнооформленность）。但是也有些复合词的组成部分都要变化，分别定型，如 пятьдесят，полчас；另外，有所谓零位词变（нулевое неизменяемость）的副词，由于其前后都是有语法定型的词，像"Я скоро приду."句中的 скоро，只可以说，其语法定型性是以负面方式表示的。因此，在分析 вечнозелёный（常绿的），скороморозительный（快速冷冻），трудновыполнимый（难于完成的），остродефицитный（紧缺的）一类现象时，也难以借助于词的定型与否来判别词与词组的界限。80 年语法指出："词形是在语流中作为表义的片段分离出来的，它有两个特点：1）可以相对自由地移位，及 2）不可渗入性，即不能在其内部嵌入类似的其他表义片断。"[1]这样，上述各例词都由于可以独立运用，自由移位，不可

---

[1]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172.

渗入其它同名单位，只能看作一个词。事实上，像 вечномёрзный（永冻的），тяжелораненый（重伤的）已成为独立的称名单位。借助不可渗入这一特点，可以辨别某些副词和前置词短语（虚词＋实词）。试比较：склонить голову набок（把头偏向一旁）与поворачиваться на（левый）бок；стрелять назад 与 смотреть на（широкий）зад машины. 但 80 年语法也指出，在有前缀 ни，не，кое 的代词中可嵌入前置词，如 ни у кого，кое с кем 等。本节一开头对词形下的定义，用"称名单位"把实词词形和虚词区别开，强调"可以自由运用"，把它和形素区别开，又以"最小称名单位"使其与词组相区别，其余的特征（语音的、语法的及不可渗入性）也可用作分离词形的重要的，但非必备的参数。

在分离词形时，也遇见大于词形，但不宜再进行分解的非极限单位。从词汇意义角度来看，由若干词构成的成语，像 съесть собаку（很在行），бить баклуши（无所事事），точить лясы（闲扯），с бухты барахты（突如其来）等，只有作为整体才能自由运用，它们的意义和称名功能与其组成词无关，而且有些词，像 лясы，барахты，只出现于该成语，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前面讲的准形素相似。这样，成语就是由一个以上的词构成，但意义上不宜分解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功能上与词等值的称名单位。从语法角度看，分析性的语法形式，如 буду читать，читал бы，давайте поговорим，более интересный，英语中（I）have written，（it）has been done 等都可以看作非极限的词形。这样，最小的、有称名功能的极限单位是词形，而完成相应功能的非极限单位则为成语与分析性语法形式。

2.4 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通常认为语句是言语中出现的、形成连贯话语的最小交际单位。按这种较宽松的定义，语句包括的范围很广，如— Куда? — В Москву. — Неужели? — А как же! Я уже билет заказал. 在这一组对话中，从功能上看，对话中每一对白都符合语句的定义。但语法学着眼于语句的结构、语义类型、其内部词与词的关系、情态等方面的特点，并不是对所有上述语句都感兴趣。它只研究那些反映独立情景，有完整语法结构和情态变化的语句。Куда? В Москву. Неужели? А как же! 都不符合上述要求。像词的从属性语法形式、某些前置词、连接词，都标明语句的语法结构不完整，如这里的 В Москву 就使人想到它一定从属于某个动词或名词，而 Неужели? Как же! 一类独词句无语法结构可言，更不是狭义句法所关注的现象，只有 Я уже заказл билет. 才是语法学研究的对象，80 年语法把它叫做句子一语句（предложение-высказывание），以区别于其他语句。为了避免混淆语言与言语的概念，不妨把它们叫做语法性语句和非语法性语句。两类语句都是最小的交际单位，但语法学要从话语中分离出的、对其进行概括并归纳为一定结构模式的语句是前一类交际单位。也许可以说，从连贯话语中分离出语法性语句，就是找出句法研究的主要对象。一般说，复句包括两个没有独立交际功能的语法语句，并以各种连接手段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此反映有密切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情景。分离语句，首先指分离单句，然后再研究单句组合为复句的方式、类型、表达手段和意义关系。

根据反映一个情景、语法结构完整、具有情态意义和独立交际功能，可以分离出言语中的最小的语法语句，并使它区别于非语法语句和复句，但有时也碰到一些难题。一个是所谓分割性结构，像

Завтра у нас будет банный день. Женский. (明天是我们这里的洗澡日。女同志洗澡日)；С девушкой вскоре он поссорился. И вот из-за таких пустяков. (很快他和姑娘吵起来了。吵架的原因竟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其中，женский，из-за пустяков 尽管也有交际功能，但语法结构不完整，表明它必须依属另一个句子，脱离开后者它不能和情景相对应。通常把这样的句子叫做分割句(рублен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分割句可看作非极限单位，它由两个交际单位构成，但从认知功能上讲，却反映一个情景，它包含一个从属句的分割结构，即非语法语句。另外有些成语性复句也难处理，如 Он только и делает，что разбирает и собирает приёмник(他反复地拆卸和安装收音机)；Что ж，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без фальши，ты что ни день — отходишь дольше. (М. Петровых)(开门见山地说，你每天都在与我们疏远。)这里，连接词或关联词 что 表明它们由两个在结构上与语法语句类似的部分构成，但 только и делает 意义上等于 то и дело，что ни день 等于 каждый день，整个复句在认识上只反映一个情景，也许可把这种结构上与语义上矛盾的所谓成语性复句也看成一种非极限性的单位。这样，在从语流中分离语句时，把语法语句作为最小的极限结构—交际单位，并把分割句与某些成语性复句看作非极限单位，将会有助于正确而又灵活地分析客观现象。

三　区别、同一、线性单位与集合单位的关系

3.1　不同的区别类型

同一个语言单位体现于言语时，却产生差异，形成区别。一类

差异由纯属于个人因素造成的，与语言系统无关，如语音上的个人特点、音色上的差异，甚至发音上的缺陷；在语义方面，个人对词语理解和使用上的差异，如对“水”的词义内涵，普通人和化学家领会就不尽一致，而从年轻人和饱经风霜老人口中说出的同一谚语会有不同的蕴意，所有这类差异，也许对研究个人生理特点、心理状态、社会地位、知识水平，会有一定价值。然而，它们却不是语言学所主要关注的对象，只要这些差异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不导致误解、不妨碍交流，就不会引起使用者注意。另外一类差异是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是同一单位执行功能时所显示出的差异，它们受系统的制约，而与个人无关，有这样差异的现象通常被称为语言单位的变体。例如 де-маскировать（暴露伪装）与 дез-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使失去方向），лёт-чик（飞行员）与 камен-щик（石匠），例中表示相同意义的前缀和后缀在与其他单位结合时，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产生所谓变体。还有一些单位发生的变化与其出现的位置无关，如 кое кто 与 кои-кто，весн-ой 与 весн-ою，这里有差异的词缀可以互换，一般把它们叫做自由变体或变异。应该承认，在术语使用上有些不一致，有时把纯属个人的变化也叫做个人变异。但这里说的是系统内的变体和变异，它们对每个使用语言的人有强制性，即使是所谓自由变体，也是从有限的少数几种规定形式中进行选择，与个人的特点和意志无关。

3.2　不同类型的同一

F. de Saussure 很早就指出有两类同一。概括地说，有功能性的同一和本体性的同一。举例来说，在旅客心目中每晚 8:30 由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都是同一列 18 次快车，而每天实际开出火车的机车、车厢都可能变换。对于弈者来说，某一个棋子，例如马，

重要的是它和其他棋子的关系，能在游戏规则支配下执行其功能。至于棋子的制成材料、马的形状则无关紧要，甚至当棋子损坏或丢失时，可用木块、石子代替。这样，旅客和弈者关心的是功能的同一，而不是本体的同一。相反，当失者到失物招领处认取自己丢掉的东西，此时重要的是本体的同一，否则，不得认领。当把线性单位概括为集合单位时，主要应着眼于其功能的同一。中国人不太觉察硬软辅音 л 与 л'的区别，即使觉察这一区别，也不在意，因为它们没有辨义功能，往往被看作"差不多"的一个音。而对俄国人来说，这种区别有辨义功能。угол（角落）和 уголь（煤）中的 л 与 л'只能是两个不同的音。在对待辅音是否有送气的区别，俄国人和中国人的态度正好倒过来。从意义上看，情况也类似，现实中的相近现象，在不同的语言中处理不一样，可以忽视它们的区别只用一个词的词义来表示，也可以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而用两个词的词义来表示。试比较下述汉、俄语的现象："走"相当于 идти 与 ехать，"放"相当于 класть 与 ставить；而"穿"与"戴"只相当于 носить，"切"与"剪"只相当于 резать. 俄语中 класть 与 ставить 两个词的不同表义称名功能，强调"横放"与"竖放"是两类有区别的现象，而 носить 执行表义称名功能时，则忽略衣物"戴在头上"和"穿在身上"的区别。这样，语言学中的同一是功能上的，而不是本体上的；这种同一不是无差异的，但这种差异从功能角度看，是分不开的或无须区分的。

3.3　线性单位与集合单位的关系

自从 K. L. Pike 提出 emics 与 etics 两个术语以来，对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胡壮麟先生把它们译为"位"和

“非位”，并介绍关于西方学者这两个术语展开的激烈争论[①]。在这里也讨论几个不太清楚的问题。首先是线性单位（即非位 etics）的性质或地位问题。由于音素、形素、词形等是具体的、执行功能的，并线性地出现于话语之中，因此很自然地把它们看成言语的单位，但它们又是概括语言单位，即位（emics）的组成部分，后者是一系列功能相同、本体相似的线性单位的集合，位的本质就体现于非位（etics）之中，并把它们看作自己的变体。没有这些变体，语言单位就成为空集；因此，这些变体又应该属于语言，至少是语言单位的组成部分。这样，当非位与使用者（说话人）个人特点密切联系在一起时，可把它看作言语中的单位，而当“非位”作为纯体现“位”本质功能而没有任何使用者特点的备用单位时，则应属于语言。顶好用线性单位加上变体字样（英、俄等西语中加上 allo）表示后一种情况，因为变体（希腊语 allos 表示“另一”）已强调出它与“位”的关系，以此与在言语中的相应单位相区别，如：音素变体与音素（аллофон и фон）、形素变体与形素（алломорф и морф），但目前往往把两个术语看成是等值的。上述解释有利于正确理解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把有等级层次的语言系统看成客观存在的实体，而不完全是主观的抽象概念。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变体”的解释。在 3.1 中已经提到变体和自由变体，它们都叫做变体，因为均是一个语言单位同质异体的变形（модификация），但两者又有一定区别，两个（或更多）自由变体可以出现在分布相同的位置上，而不相互排斥，像 кое 与 кои 甚至可说是一个变体内的同质异体的变形。为了强调这种区别，有

① 胡壮麟．“‘位与非位’评介”//《国外语言学》．1992．№1．第 7 页．

人把它叫做自由变异(свободное варьирование)。另一方面,词和句的变体不仅在同一位置上互相排斥,而且有语法意义上的区别,如 Человек(一格)человеку(三格)волк; Сын работал, Сын работал бы, Пусть сын работает...;俄语语言学把它们叫做词或句的语法形式;而把出现于同样分布环境,且没有语法意义区别的异体变形叫做词形变体或变体的词形(варианты словоформы 或 вариантые формы),如 сахара 与 сахару(名词二格),сох 与 сохнул(动词过去时)[1]。类似的情形在句法中叫变异性的句子形式(вариативные форм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2]。这样,上面提到的变体、自由变体、语法形式、变体性(或变异性)形式所反映的现象,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一些细微差别。

最后,由于在言语中出现的线性单位叫做变体,往往把相应的语言系统中的集合单位称作常体或常项(инвариант)。但应该注意:"在常体的概念中反映了由变体组成的一类对象客体的共同属性。常体自身不能作为单独的客体而存在。它不是某个类的代表,不是样板,不是标准的变体。常体是某类相对一致变体的简称。"[3]各种"位",如音位、词素(位)、词、句,作为一个集合体,不能直接投入言语中使用,包含各种有差异语音变体的音位是无法一次发出声来,整体的词素也不能用作词形的组成部分。Ю. С. Степанов 指出:"但不应该说:'音位加入词素或构成词素'或'词素加入词或构成词',这一限制非常重要,有了它我们可以避免许

①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454.

②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Ⅱ.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98.

③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81.

多经常干扰语言工作者的矛盾。"[1]应该承认，上述提法在语言学中已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尽管正确的说法应是"音素作为音位的代表(变体)构成形素，形素构成词形"等等。与变体密切相关的另一术语规范(норма)则和非位(etics)、线性单位有关系，规范作为一种标准、样板，起着正音、立规、匡误、纠偏的作用，显示出哪些个人使用的变体是违规的，从而引导人们正确、得体地运用语言工具，它对标准语的形成与完善很重要。语言系统中单位所包含的变体就应符合规范，而言语中的变体、变异则可以对规范有不同程度的偏离。规范是指导运用的，因而不涉及作为整体无法使用的集合单位。如果说常体反映了变体的共性本质，变体是体现这一本质、执行相应功能的各种有差异的实体形式，那么规范就是变体应该采取的典型形式。两个自由变体就意味着有符合规范的两种典型形式，随着规范的变化，两种自由变体可能在使用人群、地区、语体和补充细微含义方面显示出区别。

3.4　把线性单位概括为集合单位的必要条件

纳入构拟层次上同一单位的线性单位应具备：(1)具有相同的功能，如相同的辨义、表义、称名或交际功能；(2)从语音物质或表达实体来看，它们是相近的，区别应是有限的；(3)这些功能相同，物质上有别的线性单位所出现的位置是互相排斥的，处于所谓互补分布的位置上；(4)少数情况下，功能相同、物质上有区别的单位可出现在同一位置上。前面已经提到，这种构拟层次单位叫做集合单位。符合(3)、(4)两类情况下的线性单位，分别叫做该集合单

---

①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219.

位的变体(或形式)和自由变体(或变体形式)。

四　各基本集合语言单位的组成

集合语言单位的特点是:(1)它由有限的、稳定的线性单位构成,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最小的聚合体;(2)其内部各线性单位的区别,反映在组合关系上,就是能在语流中与不同的其他线性单位相结合;(3)其内部各线性单位的共同之处,是把不同线性单位聚合为一体的依据,通常指这类单位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下面就根据 3.4 所提出的条件,分别考查俄语中各基本单位。

4.1　音位及音素

a. 把音素归入一个音位所根据的是其辨义功能,确切说是辨别有表义功能的形素和词形。由于受语音系统的制约,在不同的位置上,能出现的音素数目不一样,如俄语中在元音 a 之前这一位置上,可以出现所有的辅音;在硬辅音 в 与半辅音 j 之前只能分别出现硬辅音或软辅音,在词末只能出现清辅音。这样,就辨义功能而言,位置有强弱之分。显然,同一个音素,例如〔к〕,当它分别出现在元音前的强位与词末的弱位时,其区分词形的能力大小不一样,因而应划入不同音位。如 кок(一绺竖发)的首末两个 к 分别为强音位和弱音位。词末的弱音位|к|是一种无法与浊音|г|互相区分、形成对立的|к|。如 мак(罂粟)与 маг(魔法师)。而在重音下的元音为强音位。在非重音音节下,某些元音的辨义能力减弱成为弱音位,如 сома́(鲇鱼二格)与 сама́ 重音前一音节的|α|。关于强弱音位可参看 80 年语法的音位学部分。

б. 纳入音位的音素,其生理、物理属性相近,但略有区别,一般

表现在一两个区分性特征的有无上。

в. 这些音素彼此之间无辨义的区别，但出现的环境不一样，在同一位置上互相排斥。如强音位|a|有四种音素变体〔a〕〔˙a〕〔a˙〕〔ä〕，它们分别出现在下述位置：a，ta，tat（a，да，мат），t' ˙at（мят），ta˙t'（мать）和 t'ät'（мяч）。这里的 t 与 t'分别表任何一个硬辅音和软辅音，受前后辅音的影响，重音下的|a|在不同的位置上产生了细微的变化。而重音前音节的弱音位|α|，受前面辅音的影响，也有两种音素变体：〔ʌ〕，如 р〔ʌ〕бы́（奴隶的复数）；〔иᵉ〕，如 р〔иᵉ〕бы（麻面的，形容词短尾，复数）。它们只能分别出现在硬、软辅音后面的位置上。

г. 在少数情况下，同一音位的两种变体可以出现在同一位置上。如，дачей 可读作 да〔чъj〕或 да〔чьj〕，〔ъ〕与〔ь〕均是弱音位|$α_1$|的变体；две 中的第一个辅音，可读作软音或硬音：〔д'〕（旧规范）及〔д〕。〔д〕与〔д'〕也是弱音位|$д_1$|的变体。80 年语法把它们称之为发音变体[①]。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替换的自由变体。

4.2 词素（位）与形素

а. 纳入同一词素的形素不仅所表示的意义相同，而且应是所谓同名词素。如，человек 作为词根表示“人”，不同于各种后缀 ак，-ист 表示“人”，因为后者只有依附于词根上，才能表示这一意义。词根和不同类型词缀在功能上都有本质的区别。这些不同名的形素也不得成为同一词素的组成部分。

---

① АН СССР，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77，85.

这里讲的自由变体，不同于个别词的发音变体，如 фонема 中的 н，конечно 中的 ч 可分别发作 н 或 н'，ч 或 ш；这只是特定位置上的音位变体。自由变体出现在一系列词形中，如 дверь，твердый，подвести 各词中软辅音 в前的 д，т，都可发成硬辅音或软辅音。

б. 各形素的音位组成应相近，由于形素，特别是词缀构成都不复杂，只要有少量音位相同即可。但如果完全不同，像-ист，-ак 一类后缀，словар-ей，студент-ов 中的词尾，一般都倾向认为它们是两个同义词缀。

в. 它们出现的环境不一样，在同一位置上互相排斥。如词根形素：/мороз-/-мороз'-/морож-/-мораж-/，它们分别出现在下述词形中：мороз，заморозить，морожу，замораживать. 由于表示相同意义，因而可纳入一个词根。前缀形素/де-/дез-/分别出现在辅音和元音开头的词之前，如 дегазировать，демаскировать 与 дезорганизовать，дез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为一个词素的变体，均表示"失掉"、"除去"的意思；至于形素/-уч-/-ач-/（书面上有时写作 юч 和 яч），作为同一后缀的变体，/-ач-/出现在由 II 式变化的动词词干之后，且词干末为对偶型的软辅音、嘘音和 j，如 висячая лампа（吊灯），лежачий камень（卧石），стоячие часы（落地钟）；而/-уч-/用于所有其他情况。如 жгучий жар（灼人的热气），линючий ситец（褪色花布），бьючая вода（喷出的水）[①]。上述形容词均表示与词干动作相关的特征，因而是一个后缀的变体。尾缀形素的-ся，-сь 两个变体出现的条件，则在各语法书中均有说明。

г. 两个形素出现在同一位置，并可以互相代替。这在前面已多次提到。还可以举出以下例子：прочитав，прочитавши；скорее，скорей；цыганы，цыгане；белёхонький，белёшенький，等等。为了和前面讲的强制性变体相区别，常把它们叫做自由变体、自由变

---

① уч 出现位置的详细描述，见 АН СССР，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I.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296.

异；80 年语法称它们为词素变体（варианты морфемы），以区别于形素变体（алломорфы）。但术语上的分歧不应掩盖这类现象的本质。

4.3　词与词形

所谓词形（словоформа），指"词（词位 лексема）用于某一语法形式，个别情况下用于该词唯一的语法形式。"①根据 3.4 所规定的条件，构成一个词的词形也必须符合下述要求。

а. 表达相同的词汇意义，但彼此有语法意义的区别，如同一名词的不同变格形式，同一动词各个变位形式等。

б. 从语言物质上看，表达词汇意义的词干相同，但词尾与构形后缀不同。少数特殊情况，我们在下面再讲。

в. 由于词形具有不同的语法意义，因而在同一功能位置上互相排斥。例如，出现在不同成分位置上的语法形式，须用特定的词形。也可以说它们分布的环境不一样。如：Ворон к ворону летит，Ворон ворону кричит（Пушкин）. Сила силе доказала. Сила силе не ровня. Есть металл прочней металла，Есть огонь страшнее огня！（Твардовский）

г. 如果词形表示相同的语法意义，出现在相同的功能位置上，这种体现同一词汇和语法意义的词形叫做变体形式。如 ослеп 与 ослепнул（口语），выброси 与 выбрось，естествен 与 естественен，сахара 与 сахару，等等。

对词与词形的关系，须要作几点解释。（1）词形不是词的语音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470.

变体或形态变体：галоша 与 калоша，ноль 与 нуль，лиса 与 лисица 这类变体之间没有语法意义之间的区别，而且每一变体，如 галоша 或 калоша，自身就由若干词形构成，自身就是一个词位，而不是词形。词的词汇—语义变体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词的变体属于词汇学或词典学研究范围，而词形则兼与词汇学和语法学发生关系。(2)词的形式(форма слова)与词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指的同一实际形式。前者是体现某一抽象语法意义的样板，如名词二格，此时它不考虑词汇意义，把 стола，стула，дома，куста 集合为二格这一词的形式范畴，而后者是具体的词照此样板构成的词形，此时必须考虑词汇意义，并通过共同的词义把 стол 的不同格概括为一个集合单位。(3)词的变体形式与某些构形词缀自由变体的关系，事实上，前者就是由后者加在词干上构成的，即 скорее 与 скорей 等于 скор 分别加 ее 或 ей. 由于在言语中实际运用的只能是词形，而一般说，语言不大容忍长期并存两个形式，它们往往获得使用范围、补充意义方面的区别。如 ослепнул 只用于口语(以区别于 ослеп)，сахару 兼表量 много сахару(以区别于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сахара)。因此，按规范选用形素自由变体是在抉择词形中实现的。

4.4　句子和语法语句

关于语法语句和非语法语句的区别，前面已经讲过了。在言语中，只有具备一定模式、结构和意义的语句，才能概括为句子。按照“80 年语法”的观点，下述语句可聚合为一个作为集合单位的句子。

a. 语句的词汇组成、构成模式、句内词间语法关系相同，因此传达的信息内容是一样的。

б. 动词或系词的语法形式不同，或有各种构形的句法性语气词。

в. 有上述区别的语句有述语性（主要指客观情态）意义的区别，因此被称为句子的语法形式。如，句子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 有八个语法形式，здесь не пройти 有四个形式。详见“80 年语法”单句形式一章。

г. 当符合 а，б 两项条件，但又表达相同述语性意义时，则被称为句子的变异形式（вариативные форм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如 Читай！与 Чтобы ты читал！均为祈使式；Если бы тишина！中的 если 可换成其它语气词，即 Хоть（Лишь，Скроее）бы тишина！均为愿望式。

由于长期以来，认为句子不是语言系统中的单位，以为它只是词形与词形结合的产物，没有把句子当做像词、词素、音位那样的单位来看待，也未考虑它有哪些变体形式，“对句法学单位进行聚合关系分析尚未脱离草创阶段，因而对聚合体所作的解释也极其不同。”①“80 年语法”还把基于不同实际切分所产生的语句看作同一句子的交际变体。对这一问题可能有不同看法，但重要的是这种把句子当作集合单位的观点。

4.5 几个应加以说明的问题

а. 关于零能指（нулевое означающее）问题。常常碰见零词尾、零后缀、零词素一类术语，似乎没有物质的能指也可以表示一定的意义。如 стол 的阳性一格；хорош 的阳性短尾；раба，супруга 的女

①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79. стр. 291.

性意义都是由零词尾或零后缀表示出来的。应该指出，上述意义都是通过词的语法形式体现出来的。“由于区分性的原则，零能指变得可能，当感觉没有某种物质实体和具有某种物质实体相对立，而后者又是某一符号的能指，那么，它自身(即零能指——引者)也可以称为某一符号的能指。”[1]换句话说，стол之所以表阳性，是以книга，перо有某种实体物质表阴性、中性为前提，而раба，супруга表女性是由于存在раб，супруг表示男性的词；而其他表示女性的词，除词尾外，还有专门表示该意义的后缀，如учитель-ниц-а，студент-к-а，从对比推出раб-а，супруг-а有一个和-ниц-，-к-相当的表女性的零后缀。此外，零词尾还可由同一词的其他变化形式对照衬托出来，如стол的一格零词尾，由该词其他格的词形推导出来。“零词缀——这是在聚合体的一个形式中没有词缀，其条件是该聚合体其他形式有词缀。”[2]这样，零词素的意义只能在词形中才能体现，只有与词内、词外的其他形式对比，才能显现出来，否则谈不上无能指的孤立零词素。零词素一般只能是表语法性、范畴性的词缀，像把лещ(鳊鱼、鳊鱼肉)看作有与-ин-相应的零后缀，它表示“肉”，未被语言学界认同。

6. 另一问题是所谓异干词形或异根形素(супплетивизмы)。如человек—люди，брать—взять，хороший—лучше，иду—шел，я—меня，这也违反3.4所提出的条件。但它们只是为数不多、历史形成的现象，且此类现象多出现在名词数、动词体这样一些范畴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343.

②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Гос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210.

中，如 ребёнок　дети，ловить—поймать 以及 плохой　хуже 一类从来源上看，原本是两个词的异干形式。试比较 дитя 和 дети，前者才是后者原来的单数形式，上述异干现象只出现在词根范畴内，一般被看作同一词根的变体，而出现在词缀中的完全异音的形式，即使意义上无区别，也被看作同义词缀。如名词复数二格的-ей，-ов，表人的后缀-ак，-ец，ист 它们不能算作同一单位的变体。

в. 最后，还有人提出在概括过程中，也有非极限的形式。如果说在划分线性单位时，它指不宜把含两个以上单位的组合体再进行分解，否则它就失去了相应的功能，那么，在概括线性单位为集合单位时，由于受语言系统的影响，则要把物质上相同的单一现象看作两个变体形式。如重音前一音节的弱音位|α|在 собака，характер 一类词中既可能是强元音|a|，也可能是强元音|o|的变异形式，有时用 α<a/o> 表示(参看 4.1a)。形容词词尾-ой 可看成同一个形容词二、三、五、六格的标志。женить，казнить 既看作完成体、又看作未完成体；Пришла бы весна 可以是句子的表条件、假定和愿望的形式。假如没有其它形式的对照，完全可以把上述区别看作同一形式内部的不同功能和意义，而不是两个独立的变体。这样，在概括为集合单位的过程中，所谓非极限单位，是要把一个线性单位分解为或看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这正好和本文第二部分所讲的非极限单位的情况相反。前者是聚合时以一当二(多)，后者是组合上以二(多)当一。

参 考 文 献

1.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Ⅰ．Ⅱ．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3.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Москва. 1956.

4.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5. Г. Глисон. Введение в дескриптивную лингвистику. Изд-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6. 胡壮麟. "'位与非位'评介"//《国外语言学》. 1992. №1.

7.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8.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79.

9.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Гос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第五章　语言单位间的关系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

任何话语的形成都是通过选择以提取其某些语言单位，并经过组合使其构成更高层次、更复杂的语言单位。

P. Якобсон

就由组合到聚合，再由聚合到组合这一共同的穿梭式思维运动方式而言，语言理论集合模式、代数模式与符号学中的语法彼此相似。

Ю. С. Степанов

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结构语言学，认为语言单位及其相互关系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此前，已涉及有符号性质词语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曾谈到语言层级装置的内部层次关系，具体地说，高低层次单位之间的组成与构筑关系；在确定语言单位时，依据话语中连续与分离关系决定线性单位，依据同一与区分关系概括出集合单位。现在要讲的是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正是上述各类关系形成语言的结构，并构成语言系统的组成部分。此外，从宏观上着眼，语言学常涉及的关系还有本书最初讲的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以及后面要探讨的历时与共时的关系。

一 组合关系(синт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1.1 什么是组合关系

组合关系指可能体现于连贯话语(话语片段)中各语言单位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水平关系，又叫句段关系。如：Я пойду домой, если время позволит.

一般认为组合关系指这个话语片断中出现的：(1)逗号前后两个分句之间的关系；(2)主句内三个实词词形和从句内两个实词词形之间的关系；(3)各词形内形素之间的横向关系，如：по/йд/у；(4)各音素之间的横向关系。

1.2 组合关系的特点

а. 通过组合关系联结起来的单位必须在言语中同时出现，它们有所谓共现性(симультанность, совместная встречаемость)。一个单位具有某种组合关系，必须以另一个(或几个)单位在场为前提。这就是 F. de Saussure 所说的"句段关系是在现场的(in praesentia)。"[①]通常用 и(x) и(y)表示单位 x，y 之间这种在场的、共现的组合关系。

б. 组合关系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线性单位之间。言语中这类在现场的线性单位有连续的顺序和一定的数目。

в. 组合关系的类别有限，但却可以在同一话语中反复出现，具有所谓递归性(рекурсивность)。当然，递归性会受到语用条件和修辞要求的约束。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指出："假如在言语中不去掉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第171页.

那些不言自明的限制性定语，而且把像滚雪球似的全部负荷都保留在话语中，那就会出现称作‘那个杰克盖的屋’的情景。”[①]下面是С. Маршак“杰克盖的屋”的俄文译文：Вот дом，который посторил Джек. /А это пшеница，которая в тёмном чулане хранится в доме，который построил Джек. /А это синица，которая ловко ворует пшеницу，которая в тёмном чулане хранится в доме，который построил Джек...（这就是杰克盖的屋。/这就是保存在杰克所盖屋内黑暗贮藏室中的小麦。/这就是机灵偷取保存在杰克所盖屋内黑暗贮藏室中小麦的山雀……）正常情况下，人们只说：“这是杰克盖的屋。/这是那屋内贮藏室中保存的小麦。/这是机灵偷取那些小麦的山雀”。交际中不会出现上述的滚雪球似的情景。然而，这却表明可反复使用 который，它表示的这种限定组合关系具有的递归性质。同样，修辞学所批判“串用二格现象”（нанизывание родительного падежа），也表明它可能具备的递归性。如 Разработка и внедрение комплексной механизации процессо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при изготовлении электродвигателей малой мощности.（在制造小型电机时，制定并实施生产过程的整体机械化。）对如何排除这类冗长语句，各种文献都提出一些手段，但详细讨论这些手段不是本书的任务。

г. 在组合关系中，主从联系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只有主从性联系才能使组合后形成的单位产生新的性质，使整体大于部分的加和。这一点在词与词的联系中看得最为清楚：述语性的主从联系把相关的词组合成句子，其它的主从联系（限定、支配、依附）则

①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195.

使词结成词组，而并列联系只是在主从联系背景上形成，它们使句中词间关系变得复杂一些，但不能产生新质。如 Мать и тётя подарили сестре и её подруге альбом и книгу. 句中的 Мать и тётя，сестре и подруге，альбом и книгу 既不构成词组，也不构成句子，只能算做“词的组合”，可以先把它们看作单一的整体（80 年语法把它们叫并列序列），再考查这一整体与其余词的联系；同样，词干与词缀之间的不平等的主从联系，使它们能构成词或词形。而两个并列的词根或词缀，只能构成功能未变的某个复合词干，如 железобетон 或某个合成词缀，如обез-болить，упои-тельн-ый. 有人把音节中能形成音节的元音（或响音）与辅音的关系看作不平等的主从关系，后者只有依附于前者才能构成音节（见参考文献 3），而清一色的辅音结合只构成音组。唯一有争议的是有人认为在复句中，并列联系与主从联系是同等重要的、平等的两类联系；但也不能不承认，具有并列联系各分句的独立性远远大于处在从属地位的分句。因此，在分析组合关系时应优先考虑主从性质的联系。

д. 通过组合关系可把言语中低一层次的线性单位递次组成高一层次单位：音素（звук）→形素（морф）→词形（словоформа）→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连贯话语（текст）。一般说，层次较高的单位，其组成要素就更多[①]，其相互间的组合关系也就更复杂，弄清这类关系是分析篇章、段落、超句、语句的主要任务之一。

е. 由组合关系连结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叫做组合体或组合段（синтагма）。像词内的音节、词素和词自身这样一类组合体，

---

① 少数情况下，高层次单位不是由低层次单位组合构成，而是由后者功能的转变与提升形成的。详见第三章。

其构成要素是现成的、固定的，可径直使用，无须临时组合。然而词也偶尔有临时创造组合的。Д. Э. Розенталь 曾记录过一个例子。在“儿童世界”（商店）中，一个女顾客与售货员对话：А щелкунчиков таких для орехов у вас нет? Продавщица, поняв, что нужно женщине, отвечает: Ореходавы не поступали. 这里的 щелкнучик 与 ореходавы 都是临时创造的词“胡桃夹子”或“核桃钳”，两词中只有前者收入词典。但总的说来，词的词素构成也是固定的。而由词构成词组和句子时，却有人的意志参与。这种根据交际需要而创造的组合体又叫句法构造（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

ж. 对组合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广义的理解，指在特定的一段话语中某一单位和同一层次单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以及与其它层次单位关系的总和。如在前面举的例子“Я пойду домой, если время позволит.”中，对 я 来说，它不仅与 пойду 有直接联系，而且和句中其他的词有间接联系，它和作为整体的分句，甚至复句都有联系。关于后一点，F. de Saussure 曾强调指出：“只考虑一个句段（即 syntagme—引者）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够的；此外，还要考虑到整体和部分的关系。”[①]对组合关系最狭义的理解，指有主从联系的两个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一般说，直接成分分析就是基于这种对组合关系的理解。而通用的、对组合关系中等范围的理解，是指一个要素在某一段落中与所有其他同层次单位之间不同性质的联系（包括并列关系），首先是直接联系，其次是对该要素的形式、意义或功能有影响的各种间接联系。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第 172 页．

二 聚合关系(парадигмат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2.1 什么是聚合关系

聚合关系指话语之中,可能与某一言语单位出现在同一位置上,并执行相同功能的单位之间的垂直关系、纵向垂直关系,又叫联想关系。如:

Я	*пойду*	*домой*,(*если время позволит.*)
Ты	*пойдёшь*	*в кино*, *на вокзал*,
Он,*Сын*...	*пойдёт*	*как нога захочет*,
Мы с ним	*пойдём*	*туда*, *куда царь идёт пешком*,...
и т.д.	*и т.д.*	*и т.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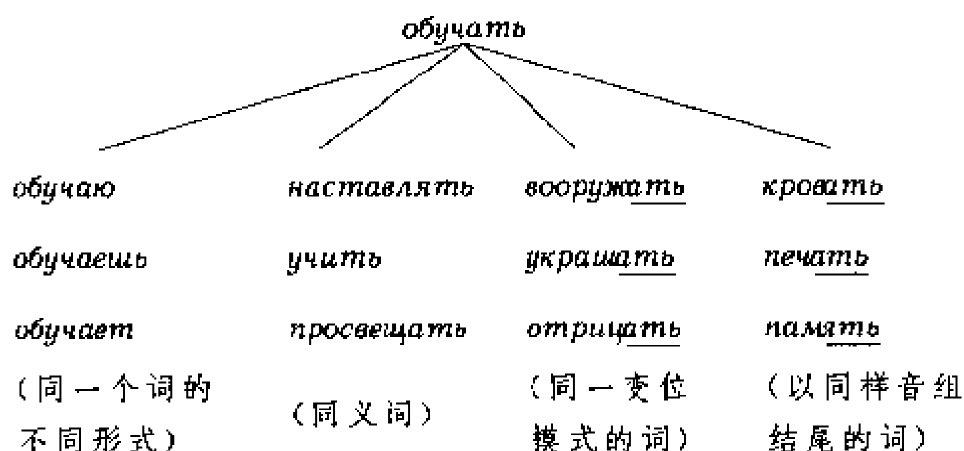
如果把从句 если время позволит 暂时放在一边,则聚合关系指句中词与下述各类词语之间的关系:(1)可能与 пойду 出现在同一位置上的、пойти 的其他变位形式;(2)可能与主语 я 执行同样功能的名词或代名词;(3)可能与 домой 一样表示运动行为方向的其他副词、前置词短词、成语,甚至从句。

2.2 聚合关系的特点

a. 通过聚合关系联结起来的单位,因为有某种引起联想的共同点,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彼此代换,但在话语链条的同一位置上,它们不能同时出现,彼此之间有着互斥性(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ость,дизъюнктивность)。与话语中某单位有聚合关系的单位,是联想到的、潜存的、不在现场的(in absentia)。通常用 или(x) или(y) 表示 x,y 这两个单位在话语中互斥的聚合关系。

б. 聚合关系存在于有共同特点单位之间,这些单位一般都没有固定的出现顺序,没有稳定的相对位置,甚至数目也可能不定。

从某一个单位出发，可产生各种不同性质的辐射状的联想联系，每条辐射线上的单位之间都有着基于某一共性的聚合关系。如：



в. 由于可从不同角度将语言单位聚合在一起，因而基于共性所形成的各种集合或类别也较多；又由于形成聚合类所依据的共同特点不一，各聚合类包含的单位数目也不尽相同。如上图中，обучать 可和各种变位形式构成稳定的聚合关系；它可与наставлять，учить，просвещать，воспитывать 一类同义词形成联想关系；与 вооружать，украшать，отрицать 等词因有共同后缀-ать，且均属同一变位模式，而归为一类；它还可能仅仅因词的结尾部音响上的相似，与 кровать，печать 形成特殊的集合。最后一类聚合关系较少被人觉察和利用，但在诗歌韵语和各种文字游戏中都不时出现。如诗人 К. Д. Бальмонт 的诗 Полночной порою в болотной глуши/Чуть слышно，бесшумно шуршат камыши.（子夜时分，沼泽深处荒凉寂静，芦苇悄悄发出簌簌的声音，隐约可闻。）这里两诗行末的 глуши 与 камыши 的结尾部分就同音押韵，此外，借助多次出现 ш 表示的唏音，生动地状写"芦苇细语"。当然这种联想关系在普通人日常用语中出现得比较少。

г. 聚合关系的核心是同异关系，所谓同异主要是能指方面（如

音响、结构等）和所指方面（如功能、意义等）的同异。"同"是形成聚合类别的依据，"异"是集合类别中各单位借以彼此区别的特点，也是该单位在聚合类中赖以存在的价值。

д. 聚合关系把各个单位纳入不同的集合、类别和系统。如不同的语音类别、词层、语义场以及有各种构词标志（формант）与构词模式的派生词类别，不同的词类与语法范畴等等。其中对形成语言系统最重要的聚合关系是以低一层次单位在构筑高一层次单位时的共同功能为依据，像2.1一节的例子所表明那样：把能够执行主语、谓语和状语的词语集合为特定的类别。通常说聚合关系是纵向垂直关系，就是指此而言。主要用于形成语言系统的聚合关系和主要形成连贯话语的组合关系，彼此是互相对照的。

е. 通过聚合关系联合起来的所有单位构成所谓聚合体（парадигма）。最典型的聚合体，其内部要素的区别、对立通过明确的语言手段表示出来，而且其组成要素也有一定数量的限制。如俄语实词中各种词变的词形，每种词形均有各自的语法意义和形式标志，数量也相对固定，同一词类的词均有相同的词形聚合模式，西语中"парадигма"一词本来就有模式、范式的意思。80年语法中，句子语法聚合体、交际聚合体也有类似的性质。在这些方面，它们不同于称作集合、类别、语义场一类有广义聚合关系的聚合体。

ж. 对聚合关系也有不同的理解。广义的理解，指在任何方面有共同点的（音响的、结构的、功能的、意义的）不同性质、不同层次单位之间的联系，这些单位没有固定的数目，彼此的对立也无固定格式，其相互区别也没有特定的表示手段，例如各类根据某一语音特点所聚合的词语，功能语义场所包含的语言单位；狭义的

理解，指语言单位内部的聚合关系，有人把它叫做内聚合关系（внутрипарадигмат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也就是一个语言单位内各种变体之间的关系，这在上一章中已详细讨论过了。而通用的、对聚合关系中等范围的理解是指同一本体层次单位之间的聚合关系，在这样的聚合类中，各单位之间既有一致的共同点，又有对立与差别。如语音中的元、辅音分类，辅音中又有硬软、清浊对立的亚类。词素分词根与词缀，后缀分构词与构形者。词类中有实词与虚词的对立，动词有及物与不及物之分，名词有具体与抽象之别。句子模式内有单部（单要素）与双部（双要素）的区别……这类同与异表现分明的聚合关系无论对形成语言系统或对提供构筑连贯话语材料都十分重要。在 2.2 一节的例子中，均表示运动行为方向，但层次不同的各单位间的聚合关系是广义的；表示“将去”（пойти）的各种词形之间的关系属于狭义的；而在“可充当主语”这一功能下，集合了不同的名词和代（名）词，其中代词有人称之分，代词第三人称必须有所指对象或先行（名）词才能作主语，以此区别于第一、二人称代词和名词；而名词内有具体与抽象之别，后者作主语时，构成所谓二阶逻辑句，与其搭配的谓语要受到一系列限制就不适于用在这里。最后所讲的就是体现在同层次单位之间的所谓中等范围的聚合关系。

三　组合和聚合的联系与对照

通过前两节的探讨，组合与聚合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但两者之间又存在密切联系，在形成语言系统和构筑连贯话语过程中往往彼此补充、相互参照，协同发挥作用。对此作以下具体说明。

3.1 组合方面的特点可作为聚合的依据

a. 以出现在组合体某一位置为依据　一个语言单位能出现在某类组合体的特定位置，是其重要的功能，而相同的所谓搭配、构筑功能是把语言单位纳入聚合体的主要依据之一。如 80 年语法在划分词类时，除考虑概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形态特征之外，把一个词的搭配性能、构成词组和句子成分功能作为重要根据；依此，把顺序数词（如 первый）、物主代词（如 мой、чей，её）以及某些无词形变化的外来词〔如 брюки клёш（喇叭裤），юбка плиссе（百褶裙），часы пик（交通或输电的高峰期）〕划为形容词。从概括意义或形态来看，它们和典型的性质或关系形容词是有所不同的，之所以把它们看作形容词，其组合上的特点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同样的理由，80 年语法认为，传统意义代词所包括的各种类别，在组合功能上没有共同的特点，因而把它们分为代名词、代词性形容词和代词性副词。此外，把词素划分为词根、词缀（前缀、间缀、后缀、尾缀）、词尾，也以它们在词这一组合体中的位置与其他词素结合能力作为主要依据之一；在语音分类时，也把一个音素构成音节的能力，与其他语音结合能力纳入考虑范围。

б. 以组合模式为依据　F. de Saussure 着重强调：“一切按正规的形式构成的句段类型，都应该认为是属于语言的，而不属于言语。”[3]因此，体现组合关系、属于语言的某类模式，对形成各种聚合类别，甚至整个语言系统，都可以成为主要根据。如 80 年语法中 N_1 -Vf，N_2 -Vf_{3s} 一类句子模式，一方面是分析某类句子的样板，同时也是把有类似结构模式的语句划为一类的根据，属于某类

---

③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85. 第 173 页 .

模式的语句在构成语法形式、扩展能力、语义内涵、实际切分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共性，这将有利于运用、理解和研究它们。又如由无前缀未完成体动词加上作为构词标志的后缀ун是一种构词模式。按这种模式构成的词，表示"倾向于、热衷于做某一动作的人"。符合这种模式的бегун，прыгун，шалун，плясун，лгун等词集合为一类，使人们便于理解它们的构成、意义甚至附加色彩。此外，音节、词素组合、词组、复句的各类组成模式也广泛用作相应单位聚合分类的依据。

3.2　聚合方面的同异往往反映在组合关系上

a. 聚合体内各单位之间的差异、区别、对立可通过与其他单位的结合，即通过组合上的性能体现出来。例如，在表示客体的名词内部，二格与四格的区别表现为有无量方面的补充意义，客体是否确定。但这种差异只能在搭配中才能显现出来，如Выпей воды.（喝些水吧。）和Он пьёт воду（他喝水）；Он ищет свободного места.（他找一个空位。）与Он ищет свое нумерованное место（他对号找座）。在同义词列中，这种现象更为常见。如быстро和скоро都可表示很快完成动作，如Саша быстро/скоро исправил свою ошибку. 但скоро往往表示短时间内完成动作并取得结果，而быстро则表示动作过程进展迅速，不一定与过程持续时间长短有关。这可以用下述搭配体现出来：Он скоро прочтёт газету（他很快就会读完报）与Он вообще быстро читает газету（他读报一般都很快）。再以作为词汇一语义聚合体的词（лексема）为例，多义词中各个义素或义项（семема или 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вариант）的语义区别也反映在它们之间有组合上的差异。如①Мать дрожит за ребёнка；②Мать дрожит над каждой копейкой；

③Мать дрожит перед самодуром. 由于组合关系有在现场的性质，它能直观地、可捉摸地表示三个义项在意义上的区别。它们分别表示(1)担心、不安(беспокоиться)，(2)节省、珍惜(беречься)，(3)战战兢兢、害怕(бояться)。因此，广泛利用搭配来解释聚合类中各成分的细微意义差别。

6. 与 a 项的情况相反，当出现不符合组合规则的特殊搭配，如 Раздалось громкое "Ура"! С косичками прибегала. 在主语位置上出现了感叹词 Ура 与前置词短语 С косичками，它们一般不和变位动词搭配，这时，人们会联想起与其功能相同的、在正常情况下按规则应该在这一位置出现的名词，从而推断出是"响起'乌拉'欢呼声"，"跑来过一个梳小辫的女孩。"当人们第一次听见"我请他吃驴打滚"，"我买了狗不理包子"时，会感到奇怪，因为主谓结构一般不能做"吃"的宾词或"包子"的修饰语，由于联想到相应位置通常出现的词语，可以猜想到"驴打滚"是糕饼、点心一类可吃的食品，而"狗不理"则像"天津的"、"食堂的"一类表示某地、某店出售的关系形容词，经过进一步查询就可明白其意思。可以说，是通过聚合上的"同"(指同类典型单位)来解释组合上的"异"(指异常的搭配)[①]。

---

① 下面是著名女诗人 М. Цветаева "Стихи к сыну"的一小节，读者要理解其中组合上超出常规的搭配，不得不借助聚合关系，联想在类似位置上常出现的用名词二格或形容词表示的定语。

Езжай, мой сын, домой вперёд /В свой край, в свой век, в свой час, от нас /В Россию вас, в Россию масс. /В наш-час страну! В сей-час страну/В на Марс страну! В без-нас страну! (快回去，向前进，我的儿子/在你该走的时刻，去你该去的地方，走进你该生活的年代——远离我们这一代/奔向你们一代人的俄罗斯，奔向属于群众的俄罗斯/去我们时代的国家，去当今时代的国家/去飞向火星的国家/去没有我们这一辈人的国家!)

в. Ю. С. Степанов曾经指出："聚合与组合之间的关系经常被归结为过于一般的公式：在聚合处于对立关系（отношение оппозиции）中的语言单位，在组合中形成对照关系（отношение контрасти）（如音位 п — а 的对立导致在组合上的对照）。与此相对应，在新的公式中代之以一个扩展的论点：对立和对照有着程度等级对应关系（градуальные соотношения）。聚合中的对立关系与组合中的对照成反比，反过来也一样。可用最一般的形式确立下述的依属关系：1）正负对立[①]与最弱对照相对应，例如，俄语硬软对立的音位在组合轴上不能先后紧随出现——它们的对照不充分；2）等值（均等）对立与中等对照相对应，这种对照足以使音位能够先后紧随出现；3）析取性的对立和最强的对照相对应，试比较：对立的辅音一元音形成音节的基本结构。"[②]据我的理解，聚合体中两个要素相同的成分越多，相异之处越少，则对立越强，越容易产生联想，但在组合轴上由于同多异少，不易形成对照反差。这就是硬—软，清—浊一类聚合上强对立的辅音在组合轴上往往容易产生同化的原因，如 сделать 的 с 受 д 的影响而改发 з 的音，有时为了加强对照形成反差，不惜改变组合体内某个单位的音质，产生所谓异化现象，如 лёгкий 一词中 г 不仅清化，而且改为发擦音 х. 而像元音与辅音间，有着"异"远远超过"同"的析取性互斥对立（它们的"同"大概只限于皆属于生理、物理现象），这种有所谓弱对立的单位，平时不易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但它们却对照分明，不仅可以连续出现在组合轴上，而且它们的结合形成有新质的单位——

① 关于正负对立、等值对立将在下节中讲到，那里将指明可供参考的文献。

②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260.

音节。至于介于两者之间的等值对立，如 к 与 н 同为塞辅音，但两者分别在发音部位的前与后、声带震动与否，有无鼻化特征互相对立，其对立强度足以使它们在组合轴上连续出现，如 книга，стенка 等，但其对照差距程度远远不如辅音—元音之间那样鲜明，至少在俄语中 кн 或 нк 只能构成音组，而不是音节。由此可见，聚合上同异类型差别也反映在它们彼此互相组合性能方面。Ю. С. Степанов 这一观点如何用于解释其他层次单位两类关系上，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3.3 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协同作用的具体体现

人们进行交际就是把词语变成线性单位组成连贯话语，在这一过程中，聚合与组合关系协同作用，具体说来，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 在以构筑更高或更大单位为目的时，聚合方面提供可以选择的手段，组合方面提供可以依据的模式，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在言语活动过程中，使用语言工具创造话语产品的过程。

б. 交际过程中说话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词语的选择（выбор）和配置（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然而，这种创造自由又受到限制：交际者只能从符合要求的聚合性单位清单中与组合性搭配规则的范围内作出选择和配置。各相互制约单位的组合关系越紧密，它们被同一聚合类别中其他单位置换的可能或自由程度就越小。组合关系紧密程度发展到极限，就产生固定词组、成语性的搭配，像 карие глаза（褐色的眼睛），кошка мяукает（猫叫），круглый дурак（十足的傻瓜）一类组合中，表示特征的 карие，мяукает，круглый 很难被其他同义词取代。相反，如果组合模式体现属于两个词类之间的结合关系，像通过一致方式表示修饰关

系的"形容词＋名词"这种松散结合模式，那么，就有很大选择词汇的余地，来按照这一模式构筑话语。可以说，按照某一模式构筑话语时，词语间组合关系的松紧程度、成语化程度与从聚合方面选择范围大小、自由程度成反比。

в. 对组合关系研究的更加深入，要求对聚合关系作更具体、细微的分析。下面借用 Ю. Д. Апресян 对"$名_1$ ＋ 动 ＋ $名_5$"一类句法构造的语义描写来解释这一观点[①]。扼要地讲，他把要求支配五格名词的动词分为 А、Б 两大类。包含 А 类动词的上述构造，可进行如下转换：在转换后的构造中，$名_5 \rightarrow 名_1$，改作主语，而原来的主语$名_1$ 改用于间接格，动词依然用变位形式，只是依据新的主语，重新协调一致方式。А 类下再分四小类：А. 1 动词表示身体某一部分间歇性的动作，如 Он блуждает（мигает，моргает）глазами↔У него блуждают（мигают，моргают）глаза；Больной скрипит（скрежещет）зубами↔У больного скрипят（скрежещут）зубы；有时动词应采用反身形式，如 Кукла вращает глазами↔У куклы вращаются глаза；А. 2 动词表示发出音响的动作，而出声的物体是动作主体身上的穿戴，如 Рыцарь гремит（шумит）доспехами ↔ На рыцаре гремят（шумят）доспехи；Она шелестит（шуршит）платьем ↔ На ней шелестит（шуршит）платье. 如果发出声响的事物是动作主体的身体的一部分，如 чмокать губами，цокать языком，щелкать пальцами（嘬唇，咂舌，弹指作响）也可划入 А. 1；А. 3 动词表示使动作主体的某种品质、能力高度呈现出来，如

---

① Ю. Д. Апресян.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ом Ⅱ. Школы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1995. стр. 547.

Её суждения блещут умом — Ум блещет в её суждениях; Заметка сверкает юморм — Юмор сверкает в заметке. A1、A2、A3中的动词语义相近之处，在于它们描写的对象与其说是动作主体，不如说是他的品质、特征或身体的部分（或身上的佩戴的衣物）。A.4类的动词，如 вонять，пахнуть，表示"发出气味"，它们和前三类动词虽有共同之处，但其转换形式不同，如 Вода воняет (пахнет) прелью — От воды воняет(пахнет) прелью.

包含Б类动词的句法构造"名$_1$＋动＋名$_5$"，其特点是在转换形式中，当把名$_5$变成名$_1$，并用它作主语时，动词则变成动名词，并借助辅助动词（或系词）说明主语。Б类动词可分作：Б.1类表"领导"，"支配"。如 Он руководит учреждением↔Учреждение — под е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Мальчик управляет оркестром ↔Оркестр под его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Б.2类表"掌握"，"支配"。如 Он ведает делами↔Дела — в его ведении; Он распоряжается средствами↔Средства — в его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除A，Б两类动词外，还有表示使主体成为某种形状或具有某种外形的动作，在转换后的构造中，主语不变，表形状的五格可采取"в＋名$_4$"的形式，如 вытягиваться цепочкой — вытягиваться в цепочку; строиться двумя шеренгами — строиться в две шереги. 最后，还有一类表示"吹嘘"、"炫耀"意义的动词可用于上述句法构造，它们无上述转换形式，但却有双重支配能力，可再加上"перед 名$_5$"，如 хвалиться (гордиться, кичиться, рисоваться, щеголять) чем-л. перед. кем-л. 通过上述大量例子，不难看出，对支配名$_5$动词的细致分类，为人们对"名$_1$＋动词＋名$_5$"句法构造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进行组合分析时考虑聚合分类所形成的差别，这一方法已在语言学中，特别是句法

研究中广为运用。

3.4 兼顾语言单位在横轴和纵轴上的特点以确定其在系统中的位置

当确定一个语言单位在系统中的位置时，应兼顾考虑它在所谓横轴与纵轴的特点。正像 B. A. Звегинцев 所说："每个层次的单位处在两类关系的交叉点上，即同一层次范围单位之间的关系（组合关系）和存在于上下层次功能性关系（聚合关系）。"[①]组合关系是线性的、直接可见的、第一性的，聚合关系是非线性的、隐蔽的、通过语言经验确立的，这两类客观关系都反映在人们的认识和记忆之中。要确定一个语言单位的位置，一方面要观察、分析它在组合方面能和哪些单位结合，可能分解为哪些组成要素。另一方面要考察、研究它在聚合方面的特点，根据什么共同点可以把它和类似的单位构成同一类别，特别是在这一类别中它与其他单位有什么区别。R. H. Robins 曾举例说"一个音位成分（如一特定辅音）的地位不是单单根据它的实例（语音成分或话语片断）来确定的；而是一方面根据它在音位结构中跟其他音位成分相关的可能位置，从横组合段上加以确定；另一方面根据在它所出现的不同位置中同它相应的不同成分，从聚合体上加以确定。"[②]对确定其他层次的语言单位在系统中的地位，也是如此。

3.5 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与语义

在连贯的话语中，组合关系把在场的单位结合在一起，它们明

---

① 指按照在上一层次执行共同功能而聚合起来的下一层次单位。

B. A. Звегинцев.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к языку и речи.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48.

② 罗·亨·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第59页.

面地表示某种意义，传达一定的信息，执行特定的功能。与此同时，在一定条件下，话语还可能让人联想与言语中要素有聚合关系的、不在场的单位，隐约地暗示一种区分意义：暗示在场要素还传递某种负面（即不是什么）的信息，执行未见诸字面的对照功能。当说“Здесь начальник я́.”时，往往暗含“头头不是你或别人”，“其他的人说了不算”的意思。下面引用一个 Ch. Fillmore 的英文例子，“My dad wasted most of the morning on the bus.”正面传达的意思是：“我爸把早晨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坐汽车上了”，而传达的潜在信息却有：(1)透露出是在非正式场合下进行的交际，因为用的是口语词 dad 而非 father；(2)暗示谈话对方与说话者不是一家人，因为这里用了物主代词 my，否则就不必用它（这也是一种正负对立）；(3)这里指的“早晨”是就一般而言，而不是具体的、过去某一天的早晨，因为这里用的 the 而不是 this；(4)反映出说话人认为时间消耗得无效可惜，因为用的是 wasted（浪费），而不是无此附加色彩的 spend（花费）；(5)最后表示时间浪费在行驶于路上的、而不是静止的车中，因为这里用的介词是 on，而不是 in. 通过这种对聚合性单位的联想，可以捕捉到一些潜在的、隐蔽的信息，通过与之对照，可印证、加深对在场单位意义的理解。

四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广泛运用

这两类关系一开始是专指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但后来远远超出原有的范围，在语言学内外都获得广泛运用。它是 F. de. Saussure 语言学遗产中影响最深远的内容之一。

4.1　在语言学内部，它还用于以下各种场合

a. 用于确立义子(сема),词义中究竟有哪些义子,如何把它揭示出来,一直是个难题,有待于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客观地加以解决。现在趋向于认为:义子"在聚合关系方面是作为形成对立、而在组合关系上则作为构成搭配最小的特征显示出来。"[①]可通过分析两个意义最近的词来揭示那些使它们互相区分的义子。例如,гореть(燃烧)与сжигать(点燃)在聚合关系方面,两者的对立表现为:前者表"状态",后者表示"造成、引发这一状态";在组合关系方面,сжигать的这一特征要求与活物范畴的词搭配,以其作为动作的主体,如человек(人),противник(敌人),кочегар(司炉)等,而动词гореть这一状态的主体一般都要求用非活物的名词表示,如уголь(煤),рукопись(手稿),посёлок(村庄)。这种性质义子的对立也出现在下述词偶之中:кипеть(沸腾)与кипятить(烧开,使沸腾),тонуть(沉没,下沉)与топить(使……下沉),гаснуть(熄灭)与гасить(使熄灭)之间。可见利用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来揭示、确立义子是一种客观的方法。

б. 多义词的诸义项在传统上被划分为主要(первичное, главное)和次要(вторичное, переносное)意义。这里的"主要、次要"指的不是它们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而是从共时角度强调它们在词义系统中不平等的位置。但是怎样客观地确定它们呢? Д. Н. Шмелёв批判地继承发展Е. Курилович的观点,提出主要意义"在聚合关系方面最受制约,而组合关系方面最不受制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139.

约"[①]的观点。他引用了 Д. Н. Ушаков 词典对 дорога 的释义。那里共分 5 个义项：(1)(具体的)道路。如 Шоссейная дорога. Дорога шла лесом. (2)路经的地方。如 Стул на самой дороге. (3)旅行、旅途。如 Отдохнул он после дороги. Заболел в дороге. (4)行路方向，路线。如 Покажите мне дорогу в театр. (5)达到目的手段。如 Бережливость — верная дорога к благосостоянию. Д. Н. Шмелёв 认为只有第一个意义可和 тропинка(小路)在聚合关系上或多或少地形成对立。如 Сначала пойдёте по тропинке, потом свернёте на дорогу. 其余的几个意义却无固定的聚合关系可言，事实上表示"经过的地方"，"旅途"，"行路方向"的 дорога 能和什么意义对立呢？这些置身聚合关系之外的转义，次要意义在组合关系上却明显地受制约。当说"旅行不成功"时，只能说 Поездка(а не дорога) не удалась. 表示"拟定路线"，只能说 разработать маршрут(а не дорогу!)，换句话说 дорога 用于上述转义须具备特定的上下文，也就是说组合上受制约。相反，用于第一个意义的 дорога 却无任何组合关系方面的限制，可直接表示所指的现实中事物。这也许是当出现孤立的词时，人们往往想到主要本义的原因。上述 Д. Н. Шмелёв 的思想，已被一些重要的工具书所采用。如《俄语·百科全书》就指出："和直义相比，转义的聚合制约较少，而组合上的束缚较多。"[②]如 шёлковый 的直义是"绸子的"。它在与 ситцевый(印花布的)，байковый(绒布的)，шерстяной(毛的)，

---

① Д. Н. Шмелёв. Проблема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3. стр. 212.

②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79. стр. 200—201.

льяной(麻的),сатиновый(缎子的)构成的聚合系列中,有明确的固定位置。但它在组合上却相对自由,可直接和一切绸制的事物,如 чулки,перчатки,платье 搭配。而 шёлковый 的转义“听话的,顺从的”在聚合方面很难说和那些词义形成对立,从而不受制约。但在组合上它却受到限制,只用作合成谓语。如 Мальчик стал шёлковым.但不能用作定语。不说 У него шёлковый мальчик.(他有一个听话的孩子。)

в.在修辞学中,在对转喻(тропы)的分类中,Р. О. Якобсон,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等人指出“隐喻(метафора)与换喻(метонимия)的对立基于因相似或相邻所引发联想的区别,这种对立不仅能使分辨诗歌性(隐喻性)和散文性(换喻性)风格时易于操作,而且把人们直接引向语言的两轴——选择语言要素的聚合轴和配置所选择成分的组合轴。作为相似物之间创造性转换的隐喻和作为相关物之间创造性转换的换喻是语言两轴、以及在两轴进行具体操作的代表[①]。正是从这个角度,可把隐喻理解为通过事物的联想,用语义不同的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但句法功能不变,如 Хозяйка квартиры — старая перечница.通过“胡椒瓶”的形象代替句法功能相同的“泼妇”(злая сварливица),体现出两者的聚合关系;而把换喻理解为通过词语的使用,将语义上相关的一个词代替组合上相邻的词,句法功能上往往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如 Сердце не позволяет ему много работать.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用“心脏”代“心脏疼”(боль в сердце),组合段的简化导致 сердце 句法功能的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521.

变化。从组合、聚合关系的角度研究转喻，显然为修辞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①]。

г. 篇章一般都认为是言语产品，而不属于语言系统，但产生于语言单位间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也被运用于篇章学。篇章理论的研究主要针对篇章的两个特点：关联性（связность）与整体性（цельность）。为此，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提出了两个重要范畴：体现篇章内部联系的"接应"（когезия）与整合（интеграция）。在区分两者关系时，Гальперин 指出："接应——这是篇章各部分间的联系形式：语法的、语义的、词汇的……而整合则是把篇章所有部分结合起来以达到形成（思想）完整的目的。整合可以通过接应的手段实现，但也可建立在联想和预设的关系之上，接应是逻辑方面的范畴，而整合则更大程度上属于心理范畴。如果说接应体现于组合平面上，那就可把整合想像为一个聚合过程，换句话说接应是线性的，整合则是纵向的。"[②]这就是说，接应通过种种手段，从横向组合角度把逻辑上相关的、以线性方式呈现的各个语句、超句、段落、甚至章节，衔接贯串起来，从而体现篇章有内在联系这一特点；而整合则是一个过程，从纵向聚合角度，把有接应、联想、预设诸种关系的部分，从心理上、观念上、形象上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达到形成篇章主题完整这一目的，而这正是作者和读者所企求的。应该说，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从组合、聚合关系来阐释篇章的思想是颇有深度的（详见第十章）。

以上只是举了一些例子说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如何在语言

---

① 详见华劭．"从符号学角度看转喻"//《外语学刊》，1996．№4．

②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стр. 125.

学中广泛使用，但它们都超出严格意义上语言单位之间的横向与纵向关系。

4.2 在语言学以外其他科学中的运用情况

在语言学以外的其他科学中，上述观点，也被广泛运用。由于阐明这一点，须要牵涉到许多具体的相关科学的知识。下面只举出二三荦荦大端的事实，作为佐证材料。

a. 语言具有一定的符号性质，语言学与符号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彼此影响。例如 R. Barthes 就认为“每个符号都包含三类关系或者以其存在为前提。首先是联结能指与所指的内部关系，其次是两类外部关系——抽象的聚合关系和具象的组合关系，符号在前一类关系中是与‘兄弟’类聚，在后一类关系中则与‘邻居’共处。”[①]他认为人们往往只是致力从一种维度进行符号分析。基于第一类关系的象征意识，就从纵深的角度考察符号（能指），看它深层中的蕴藏（所指）。例如在“十字架”这一象征下，似乎深藏着基督教，它体现为在形式上或多或少有序的大量信念、价值观和礼仪。聚合则是形式化的意识，它似乎从侧面观察符号，看到它与其他抽象能指的联系，看到它与后者相似和区别之处。例如从“十字架”联想到同为宗教能指的“绿新月”，甚至黑白对照的“太极图”。组合性的观念则前瞻后顾地观察符号的展现，看到符号前后的联系。这是关于符号实际运作功能性的观念。如“墓上的十字架”（крест над могилой）表示死者的基督教信仰，“背负着十字架”（на спине нести крест）表示受难等等。由此可见，符号学对符号关系

---

① Р. Барт (Roland Barthes).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Семиотика. Прогресс. Москва. 1989. 1994. стр. 246.

类型的看法，几乎和语言学一致。R. Barthes 甚至认为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和首倡语言学是符号学一部分的 F. de. Saussure 正好相反。但无论怎么说，两者有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6. R. Barthes 曾说过"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文化都是一种语言。"[1]这句名言对凡涉及文化的学科都发生过影响。由于把文化看成由符号构成的，因而词语符号之间的组合、聚合关系也自然地应用于文化现象的分析。例如考察时装时，帽子、衣、裙、头饰、腰带、鞋等在形状、颜色、材料等方面都和另外一些不在场的相应服饰组件相区别，在它们之间作出取舍就包含着一定的含义，这无疑是一种聚合关系；另一方面，这些部件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时装，从组合关系上体现出设计者的审美思想，而每个部件在这一总体思想中各执行设计者赋予的功能。在交往礼仪上也是如此。例如鞠躬由头部向下低垂，腰部弯曲，以及相配合的手、脚动作组合而成，以表示一种符合身分、性别、场合、文化习惯的礼仪动作；然而低头的样式、弯腰的深度，是否曲膝，有无手的伴随动作，种种上述聚合方面的区别，又标志着礼仪有不同的含义。在其他社会文化领域也进行类似的分析与考察。

в. 在与语言学关系密切的文学理论中，或者再宽一点，在文艺理论中，也常常从组合与聚合角度分析各种现象。如 R. Barthes 在分析作品时，把叙事单位分成功能性的（即从组合关系考察它如何与其他单位构成事件）和索引性的。后者可能扩散故事的意义，

---

① 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0. 第 99 页.

如介绍人物，描写背景，离题描述，从而旁出事件之外，并与另外的事件发生相关的聚合性联系。P. O. Якобсон 提出"诗学功能乃是把选择轴上等值原则投射于配置轴，从而把等值提升为组合段的构成法则。"[①]这里指的是，把聚合类中可供选择的、在某一方面等值的语音单位排列在组合轴上，从而形成有节律、同韵脚、平仄对称的韵文，更常见的是组合配置时，使意义相近或相关的词语或毗邻相接，或骈比对仗，或镜象反置。如 В России две напасти/Внизу — власть тьмы，/А наверху — тьма власти（В. А. Гиляровский）.（俄罗斯有两大灾难，在下层是黑暗的统治，在上层是统治的黑暗。）由于词语的韵律节奏，反义词语的对立并存，власть 与 тьма 重复出现而镜象反置，再加"Власть тьмы"又是托尔斯泰一个剧本的名称，从而使这节诗歌具有音乐性、形象性和感染力。也许，这和 P. Якобсон 所说的文艺作品中词语的诗学功能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2.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3. Т. В. Булыгина. О некоторых аналогиях в соотношени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и звуковых единиц//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Москва. 1967. №5.

4.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5. Ю. Д. Апресян.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ом Ⅱ.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1995.

---

① 古添洪.《记号诗学》.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4. 第 81 页. ——此处，本书作者对译文文字略作改动。

6.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е к языку и речи.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76.

7. 罗·亨·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8.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о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9. Д. Н. Шмелёв. Проблема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3.

10. Русский язык·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79.

11.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12. Р. Барт (Roland Barthes).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Семиотика. Прогресс. Москва. 1989. 1994.

13. 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0.

14. 古添洪.《记号诗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

第六章　语言的系统性质

单位与结构

真理赖以存在的真实形式只能是它的科学系统。

G. W. F. Hegel

结构是现代语言学最重要的术语之一，是继续保持纲领性意义的术语之一。

E. Benveniste

一　语言的系统

1.1　系统的定义

中国青年报 1987 年 4 月 11 日第 4 版有一文章指出，"简单性原则是小科学研究活动中的指导原则，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几乎都打上了这一原则的烙印。但是片面强调事物的简单性，是不可能探究世界发展真谛的。大科学观认为系统才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无论微观、宏观和宇观还是人类社会，任何系统都不是单因素、单因果的简单集合或序列，而是极其错综复杂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联合体。复杂性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系统是研究事物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那么什么是系统呢？有各种

大同小异的说法。《辞海》给系统下的定义是“自成体系的组织，相同或相关的事物按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下面对这一定义作一些阐发。

а. 系统是由同类的或相关的事物（要素）构成，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无法形成系统。

б. 系统内的事物是有序的，是受一定关系制约的，许多人把这类稳定关系的总和叫做结构（详见下文）。

в. 系统对其各组成要素有控制支配作用，这表现为：(1)要素脱离系统就失去某些价值，如脱离开交通信号系统，不与黄、绿色信号相联系，红色信号不能表示禁行；(2)同一要素在不同系统中会获得不同的功能和价值，如同一红色信号在战斗号令系统中就表示进攻；(3)系统可以显示出其组成部分先前所没有的价值，如零件的不同方式组合，可使作为整体系统的机器产生不同的效应，这就是贝塔朗菲提出的名言“整体大于各部分的加和”。

г. 由于系统中各要素互相关联、彼此制约，一些要素的增减或功能变化，势必要影响其他要素的功能，乃至整个系统的性质。

1.2　系统的类型

根据不同参数可以分出相应的类别。

а. 自(天)然物质的系统与人工制成的系统　前者如生态系统、气象系统等，其组成要素在系统之外就有其自身的天然特点，系统内的关系是长期形成的；后者如信号系统、游戏规则系统，其组成要素的价值主要在系统内形成，要素自身的特点与系统内人为规定的关系无必然联系。

б. 单值系统与多值系统　单值系统是同类单位通过单一关系组成的系统，多值系统是由相关单位通过多种关系构成的复杂系

统。单值系统往往是多值系统的一个层次或子系统。

в. 静态系统与动态系统　前者内部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稳定不变，多为人工制造的系统，一经形成，不再发展，除非另作规定；后者所包含的要素可能有数量上的增减，性质上的演变，从而导致其功能的更动。因此，它们的相互关系和整个系统是动态的、发展的。

г. 规定性系统与或然性系统　前者的各个要素呈现的先后次序是严格规定的，一个要素的出现应导致另一个要素的出现，而后者的一个要素的呈现，只意味着可能而非必然出现另一要素，或者说，意味着从若干可能要素中出现某一要素。

1.3　语言系统的特点

语言具有很明显的系统性质，如它也包含许多同类或相关的单位，各单位之间有着聚合、组合、层次、衍生等相互制约的关系；虽然每类单位都有自己的特性与功能，但只有作为整体的语言系统，才具备作为认知工具、交际工具的功能。其组成单位只有在系统内而不能在系统外发挥作用。语言系统有以下特点。

а. 它是天然的、非人工的系统，每个新加人某语言社团的人，都面临自然形成的语言，无力去改变它。也有人强调语言系统的特点是，词语单位未加入系统之前就有一定意义，因此这和人工信号系统不一样，如 река（河），речка（小河），ручей（小溪），пруд（池塘），канал（运河）之类的词，每个词的意义是固有的，在系统（语义场）中只有突出或掩盖它们的某些义子，从而制约它们的使用范围，这和人工交通信号系统中的红、绿灯有所不同。

б. 语言是多值的复杂系统，它包含由功能相同单位构成的各基本层次系统，从不同视角出发，跨本体层次的形态音位、构词、构

形、句法等子系统、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拥有各自的层次系统，以及打破本体层次界限的各种功能一语义子系统等等。发达的语言还是由各种功能语体构成的系统。这样，常常把语言看成系统的系统，而每一个语言单位在不同的层次和子系统中，往往会获得或展现出在别处所没有或未被发现的特征。把握这一特点，在研究语言整体及其组成要素时，可避免片面化或绝对化的倾向。

в. 从总体上讲，语言是一个徐徐变化的动态系统，而从维持社会交际正常进行着眼，它又常常被看作相对静止的系统。语言各个子系统的稳定程度也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讨论。

г. 语言基本上是或然性系统，这给创造性使用语言，语言发展提供了广泛可能；尽管语言单位受着各种复杂关系的制约，但是语言整体是十分灵活、能够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系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

1.4　系统和体系

система（系统）这个词，在俄语中（及许多西方语言中）和某些其他术语一样，既指客观实际现象，又指对此类现象研究的科学，像逻辑（логика）、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等术语都是如此。“语言系统是言语活动所有外部表现的基础，它只体现于言语之中，而不让我们直接观察到。言语就是语言学者建立语言体系模式时作为基础的原始事实（这种模式——理论构造——也常常被称做‘语言系统’）。在对比为同一语言系统构拟的几个互斥的模式，评估其正确程度时，应考虑到这一情况。”[①]为避免术语“系统”一词两义的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453.

情况，可考虑分别用汉语中“系统”和“体系”两个术语。前者表示客观的现实，后者表示对它的主观反映。语言系统只有一个，它分散地存在于言语之中，它无法被直观而整体地把握；语言体系，像其他思想体系一样，由学者们建立起来，并力图从总体上、本质上、直观地反映实存的系统。它们可能不止一个，可以说某某学者（或学派）的语法体系，但不宜说某人的系统。体系有优劣之分，通常不断竞争、完善的诸语言体系，迫近反映复杂变动的系统，但应该承认，汉语中这两个术语也常常通用。

二　语言系统中的单位

2.1　作为集合类和作为整体类的语言单位

系统中的单位都是构拟层次上形成的。这些单位一般都由一定数量的线性单位（确切说由变体）集合而成，这就是所谓集合类（класс как множество）。如以音位|a|为例，它是下述变体的集合（t，t'分别表示任何硬、软辅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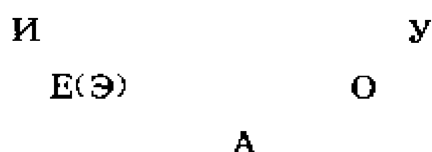
音位|a|

〔a〕	〔ˈa〕	〔aˈ〕	〔a〕
ta	*t'a*	*aˈt'*	*t'aˈt'*
мат	*мят*	*мать*	*мяч*

作为集合类的音位|a|和变体的关系借用某些逻辑学家的符号，可表示为：〔a〕〔ˈa〕〔aˈ〕〔ä〕∈|a|.

同一个构拟层次上的单位，对系统中其他单位来说，它又是一个整体类（класс как целое）。所谓整体类，就是把包括各变体的集合单位当作一个整体，考察它在系统中的地位和其他类似单位

的关系。对作为整体类的单位来说，它内部的线性单位（或者说变体）的区别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可以忽略不计。对整体类单位来说，重要的是，有哪些特征可以把它和系统中其他类似的单位区分开。现在以 A 表示整体类的音位，使之和相应的集合类音位|a|及音位变体〔a〕相区别。它在俄语元音系统中的位置为：



A 作为整体类，可以说是向外地与其它元音发生关系，须要找出它和 Э、О、И、У 的区别，从而确定它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而作为集合类的|a|，主要向内地把有区别的变体集合在一起。A 和其他元音的关系可表示为：AOЭУИ⊆元音系统。整体类与集合类是对同一单位从不同角度考察的结果。也可以把集合类的元音|a|，看作元音系统的子集。

2.2　语言单位的区分特征与积成特征

集合单位所包括的线性单位，总有许多共同的性质特征，尽管也可能有某些差异，这些共同特征是形成该单位所不可少的。以音位|a|为例，它所包括的线性单位〔a〕〔˙a〕〔a˙〕〔ä〕都具有以下的特点：(1)开口度最大；(2)舌位在中央；(3)气流在口腔中自由通过，不受阻碍等发音动作方面的特点；(4)响度（盈耳度）最高；(5)可形成音节；(6)可有重音；(7)可以延长等音响方面的特点。然而在俄语元音系统中（即 AOУЭИ 构成的系统中）并非所有上述作为集合根据的特征，都有把 A 作为整体类和其他元音相区别的功能。只有(1)、(2)两项具有这种功能，因此只有舌位低、处于央

行[①]是所谓区分性特征（диффиренциальные признаки）。其余的特征无此功能，但它们仍然是形成该元音不可或缺的，通常叫做积成性特征（интегральные признаки，也译作"集成"、"整合"特征）。区分性特征只能在语言系统中显现出来，通过与其他单位对比形成，而且可以是负面的。如 A 与 O，У 对比得出非唇化的特征。俄语辅音 п 由于和软辅音 п' 及浊辅音 б 对比，而产生无舌中部向硬腭上抬，声带不颤动的特征，因而是所谓硬辅音和清辅音。而汉语音质与 п 相近的 b（两者音标均为〔p〕）就没有上述负面特征，却可加上不送气这一特点，这是与汉语送气音 p〔ph〕对比的结果。试比较汉语的 ba（爸）与 pa（怕）。在系统之外，当把线性变体概括为集合类时，不会使用负面特征，负面特征也不参与构成某个单位的实体。此外，随着一个语言单位在系统中位置的改变，其积成性特征和区分性特征可以互相转换，如当元音 A 和辅音对比时，前面讲的|a|的(3)、(4)、(5)、(6)、(7)特征都是区分性的，即辅音所没有的。但应该注意，通常说某个单位的区分性特征是指与其性质最相近单位相区别的特征，对元音 A 来说，主要指与其他元音相区别的特征。

2.3　单个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系统中符号的价值

当讲到语言的符号意义时，曾说它是同类事物所共有的、为操该语言民族所意识到的若干重要特征，并曾以公鸡（петух）为例，指出可能包含家禽、雄性、红冠、彩羽，有距，打鸣儿，好斗一类特征。但由于俄语中，与 петух 同义的词有 кочет 与 кур，它们用于

---

① 但 80 年语法认为|a|的舌位不能确定在前行、央行或后行。其变体可向前后行略为移动。

成语和一些方言中，并有陈旧色彩。因此，петух 产生一个负面特征，即不用于方言，不用于某些成语。如只说 как кур попал во щи（像落汤鸡）。原来俄语中公、母鸡分别用同根词 кур 与 кура 表示，后来它们分别被 петух 与 курица 代替，至今母鸡的复数还用 куры 而很少用 курицы，试比较 вставать с петухами（早起），ложиться с курами（早睡）以及泛指公母鸡时只用 домашние куры. 所有这些用法上的特点，都不能从孤立的公鸡、母鸡的词义中得到解释。上面的例子还只是牵涉到使用范围、语体和成语。Ю. С. Степанов 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词义在语言系统中的特点[①]。以人的运行移位（передвигаться）为根据，可把一些运动动词纳入一个小的系统——小型语义场，这些动词之间通过区分性特征形式对立。

передвигаться（о человеке）

где / *как*	*по суше*	*не по суше*
с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ехать*	*лететь*
без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х средств	*идти*	*плыть*

现在把移位，是否在陆地上，是否借助交通工具作为三个参数。用 1 表示有某特征，0 表示无某特征。通过 1 与 0 的标志，表明两个单位的对立。下面词的代号中左起第一数字表示移位，这是所有运动动词共有的积成性特征，第二个数字表示空间性的参数，第三个数字表示方式性的参数，它们是区分性特征。这样，这四个动词的编码代号及解释应为：

---

①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10—12.

111 *ехать* 人在陆地上(＋)、借助工具(＋)的移位(＋)。

101 *лететь* 人不在陆地上(－),借助工具(＋)的移位(＋)。

110 *идти* 人在陆地上(＋),不借助工具(－)的移位(＋)。

100 *плыть* 人不在陆地上(－),不借助工具(－)的移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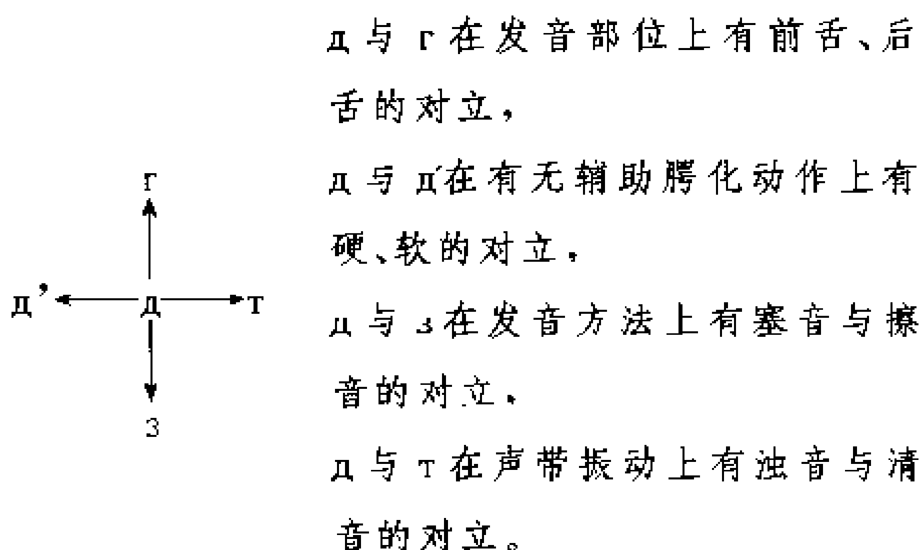
由代号可以看出,ехать 与 идти 和 лететь 的关系较密切,只有一项对立,而它与 плыть 则有两项对立,而 идти 也与 лететь 有两项对立。Ю. С. Степанов 指出,若俄语有相当法语 flotter(漂浮,поддержаться вплавь на воде)的词,则按上述参数编码,代号应为 000,即在所有三个特征上都和 ехать 对立。但由于不具备运行移位这一共同特征,它不再属于这个微型系统,或者说,小型语义场。这样,由于有这一系统,俄国人用 идти 或 лететь 时,会意识到有不借助交通工具或不是在陆地上这样的负面特征。F. de Saussure 认为:"一方面,概念在符号内部似乎是听觉形象的对立面,另一方面,这符号本身,即它的两个要素的关系,又是语言其他符号的对立面。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词既是系统的一部分,就不仅有一个意义,而且特别是具有一个价值;这完全是另一回事。"[①]现在再回溯到我们在第二章中的语义三角,那里讲的是和语音词相对应的所指——意义,而在系统中,符号的所指则是价值。价值这个术语现在很少用了,但要注意,说意义时常常既指孤立的符号,也指系统中符号的所指,即价值;而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2.4 区分性特征、积成性特征和语言单位

---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160—161页.

a. 一部分语言学者，特别是信奉结构主义的学者，强调语言单位就是其区分性特征的总和，而与积成性特征关系不大。F. de. Saussure 就强调“单位的特征与单位本身相合。语言像任何符号系统一样，使一个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一切，就构成该符号。差别造成特征，正如造成价值和单位一样。”[①]差别造成的特征就是区分性特征。例如现在认为音位只由区分性特征构成。以俄语辅音 д 为例：



д 与 г 在发音部位上有前舌、后舌的对立；

д 与 д'在有无辅助腭化动作上有硬、软的对立；

д 与 з 在发音方法上有塞音与擦音的对立；

д 与 т 在声带振动上有浊音与清音的对立。

因此，前舌、硬音、塞音、浊音诸区分性特征构成音位 д，或者说构成它的音系内容（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фонемы）。而辅音 г 由于没有擦音与其构成对立，它的音素内容就少了一个区分性特征——塞音，这一发音方法的特点，变成了积成性特征。对作为系统中构拟层次的单位 г 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爆破的发音方法在音系中，在与其他音位对立方面没有区分的功能，但对作为言语中可见层次上出现的线性单位来说，爆破对〔г〕来说是不可少的，缺少它至少无法发出标准俄语中的 г，因此对后者来说，积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168页．

成性、区分性特征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6. 区分性特征与积成性特征的关系　许多语言学者都强调区分性特征的重要性，认为描述语言单位时，应该主要或优先考虑它。F. de Saussure 就说："一个符号所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不如围绕着它的符号所包括的那么重要。"[①]区分性特征的重要性大体上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它反映出单位之间的差别，体现出系统内单位之间的关系，易于掌握，甚至可以形式化。相比之下，在描写孤立的单位时，很难确定应该吸纳哪些特征，特别是哪些负面特征：例如俄语中的 г 除不是擦音外，没有腭化附加动作(对此有争议)，不送气，没有鼻音化，在确定 г 的内涵时，能考虑它们吗？即使是正面的特征，也不能悉数罗列。至于从语义上看，更是如此，若不通过词语对比，很难说清楚 петух 一词的词义究竟包括哪些义子，但从它和其他词语的关系中，一些广泛采用的搭配和成语中，可认定它确有某些特征。例如 петух 与 курица(母鸡)或 фазан-петух(野鸡)的对立，体现在诸如 завести петухов(饲养公鸡)，вставать с петухами(鸡鸣起身)，первые(вторые) петухи(半夜后头遍或二遍鸡叫)一类搭配或成语用法中；петух 还与同根词 петь(唱)，пеун(方言中的公鸡)，петушиться(怒气冲冲的架势)，петушиный задор(公鸡般的好斗劲头)等有着语义联系；除 завести 可与 кур(母鸡复数四格)搭配外，在上述其它用法上 петух 都和 курица 或 фазан-петух 对立。这样，可确切判断，公鸡包含"雄性"、"家禽"这样的区分性特征，上述其他联系还表明 петух 中有相关的另一些义子，如啼叫、报晓、好斗。因此，在描述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 167 页．

语义时，从语言系统出发，特别是从对立语言单位的区别出发去判明词的语义内涵时，可减少，甚至避免主观臆断的成分。(2)Ю. С. Степанов 在解释上面"人的运行移位"语义场时，指出："形象地说，区分性特征把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区别开，勾勒出它在系统中的位置，而积成性特征似乎是从内部填满这一位置，并把每一单个要素构建为它实际呈现的样子。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积成性特征就是 лететь、плыть，ехать，идти 每个词中被掩盖于'在陆地上—不在陆地上'、'借助—不借助工具'下面的特征。'不在陆地上'下面掩盖着'在空中'、'在水上'这样的特征；'借助工具'掩盖着'借助车轮'、'借助机翼'，而当'在陆地上'，'不借助工具'两个特征同时作用下，掩盖着一个积成特征——'徒步用脚走'。"[①]从这一解释中，可以看出，就区分性特征标明或显示某要素在系统中的位置而言，比积成性特征更为重要。(3)前面讲过，语言系统本质上是动态的，区分性特征在语言缓慢地发展过程中，不轻易变动，因为它的变化牵涉到其它相关单位，影响到系统，而积成性特征在不影响系统其他要素功能的前提下，在区分性特征允许的范围内，其变化要相对容易一些。以俄语的辅音|г|为例，由于没有擦音的对立，|г|向|γ|(浊后舌擦音)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显然大于向|к|(清后舌塞音)的可能性。产生像 бо〔γ〕атый，слава бо〔γ〕у 这样的发音，并不涉及语言系统的变动。再以 дядя 的词义为例，一般认为它有以下几个区分性特征：家族内亲属，非直系性上一辈的，男性成员。当 дядя 用来指叔叔、伯父、姑父(дядя по отцу)与

---

①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42—43.

舅父、姨父（дядя по матери）时，因为实际所指的变动不涉及区分性特征，并不产生新的义项，但不大可能转指父亲、侄子、祖父。在小孩以 дядя 称呼无任何亲属关系的男人时，由于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只能认定它是产生的新义。这样，区分性特征不轻易变动，并且可影响积成性特征的变化范围和发展方向；一旦它自身变化就产生新的要素，并涉及与其他要素的关系。

总之，区分性特征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是一种以语言事实为依据得出的、表示单位在系统中的位置、并影响该单位发展方向和范围的特征。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注意，对线性单位、甚至对集合类单位而言，所有的特征都是重要的，而且为使某一要素具象化"构建成为它实际所呈现的样子"，积成性特征是不可少的，没有爆破就发不出标准的 г，没有"徒步"这一义子 идти 就不再是"走"，倒是负面特征不积极参与这一构建过程。在系统中，在反映与其他要素关系上，积成性特征处于次要地位，并不是说它在交际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二位的，它在言语中完全可能被激活，被强调。如 Она пробовала идти к морю по горячему песку босой. 这里显然突出"走"的义子"用脚"，"光脚"，"徒步"走，而说话时却未必让人联想"走"是"不坐车"，"不借助交通工具"。最后，随着要素在不同等级系统中地位的变化，若有了新的价值取向，积成特征也可以变成区分性特征，如在整个语音系统中，在与元音对比时，г 的塞音特征，即成阻的方法显然也有区分功能。同样，在不及物动词中，当与静止状态动词对比时，人在"空间运行移位"也是用来区别 ехать，идти 等和 стоять，сидеть 的特征，正是通过在整个系统与各个不同要素的对比和联系，使人们接近掌握一个要素应包含的所有特征。

三　语言系统中的结构

3.1　对于结构的不同理解

а. 有的学者，如 Р. А. Будагов 认为："系统与结构是一回事，谁也说不清楚系统和结构的区别，F. de Saussure 并没有提出结构这一术语，他只讲系统。"[①]有人甚至认为结构这一概念是多余的。

б.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主张"应把结构理解为在整体范围内异类(质)要素形成的统一体。""系统是同类(质)互相制约要素形成的统一体。"[②]他在另一处又进一步指出"顶好把它们明确分开：系统——是水平方向的联系和相互制约，结构——这是垂直层面。系统是同类(质)要素形成的统一体，结构是异类(质)要素形成的统一体。整个语言则是通过结构形成的系统。"[③]事实上，异类(质)要素指执行不同功能的要素，它们之间的垂直关系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层次关系。而同一本体层次同类(质)要素彼此联系、制约形成的就是所谓子系统。整个语言就是通过层次关系把子系统组成复杂的多值系统。这种观点得到 В. И. Кодухов 等人的拥护[④]。

в. 流行得更为广泛的是下述看法："'结构'(structure)和'系

---

① Р. А. Будагов. Система и антисистема //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78. №4. стр. 3—14.

②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18. 24.

③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Принципы синхронн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Из кн.: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на открытом расшире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учёного совета Института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10.

④ В. И. 柯杜霍夫.《普通语言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第 178 页.

统’(system)以及它们的派生词，常常可以互换地使用，可是恰当的说法还是……用‘结构’专指横组合段上相关成分的集，用‘系统’专指纵聚合体上相关成分的类。”[①]R. H. Robins 这种提法代表了所谓伦敦学派的观点。“划分出结构与确立组合关系有关(结构是横向的、一维的)，划分出系统与确立聚合关系相关(系统是垂直的、立体的、多维的)。”[②]目前广泛通用的说法，如句子的结构、篇章的结构都是着眼于横向组合关系，而音位系统、语法系统则强调纵向聚合关系。上述用法似乎与这一观点吻合。

г.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系统自身的形成要求其组成要素处于静止状态，与系统不同，结构是动态的概念，而且比系统的概念更宽。它不仅制约完整统一体诸互相联系的要素的状态，而且(这是首要的)还制约它们的发展形式……把语言定义为结构比定义为系统能更准确如实地表明语言的真正本质。”[③]这种新颖的观点是力图纠正把语言看作一个纯粹静止的系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似乎与通行的对结构理解相去甚远，例如认为结构的概念比系统宽的观点，响应者就寥寥无几。

从 а 到 г，对结构这一术语的理解有很大差异，而且有的还互相矛盾，如结构在 б 项中是纵向的，在 в 项中是横向的。这里暂不评定其优劣。由于 а 项认为结构与系统不分，甚至可以不要这一概念，如果接受这一观点，在本节中讨论它就是多余的；而 б，в 两

---

① 罗·亨·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59页.

②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453.

③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62. стр. 69.

种观点，如果它们是正确的，那本书也在第三、五两章讨论过了，不宜赘述；最后一种观点实际上牵涉到共时与历时的关系，这在下一章研究。现在转入叙述现代语言学对结构较普遍的看法。

3.2 目前通行的对结构的理解

尽管对结构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在哲学和语言学文献中，广泛流行的理解是，系统是一定的结构和一定执行某种功能实体的结合，而结构则是系统的关系构架，是其要素之间的网络。”① Ю. С. Степанов 讲得更清楚：“系统被认为是统领其组成部分的统一整体，并由要素及联结它们之间的关系组成。系统内要素间关系的总和构成它的结构。因此说系统的结构是正当的。结构和要素的总和构成系统。”② 这些提法强调了两点：(1)结构不等于系统，而是它的组成部分；(2)作为系统构架和网络的结构是各类关系的总和。后一点似乎和通行的说法：“聚合关系形成系统，组合关系形成连贯话语”有一定差异。各类关系泛指聚合、组合、层次、衍生、替代、转换、分布、兼容、分解、整合等各类关系。但广义地讲，替代、转换也是一种互斥性的同异聚合关系，分布、兼容都是并存性的联结性的组合关系，各种跨层次单位的分解与整合也被看作构筑功能单位的垂直关系，再加上单位的结构模式，单位间的结合样板一类组合关系，也可以作为聚合的依据；因此认为结构是多维的、广义的聚合关系，也勉强说得通。语言这样一个多值的复杂系统，作为其构架和网络的结构不可能由一两种关系构成。然而，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453.

②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228.

也有人认为系统内特别是单一的子系统内的关系就是对立或差异。根据 F. de Saussure 的名言“差别造成特征，正如造成价值和单位一样”就把系统内的单位看成“区分性特征”的总和。这样，“系统＝结构＋要素”这一公式就变成：“系统＝结构（表示差别关系的总和）＋单位（由差别关系所形成的区分特征的总和）。”这就导致单位、结构，甚至整个系统都只由差别构成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F. de Saussure 说“语言中只有差别”了。显然，根据现行的理解：“系统等于要素加结构”这句话中的要素指的是作为集合类的单位，而结构也包括各种复杂的关系，即使基于差别对立关系，由同类（质）单位建立起来的简单系统中，系统也只能等于区分性特征形成的结构加上由积成性特征构成的单位，而不是只有差别。最后，应注意由于系统和结构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当人们说，从系统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现象时，是兼顾要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当说从结构出发时，则主要着眼于后者。

3.3　语言结构和语言学结构

上面谈了对结构的理解，但对结构本质的认识，还有不少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是结构创造了单位，还是相反？它是客观的实际存在，还是主观的方法？关于结构主义的讨论远远超出语言学的范围，这里只能最简明扼要地阐述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一方面，**В. М. Жирмунский，В. А. Звегинцев，А. А. Уфимцева** 等人强调“现实中的事实（其中包括语言事实）的同和异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创建了系统，而不是系统和关系创造事实和构成要素”[①]；

---

①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62. стр. 71.

而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强调："语言的实质，事实上只有通过其相互关系，并在系统范围内加以考察才能确定，系统组织并统辖它们。它们之所以成为这一现象，仅仅由于它们是结构的要素。"[①]看来，前者是从物质来源上，本体产生上，强调单位及其特征先于结构；后者是从在系统中地位、价值的角度，来考察作为其要素的语言单位及单位的特征；因此，主张结构先于单位。J. Piaget（皮亚杰）在谈到"结构主义主要地乃是一种方法"，以及"人类要等待这么久才发现有可能使用这种方法"时说："首先是因为人类智慧的自然倾向是从简单到复杂地逐渐进步的，因而在分析工作遇到困难叫人不能不承认之前，是不知道有种种相互依存关系和整体系统的。其次，是因为结构之为结构是观察不到的，结构所处的不同水平，必须通过抽象形式的形式或第 n 次幂的体系才能达到的；这就要求作出特别的反映抽象的努力才行。"[②]这样，客观存在的结构虽然比实体单位更为稳定、普遍，因而更能体现系统的本质，但它却是极其复杂、隐蔽难见，因而要借助一种叫做结构主义的方法或理论去把握它。各个学者基于相同的事实（包括语言事实）建立起来的各种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其结构有不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有着不同程度的主观成分[③]。因此，有必要在语言学中，分出不加修饰语的、本体的结构和语言学的结构。语言学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概括方式表示其对语言结构的认识，这些认识往往是有差异的，更多的情况下是互相补充的，因而可能共同接近反映

① Э. Бенвенист.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Москва. 1974. стр. 23.

② J. P. 皮亚杰.《结构主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第 97 页.

③ 关于结构的主观性、心理学的结构观念是个很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感兴趣者可参考皮亚杰"结构主义"一书第四章。

语言单位在不同子系统中的各类关系。这里，可借用皮亚杰的一句话："用形式化表示结构乃是理论家的任务，然而结构本身对于理论家而言是独立的。"[1]

下面介绍几种有影响的语言学结构。

a. 对立结构（оппозитив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这是一种认为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差异或对立，并通过这种结构观去描写语言系统。这种观点首先由布拉格学派采用来分析语音系统。对立可分为：(1)正负或有无对立（привативная оппозиция）：两个对立要素之中，一个具有某种特征，叫做有标记项或有特征的成分（маркированный，или признаковый член），另一个成分却没有表明有无该特征，相应地叫做无标记项或成分，如〔б〕与〔п〕的对立。前者有声带震动这一标记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如在词末，它可以被消除，因而称做可中和特征（нейрализуемый признак），此时它不再与无标记成分形成对立。试比较 тру́|б|ы（喇叭）- тру|п|ы（尸体），以及两者的复数二格的发音都是 тру|п|. 有许多学者用正负对立来解释完成体与未完成体，复数与单数一类语法范畴；P. O. Якобсон 还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名词的格的对立。语义学也广泛地用它进行义子分析。(2)级差对立（градуальная или ступенчатая оппозиция）：对立的诸成分同具有某一特征，但有程度上的差异。如俄语元音|а||о||у|有舌位高低，口腔开度上的差别。级差对立必须出现在两个以上的成分之中，特征程度最大和最小的成分叫做边缘项，其余的称做中间项。事实上，许多词义序列都包含着级差对立。Ю. С. Степанов 在讲同义词、反义词关系时，曾举了一个

① J. P. 皮亚杰.《结构主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第 2 页.

例子：истощённый（－4 枯槁的）——тощий（－3 干瘪的）——худой（－2 瘦削的）—сухопарный（－1 清癯的）——нормальный（0 正常的）——упитанный（＋1 营养好的）——полный（＋2 丰满的）——толстый（＋3 肥胖的）——тучный（＋4 臃肿的）。一般都认为"正常项"的左右两侧带负号和正号标记的分别是表"瘦"和"胖"的同义词系列，而有正号和有负号标记的词彼此又构成反义词。但从级差对立的角度来看，相邻两个中间项特征程度差异最小，随着它们在系列中位置距离加大，特征差别也加大，而两个边缘项的特征则截然对立。这样，就可以从一个词在级差对立结构内的位置来说明它的价值和功能。(3)等值或均等对立(эквиполентная оппозиция)：两个成分在逻辑上是平等的，不靠某单一特征的有无或程度上的差异相区别，如|ф|和|к|，它们在发音部位上（唇齿与后舌）、发音方法上（擦音与塞音）双重对立，因而没有对立中和的问题。前面2.3所描述的ехать（代码为111)→плыть（代码为100）也是等值对立。也有人认为等值对立虽然是常见的类型，但不是基本对立类型，因为它可以还原成为正负对立和级差对立。有的对立特征，如有无颤音只出现在一组孤立成分之间，如俄语中|р|与|л|，而有的则成为构成一系列对偶成分的特征，如有无噪音（声带震动）形成系列的、对偶型的清浊音位。显然，后一类特征在形成音系结构中的作用更大。持对立结构观点的语言学家在描述语言系统方面取得不少成就，但也有不少争议[1]。

б. 分布结构（дистрибутив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20世纪20年代美

---

[1] 参阅：信德麟."特鲁别茨科伊的音位观"//《外语学刊》，1985，№1.

国描写语言学(дескрипти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提出的主张,根据语言要素的分布来确定语言单位和建立语言系统。分布指某一要素在言语中可能出现的、环绕其周围的同名要素的总和。这一学派把描写的重点放在音位和词素层次上。在本书确定语言单位时,已多次采用了分布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分布。(1)对照分布(контрастная дистрибуция)指任何同一层次上若干单位出现在完全相同的分布条件下,彼此又有互相区别的功能。此时可以判明,它们是不同的、独立的单位。如 ток(电流)与 док(船坞),взят 与 взять("拿"的被动短尾与不定式)。在以上两组词中,辨义功能只能分别由同在词首的清浊辅音和同在词末的硬软辅音完成,因为其他的音位组成完全一样。在同样的对照分布下,可判定属于不同词素的两个形素。如 обез вод и ть(使无水,使脱水)与 обез-вод-е-ть(变成无水,失水);в ход 与 вы-ход. 其中的 и 和 е,в 和 вы 分别是表"役使及物"与"非役使不及物"意义的后缀,和表"入"、"出"方向的前缀等等。有时,对照分布还用来表一类单位和另一类单位的区别。如 Быстро я ~-у домой. 在词尾~-у 前出现的词根(或词干)只能是 ид-,бег-,ед-,леч 一类表"运动"的;而不是 сид-,леж-,стоj 一类表"状态"的。这也是在第五章中所说的,分布作为组合关系的类型,可以用作形成聚合体的依据,并使其有别于其他聚合体。(2)互补分布(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дистрибуция)指任何同一层次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所出现的位置,永远不处在相同的分布环境下,正是以出现位置的互斥,分布上的互补为依据,把这些要素看作同一单位的变体,而不是各自独立的单位。如俄语中的音位 и 与 ы 只能分别出现在软、硬辅音之后,表示"人"的后缀-чик,щик 分布不同,前者只出现以 д,т 为结尾的生产词干之后,

如 лётчик，докладчик；在其余的情况下，用-щик，如 танцовщик，обманщик，因而它们只是同一单位在不同位置上的变体，这在第四章已详细讲过了。(3)可称做雷同分布，一般文献中称为自由变异(свободное варьирование)。指任何同一层次两个有某种物质差异的要素可出现在同样的分布环境下而没有辨义、表义的功能区别。如俄语中的 г 与 γ，-охоньк 与 ошеньк-，кой-与 кое-，-ей 与-ею 等，上述音素或同名形素都可以出现在相同的分布中，互相置换不会引起功能变化，从而构成一个单位的自由变体(或称变异)。分布分析广泛用于把线性单位概括为集合单位(详见第四章)。

в. 符号结构(сем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既然词语有一些符号性质，因而也可能把语言系统看作符号系统，其结构就等于各类符号关系的总和。那么，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应该着重考察哪些关系呢？概括说来，就是符号内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本书所描述的各种关系，很多都与此有关，这里只谈一些符号学结构的基本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来考察具体的特定情景下进行的言语活动，在交际过程中，有着符号性质的词语(在一些人的眼中，词就是符号)，执行三类不同的功能：(1)给特定情景中的事物、性质、性能、动作、状态、数量、关系以名称，词语作为它们的代表进入交际过程，这就是词语的称名功能(номинация)；(2)把有称名功能的词语联结起来，以反映说话人要交流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如 Васька — кошка；Заря — красавица；Вода — холодная. 就是词语的所谓述谓功能(предикация)；(3)一些词语把所称名的事物，所反映的现象以说话人为参数，定位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如 я(我)是任何说话人的自指，здесь(此地)是说话人的所在地，сейчас(现在)是说话人说话的

时刻。这些词语 я，здесь，сейчас 和执行述谓功能与称名功能的词不一样，它们所指代的对象、时、空因说话人而异，无固定所指，但却执行定位功能（локация）。受上述定位功能的作用，所指不定的词语还有其他人称代词，表示远、近、左、右、昨天、明年、过去、将来一类词语等等。当脱离开具体言语活动，由言语逐渐形成语言时，上述词语的功能就在扩大深化。（1）首先，当词语指不同交际场合同类的、有时是不在场的现象时，它与后者的关系就不仅仅是称名功能，这时的词语，就不是简单的语音物质代号，而必须是表示一定的意义的符号。此时的词语应有表义功能（сигнификация）。这种词语就有着名称、事物和意义三者的复杂关系，也就出现了本书在第二章中所讲的符号内的能指与所指的层次关系，即以物质符号为能指时，其所指为词义；以包含词义的语言符号为能指时，其所指为射指的一类现象（或外延意义）；而包含语音物质、词义、射指的言语符号作为能指时，其所指是话语中的实际事物：单个的或整类的、确定的或不确定的。此外，根据词的形式特征、包含的意义及所反映客体的性质所划分的词类，如俄语中的静词与动词，各词类内部的各种范畴，如名词的性、数、活物与非活物、动词的及物与非及物范畴，这些都涉及到符号内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其中有些意义的形成，反映了语言使用最初的、特殊的观点，如 парта（书桌）是阴性，дрожжи（酵母）是复数，покойник（死者）为活物名词，表示状态的 содержать（含着）和表关系的 обуславливать（制约）为及物动词，这大概是把人、可数事物和具体动作的某些特点转喻性地用于其他现象。所有这类能指、所指的关系就相当于符号学中语义学（семантика）的内容。（2）同样，表示说话人确定的述谓联系，当脱离开具体的言语活动，就可形成泛时的修饰关系，如 Заря-

красавица、холодная вода. 从词语的述谓功能出发，转而形成一般词与词间的非述谓性的联系，直至任何符号间的组合关系。由于在不同情景下，反映各种现象的交际过程中，使用的词语往往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从而引起联想对比，形成词语之间的聚合关系。词语间的这两类关系就相当于符号学中结构学(синтактика)的内容。(3)当词语在执行定位功能时，可能脱离当下的言语活动，不以说话人为参照的系统，而以客观存在的人、物或事件为参照系，形成广义理解上的 он、там、тогда 的时空定位系统。比较 Маша живёт далеко/вдалеке от города; Маша вышла замуж в позапрошлом году/спустя год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отца. 这样，语言中就有两套执行定位功能的词，只有 я — здесь — сейчас 这个系列的词才与说话人有关。另一方面，即使此类定位功能，也只反映词语与说话人的关系的一部分。词语还广泛反映说话人对话语内容的意图、态度、感情，这将在第九章讨论。所有说话人对词语内容的态度或关系，构成相当于符号学中语用学部分(прагматика)的内容。概括地说，一些学者认为语言系统具有符号性质，系统的结构就体现在词语符号内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词语符号之间的关系以及词语所反映的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这些关系的总和就是语言作为符号系统的结构。

参考文献

1.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2.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3.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4. Р. А. Будагов. Система и антисистема //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78. №4.

5.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5.

6.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Принципы синхронного описания языка. Из кн.: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на открытом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ученого совета Института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7.

7. В. И. 柯杜霍夫.《普通语言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8. 罗·亨·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9.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62.

10. Э. Бенвенист.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Москва. 1974.

11. J. P. 皮亚杰.《结构主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第七章　语言的发展

共时与历时

静乃静动，非不动也。

王船山

静态与动态之间的关系是决定语言思想的最基本的辩证法之一。

P. Якобсон

语言首先是不断变化的，但它们只有不变才能发挥功能。它们存在的每一时刻都是暂时平衡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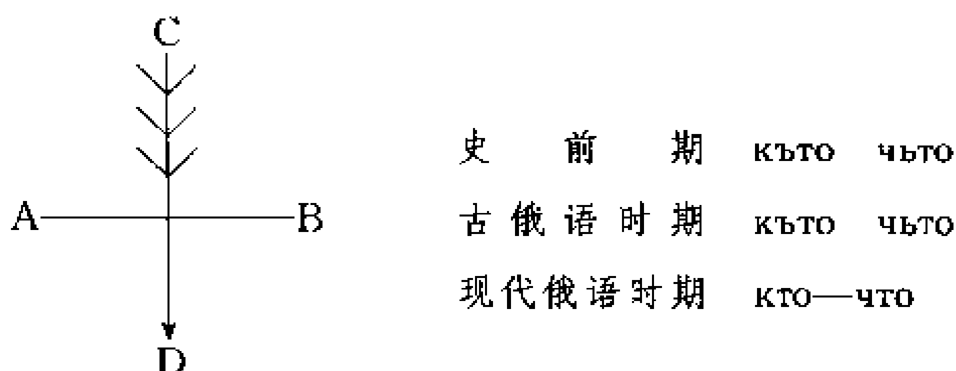
Ch. Bally

一　共时与历时

西语中的 синхрония 与 диахрония 两个词来自希腊语 synchronos 与 diachronos，词素 syn 表"在一起"，dia 表"穿越"，而 chronos 表示"时间"。这两个词有"同一时间"——共时与"穿越时间"——历时的意思。这两个术语也是 F. de Saussure 提出的，现在就从他谈起。

1.1　F. de Saussure 的观点

a. 共时与历时的对立　他认为共时态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横断面，它涉及同时存在的语言单位及其相互关系，并将一切时间干预、单位演化的因素排斥出去。历时态是语言发展中的演化过程，历时态将系统中单位相互关系的因素排斥出去，因为“系统从来不是直接改变的，它本身不变，改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①]。他用下图来说明同时轴线上共存的不同单位 A 与 B 和连续轴线上发生演化的同一单位的两种状态 C 与 D.



用俄语的例子来说明，“谁”和“什么”的区别，在史前期代词系统中，是通过弱化元音 ъ 与 ь 的对立来实现的；在古俄语时期由于 к 在前元音 ь 之前变为 ч，两者的区别的方式变化了。最后，由于弱化元音 ъ 与 ь 的脱落，在现代俄语中，它们的区别体现为人所共知的 к—ч 对立。从共时的角度研究现代俄语，仅注意 кто 与 что 在形式、意义和功能上的区别和相互关系，而不问它们在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而从历时的观点来看，只考虑同一个 къто 或 чьто 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不涉及同一系统中其他要素的状态。F. de Saussure 着重指出，“这两种观点——共时观点和历时观点——的对立是绝对的，不容许有任何妥协。”[②]

---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第 124 页.

② 同上. 第 122 页.

б. 共时态比历时态重要　F. de Saussure 指出"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因为对说话人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①]说话人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来掌握，他必须知道所需要的语言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如俄国人应知道，лошадь 是"马"，собака 是"狗"，它们分别有着意思相近的词 конь 或 пёс；день 和 дни 分别表示"日子"的单、复数，但对这些词曾有过的历史演化，他可能完全不知道，如 лошадь 与 собака 分别是由突厥语和伊朗语借来的词，单数 день 的词末，复数 дни 的辅音之间，曾有过弱化元音 ь 和 ъ。知道这些历史的人在交际过程中比起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并不占有什么优势。静态共时研究可以而且应该一下子涉及所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而历时研究却不可能作到这一点，因为变化从来不会立即同时在整个系统中出现。他以下棋为例"在一盘棋里，任何一个局面都具有从它以前局面摆脱出来的独特性，至于这局面要通过什么途径达到，那完全是无足轻重的。通观全局的人并不比在紧要关头跑来观战的好奇者多占一点便宜。"[②]因此要描写某一语言发展的某一横向断面，就像描写下棋的某一特定局面，完全没有必要回溯过去。由于 F. de Saussure 强调语言比言语重要，而语言各要素必须在同时轴线上发挥功能，因此"要集中在某一个状态才能把它加以描写或确定使用的规范"，而不能"老是跟着语言的演化转。"[③]不难看出，他认为共时研究比历时研究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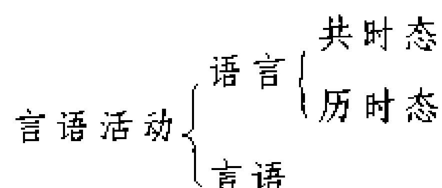
в. 共时态、历时态都是就语言而言，言语没有这种区别。F. de Saussure 曾用下图表示他的观点：

---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第 130 页.

②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第 129 页.

③ 同上. 第 120 页.



在第一讲中已经讲过，作为行为的言语，转瞬即逝，作为产品的言语，一经产生，即凝固不变，均无演化可能。只有语言才可能分为共时态和历时态。F. de Saussure 把这一区分看做继语言、言语分叉之后的“第二条分叉路口”，为了保持对语言系统的描写，他主张优先选择通往共时态的道路。

1.2 F. de Saussure 之后对共时、历时的观点

共时、历时的观点影响很大，被广泛采用；后继的学者给它作了一些补充、修正和发展。

a. 目前认为语言是不断演化的执行功能的系统，演化是绝对的。但作为交际工具，语言又是相对稳定的。正像 Ch. Bally 所说：“语言首先是不断变化的，但它们只有不变，才能发挥功能。”[①] 因此可以假定语言有一个排斥变化的共时态。这样，共时态既可看作描写语言的假设前提，又可以看作研究语言的角度和方法。此外，应注意两点：共时并不完全是局限于某一个时点的同时关系，而是指一个语言相对平静稳定的时期，即 F. de Saussure 所说的“稍稍长的特异共时”[②]；另外，共时研究不完全等于现时研究，尽管后者是最重要的共时研究。

б. 历时研究并不完全是针对个别语言单位的变化。一方面，因为语言单位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个别要素的演化，通过类比

---

① Ш. Балли(Ch. Bally).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вопросы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29.

②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第 131 页.

(аналогия)，会牵涉类似相关的要素，有时甚至涉及整个系统；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和必要研究语言系统的演化，其方法是研究历史上几个横断面，即若干以明显特点互相区别的共时态，然后再研究它们之间的衔接与过渡。正像 J. Lyons 所说："横序描写占优先地位的原则，一般还被理解为有进一步的含义，就是纵序描写须预先假定先前有各种状态的横序描写，这些状态是语言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过的"(详见参考文献 3)。下面举个例子来说明。

在 10 世纪中叶前，古俄语中共有 11 个元音即 и，ы，о，е，а，ě(用字母 ѣ 表示)，ǫ，ę(字母为大、小尤斯)，ъ，ь(弱化元音)。经历过哪些演化，俄语元音系统变成现代的 5(或 6)元音系统呢？

首先，在文字出现前，约在 10 世纪，鼻化元音就开始消失，尽管以后在书面上还通过大、小尤斯反映出来[①]。这两个来源于元音＋鼻辅音音组的鼻化元音已丧失鼻化特点而改发为 у 与 ä，而来自前元音的 ä，后来由于只出现于软辅音后变成 я(ʼа)，如 звук(试比较 звон)，ребята(试比较 ребёнок)。

其次，在 12 世纪中期到 13 世纪初，弱化元音在弱位上(指在词末、在有强位弱化元音及全级元音音节之前)消失，如 столъ，конь，бьрьвьно，чьтьць；而在强位上(指在重音音节之中或在有弱化元音音节之前)，则 ъ＞о，如 сънъ＞сонъ，дъску→доску，相应地 ь＞е，如 дьнь＞день，бьрьвьно＞бревно，чьтьць＞чтец(弱化元音下面的－与＝分别表示弱位与强位)。

最后，前中元音 ѣ(ě)，在史前期发音可能近似 ие，是一开口度

① 大、小尤斯的形状分别相当于汉字的"又"下面加阿拉伯数字"1"，及汉字"人"的下面加字母"T"。可参阅《大俄汉词典》ю条。

狭窄的长音，它广泛出现在 хлѣб，тѣло，лѣс，къ мънѣ，къ женѣ 一类词和词形之中。从 13—14 世纪起，在一小部分方言中 ѣ>и，而在大部分方言中，首先是在重音下 ѣ>е，如 бѣжать>бежать，тѣло>тело，但在少数词或词形中还保留 и 的形式，从而形成现代俄语中的 и/е 交替，如 сидеть/сести，дитя/дети. ѣ 所表示的元音也就随之消失了。

这样，上述五个元音就先后消失了。此外，11 世纪以后，原来无硬软对立的半软塞音在前元音之前软化，出现 п′，б′，м′，в′，т′，д′，逐渐形成硬软音位的对立（с，з，р，л，н 原来就有硬软对立），而在这种情况下，ы 和 и 的分布位置互斥，它们分别只出现在硬、软辅音之后，从而变成一个音位的两个变体。在上述种种变化之后，就由古俄语中的 11 个元音组成的元音系统，演化成现代的含 5 个元音的系统（把 ы 看做音位 и 的变体）。

в. 共时与历时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不容妥协。诚如 J. Lyons 所言，“纵序描写须预先假定先有各种状态的横序描写。”这在前面已举例说明了。另外，共时研究要绝对排斥时间的干预，也很困难。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说：“一定时代的语言——这指的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语言，即它包含着历时的因素……因为就本质而言，时间要素渗透在语言之中。这样，共时的语言系统不可避免要在时间中加以考察。”①在特定情况下，把历时观点注入共时研究是有益的，它有助于解释许多现象。从共时角度很难解释：为什么 черти，соседи 这两个阳性名词，复数一格以 и 为结尾，并按软式变

---

①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По поводу конверсии в английском языке //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языки в школе. Москва. 1954. №3. стр. 16.

化呢？成语 среди бела дня 中 бела 是什么形式？копейка 是否从 копьё 派生来的？如果是，为什么该中性名词的指小表爱形式会是阴性的？等等。但历史可以告诉人们，原来有一类名词的复数一格就是以 и 为词尾的，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它们转而采用复数四格词尾 ы，如 стол 的复数第一格 столи 变为与四格相同的 столы，而 соседи，черти 则保留原来的形式，并受 тетради 一类阴性复数名词的影响，转而采用软式变化；而古俄语中短尾形容词不仅可用作定语，而且有性、数、格的变化；又 14 世纪铸成的表示 1/100 卢布之硬币，叫做 копьё（戈比）或 копейко（指小形式），因这种分币上有华西里大公手执矛枪（копьё）的图像而得名。由于当时表其他钱币单位的名词，如 гривна，куна，резана 都是阴性，受其影响，копейко 也改为阴性 копейка. 在一些习语中还说 Ни копья нет（一文不名），Не стоит ни копья（一文不值），都表明 копьё 与 копейка 的关系。由此可见，一个时代中某些不规范的、不规则的现象往往是过去时代旧规范、旧规则的遗迹，它也可能孕育着下一个时代新规范、新规则的萌芽。从一种规范、规则到另一种规范、规则，这本身就体现出语言的发展与变化。此外，某些语义和构词现象，既表明历时演化方向，如多义词内一个词义派生另一个词义，或构词链上一个词派生另一个词，又体现它们彼此之间有共存相互关系，因为它们是同一个词语义结构或同一构词模式中的组成要素。

二　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因

语言不断演化是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人们的言语行为以及由其产生的言语产品，必须要反映交际内容的变化，这最终

会导致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也发生变化，否则语言将失去其基本功能。眼前不断涌现出现的新词汇，如“网民”、“下载”、“物业”、“知识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报载“使图书和杂志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的出版物是杂志书（mook＝magazine＋book）。这种出版形式兴起于1976年，按杂志渠道发行。可以登载广告，但不必像杂志那样受发行日期制约，能够在书店里长期销售，内容是生活和美术。”[①]英语词mook（杂志书）和先于它产生的motel（汽车旅馆）一样，都是应交际需要而产生的。其次，即使对那些没有发生变化的现象，人们对它的思考、感情也在变化。著名语言学家E. Cosseriu认为问语言为什么要变化就等于问：“为什么有更新表达的需要，为什么人们不局限于思考与感受已有的内容。”作为思想感情的直接体现物，话语也必然随着前者的变化而变化，最终，这些变化也会反映到语言中来。这主要体现在对待词的内在形式和感情评价上。B. B. Виноградов说：“词的内部形式在历史上是变化的。它受制于一代语言、一代风格所特有的对待事物的方式，也取决于语义系统各要素间的关系特征。”[②]例如斯拉夫人因居住在Слова河沿岸而得名словянин（现在的славянин是由于o的a音化反映在拼写上的结果）。后来由于联想，把словянин和слово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会说斯拉夫语的人”或“说话能为斯拉夫民族所理解的人”的意义。与此相对，把一切从外国来的人都称为немец，即“不会说斯拉夫语或说话不能为斯拉夫所理解的

---

① 参考消息，1997年11月19日第6版。

② B. B. Виноградо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47, стр. 18.

人——немой〔哑巴〕。"[1]后来，немец 语义缩小，专指德国人。当然，现在说俄语的人已不会把 славянин 和 немец 与能否说话联系起来，它们原有的内在形式也起了变化。另外，随着对事物价值观的变化，苏联解体前后一些词汇的褒贬评价和感情色彩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 капитал，религиозный，рынок，собственник имущества（财产私有者），диссидент（持不同政见者）。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民族思想、感情的变化也会反映在对词语的内涵理解和感情评估上。

如果说前面说的是，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思想的现实，为了执行其功能，而不得不变化；那么，语言由于它自身是一个或然性的、开放性的系统，从而为变化提供了广泛的可能。

2.1　语言发展的内部因素

很多学者如 М. В. Панов，И. П. Мучник 等人指出语言自身固有的矛盾，它包含二律相背（антиномия）的现象，从而进一步指出语言发展内在的需要和动力。但应强调指出，以下所举的矛盾并非具体语言单位变化的直接原因。

a. 能指与所指的矛盾　С. О. Карцевский 说："它们（能指与所指）虽然成对匹配，却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正是由于符号结构的这种不对称的二元性质，语言系统能够演化。"[2]荀子《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也说明能指、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不稳定的、可改变的。这样，语言单位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或

① 杨隽，《俄语历史语法概论》，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 66 页。

② А. Е. Супрун.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инск. 1983. стр. 350.

能指或所指都可能发生变化，使后人难读古音，不明所指。于是汉语中，一方面就有考据汉语词汇音韵变化，探源求本，以恢复今音的古貌；另一方面则探索其所指的演变，溯流究源，顾名思义，因形象而求意理，因意理而得指归。汪曾祺有一篇散文叫"葵、薤"[①]。作者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受感动，但对"采葵持作羹"一句产生怀疑，因为葵（葵花、向日葵）是不能作汤的。后来他从明人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中查出"葵"当年指的就是现今的"冬苋菜"。这就是所指由冬苋菜变为向日葵；又读汉挽歌《薤露》有"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还复滋，人死一去何时归？"薤是南方人食用的鳞茎植物，名藠（jiao）头，据作者调查，它在山西、内蒙一带叫做 haihai，但写作荄荄，荄是现在不用的字，本音 gai. 同一个所指——藠头，却因时空的变异，其能指分别叫做 gai，hai，jiao，xie. 汪曾祺先生的这篇文章正好说明能指与所指的矛盾和两者的变化。俄语中这类例子也很多。如 живот（肚子）原来指"生命"，此义尚保留在成语 Не на живот，а на смерть（不顾生死地）之中，красный 由"美丽的"转而表示"红色的"，它取代了同义旧词 червонный（由 червь 而来），而其旧义仍保留在 красная девица，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 一类搭配之中。而古俄语中的 об-вязать（责成），жив-ти（生活）则由于开音节规律导致辅音脱落，变成现代 обязать 与 жить. 同样，像 гибель，кислый 一类词在后舌音 г，к，х 软化之前，都曾有过 гыбель，кыслый 的发音。

6. 语言的形象化与程式化的矛盾　说话人总是力求增加话语的表现力，以期引起注意，博得好感，激发情趣，收到引人入胜的效

---

①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受戒"》．南宁．漓江出版社．1993．第80页．

果，这样就为各种类比、转喻敞开了大门。然而西谚说"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Всякое сравнение хромает)，故而形象化可能导致不够准确，因而语言又力图程式化，把创新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保证交际顺畅无误地进行。这可以说是生动表现功能与稳定信息功能之间的矛盾。然而就语言演化来说，追求生动形象是矛、是动力。俄语中把煤炭、水力、森林分别说成 чёрное，белое，зелёное золото(黑色的，白色的或绿色的金子)。毛泽东同志说："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们不是文化团体，而是武化团体"，都增加了词语的表现力。追求生动表现力是一种永恒的现象，即使是曾经生动新鲜的词语，也像铜币一样，投入运转越久，其形象就越模糊，光泽就越暗淡，从而被更有新意的词语所替代。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俄语中有一成语 Лень впереди кого-нибудь родилась，即"某人天生的懒惰"，按字面意义是"懒惰先某人而生"。А. И. Чехов 在一次给友人信中，自嘲疏懒，把成语改为：По-видимому моя повивальная бабка имела дело сначала с ленью，а потом со мною.(看来，产婆先接生的是懒惰，后接的是我。)这些话读起来令人感觉新鲜活泼，幽默有趣。这也可算作形式主义文艺家所说的"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吧！F. de Saussure 说："语言只保存言语中极少部分的创造，但能持久的创造还是相当多，所以过了一个时代，人们可以看到，许多新形式使词汇和语法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面貌。"[1]

в. 言语实践中所确立的规范和语言系统所提供潜在可能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语言结构提供了各种词形变化、构造词汇的可能

---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5. 第 238 页 .

模式，随着语言的演化，通过类推原则，一致化过程的结果，使这些已有的模式可能简化趋同，变得合理，易于运用。言语实践往往从若干可能模式之中，选择一种作为规范，尽管选择未必理想，但一经决定就难于更改。例如俄语中有许多不规则变化的动词，如 есть（ем，ешь，ест，едим，едите，едят），дать（дам，дашь，даст，дадим，дадите，дадят），比较级 лучше，хуже 等等。正像 F. de Saussure 所说："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1]这些例外也是对上述语言系统合理化过程的抗拒。而且越是常用的词越保守。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们使用频繁，对日常交际十分重要，须臾难离，不可能朝夕不一，今是昨非。这就像汉语中人名、地名、成语容易保存古音古义一样[2]。这也给初学外语的人带来不小的困难，如把 давать 的变位形式误说成 даваю，даваешь 等。在构词方面也是如此，俄国孩子会把"骑马的人"说成 лошадист（应为 верховой，或 наездник），把"不说话的人"叫做 молчатель（应为 молчун 或 молчальник）。此外，他们还以为猫的复数是 котёнки，而不是 котята，孩子们这种用法代表着趋同化、合理化的要求，这些用法有着语言系统提供的可能与依据，不无合理成分。著名语言学家 И. 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说过："……孩子们瞻望语言未来的状态，只是后来为了逐渐顺应周围人的规范语言，才所谓开倒车。"[3]

г. 在信息代码中符号数量多少与话语长短之间的矛盾　在交往过程中，一般都希望能长话短说，因此把一些常用的词组进行压

---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第 110 页.

② 如张各庄（"各"为"家"的古音）、番（pan）禺、区（ou）唐亮、短兵（兵器）相接。

③ А. Е. Супрун.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инск. 1983. стр. 352.

缩、简化。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缩略词、简化词。如 МГУ（莫斯科大学），Компартия（共产党），甚至有国际通用的缩略词 WTO（世界关贸组织），SOS（紧急求救），汉语中的四化（建设），彩电（彩色电视），这类新词越来越多，它们的增加，减少了对事物的描写，压缩了能指，自然就缩短了话语。但与此同时却增加了记忆和理解的负担，例如，一开始接触这类词汇的外国人必须知道并且记住 МГУ 是莫斯科大学而不是莫斯科国立百货商店，因为“百货商店” универмаг 也以元音“у”开头。同样，要知道汉语中的彩电指的是彩色电视，而不是指彩色电影。有时候则出现相反的情况，为了减轻记忆的负担，宁肯不用现成的词汇，而采取描述的方式，而把话说得冗长一些。现代俄语中 шурин（内兄、内弟），деверь（大伯子、小叔子），золовка（大小姑子），невестка（嫂子、弟媳、妯娌、儿媳）一类词很少用，人们更倾向于用 брат жены，сестра мужа 等描写式的词组来表明所指。总的说，内涵复杂而使用频率低的词容易被词组描写取代，而日常通用且使用频率高的词组则有倾向缩略为新的词语，语言也就在这对矛盾中演化前进。

д. 说话人与受话人的矛盾　在交际中，说话人力求减轻由思想到话语（мысль→текст）这一过程的困难或麻烦，如俄语中把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说成 сан санч，把 театр（剧院）说成〔т'атр〕〔т'ат〕或〔т'атър〕，把“А лабораторку ты окончил?”（实验你做完了吗？）说成“А лабораторную/лабу ты окончил?”，把“拿罐头刀（консервный нож）来”说成“Принеси мне открывалку/чем открывать/открывашку/открывать!”，把“买两张 18 点的 10 排的票”简化为：“Два на 18，ряд десятый.”类似的简化往往要求对方也有相应的语言及背景知识，否则，像 т'ат，лабу 一类现象就会使

听者感到困惑。但从听者的立场出发，则力求减少从话语到思想(текст→мысль)这一过程的困难，要求对方所传达的信息尽量明白清楚，减少或排斥不确定的困难，有人把这叫做"反熵"①。总的说，交际的圈子越小，如在家庭、同学、同伙人之间，由于彼此熟悉、背景知识相近，说话人的利益就越易照顾；而在宣讲、广播、外交新闻发布会一类正式场合，就要照顾不同组成和各种要求的听众，因而应使言语规范、准确。心理语言学家 Л. В. Сахарный 指出，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效率和可靠就其本质而言是互相对立的两个参数。效率越高，可靠性就越低，反之亦然……交际者似乎应在两难之间保持平衡，以期达到既有相当效率，又足够可靠……每次正常的言语中，两者大体上各占一半。"②这段话对前述的一些对立矛盾(в、г、д 项)作了补充注释。

2.2 引起语言演化的外部因素

下面谈的都是导致语言变化的一些外在的、直接的原因，由于它带有偶然的性质，和语言系统内部及其与使用者的固有矛盾无关，也有人把它们叫做语言发展的外部条件。

a. 民族交往、语言接触往往导致彼此影响，最常见的就是吸收其他民族的词汇。如现代汉语中的"胡同"、"站"均来自蒙古语，据资料记载，这两个词都是元代借用的。"胡同"是蒙古语水井的音译，也叫衚衕。衕的古音与义均与"巷"(hàng)同，指共同使用一水井的住家街道；在元代以前汉语中用驿表示"站"，据说，明朝曾

① Pike 认为，当平均信息量少到使交际受影响时，省力原则必然走向反面，新形式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反熵作用。见《国外语言学》，1992 年 1 期，胡壮麟《位与非位》一文。

② Л. В. Сахарный. Введение в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у. Изд-ство ЛГУ. Ленинград. 1989. стр. 20.

下令把"站"改回"驿",但由于已沿用成习,难以改正,倒是在某些地名和日语借用的汉语词中,保留了"驿"。如四川的地名龙泉驿,日本的东京驿(车站)。像"牙碜"、"外道"、"耷拉"(下垂)、"打发"等一些生动的口语词都来自满语。自西洋文化东渐以来,汉语不断地吸收印欧语系的各类词语。如沙发(sofa)、扑克(poker)、咖喱(curry)、雷达(radar)、拷贝(copy)、尼龙(nylon)、坦克(tank)、苏维埃(совет)、布拉吉(платье)、纳粹(Nazi)、法西斯(fasces)等等。俄国人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与外族交往,在俄语中也吸纳许多外来词,例如通过与鞑靼人交往而吸收的突厥词,如лошадь(马)、табун(马群),аркан(套马索),буланый(浅黄色的"马"),каурый(淡栗色的"马")等。彼得大帝时期向荷兰借用的造船术语,如бак(前甲板),грот(主桅),фок(前桅),лоцман(引航员),руль(船舵),гавань(港湾)。许多生活中常用的词,从历史来源来看都是外来词,如командир(指挥官),лагерь(阵营),галстук(领带),шляпа(礼帽),редька(萝卜),картофель(土豆)等均来自德语;像вокзал(车站),клуб(俱乐部),парламент(议会),лифт(电梯),фокстрот(狐步舞),рельс(轨道)等则来自英语;而ботинок(皮鞋),гардероб(衣帽间),бульон(肉汤),котлета(肉饼),салат(凉拌菜),пьеса(戏剧),балет(芭蕾)等来自法语。上述词在发音上、形态变化上已经俄语化,这也表明俄罗斯人与这些民族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在文化上与西欧的联系。民族交往与语言接触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清楚,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因相互影响而演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6. 许多学者用生理上的条件来解释语言的变化,提出所谓"省力原则",认为语言演化的原因是人的惰性使然(Причина

эволюции языка — это лень)。引用得最多的例子是语音方面的，如相邻辅音的同化：如 сбить〔з'бит'〕（打下），лодка〔лóткʌ〕（船）这两个词中为了"省力"，易于发音，产生了逆向性的浊化与清化；сшить〔шыт'〕（缝）由于受 ш 的影响，齿音 с 发音位置后移至上腭，这是发音位置上的同化，此外如 здесь〔з'д'эс'〕一词内，腭化动作上的软硬同化。异化现象也是出自"省力原则"，但把两个相同或相近的音发成两个不同或相近程度较小的音，如 амбар〔анбар〕，трамвай〔транвай〕，在唇辅音前，"仓库"、"电车"两个词中的 м 失去唇音特点，异化为鼻音 н，что〔што〕，конечно〔конешно〕两词中的塞擦音 ч 在塞音 н 之前，改为擦音 ш. 在有的词内，同时发生同化、异化过程，如 лёгкий〔лёхкий〕，мягкий〔мяхкий〕，г 在 к 前，同化为清辅音 к，得出两个毗连的同样辅音，又使前一个 к 再变为 х. А. А.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在解释这类现象时指出："问题在于同化也好，异化也好，都力图减轻发音的困难，但困难性质却是截然相反的，一方面造成困难的是发相邻音器官的动作或部位尖锐对立，另一方面则是发音器官重复的、令人厌倦的同一动作和部位：在前一种情况下，对立发音的不便，经过同化而缓解（〔гк〕＞〔кк〕），后一种情况下，发音动作和部位所形成的使人疲劳的单调，则通过异化消除（〔кк〕＞〔хк〕）。"[①]此外，基于同化或异化要求产生了语音"脱落"，如 честный〔чэ́снэй〕，знаменоносец＞знаменосец（减去重复的音节），语音"增添"，如以发 вострый 代替 острый、儿童常以 какаво 代替 какао 以避免"可可"一词中的元音连缀，以及语音"位置更

---

①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6. стр. 169.

换”：如把外来词中 л，р 的位置互换，如 футляр（匣子）来自德语词 Futteral；тарелка（碟子）来自瑞典词 talrik. 所有上述变化中或多或少地都有“省力原则”在起作用。有的学者还把“省力原则”广泛地用于解释其他语音变化，也引起不少争论。总之，“省力”被认为是引起语言变化重要的外部条件。

在词汇方面，现代俄语中有一种构成名词的方式，引人注意，即直接去掉动词不定式后缀，如 вспых <（表示来自的符号）вспыхивать-вспыхнуть，ор < орать，сверк < сверкать-сверкнуть，кач < качать-качнуть；较少的另一些名词也用这种方法，但由形容词构成。наив（天真）< наивный，серьёз（认真）< серьёзный 以及 интим（亲密），примити́в（原始，简单）等词。据 Ю. Н. Караулов 考证，这种构词法过去就有，他指出：“但在现代语言中，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头语，都可以看到这一模式的活力明显增加，某种程度上，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作出解释：用这种方法可节省表达手段（从右起将词干截削至词根），以及这种构成新词所具有的动势，高度的内在能量。这两点都符合当代交际的精神……”[①] 像 один кач влево， другой вправо（左晃一下，右晃一下）；Стрекоза опустилась на бутон кубышки， и защипало глаза от сверка ее крылышек（Ю. Нагибин）.（蜻蜓落在萍蓬草的花蕾上，它的薄翅闪动使人感到耀眼。）从这两个例子中，不难看出 кач，сверк 一类词的短小精干和生动有力。和 качание，сверкание，наивность，интимность 相比，这类词节约了表达手段，同时也就体现了“省力

---

① Ю. Н. Караулов. О состоя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Доклад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1991. стр. 16.

原则”。此外，像修辞学中的换喻，如 Я выпил стакан；Он получил олимпийское золото. 它们分别代表 стакан воды 与 золотую медаль. 句法中的省略如 Профессия учителя стала ходовой，а нужда в учителях -- острой.（后一分句中省去和前一分句相同的动词）都可以看到“省力原则”的作用。

в. 如果说“省力原则”引发的更多是语言单位物质形式上的变化，那么心理联想往往导致语义方面的变化。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通过隐喻（метафора）引起的词义转移。联想可能基于形似，如 пояс“腰带”→тропический пояс“回归带（线）”；或基于部位相似，如 голова→голова обоза“辎重的先头部分”；或基于动作结构相似，如 охватить（стовол дерева руками）“抱住，搂住”→охватить（бочку обручем）“箍上，包上”；或基于评价结构相似，如 высокий“高”→высокий урожай“好收成”，或 высокий гость“高贵的客人”；或基于功能相似，如 дворник“打扫院子的人”→дворник на автомашине“汽车上的雨刷”。然而，究竟在哪些词之间，建立什么性质的隐喻性联系很难找到规律。同样，建立在心理联想的所谓的联觉（синестезия），也就是通感现象，在词义演化方向上，却大体上有某种趋势和一定的对应关系。表示触觉（осязание）的柔软、粗硬，冷暖、轻重、利钝可以转而用于从视觉、听觉乃至味觉、嗅觉的角度修饰相关现象。如 мягкий/жёсткий 可说明 взгляд（温柔/严峻的目光），черты лица（柔和/粗犷的面孔），或 мелодия，звуки（轻柔/尖厉的音调、声音）；тёплый/холодный 可与 колорит（暖/冷色），голос（亲热/冷漠的声音）搭配；лёгкий/тяжёлый 可对 походка（轻盈/笨重的步态），вздох（轻轻/沉重的叹息），запах（淡淡的/沉浊的气味）。表味觉的词也转而用作视觉性修饰，

сладкий/кислый 与 вид 结合，表示甜密的、叫人开心的，或灰溜溜的、愁苦的样子，此外还有 острый блеск（刺眼的闪光），терпкие краски（耀眼的色彩）；还有用作听觉性修饰的，如 сладкий/острый 与 звук 结合，сладкие/горькие 与 слова 搭配；表示味觉的词大多数可用作嗅觉性修饰语说明气味，如 сладкий，кислый（馊），горький，острый，пресный（淡）均可和 запах 连用，某些词派生的副词如 сладко/терпко 可以与 пахнет（散发气味）连用。少数表听觉的词可用于作视觉性修饰，如 тихое лицо（安详的面孔），крикливые плакаты（耀眼的招贴画），кричащие рекламы（五光十色的广告）。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转义大体上是沿着由触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的方向进行的，而逆向的转义较少（但也不是没有如 светый/тёмный голос 明快/低沉的声音）；二是不同类感觉的某些成分是彼此相通、相联的。上面描写的例子中斜线/前后的词意义上是对立的，当它们用于转义时这种对立依然保持不变，特别是用它描述无法直观把握的感情、性格、态度时更是如此。мягкий，тёплый，лёгкий，сладкий，тихий，светлый 一类词若与 чувство，настроение，нрав，характер，отношение 中的某个词搭配，往往含有正面的评价，而 грубый（或 жёсткий，резкий），холодный，тяжёлый，кислый，крикливый，тёмный 出现在上述场合时，常有负面的评价。这种联觉或通感现象是普遍共有的。汉语中下述由两个字结合的词就表明了这一点，如温柔、僵硬、冷静、热闹、香甜、酸臭、响亮、低沉、暗淡、亮丽等等。宋祁的佳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就包含着通感的成分（试比较：衰草月下秋色冷），可见联觉是引起词义变化的心理因素。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心理联想，这可以说是穿凿附会、望文生义的联想，它也可导致意义的变化。如把"圆梦"从"解梦"变成"实现了梦想"，把出自庄子知北游的"每下愈况"，改为"每况愈下"，并把"由小及大，知微见著"的意思，变为"愈来愈糟"；把"心广体胖"中的胖由 pán 改读为 pàng，并由原来"安祥"的意思变为"肥胖"；把出自苏轼"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中的表示过时事物的"明日黄花"变为"昨日黄花"。对这些变化人们已逐渐习惯或接受了。这种旨在减轻理解困难的联想也可以看作一种节省脑力，帮助记忆的原则。这也是"棘手"、"酗酒"、"掣肘"误读为"辣手"、"凶酒"、"制肘"并屡禁不止的原因，这类误读是由于某种联想提供的理据在作怪。类似的望文生义的误解现象在俄语中也有，如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Отцы и дети» 的 Аркадий Кирсанов 就错误地把 ясень（白杨树，水曲柳）和 ясно（清澈明朗）联系起来；М. Горький «Жизнь Матвая Кожемякина» 与书名同名主人公，把 гнев（愤怒），огневаться（发火）与 огонь 联系起来。此外有人把 палисадник（有栅栏围着的花园）写成 полисадник，即理解为 полсада（小花园，半个花园），而实际上原词的内在形式为 сад со сваями，而该词的前一部分 палис 源于 palus，在拉丁语中为 столб 或 свая（木桩）的意思。至于民间词源（亦称俗词源）中，更有一些引人发笑的现象。如把 пиджак（上衣）说成 спинжак，бульвар（街心花园）说成 гульвар，капитал（资本）说成 копитал，таблица умножения（乘法表）说成 долбица умножения…从而把上述各词分别和 спина（背），гулять（散步），копить деньги（攒钱），долбить（死记硬背）联系起来。Р. А. Будагов 给民间词源下的定义："这是民间语言中从母语中懂得的词出发，去重新解说不理解词的一

些现象，换言之，是把不懂的词归结为已懂的词。"[①]与此同时，他指出："尽管真正的词源与它的误解有时没有清楚的界限，但每个时代的语言运用，必须区分出正确与错误。历史上不对的（像свидетель等）可能在另一时代变得完全正确。"[②]свидетель在文字改革前，写作свѣдетель. 它来源于вѣдать（知道），受民间词源的影响，其词义由"共知的人"变成"目击者"、"见证人"，Р. А. Будагов的这些观点，对正确理解民间词源心理根据，可能发展的趋势，以及如何从历时和共时角度看待它们，都有启迪意义。

г. 引起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有像"禁忌"、"避讳"以及由于礼貌原因的"避俗性婉转表达"等等，在各种语言学文献中都有对"禁忌语"（табу）、委婉语（эвфемизм）的描写，在古代斯拉夫语中，禁忌说"熊"，而代之以"吃蜜者"—медведь这种委婉的说法，在后来猎人用语中，又因禁忌说медведь，而委婉称其为хозяин（主人）、мохнач（长长毛的动物）或лесник（护林的）；此外，把动手术说成хирургическое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字面意义为外科行动），把Она беременна（她怀孕）说成Она в интерес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把пойти в туалет（上厕所）说成отправить свои нужды或代之以诙谐的委婉语пойти туда，куда царь идёт пешком（到沙皇也得步行的去处）。汉语中为回避与"沉"、"住"同音，某些船夫与水上人家把姓"陈"说成"耳东"，把"著"变为"筷子"。东北方言把"狼"叫做"张三"，至于避讳——回避使用死去的帝王尊长的名字，也使词的语音发生变化或代之以别的词，在汉语发展过程中更是常见的现象。禁忌语

---

① Р. А. Будагов. Введение в науку о язык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8. стр. 71.

② Там же. стр. 70.

和委婉语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各种语言中，禁忌与随之而产生的委婉表达就成为引起词语变化的直接社会原因。另外，像社会变革，文字改革，民族交融都为语言变化创造了条件，至于在这种条件下，具体语言单位是否变化、如何变化、变化的速度与程度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三　关于语言发展的规律性

什么是语言发展规律？有无语言规律？语言规律有什么特点？对这些问题，并无明确的答案。苏联《语言学百科词典》在语言发展规律的词条中指出："这一在语言学文献时常遇到的概念，并不是界定得很明确。"[①]以下只谈与此有关的三个问题。

3.1　普遍规律和具体规律

a. 所谓普遍规律，通常指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但适用于一切具体语言的发展规律。例如语言只能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后者变化的规模、速度和需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语言的发展，脱离开社会、谈不到语言的发展；又如把语言各个要素发展的不平衡作为规律：系统性较弱的词汇发展较快，以及时反映社会变化，满足社会需求，系统性较强的语音单位和语法形式则发展较慢；语言只能非爆破性地质变，尽管演化速度可能不同，但总体上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有骤发性的突变，否则会导致破坏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也有人认为语言绝对发展是进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159.

步的、日趋完善的（这和社会与人类思维发展一致），但语言技术手段的改进则不是直线性的，而是波浪性的："语言系统中一部分的某些因素在'改进'，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的某些因素却在'后退'，也可能相反"[1]，不可能把语言的每一个相对发展过程都和进步完善联系起来。除上述一类普遍规律外，有人把语言系统内各个要素相互制约关系，看作泛时的规律。如：凡以音节表义的语言无词尾（Е. Д. Поливанов），凡有以单一音位为词根者，其音位数必在40以上（В. В. Иванов），若某一语言中，动词对主客体位置可自由变动，该语言中必有动词前缀与后缀（Ю. В.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一个语言中的音位越多，词素的平均长度就越短（Ch. Hockett），如果某一语言中可以把动作主体放在动词之后，而客体置于动词之前，则该语言中必有格（J. H. Greenberg）[2]。但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语言系统为执行功能而自我调节的结果，与具体语言的发展无关，尽管揭示这些"规律"，有助于深入认识语言。

6. 历史语言学致力研究的是所谓的具体语言变化规律。一般认为，它指特定的语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根据自身系统的特点其某些要素在一定条件下，由一种状态转移为另一种状态的有规律变化。在语言学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就是具体的语音规律。如古俄语中史前期的音节内谐音规律（导致 г，к，х 在前元音前变为 ж，ч，ш）；开音节规律（导致词末辅音脱落，如 матер→мате（мать）；词组音组简化，如 обводъ→ободъ），史后期弱化元音脱落的规律（导致隐现元音的产生，试比较 сънъ 与 сна，дьнь 与 дня 等）。此外印欧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159.

② А. Е. Супрун.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инск. 1983. стр. 345.

语中格利姆(Grimme)规律、维尔涅尔(Verner)规律等都是著名的语音规律①。其次,也有形态规律(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ий закон)的提法,多指语法形式的语音变化,如古俄语中动词单、复数第三人称词尾末为软辅音ть,现变为硬辅音 несеть→несет、несуть→несут。但很少提到涉及语义内涵的词汇和语法形式的变化规律。只有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强调"具体语言发展规律(частные законы развития языка)囊括它的所有部分——语音、语法、词汇。"②但他认为"在未揭示出任何语言事实与其系统的内在联系之前,不可能谈语言发展,更谈不上它的发展规律……"③他在另一著作中说:"正如在形态规律中,在所有更换其形态形式的词汇里,语义的变化沿着语法范畴意义变化的方向演进,同样,在词汇一语义系统中,其所有成素的词义变化方向与系统本身语义变化走向一致。这样,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不是语义上独立自在的、个别语言单位的变化,而是或多或少稳定结合为整体一群词的变化,某些词汇一语义系统就是这样的词群。""这就是语义规律的本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语义有规律变化过程的本质。"④这样,他强调语言变化并不仅仅涉及物质形式,更重要的是,变化规律涉及的不是个别变化事实,而牵涉到大小不同的系统。根据这种观点,不妨把具体语言规律总结为:一系列语言单位,牵涉到语言系统(或者说受到语言系统的压力),在相同条件下,在一定时间内朝同一方向变化的趋势。上述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ернера закон" и "Гримма закон".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②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62. стр. 174.

③ Там же. стр. 194.

④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Семасиология.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288—289.

性质在语音规律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由同一聚合类(群)的语音,往往有相同变化的趋势,如各后舌塞音在一定条件下,变成舌面擦音;语法由于其概括性质,其变化势必涉及所有或大多数的相关语言单位。例如俄语名词双数消失,涉及所有具体名词。它的消失反映思维概括能力的提高,认识到双数也是复数,从而也使现代俄语名词单、复数范畴的意义不同于古俄语。现代俄语中与"二"连用的具体名词和表示成对事物的名词依然保留古双数的形式,如два шагá, часа, рядá(试比较:Ни шáга не сдвинь与Шаг вперёд два шагá назад两句中二格有不同重音),下述各词的复数глазá, берегá, рогá, бокá这些特殊形式反映双数还力求保留其最后的阵地。至于什么是语义规律,各书都语焉不详,并承认研究得很不够。В. А. Звегинцев在他的书中引用过一个英文例子。语言学家G. Stern考证,古英语中quickly先表示"快速地":He wrote quickly(他写得很快);后来可转而表示(立即,马上):Quickly afterwards he carried it off.(他随后很快把它拿走了。)在上述发展前一阶段中与quickly连用的动词用于未完成的动作(如wrote),后一阶段连用的动词表示已完成的动作(如carried),在两阶段之间quickly有一阶段因上文不同可兼表"快速"和"立即"两重意义。有趣的是G. Stern发现,和quickly同义的一组词swifly, smartly, nimbly都有类似地语义发展的过程:由快速(быстро)到立即(немедленно),而不是相反。但这一过程到1400年以后就停止了,此后产生表速度的,如rapidly,不再产生这一转义[①]。研究这类规律须要做大量细致繁琐的工作。应该说类似的

---

①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Семасиология.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283—285.

过程也正在现代多义词中发生。例如表空间场所的词 аудитория，класс，институт，лаборатория，кафедра 等转而表示与该空间有关的人：（教室的）听众，（班级的）学生，（学校的）师生员工，（实验室或教研室的）成员；表动作的名词 объявление，сочинение，вырезка，посылка 等转而表示与动作相关的结果或产物：（公布的）告示，（写出的）文章，（剪裁下的）剪贴物，（寄出的）包裹。由以某种方式进行的动作，转而表示以该方式造成相应结果的动作：бурить землю→скважину（钻地→钻眼），сверлить доску→дырку（钻板→钻孔），копать 或 рыть землю→яму́（挖地→挖坑），пробить стену→отверстие（凿墙，凿缝）。这类例子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由于它把历时演化成果保留在同一个词内作为它的义项，人们把它叫词的有规律多义性（регулярная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ь слов）[1]，因此只把它看作共时现象。Д. Н. Шмелёв 说："可以看出，由于公认有严格区分共时与历时的必要，对把两种研究"混淆"的担心导致对某些词汇—语义现象作出了基本不正确的评价。""词汇—语义的转移不仅仅是语言历史发展的事实，但在构建词汇共时体系上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待这类有规律的现象，掌握它们对历史研究和揭示语言系统的结构都很有好处。

3.2 语言单位的功能变化与历史变化

前面讲过，语言系统是作为集合类的常体语言单位构成的。在执行功能时，由于处在不同语言条件下或因进一步使统一的功

---

①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Семасиология.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193. и след.

② Д. Н. Шмелёв. Проблемы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лексик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3. стр. 219.

能具体化，常体可演化体现为不同的变体。这种变化叫做功能性变化（一般说，功能性变化不包括言语实践中由于个人因素或非语言性的环境因素所引发的言语变异）。功能变化的特点是，各变体同时出现在相对稳定的共时范围内，其差异不应超出集合单位的统一功能，这一点在第四章中已经详细说明。如何认同功能同一的（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 тождественные）、但有差异的变体为一个单位，这是共时描写的任务；此外，由常体构成变体受规则的支配，只有符合规则构成的变体，才不违反规范。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在前面几章中已反复讲过了。

语言单位的历时变化，则指同一单位在连续发展过程中，变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应形式。它们的特点是，在同一共时系统内，这些对应形式一般不能共存，而互相排斥；若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应形式出现在同一时期中，其中的一些是历史的遗迹或未来的萌芽，并往往被视作违反规范的形式。如用 утя́ 指"小鸭"（试比较 дитя）被视为旧词或方言，而用 утёнок 表"小鸭"才合乎规范。而小孩子把"小猫"、"小鸭"复数说成 котёнки，утёнки，虽然它们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形式，但在目前，显然是违反规范的。证同不同时期相异的对应形式在本体上为同一的（онтологически тождественные）是历时研究的任务，有时同一单位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对应形式有很大的差异。例如由于第二质变软化规律，在共同斯拉夫时期的 г，к，х 在来源于二合元音的 ѣ，и 之前曾变为 з，ц，с 当时的 нога，рука，ухо 的第三格曾是 ноз-ѣ，руц-ѣ，ус-ѣ，约在 13 世纪，由于语法类推作用，为了使其与其他词形的词干划一，再加上后来发生 ѣ→е，从而使今天的上述名词第三格采取 ноге，руке，ухе 的形式，第二质变的遗迹至今还保留在 друзья，лицо 等少数词中。又如 пчела（蜜

蜂)在古俄语中曾为 бъчела，其词根 бък 与 бык(牛)同源，ъ/ы 交替反映印欧共同语中短 ŭ 与长 ū 的交替，都是模拟动物声音，来自表示"喧嚷"这一词根，只不过 к 在元音 е 前变为 ч，而在弱化元音 ъ 脱落后，б 这一浊辅音在 ч 之前变为清音，就构成了现在的 пчела，可见 бъчела 与 пчела 形式上虽相异，但在本体上却为一个词的不同时期的对应形式。2.1 一节中所引用的汪曾祺先生对"葵"与"薤"的证同考察，也是这类的历时研究。最后，导致语言单位历时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甚至不排斥某些偶然的因素，但历时研究主要致力于揭示在语言系统压力下，一系列单位共同发展的趋势，这些所谓历史规律可以解释，为什么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往往就会重复发生规律所指明的现象，当然也可能出现例外，但例外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其他有规律性的或偶然的因素，揭示他们也就成为历时研究的新课题。

经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语言单位的功能变化与历史变化是不同的语言现象，功能变化规则涉及构成、区分、运用作为系统的单位的某一变体，使其符合规范，以保证交际顺利进行，它对使用语言的人有强制作用。历史变化规律则更多是语言学者所关注的现象。但是正如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所说："语言的功能和发展，尽管是各行其道，但同时又是相互制约、彼此依存的现象。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在执行功能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在发展过程中的语言结构变化，能确立新的语言功能规则。语言的历史和规范两方面的相互制约，也反映在语言规律对这两者关系的阐释上。如果说语言的历史发展是在功能规则的基础上实现的，那么，相应的语言状态，它作为有规律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则通过其功能规

则和规范反映出现实的、积极的语言发展规律。”[1]在词义派生规则、构词规则一类被认为共时现象中，也就是 Д. Н. Шмелёв 所谓的衍生关系（эпидигмат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中，同时也反映着“现实的、积极的语言发展规律”。

3.3　语言规律的特殊性

这里讲的语言规律，指每个语言在一定发展时期所特有的规律。这些规律有以下特点。

a. 如前所述，具体语言规律是指一系列语言单位，牵涉到语言结构并在系统的压力下，产生同一趋势的变化，这些单位有规律地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规律可以提供一些理据，说明作为演化结果的某种对应形式。但它不能确切地指出引发这种变化的原因。“语言学规律并非推动语言发展的力量。”[2]具体的历史语言学主要感兴趣的不是那些直接引起语言变化社会的、心理的、生理的因素，而且按照 F. de Saussure 的说法“引起系统变动的事件，不仅与系统无关，而且是孤立的，彼此不构成系统”[3]，因而也很难把握它们。历史语言学更关注的是在受到引发语言变化的外部刺激后，如何受制于语言结构所提供的演化可能、方式、惯性趋势所形成的具体变化规律，过去曾把它叫做“内在规律”，而上述种种引发变化的刺激却被看作外部条件或因素，被置于“内部规律”之外。

6. 具体语言发展主要是对历史上已经发生变化的总结。在一

---

①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Семасиология.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186.

②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62. стр. 175.

③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 136 页。

定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眼下现实的、积极的变化，指出近期语音发展的趋势，但它很难断言语言单位发展的前景，不能对语言单位、语言结构的未来变化作出准确的预告，因为许多引发语言变化的外部复杂因素是无法预测的。不能像自然科学规律那样可以准确预测、解释和支配尚未发生的现象。

в. 具体语言发展规律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区的范围内，才能起作用。语言单位按照某一规律演化，有一定的时间界限。例如，在共同斯拉夫语时期，曾有过开音节规律：即音节必须按响度递增排列，其顺序应为：清辅音、浊辅音、响音、元音，不得违背，因而不可能出现以辅音为结尾的闭音节，一旦出现就采取种种办法将其排除[①]。然而在弱化元音 ъ，ь 脱落之后，在 13 世纪以后的俄语中，又重新出现了闭音节，原来的开音节规律则失去作用。另外，语言规律也受地区的限制。一种创新变革的语言事实，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在使用该语言所有的地方同时发生，而是波浪式向四周辐射、蔓延，有发生变化的中心区或边缘区，也有该规律涉及不到、未发生变化，甚至其他语言规律发生作用的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差异的加大，就可形成不同的方言，乃至产生同一语系统摄下的不同语言。例如在 13－14 世纪之后，来源于长元音或二合元音的 ѣ，在大部分方言中与 е 融合，而在北部方言中却变为 и. 因此元音 ѣ→е 的规律的作用范围有地域的限制。同样，汉语隋唐时期尚存在的浊辅音在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浊擦音并入清擦音，而原来仄声与平声的浊塞音或浊塞擦音，分别并入相应的不送气与送气的清音。但在吴语区和湘语区却仍保留原来的浊音，没

---

① 杨隽．《俄语历史语法概论》．武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 170 页．

有发生清化的现象。因此汉语中浊辅音清化规律作用的范围也受到限制。

这样，语言学中的（具体的）规律有其特殊之处，不能把它与其他学科中，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规律等量齐观。

参考文献

1.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2. Ш. Балли (Ch. Bally).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вопросы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 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3. 约翰·莱昂斯. "现代语言学的特征"//《现代语言学研究译丛》第一辑. 北京. 中国社科院出版社.

4.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языки в школе. Москва. 1951. №3.

5.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Законы развития язык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6.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47.

7. 杨隽.《俄语历史语法概论》. 武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8. А. А. Реформацкий.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6.

9. Ю. Н. Караулов. О состоя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Доклад на референци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1991.

10. А. Е. Супрун. 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инск. 1983.

11. Л. В. Сахарный. Введение в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у. Изд-ство ЛГУ. Ленинград. 1989.

12. Р. А. Будагов. Введение в науку о языке.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8.

13.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Очерки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зд 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62.

14.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Семасиология.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57.

15. Ю. Д. Апресян.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ом Ⅰ.

第八章　超符号层次单位的研究

语义与句法

在把语言理解为“符号系统”时，语义和句法依然是主要的、普遍的、永恒的对象，而句子则是作为基础的、本源的现象，因为正是在句子中首先体现出语言的语义。

Ю. С. Степанов

命题结构——这是语言学的基因，它包含着句子展开方式的“基因信息”。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一　语言学研究把重点转向高层次的语言单位

1.1　语言学研究重点发生变化的哲学背景

目前这种由以词为中心转到以句为中心的趋势，和所谓语言哲学的世界观有关。在20世纪初发生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很多学者都认为：通过人的认识和语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动态性的、过程性的，并反映着事物及其特征之间关系。这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一开头就讲得很明白。“1. 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1.1 世界是事实的

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1.13 在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1.2 世界分为事实。2. 那发生的东西，即事实，就是原子事实的存在。2.01 原子事实就是各客体（事物、物）的结构。"[①]Z. Vendler 进一步说："对就人的本身而言，世界不是物的世界，而是事实与可能的世界。"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更形象地说："世界并不是货架上摆着分门别类事物与特征的贮藏室。"[②]按照上述观点，表示事物与特征的词就会失去其在语言系统的中心地位；而发生着的、过程性的、作为事物结合的事实，自然就和既有时间情态范畴，又有反映事物间关系结构的句子联系起来。这样，句子及其语义成为逻辑学和语言学关注的焦点。

1.2 语义学研究重点的变化

传统的句法学观点是组词造句，句义也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词义的结合，而现代语言学也受到日常语言哲学的影响，L. Wittgenstein 在后期著作中曾说："在大多数使用意义—词的情况下——尽管不是全部，——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③]词在语言中的用法，首先是指在词组和句子中的用法。这样，词义反而取决于该词在句中的功能，在体现句义中的作用，及其与句中其它词的关系。Ю. Д. Апресян 指出："现代语义学和经典语义学的区别首先在于它所关注的与其说是个别词的意义，不如说是整个句的意义。不仅如此，现代语义学的对象是谓词表达式（предикатное выражение），它由谓词的名称和由事物变元符号（символы предметных переменных）所填充的位

①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第 22 页.

②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стр. 23.

③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第 31 页.

(место)构成。如 A имеет B，A берёт B у C 等等。"[1]这样，从语义研究的角度出发，也把研究中心转到句子。

1.3　句子—语句在研究中所处的核心地位

在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中，句子处于超符号层次。严格讲，属于符号层次并可纳入语言系统的，只是以结构模式出现的句子。诸如传统语法中由主谓语构成的双部句，80 年语法所划分的种种句子模式如 N_1Vf，N_2Vf_{3s}，N_1N_1 等等。按照 B. M. Солнцев 的说法，它们只是半物质的单位，不能直接进入交际，作为传递信息工具(参看本书第三章)。即使按上述模式填词得句，如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N_1Vf)；Писем не поступило(N_2Vf_{3s})；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его дядя(N_1N_1)，如果脱离开语言使用者　说话人和说话的语境，仍不能被看做真正的执行交际功能的手段。在这样凝固的、备用材料性的句子中，一系列重要的因素，如实际切分，句子在言语中的逻辑功能，在连贯话语中的地位与作用，说话人的交际意向，语句和现实的关系，词语的实际指称对象等等——均无法确定。只有在言语中的活用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中才能作上述各种分析。当谈到语言和言语的相互转换时，它首先是在句子一语句这一层次实现的，因为句子是最小的，可直接用于交际的单位。其他较低层次单位进入交际，都是通过句子一语句实现的。可以说，句子-语句是句法、语义和语用各种要素的聚汇之处，也是由语言研究到言语研究的重要转折之处。

这样，就不难理解现代语言学中所形成的以句子为研究中心

---

[1] Ю. Д. Апресян.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еман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7. стр. 8.

的趋势。

这里只就句子内容的核心—语义结构，进行分析，在语句中才能产生的各种意思将在以后探讨。

二　从形式到意义的句子研究

2.1　从形式到语义研究的出发点和长处

一切描写性的传统语法都走这条路，特别是描写像俄语这样形态变化发达的语言。研究者认为，意义是无法直观把握的，很难对它作明确的界定分类，因而也就不能把它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另外一方面，意义总要通过某种物质形式或/和关系形式表示出来，换句话说，一定的句子结构模式及词与词的结合方式，总是和特定的语法意义相对应的。如传统语法通过各种单部句描写各种人称意义，通过以各种方式表达的协调联系（координация）来分析所谓述语性意义等等。总的说，这种分析的优点是：(1)它有较强的客观性，从描写实际语料出发，减少主观臆测的成分；(2)有很高的概括性，句子结构模式及句中词的结合方式的形式分类，数目有限，却能包容大量现象，便于归纳整理，易于形成体系，可操作性较强；(3)由于意义的变化，最终要通过形式变化体现出来，因此可以通过分析后者，来追踪把握前者。尽管如此，形式→意义研究，也有不少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如传统语法至今很难从意义方面给主语下一个定义，而次要成分划分的混乱，像讨论 птица на ветке, стрелять из окна 一类结构中从属成分是定语还是补语，已被批评者当做话柄（详见 2.3）。

2.2　80 年语法的从形式到语义研究

这部权威性巨著，在序言中声明："在《俄语语法》中，描写是按传统方式进行的：'从形式到意义'。"[1]但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仅从形式出发在揭示语义上有一定局限性，便在稍后的地方指出："虽然没有把意义作为系统分类的基础，但把它看作有自身结构和自身语言特征的对象"，并把句子的语义结构作为专门描写对象之一[2]。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在单句描述上有两条途径：从形式出发与从意义出发，并把后者当作前者的补充。下面将尽量简要地介绍此书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路数。

从形式出发，可以把句子看成一个线性展开的结构，可以从组合关系角度、有层次地进行分析。按这部语法的观点，分析层次大体如下。

(1)词形＋词形→(2)词＋词形→(3)特定的句法构造＋词形→(4)词形＋单句→(5)以非一般主从联系引入的词语＋单句→(6)单句＋单句。

现作如下具体解释(最后一项，超出单句范围，故在此不涉及)。

(1)所指的是特定词形，它们的相互结合可以构成句子述语性基础，它们是句子的核心成分。如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 Она студентка; Воды прибывает. 在某些情况下，单独一个词形也可以构成述语性基础，如 Война. Холодно. Стучат. 对句子的形式研究与分析，应从此开始。该书把具有上述特点的词形概括为若干句子模式。如 $N_1 Vf$，$N_1 N_1$，$N_2 Vf_{3s}$，N_1，Praed，$Vf_3 pl$ 等等(关于这些符号所代

①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9.

② Там же. стр. 9- 10.

表的词形，请参看原书）。从非线性的聚合角度来看，体现某一模式的具体句子是一定数量语法形式的聚合体，如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 Отец работал; Отец будет работать; Отец работал бы(если бы он был здоров); Работал бы отец(мы бы жили в достатке); Скорее бы работал отец; Пусть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 Отец работай(а вы сидите сложа руки). 在言语中的语句，只能采取上述八种（有的还少于八种）互相排斥的语法形式中的一种。其中任何一种形式都可以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里暂不涉及句子的交际聚合体）。

（2）进入句中的词，无论它是否核心成分，都保留其原来的、在句外就有的搭配性能，因此可按照所谓展词联系来分析该词和其他词形（即词＋词形）构成的词组，而关于词的搭配性能及由展词联系构成的词组，由独立于句子之外的专门章节描写。但该书指出，有些词组只可能在句中才能出现。如 Паровозы, горячась, грохочут под уклон(Твардовский). 表示"轰鸣作响"的 грохотать 本无"行进动作"的意义，在句外是不能与表方向的词 под уклон 搭配的。但无论哪种情况下的词组，其从属词都是扩展主导词的成分。从聚合关系来看，功能、意义基本相同的展词成分，也可能以变体的形式出现：Они говорили о соседке/про соседку; Он – человек трудной судьбы/с трудной судьбой.

（3）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所扩展的可能不是词，而是特定的句法构造。如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видел её поющую; Гусь свинье не товарищ; Он принёс мне стихи почитать; Я вам не кухарка у плиты стоять 等。上述句中的 поющую, свинье, почитать, вам, стоять 各词都扩展下面有下划线的句法构造，而不是只和某个词发生单边联系。从聚合关系看，这类成分也可能有变体形式。如

Я никогда не видел её поющую/поющей; Им предстояло первыми/первым подниматься завтра в атаку.

（4）该书认为，句中的某些词形，不是扩展某个词或某一句法构造，而是扩展全句的限定成分（детерминаты）。它们往往表示疏状意义或与全句相关的主体或客体。如 В безмолвии садов, весной, во мгле ночей, Поёт над розою восточный соловей（Пушкин）; Л. Толстой в дневнике очень волновался из-за письма（Шкловский）; У Эренбурга гибнут все герои（Тыняков）; Мне голове неудобно. 这些有下划线的限定成分，如果把它理解为展词联系，将产生误解，如 в дневнике 扩展全句，指"写日记时"，不可能表示"激动的场所"。从聚合关系看，某些全句限定成分也可有变异形式。如 Больному/С больным плохо; Всем/Для всех/На всех есть еда.

（5）句子（指单句）基本结构是由词与词间的主从联系构成的，而一般主从联系的表达手段是词形变化和前置词，但句中的某些词形，却通过语调和连接词与句子其余部分发生联系。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有一个论断"在虚词之中，连接词在句子内部形成并列，而前置词造成主从。"[1]这话虽说得有些绝对，但一旦采取语调和连接词作为手段，其引入词的从属性质就会削弱，而地位独立或与原主导词平等的趋势就会增强。如用语调表示的呼语、各种所谓独立的次要成分，用连接词语调引出的展词成分，如 Поезд движется, но медленно; Заволокло все небо, будто чёрным

---

[1]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Русс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6. стр. 504.

рядном(Горький). 以及在主从联系背景上形成的所谓并列序列。如 Он не умел ни петь, ни плясать, отроду не сказал не только умного, даже нужного слова. 这些由同等成分构成的并列序列作为一整体，再和句中其他的词发生联系。并列序列也偶有由非同等成分构词的。如 Мы все учились понемногу чему-нибудь и как-нибудь(Пушкин). 也许还应该把用语调和连接词引入的各种插入语归于此类，但它们在句中的独立性较大，反映性质上不同的主观情态意义，因而和句子的其余部分融合程度较弱。

这样，80 年语法提供了一个层次分明、顺序严谨的周密分析路数，这比传统语法大有进步。它清楚地指明句子是如何组织的，如果没有特定的语境条件和正当的理由（修辞、实际切分的要求等），违反上述各层次词语组织规则，得出的只能是语法上的病句。然而这种形式分析层次，并不能和语义要素的组织完全对应，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提出了语义结构，体现这一结构的核心成分，既可能是作为句子模式组成要素的主要成分，也可能是展词的扩展成分，甚至是扩展全句的限定成分。这已经属于本章第三部分将讨论的“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

2.3 从形式到意义研究的缺点

a. 由于句中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是极其复杂的，难于罗列的，当用有限的成分，某些意义空泛的模式去概括它们时，不免要抛弃成分的具体词汇意义，而这些意义有时对理解句子很重要，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可能很大。请看下面的例子，按传统语法，它们都是由主谓语构成，词的语法形式相同，均为“N_1 + в－N_6”，80 年语法把它们归入“N_1—N_2 … Adv”这一模式。①Картошка в корзине（土豆在筐里）；②Бабушка в обмороке（祖母昏厥）；③Машина в

движении(汽车开着)；④Конь весь в поту(马一身是汗)；⑤Мальчик в веснушках(小男孩满脸雀斑)；⑥Чемодан в чехле(皮箱带套)；⑦В одной минуте 60 секунд(一分钟含六十秒)；⑧Сила в единстве(团结就是力量)。对这些具体语句来说，像"主体与其述语性特征之间的关系"之类的模式意义，其解释能力太差了。语言学家意识到这一缺点，常常引进一些词汇一语义类别作为次范畴，如分析上述句子时，若考虑两个成分是用具体抑或用抽象名词表示，当有助于进一步确切理解各句子的意义。80年语法正是利用类似办法在各种模式下，列出各种语义结构，以弥补这一缺陷。

б. 相同的句义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示，换句话说，不同形式结构和层次组织的句子，却可能传递相同的信息。如 Гром — Гром гремит；В лесу грибы — В лесу растут грибы；В семье рады сыну — Семья рада сыну；Ребёнок не знает зависти — В ребёнке нет зависти — Ребёнку чужда зависть — Ребёнок лишён зависти；等等。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一些抽象的语言意义，当对句子作形式结构分析时，后者是重要的，但对表达、交流信息而言，却往往是次要的，有时甚至是被忽略的。人们出于对语义信息表达的关注，自然地转向从语义出发，来寻求与其系统对应的表达形式，而从现有的形式体系出发，去归纳某一特定信息的各种表达方式是很难的。这多少像在按字母顺序编纂的外语词典中，去找表示某种特定意义的各同义词汇。

в. 从形式出发比从语义出发的研究，虽然更为客观，但划分模式、联系、成分类别时，依然有不少主观成分，从而造成界限不明的现象。各类形式语法分类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就不列举了(参看2.1)。

总之，从形式到语义研究句子，主要解决句子的语法结构应该如何组成，为构造和分析语句提出供了样板和必须掌握的规则，它所反映的更多是抽象的语言意义。它在结构层次划分上、概括程度上，都不同子句子具体的语义结构。后者是由句中语义要素形成的关系。两者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三　从意义到形式的句子研究

3.1　从意义到形式研究的出发点和长处

这种研究思路，虽然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但它极富吸引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这对研究语言和掌握语言，特别是掌握外语来说，显得很重要。学习传统的描写语法，主要是通过形式分析，了解别人在语句中表达的思想；而使用语言，特别是用外语说和写，要解决思想及其组成部分是如何表达的。对后一情况来说，重要的是从语义出发，选择表达语义要素的词语及其结合方式。从这一角度来概括关系意义和使用规则，更能满足言语表达的实践的要求。(2)从理论上看，这一研究语义生成的过程，对心理学、人工智能、机器翻译，都有启迪意义，并可能为揭示大脑运作机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手段，从而引起各方面的兴趣。(3)组词造句时，词语要表达什么意义，执行什么功能，这对所采取的形式起着主导作用，它可以补充形式→意义研究的不足，为单纯从形式描写角度难以说明的问题提供解释。例如传统的形式语法很难解释下述三个例子：Офицеров нашего полка тут был только я; Где лес, тут и комара — в две руки не отмашешься(Б. Шергин); Уток весной — стреляй вверх,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опадёшь (Н.

Лесков). 它们也不完全符合 80 年语法中的任何句子模式。然而却不难理解："我"、"两只手都挥赶不走"，"一往上开枪，就能打中"均有表示数量意义的功能，并且从量上说明前面表示事物的二格名词，可归入该书的 Adv quant(N_1 quant)－N_2 模式，尽管它们在形式上不尽符合要求。又如 настоящий педагог(真正的教育家)这一从语义、语法完全符合规范的搭配，只在下面第①例中才正确：① Наш учитель настоящий педагог；② Наш настоящий педагог сегодня не пришёл；③Наш педагог настоящий. 这是因为表示性质评价的词，只能用于表示谓词的名词之前，而不能用于表示具体人或物的主辞之前；又因为它本身并不表示特征，因此不能在例③中单独作谓词。从语义出发，有时可对许多习以为常的、但多少"偏离"规范的现象提供一些解释。

3.2 现今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

在这一领域中，基于不同的理解和实践，形成了各种有影响的学说。这里只能扼要地介绍几种在研究俄语方面有成就的学派。

a. 功能语法学派 可以 А. В. Бондарко 等人的专著"功能语法理论"为代表。他们主张"在描写语言材料时，把从功能到手段的方向当作主要的，决定语法结构的，并结合从手段到功能研究方向。"[①]他们提出了功能语义场(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поле)的概念。语法中的各基本语义范畴，如时、体、情态、式、主体、客体、有定、无定等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把表示各特定语义范畴的所有手段，包括核心的和边缘的、语法的和词汇的，都集中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565.

到功能语义场中加以分析和比较，指出各手段在执行同一功能时所具备的特色。作者们显然受到 Л. Щерба 院士的影响，力图编写一部积极的、说话人的语法。

6. 所谓的莫斯科语义学派　其核心人物是 И. А. Мельчук 和 Ю. Д. Апресян. 在 И. А. Мельчук 最初提出的"意思↔话语"(«смысл↔текст»)的双向模式中，共分出四个语言表达的呈现层次：意义、句法(再分深浅两层)、形态(也分深浅两层)和语音－文字(也作类似划分)。确立意思和话语的对应关系被认定为对给出的意思信息实行多层次"翻译"的过程，即把语义表象(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的体现方式从一个层次转到另一个层次，一直到得出相应的话语(或者相反，当成对给定的话语或语音信息，即语音表象，实施"翻译"的过程，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直到得出相应的意思①。这一复杂的"翻译"或转换过程，已在他们的著作中作过较详细的叙述，有兴趣者可参考②。

和功能语法一样，认为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与相反方向的研究是同样可行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但是莫斯科语义学派把重点放在词汇的研究上。他们认为"至于说到足以使'意思↔话语'模式能实现由给定的意思到表达它正确话语的上述变换(或者相反的过程)所必需的语言信息，则这类信息的绝大部分，即有关个别词所具有性能的资料，应搜集在新型的词典中"(同上)。И. А.

---

① И. А. Мельчук и А. К. Жолковский. 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ена. 1984(Wiener Slawistischer Almanach Sonderband 14). стр. 69. 第 39 页有内容相同的英语叙述.

② 详见 И. А. Мельчук. Опыт те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смысл↔текст".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А. Р. 卢利亚"神经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Мельчук 和 А. К. Жолковский 在 1984 年维也纳出版的《现代俄语详解搭配词典》就是这种词典。作者认为，为了通过词语正确表达思想，必须掌握一个词的语义性、句法性和词汇性联系。像一般词典那样，仅仅提供前两项联系，即通过释义指出与同义、反义词的联系，和标明句法性能，指出搭配类型——是不够的。还应该掌握"一个词与一些相关词间的词汇性的（指聚合与组合的）联系，即该条目词或者能（于特定的条件下）代替它们，或者与这些词构成习语性的词组。这里运用所谓词语函项（лексические функции）"①关于这一理论已有不少文章介绍②。举例来说，"高程度"（Marg）是一个较普遍的词语函项。不同的条目词（x），其表示高程度的相关词（y）也不一样，可用函数公式表示：$F_{marg}(x)=y$，在俄语中，当 x 分别为 температура（x_1 温度），высота（x_2 高度），或 вибрация（x_3 振动）……时，其对应的相关词 y_1 为 высокая，y_2 为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или большая，огромная），y_3 为 сильная（или интенсивная），如果误用 сильная высота，огромная температура，высокая вибрация，就违反俄语习惯，可见词汇性联系最能体现某一个语言的特点。当函项为"执行、实施"（$Real_2$）时，即 $f_{real2}(x)=y$，当 x 分别为 закон（x_1 法律），приказ（x_2 命令）或 совет（x_3 建议，劝告）……时，其相关词 y 分别为 y_1 = соблюдать，y_2 = выполнять，y_3 = следовать. 即只能说"遵守法律"，"执行命令"，"采纳建议或劝告"，不能随意更换搭配。作者提出的词语函项数量约 40～50 个。在每个条目词（x）下都尽可能地指明词语函项的相关词（y）。只

---

① 7. И. А. Мельчук и А. К. Жолковский. 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ена. 1984（Wiener Slawistischer Almanach Sonderband 14）. стр. 77.

② 参看任小波"形式辞典学"//《国外语言学》1992. №1.

有掌握了所有这类词汇性联系，才能把意思变成话语。И. А. Мельчук 等人的理论与实践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Ю. Д. Апресян 对词汇作了更为细致、深刻、全面的描写。其成果集中地反映在他的两本书中，即«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тка»，«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他的著作和观点已为我国读者熟悉，并被广泛引用，就不在此赘述了。如果说功能语法学派主要是从语法范畴角度，则 И. А. Мельчук，Ю. Д. Апресян 等人则从词汇角度来进行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

в. 80 年语法的"句子语义结构"学说　在 2.3 节中，已分析过只从形式→语义研究的缺点，该书作者在从形式出发，进行系统的、有层次分析的同时，又提出"句子语义结构"，认为这一抽象的语言意义乃是语义要素间的关系，而语义要素则是由句子成分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互相作用形成的"，并指出"它是新的、比句子模式更为具体的……意义。"①这里强调了从语义要素出发，考虑了词汇意义，这种"新的"，"更具体的"意义，能更准确地解释言语中的语句。这一学说的要点是：第一，句子语义结构分基本的(最小的)和非基本的(扩展的)；前者由属于三个核心语义范畴(述语性特征、主体和客体)的基本语义要素构成，后者则还包含了除上述成分以外的其他语义要素。如 Радушный хозяин любезно предложил всем гостям прогуляться. 由上面下划线的语义要素构成句子基本语义结构，而由所有句中词语体现的语义要素构成非基本语义结构。第二，当基本语义要素兼有别的语义，则构成模糊的、但依然属基本的语义范畴。如 У хозяйки наготовлено

①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Ⅱ.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124.

угощения(хозяйка 兼表状态主体和动作主体);В семье будут рады гостям(в семье 兼表空间和主体"家里人"的意义);Семнадцати лет брали на войну.(Семнадцати лет 兼表时间和客体"17 岁的人"的意义)。这样,一些限定全句、被传统语法看做表疏状意义的成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是基本语义结构要素。第三,书中引入一个颇新颖的,但不无争议的概念"情景主体"(субъект ситуации),它位于句首,并且和后面分开的、独立的情景直接相关,该情景表示主体的状态,而它则是此状态的载体。如Отъехав с полверсты, мне стало холодно ногам(Л. Толстой);У бабушки уже внук ходит в школу. 下划线的成分,从结构上看,它是所谓限定全句的;从意义上看,它却是后面独立的整体情景(холодно ногам 及 внук ходит в школу)的主体。第四,最重要的是认定语义要素和形式表达之间,没有严格对应的关系。不仅数量上一个词可表两个语义要素,如 Стучат("有人敲门"。一个词兼表主体和述语性特征),而且一个语义要素,可由两个词表示。如 Мальчика охватила радость.("男孩感到喜悦",охватила радость 表示单一的"述语性特征);而且同一语义结构可由不同的句子形式表达,如"手疼"可表现为:Рука болит/В руке боль/Руку больно. 80 年语法作者认为"语法构造不同而语义结构相同的各个句子处于系统性的形式—语义对应关系之中。"[①]研究这类对应关系,显然对掌握语言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受该书描写层次体系的限制,不得不把这类"形式—语义对应关系"分散地置于各类句子模式下,这可以说是让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服从于从形式到意义

---

①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Ⅱ.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125.

描写的结果。显然，独立地、深入地、系统地分析这类对应关系，是从语义出发进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从意义到形式研究的困难

尽管这种研究路数，颇有吸引力，但实施起来也遇到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意义难于直观把握、数量无限、彼此界限不清。类似问题在编纂语义词典、百科词典早就碰到。虽然研究句子时，对象是概括的语法意义，因而不同于具体的词义，但如何消除工作的主观、概括的遗漏、分类的交叉，以及避免忽视不同表达形式对语义的影响等等，都很难做到。应该记住，即使从语义出发的研究，也必须充分估计到体现意义的词语所具有各种形式特点：诸如它们的形态变化，彼此位置，代换与转换关系，搭配与分布关系，甚至语音、语调的特点，即考虑词语一切物质形式和关系形式的特点。忽略语义，单纯的机械形式分析，会变成空洞的，无目的分析；而忽视形式，单纯主观的意义研究，会造成混乱的、臆断性的研究。

四 从语义与句法的结合切入句子研究

4.1 谓词一题元结构是句子的语义核心

语义决定句法，通过句法来描写语义，在句子研究中两者密切结合。受语言哲学的影响，常把句子的核心语义与命题内容等同起来，认为前者的主要骨架由谓词和体词（терм 或称名项）构成。例如，表示人际关系的“尊敬”уважать 一词，决定表示其主、客体的，应该是表人的名词，有时还可能指明“尊敬”的理由：如 Мы уважаем директора за ег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сть. 有时，上述句子意思可表述为 Мы уважаем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сть директора/у директора/в

директоре. 反过来说，就是通过句法联系所体现题元名词的性质来揭示谓词意义，并进一步揭示整个句子核心的意义。把谓词的意义作句义核心，有以下几点根据。第一，命题和句子作为反映客观世界的手段，其认知作用主要是通过谓词来实现的，按照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的说法，"主体（主辞）（也包括其他的名项或题元——引者）属于世界，而谓词（述辞）属于对世界的思考。"[①]第二，在句中体现谓词的谓语，特别是动词谓语，往往是句子的语义和语法组织中心，其他词的语义句法功能都是围绕它实现的。换句话说，谓词一定程度上决定作为相关名词应属于何种语义范围，并以其作为体现动词自身语义特征的方式。第三，作为句子标志的述语性范畴，其情态、时间、人称意义也都是通过谓词（或系词）实现的。

近年来，广泛流行的配价句法，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形式的理论，尽管彼此之间有不少差异，其理论基础都建立在语义和句法的关系上。概括说来，它们都包含 4.2 所述的内容。

4.2　从语义与句法结合研究句义的一些基本概念

a. 受逻辑学的影响，把凡能表示广义述语性特征（含性质、性能、状态、动作、关系等）的词叫做谓词（предикат）。语言中可用作谓词的主要是动词、形容词、副词，某些名词、前置词，俄语中有时把它们叫做有谓词功能的词汇（предикатное слово）。

б. 每个可用作谓词的词，即使未经使用，也具有潜在搭配的性能，借用化学的术语，把这种能力叫做搭配价（валентность）。如 добрый 为一价（Отец добрый）；сосед 为二价（Он мне сосед）；

①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378.

между 为三价(Город между горой и рекой);有人认为俄语中动词最多可能有六价(如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арендует у соседа дом под аптеку на два года за тысячу рублей),最少也可能是零价(如 Светает)。但比照着逻辑中的命题,只把与谓词相关的名项或体词(терм)算做价,因此 арендовать 只有三价:即租赁者,出租人和所租的房子,而不把表用途,租期和租金的词算在内(也有人认为租金是不可少的第四价.钱物互换是“租赁”的必要组成部分);还有人提出不可能有零价谓词(其主体只不过未用词语表示出来);也有人借用逻辑术语把三价动词说成三位或三元动词(трёхместные глаголы)。

в. 在语句中体现“价”的具体名词叫做题元(актант),有人把价比喻为钓鱼的钩,而题元则是钩钓上来的鱼。题元是 L. Tesnière 根据以动词为中心理论所提出的概念,并和副题元(сирконстант)相对立,前者表示主语、直接补语、间接补语,后者表示时间、地点、方式及其他疏状成分。但现在一般认为题元已相当于与谓词相关的名项,且用于非动词性的其他谓词。

г. 有谓词性功能的词在具体语句中,可能并不用作谓词,如 Добрый человек всегда оказывает помощь другим. 这里的 добрый 并不是谓词,оказывает 也只有和 помощь 在一起才用作谓词。为了强调那些在语句中确表广义特征或关系的词语,俄语中另用 предикатор 这一术语,汉语中有时借用逻辑术语把它叫做谓项,与其相对应的、语句中的名项叫做论元或主目(аргумент)。但许多文献中都不严格区分谓词和谓项,本书也如此。

д. 经过上述分析之后,目前研究谓词、特别是动词的所谓谓词表达式,如前面 Ю. Д. Апресян 所举的例子:А имеет Б; А берёт

Б у В. 它和句子的语义核心结构是一致的。但是句子是无穷的，可以与某一谓词搭配的具体的论元也是大量的，很难逐一研究。现行的方法是：首先，在分析谓词语义层次上，把谓词当做谓词函项或命题函项（предикатная или пропозициона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它规定相应的、充当论元的词，必须具备符合谓词要求的一定语义条件，句子才能正确。例如 брать 作为物理动作（физическое действие，也译作物力变化动作），其主体 А，通常是表人的名词，相关客体 В(у кого)也如此；Б 项则为人或物皆可，而且还可以用物质名词表示，如 Он брал у соседки соль. 但 А，Б 均不得用抽象名词，否则就会改变谓词的语义，如 Меня берёт тоска（我很悲伤）；或使谓词变为成语的组成部分，如 Разум берёт верх（理智占了上风）。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改变了谓词和整个句子的语义框架，并不得再和 у кого 搭配；除此之外，违反谓词对题元的要求，就会造出病句或错句。以上只是对满足语义条件的粗略描述。对特定的谓词还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例如 И. Мельчук 指出 учиться на кого（学习成为某一职业的人）中，用作客体只能是表示有某种熟巧或技巧的人，如 на сапожника，шофёра，врача；而不得是学者，不和 на учёного，математика，лингвиста 搭配，这显然和俄语中对 учиться（学习）这一词的理解有关。这样，在上述谓词表达式中，А，Б，В 不是固定的名词，而是在一定语义范围内可变化的词，通称变元（переменная）。可见，从谓词函项与变元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句子语义结构，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抽象和概括；显然，语法对句子语义结构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具体谓词的语义层次上，而应该对某一类谓词进行分析，一类谓词语义上的共性，应反映在它们与题元之间有相同或相似的关系上，或者说，

就与谓词的关系而言，这些题元扮演相同或相似的角色（роль），诸如施事（агенс）、受事（пациенс）、与格或间接受事（датив）、工具（инструментив）、诱因（каузатор）等等。这样，从一类谓词与题元角色的角度来概括句子的语义，是更高一层次的抽象。当然，在逻辑命题的层次上，把其意义概括为谓词与表主、客体名项的关系，是最高的概括。80 年语法把句子的基本语义结构概括为"述语性特征及其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是这种最抽象性质的概括。

4.3 关于谓词的分类

不难看出，在语义一句法结合的基础上研究句义，关键在于对谓词的分类，以及相应的题元角色（也就是 Ch. Fillmore 的"格"）的类别。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遇到不少困难。由于谓词表示人对事物的认识，因而不直接指称外界事物，有人甚至提出："谓词不能称名"（предикаты не именуют）①。逻辑上对谓词的分类：如一位、二位、多位谓词，一阶、二阶谓词，也不直接涉及谓词的语义。目前的谓词分类有以下几种。

a. 对各语言中谓词的普遍语义分类。如 Ю. С. Степанов 承袭亚里士多德的 10 范畴学说，把谓词分为 10 类②：即（1）本质（сущность），主要指用作谓语、表示非个体名称的名词和不定式，揭示主体的本质，并与其构成所谓"有条件的同一句"（предложение условного тождества），如 Мой брат   учитель; Его мечта — летать; Учить — значит ум точить;（2）数量

①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Имена. Предикат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114.

② Там же. стр. 149—160.

(количество)，如 Нас пятеро；(3)性质(качество)，如 Снег бел/белый；(4)关系(отношение)，如 Золото дороже серебра；Петя Оле не брат；(5)处所(место)，如 Друзья рядом；Письмо из Москвы；(6)时间(время)，如 Собрание — сегодня；Свадьба — 25 марта；(7)状况(положение)，通常由不支配其它成分的不及物、但又非反身的动词表示；如 Лес шумит；Ребёнок сидит；Дети веселятся，甚至包括 Светает；Кричат；Воды прибывает 等句中的动词；(8)状态(состояние，含 обладание"拥有的"状态)，如"У меня есть книга；Мне холодно；Мне не спится；Видно следы；Натоплено."等等，主要通过«у кого есть...»这种格式及所谓状态词(категория состояния)表示；(9)动作(действие)，主要由及物动词及准及物动词表示 Мальчик читает книгу；Я пишу брату；Эта болезнь лечится только покоем 等等；(10)遭受(претерпение，страдание)，如 Книга читается мальчиком. 但作者认为这类句子是(9)的被动转换形式，而不另立一类，却主张把 Меня зовут；Его ругают 归入此类。以上 10 类也是句子的语义分类，千差万别的具体语句只是它们的表达形式。这种分类虽然很概括，但很难客观地判断、划分语句；对理解和掌握不同类型的谓词，特别是动词的意义和用法，也过于抽象。

6. Т. В. Булыгина 根据语法特点，特别是时、体范畴，对谓词进行分类。

(1)非一时性的、"超时"的非现象：性质(1.1)、性能(1.2)，关系(1.3)

(2)一时性现象

- (2.1)静态性的：状态(2.11)，情景状况(含行为表现 2.12)
  物态(含姿态 2.13)，位置(含停留 2.14)
- (2.2)动态性的：(含动作)
  - 2.21 持续过程(含活动)
    - (2.211)无趋向过程(含受控的同质活动)
    - (2.212)趋向性过程(含有打算的活动)
  - (2.22)非持续事件(含行为)
    - (2.221)渐进达成结果(含有意完成行为)
    - (2.222)速发立成事件(含受控达成行为)

第一个划分参数是：超时(вневременность)或一时(эпизодичность)。(1)类是所谓超时性谓词，它们不和特定的具体时间相关联。如(1.1)性质(качество)：Снег бел；Он умён，но пьяница；(1.2)性能(свойства，含习性、能力、职业)：Дети любят мороженое；Железо тонет в воде；Он работает учителем；(1.3)关系(отношение)：А равняется Б；Овощи содержат витамины. 所有它们都不可能和表特定时间的词(如 в три часа，два дня，сегодня 等)连用。

(2)类谓词统称现象(явления)，表示在特定的时刻呈现出的特征。它们根据第二个参数静态(статичность)和动态(динамичность)进行再分类：(2.1)静态现象表示一种非变动的、也不引发相关事物变化的特征。如(2.11)状态(состояние)指人的生理、心理状态：Он пьян；Ей холодно.(2.12)情景状况(ситуация)描写说话人在场时的外界状态：(а)На полях белеет снег.(б)Народ безмолствует(受控的状态为行为表现——поведение)。(2.13)状况(положение)表事物存在的形态：(а)На стене висит картина.(б)Папа сидит в кресле(受控的为姿态——позиция)。(2.14)位置(местонахождение)表事物所在的场所：(а)Деньги находятся у Маши.(б)Он был на даче(受控的为居

住、停留　пребывание)。一般都把(2.11)　(2.14)都统称状态。应指出(1.1)　(1.3)也有静态性的特点，但所表示的是本质特征，不是一时现象；另外表示静态现象，若用并列连接词与下述表示动态现象联结时，其位置永远在前：次序只能为 Я часов до трёх сидел и считал деньги; Я стоял на берегу и смотрел вдаль.

与(2.1)相对立的是(2.2)动态现象，受人意志控制者为动作(действие)，其内部按第三个参数是否持续(длительность)分为：(2.21)过程(процесс，其中受控者为活动—деятельность)，而(2.22)为无持续性的事件(событие，包含受控的具体行为—поступки)；2.21)再按第四个参数，即有无固定发展前景与归宿，分为：(2.211)为无趋向性，如(а)Лес шумит; Старик гуляет. 以及(б)Он капризничает. капризничать，дразнить 等词表同质性的受控活动，所谓无趋向性或同质性，是指过程的任何部分都彼此相同，因此过程内不会产生高潮和质的变化。它们没有对应的完成体，只可加前缀 по-，表示持续的量，当过程停止时只能说 Лес перестал шуметь，而不用 кончить. (2.212)为有固定发展趋向(тенденция)的过程：(а)светать(发亮)，таять(融化)及(б)表示受控的有打算(попытки)的活动，如 писать，делать.

(2.22)和(2.21)相对立，表示非持续动作，即事件，它又按第五个参数，即有无渐进性分为(2.221)与(2.222)。

(2.221)表示渐进得到的结果(результаты)(а) рассвести，растаять 及(б)написать，сделать(受控动作的完成—свершение)。不难看出，(2.212)与 2.221)的动词，有体的对应关系：上述动词未完成体表示趋向过程，而完成体则表示取得的结果。

最后，(2.222)为无渐进性速发立成的事情或事变

(происшествие),如(а)раздаваться/раздаться;замечать/заметить及б)приходить/прийти・достигать/достигнуть,(б)为受控动作的达成(достижение)。这里的体的对应关系,一般是多次与一次数量的关系,和(2.221)的渐时性结果不同,没有预先的准备过程,是一下子就达成的。

所有上述分析中,(б)项都表示有意识的,受主体意志控制的特征,它们有许多特点[1]。Т. В. Булыгина 的谓词分类优点,是把它和时、体语法范畴联系起来考察,和 Ю. С. Степанов 的分类一样,也包含不少细致的观察和精辟的分析,但都没有和句法特征联系起来。另外,主要从语义分类,难免有见仁见智的地方,这从对术语的界定、使用也可以看出。

此外,有单从语义角度分析题元角色,有的把它们分得很细,有的则像 80 年语法那样,只概括为主体一客体两种角色。"格语法"的倡导者与追随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然而在格语法中,没有对语义角色的明确定义和区分标准;角色在句子衍生过程中的地位,对其收集是否充分,以及'角色'成分和句子其余成分的界限均不清楚。"[2]尽管如此,很多学者依然坚持走语义与句法结合的路子,并且取得不小的成绩。

看来,较为妥当的办法是,如前所述,分层次地研究句子的语义结构。(1)处于最高一层的结构由最概括的三部分组成,借用 80 年语法的术语说,就是述语性特征,该特征的载体——主体,及

---

① Т. В. Булыгина и други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предикатов.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2. стр. 84—85

②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357.

该特征所涉及、所指向的事物——客体。当然这里的特征、载体、事物都是用于高度概括的意义。主体和客体也只是泛泛地表示与述语性特征的关系。这正是这一层次术语方便之处。当难于确定这些要素意义内容时，常常使用它。(2)第二个层次是作为述语性特征的各种变体的动作、状态、关系、性质等等，它们反映一类谓词的共同语义特征，有其使用特点和搭配要求；由它们分配给相应的主体与客体一定的角色。上述各类变体，如动作、状态、关系等，可进一步根据其语义，对相关主、客体在形式上、语义上的要求，再分成若干变异(модификации)：划分出如物理动作、感情反应、对称关系等类别的谓词，其主客体的题元角色，也相应地随之具体化。(3)第三个层次是具体的谓词(предикатное слово)，它可能有某类变体和变异类别无法概括的特点，后者反映该词对相关的变元的特殊要求；(4)最后是具体用在语句中的谓词(也称谓项предикатор)及与它实际搭配的论元或主目，对它们可能进行实际切分，从而引起语义结构变化，可以加上情景主体，但那些已是言语现象。词汇研究集中在第(3)个层次，而语法研究则集中第(2)个层次，两者没有截然界限，但在语义上有具体和抽象的差异。

举例来说，从最抽象的语义层次来考察，下述二价动词的题元，分别相应为述语性特征的主体和客体：Мальчик боится (опасается/остерегается/пугается/страшится...) незнакомца。但从第二个层次来看，上述动词具有许多共同特点，构成表示特定述语性特征的一类谓词；均表感情态度、共有义子“害怕”；前一题元应用活物名词表示，后一题元的表示则不受此限制；不固定于某一时间，不和сейчас，в два часа等副词连用；由于此类述语性特征只表态度，不表动作，故不一般与表目的状语(或副题元)兼容并用；

也不能和表担心对象的另一客体 за кого 连用，若可连用，也不能与用 кого 表示的客体兼容。不说 Он пугался за мальчика，也不说 Я боюсь отца за мать(бояться кого 与 бояться за кого 是一个词的两个义项)；但却广泛和表原因的状语或从句连用。如 Ученики боятся директора из-за его строгого и суров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此外，它们还有一系列转换的特点，可改为 бояться суров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директора(пугаться крузины обрыва)；испытывать страх(боязнь，испуг) перед незнакомцем (крузиной обрыва)；незнакомец внушает мальчику боязнь(страх...)(详见下一节)等等。那么，从这一个层次看语义结构，当述语性特征具体化为表示害怕的感情态度，其相关两题元分别扮演的角色为：感情态度的感受者和诱发者。正是通过上述语义一句法的整合描述，概括出许多不同抽象程度，且各自包含数量不同的谓词类别。这无疑有助于对句子的理解和使用。由于概括性的"提纯"不免忽略一些具体谓词所独有的特征。这样，就须要从第三个层次，即从具体的谓词及其变元关系来考察语义结构(见前 4.2д)。例如 остерегаться 除"害怕"的义子外，还有"提防"的意思，因而容易派生新的义项"预防"，并转而可能和表目的的状语或副句连用。如 остерегаться пить сырую воду；остерегаться，чтобы не упасть 等。像前面提到的 учиться 不和 на математика 搭配，перелистать 可和 партитуру(总谱)，而不和 страницу(页)连用，只应说 перевернуть страницу；дуть 和 ветер 连用，而 метель(暴风雪)则和 подниматься 连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只能在这一层次(具体的谓词表达式)描述、说明。最后，当语句中的变元已落实为具体论元(或主目)，已经是对其语义结构作言语分析了。

综合第四节所述，虽然谓词的语义决定其句法关系，但实际研究中往往是通过句法描写语义。这里的语义既指谓词的意义，也涉及句子语义结构，因此不难看出词汇、语义和句法的密切关系。

五 句子的语义与转换

前面讲到句子语义结构，由谓词的语义及其与题元的句法关系体现出来，故可从组合角度来描述它。但语义结构的各要素往往没有固定的一对一的表达形式，这就造成同一句子语义结构的多种表达形式，这些不同形式句子可以相互转换，而不改变句子的基本语义或所指情景。转换可以检验和进一步从聚合角度描写句子语义结构。

5.1 同义转换

它指基本语义结构相同句子之间的转换，转换时题元与谓词之间的关系不变，谓词的变换应局限在同根词范围之内，且题元的功能角色不变。像 Брат гордится сестрой 和 Сестра гордится братом，由于两句中题元与谓词之间关系不同，故与同义转换无关。而像 Он хорошо понимает/улавливает/осознаёт/разбирается... суть/в сути сказанного 一类句子中的同义谓词更换及其引起的区别，属于词汇学的范围，也应排斥在同义转换之外。

a. 纯视角的转换

① Твоя сестра похожа на мою соседку/Моя соседка похожа на твою сестру.

② Иванов сосед Петрову/Петров сосед Иванову.

③ Латвия граничит с Эстонией/Эстония граничит с

Латвией.

可以作上述转换的句子中，两个题元和谓词的关系是对称的：可以改说成 Твоя сестра и моя соседка похожи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Иванов и Петров соседи; Латвия и Эстония граничат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因此当它们的位置与表达形式对换时，并不影响语义结构。如果没有上述的对称关系，则不能作类似转换，因为这将导致语义的改变：试比较 Бытие определяет сознание/Сознание определяет бытие; Цена товара зависит от его качества/Качество товара зависит от его цены. 在 a 项三组转换例句中，句子语义虽然未变，但说话人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当改说为右边句子 Эстония граничит с Латвией 时，Эстония 已代换原来的 Латвия，成为描述的对象，相当于左方原来句子的交际变体，即 С Эстонией граничит Латвия. 有些句子不宜作类似视角转换，如 Маша лицом напоминает известную актрису Асю Петрову; Она похожа на свою покойную бабушку.

б. 同根谓词的转换

(1)下述诸句均表示主体状态，有着相同的语义结构，区别主要表现在语法方面，形式意义方面。转换时所产生的此类区别，应充分估计。

Я беспокоюсь/Мне беспокойно/Я обеспокоен/Я беспокоен/Меня охватило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Я в беспокойстве.

(2)下述各句均表主体具有同一性质特征。

Материал эластичный (эластичен)/Материал отличается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эластичностью/Материал отличает эластичность/Материалу присуща (свойственна) эластичность/

Свойство материала — это эластичность.

上述句子在语法意义、语体特征、修辞功能、使用频率均有差别。

(3)下述各句均表主体施加影响于客体

Учитель сильно влияет на учеников/Учитель оказывает си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учеников/Учитель подвергает учеников сильному влиянию/Имеет место си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учителя на учеников.

влиять(影响)这一谓词意义，在上述句子中由其同根名词加上词义虚化的各种参助词：如 оказывать, имеет место, подвергать 等表示[1]。

в. 题元的转换

① Охотник ранил ухо медведя/Охотник ранил медведя за ухо/Охотник ранил медведю ухо.

② Рабочие забивают щели паклей/Рабочие забивают паклю в щели.

③ Бабушка переодела девочку в мальчика/Бабушка переодела девочку мальчиком.

上述句中各题元表达形式不一，但各句的语义结构基本一致，尽管仍保留各个语法形式的自身特点。但 80 年语法认为这只是动词词组的内部的变异联系；另外，对 ранить ухо медведя 是否和 ранить медведя за ухо 等价，有人认为在后一组合中有两个客体，

---

① 关于所谓参助词可参看拙著"用于句子转换的词汇手段"//《华砍论文选》，1991、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该文后有参考书目。

有人则认为“耳朵”只是“熊”的一部分，不论哪种表达形式，在深层次中都反映领属关系。

г. 被动转换

这种转换是最常见的。如 Рабочие строят дом. /Дом строится рабочими; Рабочие построили дом. /Дом построен рабочими. 上述各句的语义结构没有变化，但交际的视角、谓词的动词语法形式以及题元表达形式均有变化。80 年语法认为在后面两个被动句中，дом 除有动作客体意义之外，兼有状态主体的意义。类似的情况在 Течение унесло лодку/Лодку унесло течением 中也有。此外，该书还认为 строиться 和 строить 不是一个词的不同词形，而是两个词[①]。下面两句的关系就更超出同义转换：“Магнит притягивает булавку. /Булавка притягивается к магниту.”后面的句子中的 к магниту 无主体意义，且 Булавка 与前句中的 булавку 相比，具有更多的积极性。似乎它们更接近同指转换，特别是把 строить/строиться，притягивать/притягиваться 看成两个词的话。

5.2 同指转换

与 5.1 描述的转换句不同，下述各句的语义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作为其核心的谓词上，但各转换句对应所指的却是同一个情景，为了和 5.1 节相区别，暂把它们叫做同指句。

a. 转换句的谓词互为反义词

(1)直接以反义词为转换手段

① Его брат женат/Его брат не холост; ② Он всегда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Он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сутствует; ③ Другая сторона

①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1.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456.

начала нарушать договор/Другая сторона перестала соблюдать договор; ④ Мальчик выбежал из комнаты прямо в ванную/Мальчик вбежал прямо в ванную из комнаты.

上述直接基于反义词形成的转换句没有视角的改换。一些包含互斥特征的反义词偶，往往可以在其中一词加上 не，即能表示另一词的意义。但有时加上 не 构成所谓婉言反义词，试比较：добрый — недобрый/злой，мододой — немолодой/старый，правда — неправа/ложь. 上述最后一句，因有副题元的转换而接近 5.26.

(2)借其他手段使反义词获得对立词(见下)功能：

①Фанера толще картона/Картон тоньше фанера；② Шоссе идёт левее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полотна/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е полотно идёт правее шоссе；③Он пришёл до меня/Я пришёл после него；④Город Харбин находится к северу от города Чанчунь/Город Чанчунь находится к югу от города Харбина；⑤Он был мужем Марии Ивановны/Мария Ивановна была его женой.

在上述各句中，由反义词 толстый — тонький，левый — правый 构成的比较级，反义前置词 до—после，反义名词 север—юг，муж—жена 借助系词或表状态、动作的动词 находиться，идти，прийти 形成对立转换关系。至于名词，凡两个词在语义上互为前提者，如 хозяин — гость，родители — дети，причина — следствие，аргумент — функция，автор —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защитник — подзащитный 均可借助系词转换，它们之间并不一定有反义关系。如果(1)中两个句子之间的关系接近同义性质(由于把同义转换限制在同根词范围之内，因而把它排斥在外，归入同

指转换），则（2）已接近对立转换，只不过两句中的谓词不是直接用对立词表示而已。

6. 各转换句中的谓词互为对立词（конверсивы）

典型的对立词一般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即（1）它们所在的句子对应所指的是同一情景，作为谓词，从不同的视角反映这一情景，但两者之中，都包含一些共同义子：如“买”与“卖”，都包含“钱”与“物”从一方转入另一方，不过方向相反而已；（2）它们的“价”应相等，且至少都是两价；（3）在各个转换句中，情景中某个参加者（题元），改变句法作用，改换位置，并和另一题元调换角色。

（1）转换句以典型对立词为谓词

① Теперь Иванова опережает Петрову/Теперь Петрова отстаёт от Ивановой; ② Колонны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свод/Свод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колонны; ③Мы истратили деньги/У нас вышли все деньги; ④ Перворазрядник выиграл у чемпиона/Чемпион проиграл перворазряднику.

这种对立词，相辅相成的关系比较明显，在言语实践中有大量这样的例子。

（2）转换句以准对立词（квазиконверсивы）为谓词

① Письмо напоминает ему о прошлом/Он вспоминает о прошлом по письму（主体回忆过去时，有被动、主动之别）；② Генерал переформировал полк в дивизию/Генерал сформировал дивизию из полка（有“改编”与“新建”的差异）；③ Рабочие выстлали пол изразцами/Рабочие настлали изразцы на пол（后句只指明铺的量，未说明是否铺完，只有在 пол 前加上 весь，才完全等于前句对应所指的情景）。

事实上，有些区别很细微，不易觉察，因此一般不严格区分典型对立词与准对立词。

俄语中的对立词远远不限于出入、先后、买卖、输赢一类人们所熟知的一些词语[1]。对立转换是描写、检验句子语义结构的重要途径，对研究和实际掌握语言都很有价值。

六　衍生的复杂语义结构

一般都认为一个单句的语义结构和单个的外界情景相对应。然而，当句中有下述各种因素，将使句子语义结构不只和一个情景对应，衍生出一种复杂的结构。

a. 信源化(авторизация)，即句子语义结构不仅包含对外界的信息，而且指明信息来源。

①Он считает дело уже законченным.

②Рабочие видели в лице В. И. Ленина своего вождя.

③Мы знавали ее в девушках.

④Он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 товарища как соперника.

上述各句中的主词与谓词主要表信息来源及主体对信息的态度，而句子其余部分所传达的信息才与外在情景相对应，后者很容易改换为句子的形式：如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дело уже закоченно. 主要部分甚至可改为 по его мнению(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ю, признанию), для него 一类表示信息来源的插入语。

---

① Ю. Д. Апресян.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95. стр. 257—283.

б. 使役化（каузация），即句子语义结构兼包括使役者及其动作和被使役者及其特征两个情景。

①Она советует вам не покупать такого платья.

②Начштаба приказом произвёл солдата в офицеры.

③Давление заставляет клапан вибрировать.

句中的前一部分只表示诱因、动力，它促使或阻碍某一情景实现，可换成 по ее совету，по приказу начштаба，под давлением；而表达与现实情景对应的部分，可用句子形式表示：Вы не покупайте этого платья；Солдат был произведён в офицеры；Клапан начинает вибрировать.

в. 称名化（наминализация），当句中的题元用来源于句子的称名化的形式表示，句子的语义结构显然不止和一个情景相对应。

①Охота на тигра требует у охотника большой смелости.

②Отсутствие взаим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обусловило появление неприязни друга к другу.

③Появление трещины на металле говорит о его непрочности.

上述句子很容易换成复句。谓词只表示事件间的逻辑关系："为了猎虎，猎人应有勇气"；"缺少相互信任决定了彼此产生不满"；"金属上出现裂缝说明其并不坚固"。至于 Дочь беспокоит болезнь матери；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белизна снега 等句中的抽象名词是否来源句子的称名化，须由语境决定，因而对其解释也可能不一致。试比较 Мать беспокоит дочь своей болезнью.

г. 叠合化（наложение），即包含同时描述同一主体两类性质不同的特征，似乎是两个情景叠合在一起，当两个谓词分别用动词或

静词表示时，由于难用某种单一谓词模式概括，这种叠合的性质就更为明显。

①Отец её умер в чине тай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Чехов）

②В молчаньи，рукой опершись на седло，С коня он слезает угрюмый.（Пушкин）

③Мать встретила сына взволнованной/взволнованная.

④Подруга ждала его невесткой два года.

传统语法把变位动词和静词部分加在一起看作合成谓语，但很少涉及像例句③、④中那种及物动词和静词结合的情况[①]。总的说，这些句子都是说明主体执行动作的同时，处于某种状态（в молчаньи），具有某种特征（угрюмый、взволнованная/ой），具备某种职务（в чине...）或身分（подругой），而且重点放在后者上。Ю.С. Степанов把类似的现象叫做 имбрикация（鱼鳞式叠覆），它包括 Полок с книгами куплено 16；Друзья веселятся рядом.[②]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言语现象。如 Чайник так и продался с трещикой（茶壶就这样带着裂缝卖了），是所谓非一致定语因实际切分而后移。

总的说，六节所描写的各类句子中，其语义结构中除主要谓词外，还有其他明显程度不同的潜在谓词，不能把后者看成一般意义上的题元或副题元。

---

① АН СССР，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Ⅱ.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стр. 238.

②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Имена. Предикат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стр. 209.

参 考 文 献

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2.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3. Ю. Д. Апресян.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еман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7.

4.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5.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 Русский синтаксис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Учпедгиз. Москва. 1956.

6.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7. И. А. Мельчук и А. К. Жолковский. 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ена. 1984(Wiener Slawistischer Almanach Sonderband 14).

8.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Ⅱ.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9.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Имена. Предикат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10. Т. В. Булыгина и други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предикатов.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2.

11. Ю. Д. Апресян.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95.

12.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第九章　从语用角度研究话语

说话人与受话人

研究“我”与“你”之间语言学意义上相互作用的科学叫做语用学。

A. Wierzbicka

语言是按照人的尺度创建的，这一衡量标准铭刻在语言组织自身之中，语言应比照它来进行研究。

Ю. С. Степанов

一　什么是语用学

1.1　语用学的定义

语用学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大体上可以说，语用学（прагматика）是语言学（或符号学）的组成部分，它研究语言符号单位在言语中的运作和功能，它联系着交际参与者、交际目的和交际情景来考察言语行为。

从词源上看，прагматика 与 практика（实践）同源，都来自希腊词 prágma，原义为做事、行为。与传统的和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不同，它不是从静态的、相对稳定的系统着眼，去描述语言事实，而是

从动态的、人类活动的角度，联系着交际者和语境来考察言语行为。

很久以来，都把人定义为“掌握了语言的社会动物”，但语言学的某些派别，语言学在其发展的某些阶段，却忘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语言的本质特征、规定性特征是它属于人。”不考虑人的因素，很难对语言的运作做出全面的、充分的解释。

1.2 语用学兴起的背景

首先，从本体论上看，只存在着统一的语言现象，语言和言语是密切相关的，只研究前者而忽略后者，就不可能对语言现象作整体全面的掌握；从认识论上看，人们先研究由静态物质单位构成的语言系统，随后就会很自然地转向探讨体现于动态行为中的言语，它隐含着人的意向、目的、背景知识等非物质性要素，受交际原则支配，因而难于直观把握。语用学的出现，符合建立言语语言学的需要。其次，由于语言具有一定的符号性质，从 F. de Saussure 发端的结构语言学，历来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力图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考察语言。Ch. Peirce 及 Ch. Morris 等人创建的符号学，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语义学(семантика)、结构学(синтактика)和语用学(прагматика)。结构主义学派对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与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人们继而把聚合关系，特别是组合关系用于研究语义，把句法关系和词、句的语义结合起来考察，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此之后，自然会转向研究符号与其使用者关系的语用学，F. de Saussure 早就预言：“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指符号学——引者)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应用于语言学……”[①]可以说，把语言看作符号系统的观点，也

①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第 38 页．

导致了兴起语用研究。第三，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力图探索语言和思想是怎样存在的，并建立起以真值条件为依据的形式逻辑和推导规则。J. L. Austin 质疑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中心的观点，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详见本章第三节），从而打开了研究语用要素的闸门；最后，由于长期致力于把语言学变成"精密科学"，广泛采用形式化、模式化及逻辑推导的方法，导致语言研究日益脱离言语实践和生活实际，它无法解决日常语言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应运而生的语用学，可以说是对上述思潮的一种反动。Levinson 曾说过，语用学发展是"对 Chomsky 把语言视为游离于语言使用、使用者及语言功能之外的抽象机制的反作用。"①

1.3 语用学的研究范围

在传统语言学中，没有语用学的地位，结构语言学、生成语法也排斥研究语用要素。在许多普通语言学的专著或教材中，如 Ю. С. Степанов 的«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А. Е. Супрун 的«Обще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罗·亨·罗宾斯的《普通语言学概论》都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比照符号学的观点，许多人认为相当于结构学的语法学不考虑符号的所指和运用，只对符号作最为抽象的解释。语义学比较具体，针对所指进行研究，虽也涉及一些词句的语法意义，但不包括语用方面的问题。语用学则是对语言运用的整体研究，囊括语法学和语义学。但这种观点会把语用学的范围过分扩大，反而不利于清晰地界定其研究内容。语法和语用的区别是明显的，不易混淆，在解释信息内容方面，前者通过抽象的形式化的

---

① C. G. Feldman. "'旧'语用学与'新'语用学 ——对一场革命的反思"//《国外语言学》. 1988. №2. 第 59 页.

系统规则，后者则体现为交际者的策略，或在特定场合下应具体遵守的原则和准则。至于语义和语用的界限，则难于截然划分。很早以前，就认为语用学研究"取决于说话人的意义"。从现代心理语言学的观点看，自然语言的语义很难在实际运用中不承担语用功能。这导致 Levinson 认为"语用学是非语义学的语义研究"，"将语境引入语言理解的研究"，"对语言使用原则的研究"，直至"对符号与其解释者关系的研究"等等。最后不得不放弃"下一个令人满意定义"的想法，转而劝人们去观察研究者所做的实际工作。"①鉴于眼下这种状况，人们把语用研究的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1)交际行为的结构要素，即说话人、受话人、语符、交际目的、交际环境(含上下文)、交际的进程与结构。其核心要素为前两项，尤其是说话人；(2)言语行为的内涵与类型；(3)在具体的交际情景中，语句所增生的意思。

二　言语行为中的核心结构要素——说话人与受话人

2.1　言语行为中的说话人

a. 说话人与话语的主观性　笛卡尔曾提出一个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语言学界提出另一个类似的命题"我说故我在"，后者体现了"人是语言的本质特征"，强调了语言现象，更确切地说是言语现象，有主观的一面。由于说话人事实上永远和话语同在，他的主观意向、目的、观念，就不能不反映在话语之中。很早以前 W.

① C. G. Feldman. "'旧'语用学与'新'语用学——对一场革命的反思"//《国外语言学》，1988，№2，第 59 页．

von Humboldt 就说过："观念会借助语言获得真实的客观性，但并不因此而失去主观性。"如果我们只局限于按照语言规范理解词语，并据此判断整个语句的意思，那势必丢掉那些对交流很重要的、纯个人的、主观性的内容。因此，语用学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言语行为的主导要素——说话人，也就是话语主体或言语（活动）主体上。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和 Е. В. Падучева 指出："言语主体的概念涵盖了也许是最多的、与语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正是转向语句作者的态度，标志着从对词的静态意义分析过渡到对语句变化内容的考察。如果逻辑学，还有结构语言学，从前是力图摆脱说话的主体，并把自己研究范畴的内容归结为与现实的关系，归结为命题与句子间的关系，那么，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意义领域'内的组织中心，已是人及其全部心理综合特征。"①《语言学百科词典》认为："联系言语主体研究的问题有：(1)公开或隐蔽的语句目的；(2)言语策略和概括言语行为类型；(3)服从于合作原则的会话规则……(4)说话人的意向或称语句的语用意义；(5)说话人的指称；(6)语用预设：指说话人对受话人的共有背景知识、其对信息具体了解程度、兴趣、意见、观点、心理状态、性格特点及理解能力的评估；(7)说话人对自己表述所持的态度……"②可见话语主体在语用研究中的地位。

6. 说话人与主体范畴　主体本来是逻辑上的术语，它与谓词相对立，表示判断的对象。在语言学中这一术语多用于表示命题

①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Истоки, проблемы и категории прагматики. Из кн.: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XVI. Прогресс.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8.

②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390.

中的语义主体（或述谓性主体），它表明述语性特征属于某人或某物。这里不打算涉及形式上的主体即语法上的主体（这两者在许多场合下是重合的，而且有的语言，如英语，只用一个术语 Subject 来表示）。除了谓词描述对象，即述谓性主体之外，近年来又提出信源主体，它指明语句中所表述的思想属于谁。试看下面的例句：① Петя не без основания думает, что Саша безрезультатно хлопочет о приёме на службу. 句中的 Саша 是谓词 хлопочет 所描述的主体，而这一看法则属于信源主体 Петя. 表示信源主体，一般用说明复句中主句主语和插入语表示，如 по его мнению,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它也可通过信源化的句子表示出来（详见上一章）。②В этой книге А. Чудинов почему-то увидел главную базу для все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воззрений Греча（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这句话中的信源主体是 А. Чудинов，而语义主体是 книга，描述后者的谓词是 главная база 及其从属词。除上述两类主体外，还有所谓话语，或言语主体，即说话人，句中的许多语用意义都与其有关。说话人可以通过第一人称代词明白表示出来，如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по-моему, я думаю, чт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等等，表明句中的信息、观点、评价来源于说话人，此时信源主体与话语主体合二为一。在更多的场合下，或者由于不言而喻，或者有意隐蔽，真正言语主体并没有直接表示出来。前者如③Саша непременно закончит работу вовремя. 一听就知道，话语中含有说话人的信念，并很容易就可在句前加上 я уверен, что...；后者如 ④ Кислород справедливо считается основой жизни. 虽然句中的思想被看成普遍的、客观化的意见，但“公正的”这一评语，显示了说话人的存在。这种隐蔽的、未直接表示出来的说话人，叫做“内在的自我”（внутреннее

эго）。设法寻找其表现形式，以了解说话人的思想，是语用学中有意思的课题。在上述例①中，не без основания，例②中的почему-то都暗示着有话语主体的存在，这两例中的说话人分别表示对Петя想法的肯定和对Чудинов观点的怀疑。话语主体指此时、此地，当下的"我"，说话人永远与话语同在，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并未用直露的代词"我"、"我的"体现出来；再说，语句中出现的代词"我"，并不一定表示"内在自我"。如⑤Я ошибочно считал, что я напрасно старался: произведённые мной опыты обещают кое-как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从句中的я是述谓性主体，它既是старался（努力）的描述对象，又是这一行为的施动者；而主句中的я，则是信源主体，这两个"я"，都不是当下的说话人，而是从"内在自我"异化外现后的"我"，已成为过去的"我"。真正当下的"内在自我"是通过ошибочно体现出来的。说话人（此我）否定原来自己（彼我）的意见。可以说，他认为"今是而昨非"，"彼我一是非，此我一是非"。最后，三重主体还有一个层次关系，信源主体对包括语义主体在内的描述、判断或信息作出评估、表态。如例①中безрезультатно，例⑤的напрасно都是信源主体的观点：前者说明Петя以为Саша的"张罗奔波"是"无结果的"，后者表明过去的"我"认为当时的、作为语义主体的"我"，"徒当无益地"努力过。而"内在自我"、真正的言语主体，又可对信源主体的观点表态，这在前面已经讲过，并且还可以对他的态度再作评估。例①中说话人通过без основания肯定了Петя认为Саша活动无效的评价；例⑤则通过ошибочно推翻了过去的"我"所作的结论。当然，当没有信源主体时，说话人可以直接对自己的话语表态。语句中的三重主体令人联想起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叙述者和作者。如《当代英雄》（«Герои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一书中的 Г. А. Печурин，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和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文艺分析研究话语的思想究竟属于主人公，讲故事人或作者，以及三者观点的分合、隐现与主从关系。对待语句中的三重主体也可作近似的、具体而微的分析，这一点从对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非纯直接引语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

в. 说话人在语句词语中的显现　前面讲过，说话人可以通过第一人称代词直接表示出来。这里讨论的是，“内在自我”可以通过语句中的某些词语显示出来，因此，借助它们可以追踪说话人，验明其存在，捕捉其感情、态度和评价。

（1）说话人与定位性　话语的人称与时空定位，都以说话人为参数，通过“说话人”决定“我”，“现在”，“这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诸词语和语法形式的实际所指。反过来说，要弄清它们的所指，须以说话人的存在为其前提。若以其他的人、物或事件作为定位根据（如语法中的相对时间，直接引语中的指代词语），则当别论。试比较：Через 5 минут/Через 5 минут после собрания он придёт，Одинокий старик живёт далеко/вдалеке от города. 研究各种指示词语（дейктики）及其与说话人关系是语用学的课题之一。

（2）说话人与情态评价　俄语中“式”的范畴，某些情态词汇（如 готов，уметь 等）用来客观地描述句中语义主体与述语性特征间的情态关系，然而，它们没有正面提出这种描述与说话人有什么关系。而某些表示主观情态评价的插入语，却具体地反映了说话人对话语真实可信的认定程度，即对其有把握的程度。如—А небо ясное. Видать，оттепель будет（В. Шукшин）. Видать（显然）表明说话人认为“解冻”的可能性很高，对话语内容有很大把握。表类似可信等级的词有：очевидно，наверное，как видно，должно

быть，непременно；如果把上例中的 видать 换为 возможно，则表示“解冻”的可能性只有中等，表这一等级可信度的词语有：может быть，вероятно，пожалуй. 若把 видать 换成 похоже，则表示“解冻”的可能性较低，表示这一等级可信度的词语有 что-то，вроде，небось 等；кажется 似乎在第二、三等级之间。

（3）说话人对话语内容的评价　一个人在说话时，特别是写作时，常常采取客观陈说或描述的方式，把“内在自我”隐蔽起来，与此同时，他又往往对所说的话语，所描述的事物或现象作出评估，指出正误得失，成败利钝、优劣长短，从而有意无意地显示出“内在自我”的观点、态度、好恶。这样，受话人不仅得到所传递的信息，而且也了解了说话人的态度。2.16 项中已举过一些例子。再看下面几个例子：① П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му замечанию критика автор книги во многих места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самому себе；②Он говорил все это опять с тем невозмутимым, но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м спокойствием（Н. Лесков）；③ Он остался очень доволен своей неудачной остротой（В. Егофеев）. 例句中的 справедливый，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м，неудачной 都体现说话人的评价。例② 中的 невозмутимым 是对 спокойствием 的客观描述（泰然自若的平静），而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ое 则表主观评估（令人气恼的平静）。例③中表评价的 неудачная 不可能属于述谓主体，他不会认为自己的俏皮话“不成功、不得体”，并因此感到满足，显然，它表明作者的评价，是对述谓主体进行讽刺。

（4）说话人的情绪反应　有些词语与其说是描述事物的实际状态作出理性评价，不如说强调言语主体对事件的关切与投入，显示其动情的（аффективный）反应。这类词汇最常见的有

потрясающий,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й, немыслимый, ужасный, кошмарный 等。和一般的强化程度词，如 высоко(развитый), очень(интересный)不同，上述这些词表示说话人对语句内容的投入程度很深，显示其为之动情。这一点从 Эт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与 Это потрясающе интересно. 对比，就可以看出。A. Wierzbicka 曾建议作一个区别情绪性(即动情的)与纯评价性形容词的测验。可以说 Говоря объективно, она красива, 却不能说 Говоря объективно, это потрясающе.[①]这进一步证明上述词汇具有源于说话人的主观性，是披露"内在自我"及其情绪的手段。表示说话人对事件情绪反应的，还有许多成语性结构：如 Он мне тоже друг! Защитник нашёлся! Много вас таких! 一般句法书对这种"专门结构"都有描述。此外，某些表情后缀在言语中也可以显示出说话人的情绪。如足球评论员说：... Но ударчик получился слабенький, и мяч в ворота не попал!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话人通过后缀表达的情绪(认为射门是软绵绵的，没劲的)，并不与其语言意义(指小表爱)完全一致。

(5)说话人与主观规范标准　通过一些副词、语气词的用法，反映说话人所特有的权衡尺度，表示他对事物数量和性质程度的看法。如①На такую работу и десяти человек мало/довольно/много. 不同说话人用不同副词反映对同一工作的看法有难易程度的差别。②Я ждал вас целые/всего 10 минут. 则反映使用不同词汇的说话人认为"等待十分钟"或是长，或是短。③Это даже/

---

① 转引自 Е. М. Вольф.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оценк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43.

только студенту понятно. 用 даже 的可能是对研究生说话的教授;用 только 的可能是对同学说话的中学生。同一桩事,因人而有不同的难易评价。这种评价可以反映说话人的水平,至少是他自以为有的水平。④Дочери уже/только 18 лет, ей уже пора/ещё рано выйти замуж 中的两种说法,可能分别表示父母对在 18 岁这个年龄,女儿是否应该出嫁。两个说话人看法不一,即对女儿出嫁年龄有不同的尺度。无疑,这些权衡尺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说话人的观点。

说话人的交际意向及与其相关的种种增生的意思,将在以后涉及。

2.2 言语行为与受话人

a. 受话人是言语行为中的重要结构要素 受话人和说话人一样,是言语行为中相当普遍存在的因素,在各种场合下,表现的明显程度不一。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对此作了全面分析[①]。在祈使句和疑问句中最明显地感到有所谓受话人的存在。因为说话人的意图就在于敦促交际对方作出行动或回答。这两类句子一般都可以加上呼语,以指出受话人。一旦失去具体的交际对象,疑问句就变成抒发感情的感叹句,如 Чего я только не видал! (我什么没见过!)Кто в силах удержать любовь? (Пушкин)(谁能够抑制爱情?)而祈使句一旦没有直接说话对象,就变成箴言、警语或戒律。如 Не плюй в колодец: пригодится воды напиться(别往井里吐痰,将来你也许会喝井里的水);Если хочешь быть красивым,

---

①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Фактор адресата //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ОЛЯ». 1981. № 1. стр. 356.

поступи в гусары.（К. Прутков）（要想漂亮神气，就当轻骑兵去。）其次，传统陈述句内有所谓施为句（详见下节），对它们来说，受话人也是不可少的，无论是许诺、任命、打赌、求婚、宣布、呈报都是针对受话人的。至于作为交际行为的礼貌话语，虽然不包括什么反映客观的信息，也必须传达到受话人，才算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三，一般的陈述句，说话人为了实现某些自己的意图，也必须有受话人。如恭维讨好、撒谎欺骗、安抚劝慰、鼓动激励、指责威胁、申斥教训、诉苦抱怨，一直到表演节目之间的插科打诨无不如此，它们都旨在影响受话人的思想、感情，虽然不一定要求其行动或回答。对那些插科打诨的演员来说，作为受话人的观众只要静坐现场而不哄闹散去，就是对他们的欣赏和嘉许，而这就是演员们语言表演的目的；只有进行纯认识活动的言语行为，才削弱了与受话人的联系，说话人可自言自语，把要说的话写进日记和笔记本里，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受话人，也是与认识目的无关的、“后来增补的”受话人。至于内在言语，也是有受话人的。他们可能是外界真实的人，由于内在言语是一种“关起门来”的活动，说话人与这种假想其在场的受话人打交道，可能向他抱怨、坦白、辩解、争论等等；受话人也可能是说话人自己，此时说话人一分为二，如受良心谴责、自我评估、自我规劝、保证或激励自己去采取某种活动等等就是如此；受话人也可能是主宰一切的上苍神明，说话人对之祈祷、起誓、忏悔等等。至于文艺作品的受话人，则是作者施加美育、德育或其他影响的对象。这已成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由此可见，除极少数情况之外，作为交际活动的言语行为，总是需要有受话人的。

《语言学百科词典》认为：“联系言语受话人研究的问题有：1）对言语的解释，其中包括从语句的直接意义引申出间接和潜在意

思的规则……2）话语对受话人的影响（按 J. Austin 的说法，指言后的效果）……3）对受到刺激的言语反应类型……”[①]对这里的 1）、2）两部分涉及的问题，将在本章第 3、4 节中探讨，至于 3）即言语反应类型可参看拙著“从语用学角度看回答。”[②]下面从考虑受话人因素的角度，来考察说话人应如何组织话语。

6. 受话人是组织言语行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当说话人组织话语时，选择什么表达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交际伙伴的特点。具体说，应考虑以下因素。

（1）受话人与说话人的关系　以此为根据来协调双方在话语中的角色作用，通过恰当的语言手段，以表现相应的得体态度：尊敬或谦卑，疏远或亲昵。比较“Извольте расписаться в получении документов.”（请签收文件）与“Прочти протокол и распишись.”（读笔录，然后签字。）两句中用不同话语手段，显示受话人的社会地位对说话人有尊卑之别。

下述无拘束的随便对话表示交际双方有着平等的朋友关系：“А：Петя только и знает，что измывается надо мной！ Б：Да у тебя нервы расшатались！ Он просто шутит！”（А：彼得就知道嘲弄我！ Б：你太神经过敏！ 他只是开玩笑！）

而另一组不友好的对话反映了路人之间的疏远的冷漠关系：“А：Гражданин，прекратите пихаться！ Б：Я не пихаюсь，это сзади нажимают.”（А：先生，别再推搡了！ Б：我没推搡，这是后面的人在挤。）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390.

② 华劭．“从语用学角度看回答”//《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3、4．

(2)受话人掌握的信息量　在组织话语时，根据实际切分的要求，通常要把对方已知的信息放在句首，而对方感兴趣的新知信息放在句末；如 Чайник я купил уже с трещинкой.（茶壶我买的时候就带裂纹。）试比较：Я купил один чайник с трещинкой.（我买了一个带裂缝的茶壶。）当然，主观词序是另一回事。当话语涉及在场的人，因而也是对方已知的人，不宜用代词，而应用专有名词。如只说 Марья Ивановна разрешила，不用 она. 同理，当对方已知所谈及的人的名字是 Иван 时，不宜用普通的类名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如只应说 Иван передал Вам привет. 根据对方拥有信息量多少组织话语时，应使其维持应有的经济性和羡余性。如 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ндидат наук по лингвистике，и он(не) умеет читать и писать 及 Феликс　это кот моего соседа. У него один(два) хвост(а). 上述两例子中，每例的后一分句(舍去括弧内的词)都表达冗余的、对方已知的信息，从经济性原则出发，应精简掉此类废话，如果"此副博士不会读、写"，"此猫有两条尾巴"，即上例加用或选用括弧内的词，不管是否符合事实，但却包含受话人未知的信息，则应予以保留。说话人认为对对方重要的信息，甚至从羡余原则出发，可加以反复强调。如 Это редкая девушка. Милый друг，я вас прошу，вы не умствуйте，не сомневайтесь，женитесь，женитесь，женитесь.（Л. Толстой）

(3)受话人与话语的透明度　所谓透明度，主要是指说话人在多大程度上想清晰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当然取决于其对受话人的态度。最常见的就是语用上的不定所指，即说话人虽知道话语中所涉及的人或物，却含糊其辞，不清楚指出。如 Какой-то человек мне сказал; Один товарищ поручил передать какую-то

записку вашему сыну. 有人甚至认为，在前苏联停滞期间，公文、报刊、告示上出现大量无人称句和被动结构而不提行为主体，表现了一种无人负责现象，故意向受话人含糊其辞。如从报刊上摘下的句子：Сколько раз, например, говорилось о том, что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талла расходует у нас нерационально? Невыполнение плана на промышленном предприяти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 считается нетерпимым и недопустимым. 前一句话内容是谁说的？说得对不对？谁不合理地耗费了大量资源？后一句话说谁没完成任务？谁认为不能容忍？读者均不得而知①。B. E. Гольдин 在该书另一处讽刺地说："科学性文章应包括对真诚性的证明，而不是对作者真诚性的证明：科学言语中应有'真诚性预设'发挥作用。口语中却没有这一预设，因而很自然出现说实话（Честное слово）！我起誓（Клянусь）！请相信我（Поверьте）！凭良心说（Положа руку на сердце）……以及其他表示真诚的信号。公文用语不使用真诚信号。为什么？这里起作用（或许起过作用）的是一种特别的'非真诚性预设'，或者说，由于公文用语中的众所周知的主体无人称化，是否真诚的对立，已经中和。"②这里是把公文用语中的普遍存在的"不透明"和"不真诚"，故意掩盖应负责的当事主体，当做消极现象来批判的。它们令人联想起汉语中"研究研究"，"商量商量"等敷衍塞责之词。但话语（特别是口语）透明程度是根据交际需要，对受话人态度来决定的，并非总是消极的。

---

① Ю. Н. Караулов. О состоя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Доклад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1991. стр. 27.

② Ю. Н. Караулов. О состоя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Доклад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1991. стр. 43.

（4）受话人与话语效应　要使话语取得所需要的效果，不仅要作用于受话人的理智，而且要作用于其意志和感情，因此，话语不仅要表述明白，条理清晰，而且在必要的时候，须吸引听者注意，诱发其兴趣，唤起其联想，激动其感情，影响其意志。因此广泛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以增加话语的表现力，感染力。如普希金在《驿站长》一开头，一连用四、五个修辞性问题 Кто не проклинал станционных смотрителей, кто с ними не бранивался?... 自然就比平铺直述更能感染读者，使其对主人公抱同情态度。又如 Он говорит с ничего невыражающим выражением; Молодая（新娘）уже не молода. 由于例中巧用内在形式，话语就具有生动的表现力，使受话人感到有情趣。对讲演、广告语言来说，这一点就更明显。如俄语中的广告"Или с Бортом（公司名），или за бортом."（要么与波尔特公司同在，要么就被抛弃在外！）；汉语的广告"荷花牌电扇的声誉是吹出来的"，"天有不测风云，我有人寿保险"等都给人较深的印象。修辞学广泛研究各种加强表现力、感染力的手段。以上讲的受话人是泛泛的听众和读者。在实际交际中，还要针对不同类别、甚至具体的受话人的特点组织话语。А. И. Куприн 在其短篇小说"С улицы"中描写一个半知识分子的求乞者，为了获得施舍，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下面是此人的自述："Надо стрелять быстро, чтобы не надоесть, не задержать да и фараоновых мышлей опасаешься, потому и стараешься совместить всё сразу: и кротость, и убедительность, и цветы красноречия. Бьёшь на актёра, например '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минуту внимания!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й актёр — в роли нищего! Контраст поистине ужасный! Злая ирония судьбы! Не

одолжите ли несколько сантимов на обед?' Студенту говорю так: 'Коллега! Помогите бывшему рабочему,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 лишённому столицы. Три дня во рту маковой росинки не было!' Если идёт весёлая компания в подпитии, вали на оригинальность: 'Господа, вы срываете розы жизни, мне же достаются тернии. Вы сыты, я — голоден. Вы пьёте лафит и сотерн, а моя душа жаждет казённой водки. Помогите на сооружение полдиковинки бывшему профессору белой и чёрной магии, а ныне кавалеру зелёного змия!'"[1](应该快说，免得让人讨厌，耽搁别人，还得提防警察署那些家伙，就因为这个，才要尽量努力一下子就说得：又和气，又可信，又花哨。譬如，装成演员[2]，就说："阁下，关照一下！一个戏剧演员沦为乞丐！反差真是大得可怕呀！命运的恶作剧！能不能给点钱吃顿饭。"对学生我这么说："同学们！帮帮失去工作的工人，被当局赶出首都，已经三天水米没沾牙！"要是来了一群快活的、有些醉意的人，就使劲说得别致花哨："先生们，你们摘去生活中的蔷薇，我得到的只是带刺的荆棘，你们吃得饱饱的，我却肚子空空的。你们喝的是红、白葡萄酒拉斐特、索丹，我心中只渴望来点官价的伏特加。我过去是个懂白色神法与黑色魔法的行家，现在醉心的是绿酒蛇神，帮帮我，好整出点怪景，弄出点名堂吧！")同一个人为了同一个目的的言语行为，却因对象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以达到预期效应，获取施舍。

---

① Л. П. Крысин.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 стр. 136.

② 前文中曾提到遇到喜欢艺术或保护艺术的人，应装成艺人。

三　言语行为

3.1　施(行)为句与陈(叙)述句

a. 施为句的由来　在分析哲学探索语句的真假值过程中，J. L. Austin 首先指出："记述式话语(the constative utterance)，哲学家们喜欢称之为陈述，具有或真或假这样的特性。相反，完成行为式(the performative utterance)则无真假可言。""说出那样一种话语，就是完成某种行为，也许，人们很难用其他任何方式完成这种行为，至少，不能完成得如此准确。下面举一些例子：我命名这条船为'利贝特'。我道歉。我欢迎你。我劝你做那件事。"①在我国语言学文献中，把上述例子表示的完成行为句译作施为句，以和陈述句(或叙述句)相对立。J. Austin 大致上强调了以下几点：(1)由"完成行为词语组成的施为句，既是行为，又是话语"，说话就是做事，从而有别于陈述句；(2)行为是没有真假值的，这对那些沉溺于在每句话中寻求真值的人，无疑是一副清醒剂；(3)施为句虽无真假之分，却有使用是否适当、得体之别。J. Austin 指出"……几种不适当的情况：即无效、滥用(不诚实)和违背承诺。"②所谓无效，指"说话者不处于完成某种行为的地位"，或者"对象不适于那个目的"，如无权授名的人不能给船命名，牧师不能给企鹅施行洗礼。不真诚指完成言语行为时，说话人没有相应的心态，如完成许诺行为时，说话人一定有愿意、并自信有能力做此事；实现命令行

---

① 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 202 页。

② 同上，第 204 页。

为时，说话人就一定认为有做此事的必要，如此等等，否则就是滥用。所谓违背承诺，实际上指言行不一，J. Austin 举的例子是："我说过：'我欢迎你'，但我又把你当敌人看待。"在此之后，对言语行为的成功条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对 J. Austin 的观点作了补充、修正和发展。J. Searle 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并把这些条件和言语行为联系起来。在俄语文献中，Е. В. Падучева 对此也有独到的分析。下面将详细说明。

6. 施为句的特点　J. Austin 的观点激起了语言学家的广泛兴趣，很多人致力于寻找施为句的语言特点，在研究俄语施为句的语言特点方面，以 Ю. Д. Апресян 的分析最为深入[①]。以下扼要转述他的分析。施为句的标志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第一，形态方面：句中的施为动词无完全的变位系统，但也并非只用于最常见的单数第一人称现在时，此外还可能用：完成体单数第一人称将来时，如 Попрошу ваши билеты; Пожелаю Вам удачи. 陈述式主动态现在时复数第三人称（不定人称），如 Тебя прощают; Пассажиров просят пройти на посадку. 陈述式被动态现在时，二、三人称，Отпускаются тебе твои грехи（宽恕汝罪）; Настоящим вы утверждаетесь в должности директора. 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如 Местком ходатайствует о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и Борисову жилплощади. 少数祈使动词的假定式，如 Я бы просил(попросил) вас не забывать о посторонних; Я бы не советовал（не рекомендовал）спорить с ним. 此外还有"礼貌性"施为句中的不定

---

① Ю. Д. Апресян.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ом Ⅱ.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95. стр. 199—209.

式：Позвольте（должен，хочу） вас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Осмелюсь доложить；等等。第二、构词方面：由于施为动词与持续进行时间的概念相矛盾，因此凡带 по-或 про-表示持续一段时间动作的派生动词，都无施为性功能，如 поспорить、проспорить，不管其原生产动词可否用于施为句。第三，在句法支配方面：表在场受话人的从属词，虽与主导词有强支配联系，也可省去。如 Прошу（вас）покинуть помещение；Вы мне очень помогли，благодарю（вас）。若动词兼有两种支配形式：что（引出从句）与 о чём，用于施为句时，则通常采用前一支配形式。第四，在语义搭配方面：施为动词不能与表持续时段（долго、недолго、целый час 等）、瞬间时点（в этот момент，сразу же，немедленно 等）、内包时间（за три минуты）的状语连用；不可与代词性指示词 сейчас，здесь 连用。像"Сейчас я прошу вас уйти."这样的句子，虽保留施为意义，但 сейчас 却是描述 уйти 的；它们不和表行为方式（如 весело，умело，с энтузиазмом 等），表评价（хорошо，плохо 等），表目的的状语或状语从句（如 с другой целью 或 чтобы 引出的从句等）连用。一旦和上述状语连用，就由施为句变成为一般的陈述句、描述句了。由于施为动词表示言毕事成，在这一点上接近完成体。因此两个未完成体施为动词并列连用时，表示先后、而非同时关系，如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внимание и прошу принять этот скромный подарок. 施为动词基本上是意向性的、表精神活动的谓词，因此不和表外在行为的谓词连用。不能说 Я обещаю исправиться и плачу. 用于施为意义的动词，不能与某些对话语可信程度作评价的插入语，如 вероятно，несомненно，очевидно 连用。此外，施为动词一旦加上 не 后，一般也不再保留其原有的意义，如 Я не заверяю вас，что заказ будет

исполнен в срок. 除非加 не 后，它等于或接近另一施为动词。如"Не запрещать = разрешать; Я не спорю, что P = Я согласен с вами, что P."第五，在语用方面，少数情况下，施为意义可由同一动词现在时、完成体将来时、两种体的假定式表示。如 Я прошу (попрошу, просил бы, попросил бы) вас выйти. 它们的原来语法意义区别趋于消失，其差异体现在表示有礼貌的、客气的程度上：程度最高为假定式，最低(生硬)为完成体将来时。

上面花了较大篇幅介绍 Ю. Д. Апресян 的观点，因为这对理解、分析、运用施为句，有很大的实用意义，弥补了纯语言研究的片面与不足。传统的词汇学、语法学在描写这类动词时，很少考虑它们在施为句中的特点。

3.2　言语行为的结构组织与类型

a. 言语行为内的结构组织　随着对施为句深入的研究，发现能以言为行的语句并不一定有施为动词。如 Спасибо = Благодарю;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Шах = Объявляю тебе шах (下棋中的"将军"); Вы свободны = Разрешаю вас быть свободными. J. Austin 不得不把施为句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再进一步发展，发现一般的陈述句之前，也可以加上施为动词，如 (Я докладываю/заявляю/утверждаю... что) Наши милиционеры уже задержал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 如果它们也是隐性施为句，那么原来的理论就陷于矛盾：施为句与陈述句的对立也就趋于消失。于是 J. Austin 想提出新的、概括性更强的言语行为理论，他着手从三个方面分析作为言语行为的话语，不论它是否包含施为动词。认为"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三个层次，即同一语句同时体现三重行为：言说行为(locutionary act, locution, 也译作

“言之发”,“叙事行为”)、意向行为(illocutionary act, illocution,也译作“言之力”,“行事行为”)、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perlocution,也译作“言之果”,“成事行为”)。言说行为是说话人必须直接完成的具体行为。他首先要发出符合所操语言要求的语音、组织有意义的词语成句,并赋予有语音物质的语句一定的意思和对应所指。这是分析言语行为“说”的一面。而意向行为,则是说话人表达交际意图和目的一种行为,意图包含在所说的词语之中,又游离于词语之外,它赋予语句一种以言行事的、有“矢量”的力,所以又叫言外之力。言语行为和任何人类的行为一样,除了有执行动作部分——言说部分——之外,还必须有意向、目的。这可以说是分析语句作为“行”的一面,确切说,是使“言”变成“行”的一面,因为只有行为才能有意向和目的。语用学常说的把“言语和行为”结合起来,把“言语看成行为”,“在行为中研究言语”都与此密切相关。单纯从言说层次考虑语句反映的信息,显然是不够的。在特定语境中,说话人通过“Вы свободны.”表示命令或应允:“你们可以走了”,“你们没事了”;通过“Мой муж вам поможет.”表示许诺:“我丈夫一定帮您的忙。”最后,第三个分析的层次,是取效行为,J. Austin起初指以言成事,指言语行为对听话人产生的效果。由于对行为和结果界定不明,引发出不同的理解和争议。像Назначаю вас свои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Объявляю собрание закрытым;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可以说行为与结果同时出现,言毕事成,话音落定,其效果也立即体现出来;但对祈使性的言语行为来说,不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取效行为和事后结果,都是两回事。如Помогите ему! 或Умоляю вас помочь ему. 受话人会不会实施援助,是说话人难于控制的,后者只能采取

一定的言语策略，来影响对方的理智、感情和意志，这种施加影响的行为（речевоздействующий акт）是取效行为，而不是“言之果”。要是把受话人的反应态度也包括在言后之果中，那说话人更不能左右了。像法官宣判：Приговариваю гражданина Н к тюремному заключению.（我宣判处以某某公民监禁。）裁判宣称：Назначаю пенальти.（罚点球。）虽有法律和竞赛规则赋予的权力，却无法控制受话人的反应。因此，一般都不把取效行为当做研究重点。作为言后之果，它处于说话人言语行为之外，作为施加影响的行为，它已是言语策略的组成部分，一般说，策略问题很难在单个的语句或单个的言语行为中解决。

对三者的关系张学斌先生在中华读书报（1997 年 2 月 5 日 6 版）上作了概括。“言之发是示言外之力、收言后之果的基础，后两者是立于前者之上的‘超越’。但这‘超越’离不开‘言之发’的牵引，不是断了线的风筝。……忽略语言本身而幻想示‘言外之力’，将是海市蜃楼。其实即使‘言之发’示出‘言外之力’，这依然是一厢情愿。如果听者或读者听不明白或误解了我们‘示言外之力’的用意，我们就寻觅不到知音。”

这样，无论是 J. Austin 本人，或是他的继承者，都着重研究意向行为，有时把它看做言语行为的同义语。J. Searle 则从言语行为中分出：发声行为，命题行为和命题意向行为，完全不提取效行为。如果说，体现语义结构的命题是语义学研究的核心，那么，命题意向则是语用学研究的重点，它还为语义学、语法学提供研究问题的新视角。

6. 言语行为的分类　为了研究言语行为，首先应该对它进行分类，而分类的基础是语句所表示出的说话人意向，因此所谓言语

行为的分类就是意向行为的分类。意向行为能否成功取决于某些条件，从分析句子的真值条件到剖析语句（当作行为的语句）的成功条件（或译有效条件），标志着语言哲学的重大变化，语言学也相应地把研究重点从客观情态转向主观意图。"言语行为的成功条件——这实际上是对相应动词及其题元——说话人与受话人，语义分解后得出的要素。"[1]对究竟有哪些成功条件，Austin，Searle，Падучева都有不尽相同的看法，由此产生的分类也有差别。下面将从有利于研究实际语言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

成功（有效）条件一般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言语行为的功能或目的，这是分类的主要依据；（2）真诚性条件，通过它把言语行为和说话人的各种意图联系起来，它表示说话人产生某种意图时，所应有的、社会公认的心理状态；（3）预备性（先决件）条件，一般指说话人与受话人的身分、地位、权力足以保障相应的言语行为得以实施；（4）本质性（基本性）条件，指交际双方，特别是说话人，应处于可完成相应行为的情景和认知状态中。对上述这些成功条件，远非没有争议。许多人以为第（1）条不是条件，应与第（2）条合并；也有人认为身分、地位、权力一类条件不是每个成功的言语行为都必须具备的，应与第（4）条合并，而且在日常交际中，说话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具备预备性条件，而实际上却不具备。还有人认为成功条件就是广义理解的真诚条件，只须用它作为检验命题意向的尺度，就像用真值条件判断命题一样。以不同的成功条件作为言语行为的标记，Е. В. Падучева

---

[1]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21.

指出言语行为有以下四种类别[1]。以下用 г 代表说话人，с 表听话人或受话人，р 表语句中命题部分，д 表行为。

（一）肯定式行为（акты утверждения）（包含陈述、认定、断言）

其预备与本质条件为：1. г 有根据认为 р 为真；2. г 并不清楚 с 知道 р（且勿须提起此 р）。

其真诚条件为：г 认定确有 р.

其功能为：1. 把该言语行为看做对现实中事态的陈述；2. 把所肯定的内容纳入双方，即 г 及 с 的视野。

现解释如下：语句作为肯定式言语行为与作为单纯命题不同，后者只是前者的组成部分。В городе начались беспорядки 作为命题，可被肯定，可被怀疑，也可以作为警告或害怕的内容，前面可加上 Я утверждаю（сомневаюсь，предупреждаю，боюсь），что（как бы не，чтобы не）... 而作为肯定言语行为，它只能是“对现实事态的陈述。”另外，陈述和一般表判断的命题不一样，它有扩大对方信息知识的作用，即说话人认定确有某事，而听者又不知道（至少是 г 不清楚 с 已知道）有关此事的信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必要把所肯定的事实，作为语句内容纳入双方的视野。社会公认这种行为必须和说话人的特定心态，即“相信确有 р”一致。不允许出现下述状态：Дождь идёт，и я так не считаю. 在正常的成年人的交际中，说话人完成陈述行为时，不会以假代真，以无当有，或告诉别人本已知道的、像“老鼠只有一只尾巴”之类冗余的信息。除非另有目的，如表示非单纯肯定的意向。B. Wierzbicka 认为下述例

---

[1]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23—26.

子违反预备条件——告诉对方所已知的信息，就属于此类：У тебя новая прическа（你梳的新发式）；Вы плох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е!（你自我感觉不好吧！）[1]说话人真正的意向要根据情景来决定，如前者可能表示“夸奖”，“欣赏”，后者可能表示“关注”或提醒对方“有由坏情绪产生的不妥言行。”

J. Searle 把类似的言语行为叫断定式（assertives）用 ⊢ ↓ в(p) 表示。⊢是借用 Frege 表示肯定判断的符号。↓表示先有事件，后有词语，说话人认为适应方向是从词到世界。в(p)表示真诚条件，в 为 believe（相信）的缩写。

（二）承诺式行为（акт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含许诺、保证）

其预备与本质条件：1. г 有能力完成 д；2. г 认为 д 对 c 有益；3. г 与 c——即交际双方，都认为 д 并非不言而喻，且能自行发生完成的事件。

其真诚条件为：г 打算完成 д.

其功能是：把该言语行为看成 г 完成 д 的保证。

简要说明：以“Мой муж ему поможет.”为例，说话人赋予该句命题部分的言之力是，说话人对对方作出的承诺，它不同于陈述。按照语言习惯不允许出现像“Я обещаю построить дом，но я не собираюсь делать.”一类说法，因为它违反真诚条件。此行为的预备条件、本质条件是“我能建房”，“建房对受话人有利”，否则就不成其为承诺，对双方都认为“会自行发生的事”，就没有必要做出承诺。正常情况下不会向人保证“今晚 9 点天会黑”，“我的孩子会

---

①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ью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26.

长大"或"工作日我去上班",除非有特殊情况。

J. Searle 把类似行为叫做承诺式。用 C↑I(S does A)表示。C 是承诺行为(commisives)的缩写,↑表示先有话语,后有行为,适应方向是从世界到词,I 是意向(intention),即以说话人(S)打算执行行为(A)为真诚条件。

(三)祈使行为(акты побуждения)(包含请求、命令等)

其预备条件与本质条件为:1. г 认为 с 能够完成 д,至少是 г 不认为 с 不能执行 д;2. 对交际双方来说,都不清楚在正常情况下,听话人会自动去完成 д;3. 眼下没有动作完成后的结果。

其真诚条件为:г 真希望 с 完成 д.

该言语行为的功能是:г 有意促成 с 完成 д.

简要说明:祈使行为的功能很清楚,试图促使对方行动。言语习惯认定并不允许出现像"Прошу закрыть дверь, но я так не хочу."之类的说法,否则表明说话人不真诚。当说话人明明知道对方无力开门(如对方为婴儿或重病人),或双方都知道受话人原本就要去开门,或本来门就开着,此时,祈使行为就自然失效,因为失掉实施行为的前提。

J. Searle 把这种行为叫做指令式(directives)。用! ↑W(H does A)表示。感叹号!是祈使行为的标志符号。↑表示言在事先,适应方向和承诺式一样,从世界到词。W 表明说话人有让听者 H 施行动作 A 的愿望(wish)。

(四)询问行为(акт вопроса)

其预备条件和本质条件为:1. 说话人不知道答案;2. 交际双方即 г 与 с,都不清楚,受话人能不被提问而自行提供信息;3. 说话人认为受话人知道答案。

其真诚条件为：r想知道信息。

询问行为的功能是：说话人试图从受话人那里得到信息。

简要说明：在J. Austin和J. Searle看来，"询问是指令式的一个亚类，因为它们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者回答，也就是要后者完成一种言语行为。"[①]询问要求"以言代行"，基于"言即是行"的观点，把要求对方回答看成完成一种特殊的、言语性的行为就很自然了。但其成功条件仍有特点：不允许出现像不想知道而发问的"Какую книгу ты читаешь? Но я не хочу знать."一类违反真诚条件的不妥当语句。说话人已知而故问，明知对方不知而询问，或已清楚对方本来就会提供信息而发问，均破坏了询问行为的前提，因此是不正常的，除非有询问以外的其他动机。

除上述几种Падучева提到的言语行为类型外，J. Searle还提出表情式、宣告式言语行为。

（五）表情式（expressives）

它包括"感谢"、"道歉"，"祝贺"，"欢迎"一类行为。其符号化形式为：E ＞ (p)(S/H + property)。E是这类行为代号，像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за помощь; Извините за опоздание;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днём рождения 等言语行为，其真诚条件，即"感谢"、"遗憾"、"祝贺"之类的心态已经体现在"表情式"中，心情已包含在以言表示的行为中。括弧内的p是个变项，可能是对方的"帮助"，"建议"、"资助"……因而感谢，但无例外的是，p已成事实，已有真值，因此无"词语与世界适应方向可言"，这用＞表示。p的另一特

① 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229页。

点是，它的内容必须归诸于说话人(S)或听话人(H)，因我有"迟到"，"失言"一类错事而道歉，因你有"乔迁"，"过生日"一类好事而祝贺。J. Searle 说："不可能因为牛顿发现第一运动定律而祝贺你。"[①]

(六)宣告式(declaratives)

典型的宣告式行为就是"说话使某事成为如此这般"，成功地完成它，"就保证了命题内容和实在之间产生一种对应关系。"[②]如大会主席说"Объявляю собрание закрытым."，公司经理说"Назначаю вас свои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垂死老人说"Завещаю свою библиотеку коллегам по кафедре."，即言毕事成之后，话语的命题内容部分立即与现实一致。J. Searle 把这类行为的结构符号化为：D↕>(p). D 表示宣言式行为；↕适应方向是词语到世界，又从世界到词语。宣告式不是描写一种已存在的事态，像断定式(即肯定式)那样，以词语适应世界，也不是企图通过人的行为造成某种未来事态，像承诺、祈使行为那样，使世界适应词语。处在符号表达式第三位的>表示无真诚条件，(p)表示命题变项。

综上所述，可见对分类并无一致意见：如祈使与询问是否属于一类；又如 J. Searle 认为有所谓跨类的、断定式的宣告式，他指的是裁判裁决，法官宣判一类行为，在实施这类行为时，说话人应以事实为依据，以词语适应世界↓，但裁判、法官也可能说假话，所以也有真诚条件，像断定式那样，他们应相信所说的内容为真，即 B

① 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92．第231页．

② 同上．

(p) 等等；也有人指出有所谓无把握的肯定（неуверенное утверждение），如 Неужели он захватил какие-то документы? 因而不同一般的询问。此外，在上述言语行为类型内部，尚可分出许多亚类。如祈使行为内部，可根据双方地位，划分出请求、命令、劝告等类别，每个类别内部又可以根据意愿强度，分为若干细类，如请求内部有祈求、恳求、苦求、哀求之别。言语行为分类尽管远非完善，但它毕竟是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它，可以掌握表达和理解相应的各种意向，懂得为使其成功而应遵守的条件，以及违反这些条件而导致"言外之力"的变化等等。这样，言语行为的类别在语用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в. 直接言语行为与间接言语行为　所谓直接言语行为，就是从词语的字面意义，受话人能直接判定其意向的行为，它不仅包括用施为动词，如以 я утверждаю，я обещаю，я прошу 表示意向的显性言语行为，也包括 б 项中提到的、没有施为动词的隐性言语行为，即言外之力是句子所固有的，但通过句中其他词语表示出来的。有时，语句还可以蕴含一种补充的、不同于字面的意思，以体现说话人当下言语行为的意向。间接言语行为，指受话人借推导规则来判断其意思或言外之力的行为。例如下述各例句，字面上无祈使意义，但在一定场合，却表祈使言语行为："请你走"。如 Я хочу быть один；Не можешь ли ты оставить меня одного? Долго ты будешь ещё тут стоять? Ты мешаешь мне заниматься；等等。人们根据交际经验不难把握这些句子的意思，但却不易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传统的语义理论对此无能为力。而语用学则能借言语行为的成功条件、双方背景知识、语境等加以解释。上述几个例子都多少和祈使行为的成功条件有关：说话人希望对方能做某事以

使自己得以独处，询问对方能否做某事使自己独处，提醒对方有必要采取行动改变"久呆"不动，或要求对方设法适应"我要学习"的状态。在特定语境下，根据背景知识，受话人推断出自己"离走"，是达到上述目的唯一可能的动作，从而正确理解说话人的意思。像"Вы не можете передать мне соль?"一类句子中，не можете ли вы что делать 的疑问形式已经规约性地表示祈使意义，从而使直接与间接言语行为的界限模糊。现代语用学广泛利用会话准则来解释言语行为的意向，详见第四节。应该指出，在间接言语行为中，原来的意向功能也并未完全消失，而推断得出的意思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取消。如说话人要求对方离开而说："Ты мне мешаешь заниматься."受话人可能回答："Извини, я буду молча здесь сидеть."后者就字面意思作出回应，从而取消间接言语行为的祈使意思。

现对第三节的内容作一简要归纳。

(1)把语句看作言语行为，不同于把句子看作命题，研究后者时，注意句子内容及其与现实的关系，逻辑上强调真值条件和情态关系；前者包括后者，并大于后者，语用学者注意通过语句实现说话人的意向，强调广义的真诚条件以及背景知识、交际环境一类语用因素。

(2)不同的言语行为类型都有自身的意向功能、成功条件和表达手段。掌握它们有利于表达和理解交际意图。话语间的联系可能是命题内容之间的，也可能命题意向间的。受话人听见对方说 Профессор Иванов шарлатан（伊万诺夫教授是骗子）后，若回应 Это ложь（这是假话），是针对命题内容的。若回答 Это наглость（这无耻），则是针对意向（或真诚条件的）＝Так думать — это

наглость，对话和话语（дискурс）内的意向联系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3）从各种言语行为类型，可以推导出可看作其预设的真诚条件，而受话人从间接言语行为中，根据语境背景知识及字面意义推导出说话人的真实意向。有时把推导出的意思看做一种增生的意思，这类意思的推导方式、准则及相关概念，将在第四节中讨论。

四　语句中增生的意思

前面已经提到，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语句蕴含一些其词语所没有表示的意思。这种增生的意思，就成为语用学研究的对象，它远远不只出现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这种发端于言语行为理论（说得更宽一点，起源于英美语言哲学）的语用研究，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摆脱了在语言系统内考查语义的局限性，它更接近言语实际（甚至可以说更接近生活实际）。但应该承认，语用学在所研究意思的范围、方法乃至术语方面，至今没有取得共识。在俄语语言学中，对这一外来学说接受的态度、角度和程度也不尽一致。下面只从实用出发，讨论几个与了解语句增生意思有关的几个概念。

4.1　关于预设（презумпция，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也译作前提、先设）

在逻辑学中，预设指一个表命题的句子——无论其采取肯定或否定形式——得以成立的条件。当预设为假时，句子无真假值可言。逻辑学最常引用的预设是存在预设和事实预设。什么是存在预设呢？简单说来，一个句子中谓词所说明的主体，应该是确实存在的，能够成立的；否则，该句子就失去成立的基础，谈不上真和

假。教科书中常引的例子①Ныне король Франции лыс. ②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ому удалось построить перпетуум-мобиле, был самоучкой 就说明这种情况。由于"当今法国没有皇帝",事实上"无人成功地建造永动机",上述两个句子的内容就成了非真非假,二值逻辑难以解释的现象。《红楼梦》22回,薛宝钗讲了一个故事。"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令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碓米,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惠能讲的也是否定存在预设,按佛家学说,心中应是彻底空无,如此看来,尘埃就无物可依,拂拭也失去对象,因而指明神秀落染尘埃之说没有根基。关于事实预设,也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出自 W. Quine 的例子"Филипп знает, что Тегульсигальпа столица Никарагуа."在说明复句中,当主句的谓词为"知道"(знать),"意识到"(осознать),"忘记"(забыть)一类所谓叙实性动词(фактивные глаголы)时,它以从句的内容是真的事实为预设。一旦预设为假,像上面例子,由于分句中特古西加尔巴不是尼加拉瓜,而是洪都拉斯的首都,主句的陈说部分就无所谓"知道还是不知道",就整个复句来说,也谈不上真假值了。这和存在预设不成立一样,语句内容也不是二值逻辑所能说明的。强调通过预设来解释语句增生意思的学者,有不断扩大预设范围的趋向:如谓词不仅以主词(主体)、而且以其他题元的成立为预设;当时间、空间状语为述位时,以谓词与题元构成的核心语义结构成立为前提;并进一步说,任何主位都是述位的预设,有人还把前面讲

的、表示说话人意图的真诚条件，也看成语句的预设。但所有上述预设，大都和句子的交际类型、语法结构有关，特别是由于句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所触发”，但很少是在语用条件下语句所增生的意思。

一个给定句子的预设总是与句中的词语意义和内部结构有关，往往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如 В два часа Иван начал работать. 这一语句的预设只不过有：Иван 确有其人，Иван 在两点之前没有工作，否则谈不上开始工作。即使把 Иван 换成可兼指男女的 Валя，начал 的阳性词尾，也能预设出句中的 Валя 是男的。但这个句子的推涵却数量不定，请参看下一节。

预设学说，对实际掌握语言，有什么意义呢？（1）它是保证使“语句正常”的语义要素，由于它一般都没有在字面上表现出来，当交际顺当进行时，人们都不注意它的存在，它就像心理学上所说的，是衬托作为前景图像的背景。因此，透过语言现象，把握预设，有助于深入理解和解释语句的意思。（2）一旦违背“预设为真”的条件，就会导致语句语义异常。因此，说话人应该遵守这一点，否则他所使用的话语是不规范的，或者他本人是不真诚的，甚至是故弄玄虚、有意蛊惑的。而语句语义异常，往往是由听话人察觉的，他会由此逆推，语句的预设是否成立，或说话人是否真诚。语句“成功建造永动机的人是个无师自通者”，或者表示说话人不够真诚，有意迷惑听者，或者他自身无知、不懂永动机的建造是不可能的；（3）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预设的态度也显示说话人的观点，例如 Даже в свои 10 лет школьник не может ещё понять «Войну и мир». 听话人能够理解说话人的意思，却可以不同意说话人通过预设所表示的观点：即“十岁时，小学生就足以读懂《战争与和

平》。"这可以说是一种主观的，未经证实的，认为受话人已知的语用预设。预设对掌握某些词义，特别是语气词的意义十分重要，一些语言学家甚至说"预设理论似乎是专为研究语气词建立的"，现有不少人从预设角度展开语气词及副词意义研究，而这些词的意义，又和理解语句密切相关；(4)对语言学来说，只要说 Эту теорему может доказать даже Гедель，由于违反语义预设，因而不够得体就够了(哥德尔作为伟大的数学家，不应是能证明此定理的最差的人)，至于它有、无真假值并不重要，这可避免一些繁琐的争论，像 Чашку разбил Иван(打碎碗的是伊万)。其预设为："某人打碎过碗"。当无人打碎碗时，一些学者认为此句话由于预设不成立，因而无真假值可言；另一些学者主张，它和当"Иван разбил чашку."为假判断时性质一样，都表示一桩没有发生的事情。按照目前俄语界对预设的理解，只须指出，前者不同于后者，它由于前提不成立，而显得语义异常，"碗没有打碎，何来伊万砸碗呢?"后者只是判断错了。

4.2 关于推涵(следствие，импликация，或 entailment，implication，也译作蕴涵)

从逻辑上讲，推涵是从一个给定为真的判断推导出的另一个判断。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推涵指从一个语句可推导出隐藏的另一个(或更多的)语句，从而包含着它字面上没有表示的意思，语用学所关注的是，正确推断理解这一潜在的意思。语言学中的推涵所包括的内容更广泛，它并不局限于逻辑推涵。下面就进一步探讨推涵。

语义蕴涵或语义推涵，指作为某一个语句的语义结构要素的推涵 p，是从语句 s 推导出来的，即 s→p，当推涵不成立时，也会导

致语句的不成立即 p→s. 下面将推涵和预设进行比较。

(1)当语句 s 采取否定形式时

①В два часа Иван начал работать.

①的预设为：②В некоторый момент до двух часов Иван не работал. 即使①采取否定形式时，这一预设也不变。因为伊万两点钟时，无论是否开始工作，都以两点前他未工作为前提，否则谈不上"开始"工作。

①的推涵为：③В некоторый момент после двух часов Иван работал. 根据 начал 完成体过去时的意义，从两点开始工作推断出两点后伊万在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当①采取否定形式时，推涵不一定保留，甚至很可能相反，"两点以后伊万也没工作。"

(2)当预设或推涵被否定(不成立)时

4.1 一节中已经说过，当一个语句的预设被否定(即为假)时，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该语句无真假值可言，而在语义上，语句异常；而本节有关语义蕴涵定义已指出：若 p 为假，s 也为假，如果"两点多一点伊万工作"是假，就得出"伊万两点时开始工作"也是假，可见这个语句 s 的意思依然在二值逻辑范围之内，是可以有真假值的。

但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当推涵被否定时，说：В два часа Иван начал работать, но в некоторый момент после двух часов он уже не работал(или: Он уже ушёл с работы; Он уже заснул). 听话人并没有感到原来的语句有什么语义异常或运用不当，他只不过感到奇怪，为什么刚开始工作，伊万就不干了(就走了，就睡了)，并怀疑"伊万两点钟开始工作"是否为真，而事实上这一语句很可能(但不一定)就是假的。

(3)语句的预设数量和推涵数量不同

一个给定句子的预设总是有限的，但推涵却很难预测其数量。上述例句 В два часа Иван начал работать. 除了前面基于词义作出的最可能的语义推涵外，还可能作出："В два часа Иван не спал/здоров/трезв."等推断；如果工作地点只能在工厂，还可衍推出 В два часа он уже не был дома；如果工厂实行轮班工作制，则有推涵 В два часа он сменил друг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以及其他在语境中产生的各种语用性推涵。按照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的说法，"语用性推涵指的是受话人在收到信息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和构想。"[①] 正是借助这种衍推方式，受话人才能理解对方的意思，解释篇章中句间中隐蔽的联系。

(4)预设和推涵在推导方向上的不同

К. А. Долинин 在一篇文章中说："有时认定，预设是指向后方，指向过去，揭示预设并不能提供新的信息，而推涵相反，弄清推涵是指向前方，指向未来，以获得必需的有用的新信息。"[②] 由此得出结论，与逻辑学重视预设不同，语言学、确切说是语用学，更关注推涵，特别是语用性推涵和下面要讲的隐涵。预设要解决逻辑推导中出现的真值问题，推涵要解释说话人想表示的、未体现在词语中的意思。

从以上和预设的对比分析中，已经说明了推涵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得出推涵的过程，是一个推导过程。Е. Э. Разлогова 说，"每个说话人头脑中都有一套支撑推导的规则系统（система

---

①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Типы языковых значений. Оценка. Событие. Факт.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8. стр. 86.

② К. В. Долинин. Имплицит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3. №6.

опорных правил)，这些规则系统使此人能把有推涵关系的判断联结起来，作出推理论断(如果此人掌握了合适的支撑规则)。"[①]当人们从 Удельный вес льда меньше удельного веса воды 得出推涵 Лёд удержится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воды 时，支撑推导的规则是："如果某一物质的比重小于水，则它浮于水面。"这类所谓支撑规则越是客观、概括、与词语意义的联系越是密切，它们对语境的依赖程度就越小。例如 G. Leech 说："蕴涵和下义关系完全相对应。"[②]如 Иван　холостяк 的推涵是 Иван — мужчина，Мать жарит яичницу 蕴涵着 Мать готовит яичницу. 因为"单身汉"与"男人"，"炸"与"烹调"均有下义词与上义词的关系。根据霍恩(L. R. Horn)级差学说，强项蕴涵着弱项，все(全体)蕴涵着 некоторые(某些)；неизбежность(必然)蕴涵着 возможность(可能)；всегда(经常)蕴涵 иногда(有时)等等。因此当说"① Все студенты пошли в кино. ② Крах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неизбежен. ③ По утрам он всегда гуляет по лесу."时，就可能分别得出上述各句的推涵"① Некоторые студенты пошли в кино. ② Крах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возможен. ③ По утрам он иногда гуляет в лесу."但也有人认为上述两类推涵应划人预设。

还有些推涵是由语义引申出来的。如俄语中 остаться，прийти 的词义导致 Гость остался у нас/пришёл к нам 这一语句有推涵"客人现在还在我们这里"，如果客人已经不在，按"体"的用法规则，应说 оставался/приходил，即用未完成体。可以说，在上

---

① Е. Э. Разлогова. Когнитив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прямых и непрямых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 Из кн.：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 стр. 138.

② 杰·利奇.《语义学》.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第 138 页．

述例子推导过程中所依据的支撑规则具有客观而概括的性质：诸如“单身汉都是男的”、“全体包含部分”、“完成体动词用于结果意义时，表动作达到结果后的状态”等，都符合逻辑或语义的规定，对此，交际双方已有或易有共识，因而依据它们，可不借助语境，就得出顺理成章的推涵。但语用学所关注的是另一类推涵，其推导过程所依据的支撑规则，并不完全符合逻辑规定，也无语义根据可寻，但基于双方的共同背景知识，结合特定语境，交际者却可交流未表现在词语字面意义上的推涵。“哲学家 R. Grathoff 注意到在日常推论的基础中有一种逻辑的（或者，可以说准逻辑的 псевдологический）的论据，它被美国哲学家兼数学家 Ch. Peirce 叫做不明推论（абдукция，abduction），不明推论是‘反过来’的演绎（дедукция），所谓首尾倒置的演绎。如果在演绎中推论是从前提到结果，则不明推论却沿着相反的方向，即由结果到前提。正规的演绎性推论是这样：‘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因此，苏格拉底也会死。’这里有逻辑上必然的结论。当进行‘不明推论’时，三段式推论采取以下方式：‘所有的人都要死，苏格拉底会死，因此，苏格拉底也是人。’也许认为，这里一切正常，但仔细一想就清楚，结论不对：从苏格拉底会死，根本得不出苏格拉底是人，因为猫、狗、蝴蝶也许还有树，都会死”[①]。事实上，日常交际中，许多推涵都是靠不明推论得出的。如“А：Не идёт ли дождь？ Б：Я вижу асфальт мокрый.”问话人从“人行道湿了”，得出作为答案的推涵：“正在下雨”，用的也是“不明推论”。仔细想“路湿”还可以由“洒水”、“雪化”、“自来水管破裂”等其他原因造成。因此，不明推

① Я. Г. Ионин. Соци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ы. Логос. Москва. 1996. стр. 95—96.

论并非逻辑推断，按 Ch. Peirce 的说法，它只是一种假设。由此形成的“推涵”，并非传统形式逻辑运作的结果。Ch. Peirce 说它是恍然悟出(озарение)的，忽然萌发的。应该指出，特定的语境，日常经验的归纳沉积，双方的背景知识，都会导致悟出这种推涵，它虽不符合逻辑，但却极可能是语句所要表达的潜在意思。此外，还常提到另一种不完全符合逻辑的推理，所谓的省略推论(энтимема, enthymeme)，即所说的语句并非得出推涵的直接依据，它不是三段论中的大、小前提。前提可能包含在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中，因而被省略。例如 А：Почему сегодня ребята третьего класса плохо посещают занятия? Б：Их класс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болен. 当双方都有背景知识：“三班班主任严厉，学生因为怕他而不敢缺课。”这时 А，Б 两人头脑中就有用于推导的下述支撑规则：“如果三班班主任不在校，该班的出勤率就不好。”当 А 从 Б 的话中得出“班主任(因病)未到校”时，就弄清了三班出勤率低的原因，也获得了问题的答案。

现归纳一下，推涵这一小节的要点。

(1)尽管推涵(蕴涵)与预设都是在语句中增生的意思，而且有人对此不加区分，但两者依然有着质的不同，有人甚至把蕴涵叫做后设(постсуппозиция)，强调两者对立的一面，其具体内容已在前面讲过。

(2)推涵的得出在于交际双方头脑中都有些作为推导依据的支撑规则，其中一些是概括的、客观的，另一些则是主观的，只适用一定交际范围，甚至只存在交际双方的共识中。

(3)如果根据语句中词语意义或逻辑演绎规则进行推导，则比较容易得出准确的推涵，并较少取决于语用因素。有人把严格按

逻辑规则演绎推导得出的必然推涵$[(p \to q) \wedge p] \to q$排斥在语用学之外。

(4)所谓语用性推涵，它们产生于不规范的逻辑的推导(不明推论或省略推论)，推导所依据的支撑规则也缺少概括性和客观性。得出这种推涵更多地是依靠语境和背景因素，情况变动时，语用推涵可被取消。也有人怀疑，这种推涵的形成未必真有过某种推导过程，它可能是直接萌生的，恍然悟出的。

(5)常常把这里讲的语用推涵(蕴涵)看成非规约性的隐涵(импликатура)，并把它纳入下一节所讲的内容，但语用推涵毕竟有某种规则作为推导依据，尽管推导过程并不完全符合演绎逻辑的要求，而下面讲的隐涵都主要依靠会话准则推导得出。

4.3 关于隐涵(импликатура，也译作含意或含义)

尽管引入预设和推涵，但仍然不能解释所有增生的意思。在这方面 H. P. Grice 的会话含意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于1975年提出了会话中应遵守合作原则(принцип кооперации)，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交际双方都想达成相互理解，从而必须互相配合。他提出了体现合作原则的四项准则。(1)质的准则(постулат истинности，maxim of quality)，指要说真话，至少不说自己相信是假的东西，不说自认为言而无据的话；(2)量的准则(постулат информативности，maxim of quantity)，说话的信息要能满足当下的交际需要，但不要超过需要；(3)关系准则(постулат релевантности，maxim of relevance)，要说与当下的事有关的话，说切题的话；(4)方式准则(постулат ясности выражения，maxim of manner)，要说话明白，避免晦涩，避免歧义，尽量简洁而有条理。凡在正常交际情况下，根据上述准则推导出的语句潜在意思，

就是一般的隐涵，或一般会话含义。如①Мне большо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оставили ваши новые стихи（当说话人遵守质的准则，语句有赞誉性隐涵“您的诗写得好”）；②Я，как директор，обещал дать ему месячную зарплату в 300 рублей（按量的准则，意味着说话人未曾许诺过多于三百卢布的月薪）；③Мальчик упал и мать подняла его с земли и отнесла домой（根据关系准则，意味着扶起男孩的应是他的母亲，尽管没有指明这一点）；④Завтра поможет нам ухаживать за ребёнком тётя или мама.（根据方式准则，使用 или 不仅表示析取关系，而且意味着说话人不知道究竟是婶子还是母亲来帮忙，否则就是说得不明白、不简洁。）这些隐涵似乎并不怎么令人感兴趣，尽管它确实存在于人们的话语经验之中，但在 H. P. Grice 提出合作原则之前，未能对隐涵的产生和使用，作过合乎情理的解释。Horn 的级差学说，认为可以从弱项推出强项不成立的隐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丰富了同时也简化了 Grice 的合作原则。当人们说“①Некоторые студенты пошли в кино. ②Крах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возможен. ③По утрам он иногда гуляет в лесу.”时，其隐涵分别为“(1)Не все студенты пошли в кино. (2)Крах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не неизбежен. (3)По утрам он не всегда гуляет в лесу.”得出隐涵的根据是：如果含强项的语句成立，即“全体学生去”，“殖民主义一定消灭”，“他老是早晨在林间散步”；说话人何必用含弱项的语句表示呢？这种推导显然考虑“量”和“方式”的准则。E. B. Падучева 曾引过两个有意思的例子。①Если позовёшь，я пойду 有隐涵“如果不招呼，就不去。”②Левый глаз у него видит прекрасно 有隐涵“右眼有些毛病。”①句得出隐涵推导根据是：如果“他一定去”，且与“是否打招呼”无关，那提出

条件就是信息过剩。受话人认为对方遵守量的准则，故得出上述言外之意。如果说话人没有这种意思，受话人反而惊奇，甚至责备其不遵守合作原则。试看— Если позовёнь, приду. — А если нет ? — Тоже приду. — Тогда зачем говоришь "Если позовёнь."例②的推导根据是：如果"两眼视力都好"，说话人就会直接说出含强项的句子(或者说，作强势论断)。那样，岂不省劲得多。这使人推测较强的事实不成立[1]。

比较有意思是特殊会话含意，这里叫做特殊隐涵，它是由于违反会话准则造成的，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一般性隐涵。由违反会话准则，就使人感到所说的语句异常，从而追问为什么说话人不讲真话(或说些信息不足或冗余的话，说些与当下话题无关的话，用晦涩曲折的方式讲话)？从而推断其别有意思，再进一步根据语用知识，去寻找所谓特殊隐涵。请看下面的例子：①На занятиях по-англи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ве девочки потихоньку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Учительница подходит к ним и говорит: "Я вам не мешаю? 显然，女教师问话，不是发自真心。课堂上本应该是老师讲课，谈不上妨碍学生讲话，老师此一问话自然别有用意。学生自然就应得出"自己不该谈话"的结论。② Поскольку заговорщики устраивали 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а — как они полагали — вполн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и при участии Лукьянова (а поначалу и Горбачёва), то они спокойно спали, а Павлов и Янаев исправно пили водочку под закуску "Я

---

①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44.

тебя умоляю". Павлов по утрам (после 13 часов) регулярно купался, а Янаев не мог отказать себе в удовольствии и в баньку сходить (в этот раз — без девочек!) (Лен. Журанал Столица 1991 №39, стр. 5). 这是对1991年8.18事件的描述。最后一句说"当天雅纳耶夫还不放弃去趟澡堂的享受",但却加上与事件无关的冗余信息。"这次没带女孩了!"显然,言外之意在于暗示当时的副总统有道德方面的问题。③Вы хотите узнать мой отзыв о новой книге поэтессы?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её обложка. 不对书作出评论,而说与话题无关的"我喜欢书的封面"。违反关系准则,导致找出"对女诗人新书评价不高"的隐涵。④Известный француз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Паскаль некогда сказал: "Я пишу длин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нет времени написать коротко.""我写得冗长,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得简洁。"帕斯卡这一多少有些曲折、有悖常规的话语方式,却包含深刻的隐涵——写得简洁需要作家更多的时间、更深的投入、更细致的推敲。

Grice的理论,大大地减轻了语义学的负担,对上面讲的种种语句增生的意思(隐涵),无论是生成语义分析、元语言式分析(A. Wierzbicka所倡导的),经典的逻辑语义分析,更不用说传统的句法一语义分析,都无能为力。这一理论另辟蹊径,为解释领悟这些意思的语感寻找答案。它问世后,即引起广泛的注意,但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渐地暴露了会话准则的不足、缺点,甚至是矛盾。于是又有礼貌原则的提出,原来的会话四准则简化、合并与重组,甚至打出新格莱斯语用学的旗号[1],研究还在继续深入,但眼下似乎没

[1] 熊学亮,《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第5、6、7章。

看到新质的、突破性进展。

在研究隐涵方面，还有术语界定不清、分类界限模糊的问题。Grice把与直义（或字面意义）相对立的叫做含意，含意又分规约性的与非规约性的，非规约性的又分为非会话含意与会话含意——后者即本文所说的隐涵，它又包括上面已分析过的一般会话含意和特殊会话含意。规约性的含意在俄语文献中倾向于把它看做预设，这已经提到过了。至于什么是非规约性中的非会话含意，一般都语焉不详，也许下面这个例子属于这一范畴：Сегодня пятница, нужный Вам врач занят больными по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й записи. Вы как-нибудь придёте в другой раз. 如果医院实行周日休息制，受话人将得出“星期六就可来医院”，如果周六、周日双休制，则得出“只能星期一来医院”，如果该患者知道此大夫只周二、周五接待病人，上述那句话就意味着“最早只能下周周二来。”这里帮助受话人推导是所谓支撑规则、而不是会话准则。按照本文的观点应划入推涵，而不是隐涵。4.3节所举的例子中，其结论是无法靠逻辑甚至准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没有任何可得出“左眼视力好、右眼就不好”，“书的装帧好，内容就不好”的推导规则。当然，推涵与隐涵没有截然的界限。常把隐涵（импликатура）看成不严格的推涵（импликация），随着对“严格”标准的理解不同，划分界限也就不一样。本文提出自己划分标准，并不采用非规约性的非会话含意这一概念。

现在把第四节的内容扼要地总结一下。

(1)语用学研究语句潜在的、在其词语之外增加的意思，它不是描述说了什么，而是探索所说的意味着什么。由于不是由词语表示出来的，从而须要推导才得出增生的意思，某些意思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取消。此外，它作为整体出现，不能分解为组成单位。

(2)向后推导，得出语句成立的根据，就是预设，这种意思是语句一产生就应有的，它提供的信息并非新的、而是未被注意的。由现有语句向前推导，得出它潜含的、其词语原先没有表示的新信息，而这种信息往往是双方要交流的。推导过程中若主要依靠支撑规则，则得出推涵；若主要或仅仅依靠各种会话语原则或准则，则得出会话含意或隐涵。应该指出，在所谓"预设热"时期，曾把所有语义蕴涵(即推涵)纳人语义预设，并把语用蕴涵，甚至会话含义都叫做语用预设[①]。这种广义的预设学说，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却导致了术语的混乱，须加以注意。

(3)凡增生的意思与原来词语意义和逻辑规则密切相关，就不易被取消，一旦被取消，就会令人感到惊奇或异常，所谓语义预设、语义推涵就属于此类；而得出语用推涵和隐涵，则更多与语境、背景知识、不完全符合逻辑的推导的规则、会话准则等一些语用要素或条件有关，因为这些条件可以变化，而增生意思被取消的可能性也较大。后一类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着增生的意思，应是语用学着力之处。

此外，想强调一下，语用研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语句增生的意思上，而不是术语的界定和分类上。其次，人为硬造的一些例子，证明增生意思是否可以取消，似乎对理解语言，也无大帮助。В. К. Гак 说："逻辑学中热烈讨论的问题，并非所有的对语言学都很重要，例如揭示语句真值条件是逻辑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但这对从纯语言学角度分析材料来说并不重要。"[②]最后，语用推涵和隐涵

---

①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Функции частиц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Гл. 3.

② В. К. Гак. "语用学、言语习惯与言语语法"//《国外语言学》1989. №1. 第 35 页.

是恍然悟出的，还是推导引出的？关于这一争论应指出：在反复推导的经验沉淀的基础上，在思考过程自动化的前提下，就易导致恍悟式的直觉，即使增生意思是恍然悟出的，也不排斥对推导过程的研究，因为它可以为语用推涵或隐涵提供合理的解释，也可对这一过程某种程度的形式化，提供一些根据。

著名心理语言学家 T. B. Ахутина 正确指出："对研究语言及其应用的当代科学而言，很典型的是把主要注意力从语句的句法转向整个言语行为，包括表达行为(locution)，说话人的意向(illocution)及其对受话人的影响(perlocution)。这种关注的改动要求研究者要考虑的不仅是语言知识，还有使用的知识，要考虑上下文和交际言语环境，还应有明确的意识：说话人在语句中所针对的是，受话人及其参与言语交际程度和对叙述题目了解程度。"[①]这段话可说是对本章内容的概括和补充诠释。

参考文献

1. 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5.

2. C. G. Feldman. "'旧'语用学与'新'语用学——对一场革命的反思". 载《国外语言学》. 1988. №2.

3.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Истоки, проблемы и категории прагматики. Из кн.: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XVI. Прогресс. Москва. 1985.

4.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5. Е. М. Вольф.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оценки. Наука.

① Т. В. Ахутина и д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ечев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в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е.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99—100.

Москва. 1985.

6.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Фактор адресата //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ОЛЯ. 1981. №1.

7. 华劭."从语用学角度看回答"//《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6. №3、4.

8. Ю. Н. Караулов. О состоя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Доклад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1991.

9. Л. П. Крысин.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

10. 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 英美部分》.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11. Ю. Д. Апресян.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ом Ⅱ.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95.

12.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13. 沈家煊译介."S. C. Levinson 语用学论题之一:预设"//《国外语言学》. 1986. №1.

14.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Типы языковых значений. Оценка. Событие. Факт.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8.

15. К. В. Долинин. Имплицит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й». 1983. №6.

16. Е. Э. Разлогова. Когнитив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прямых и непрямых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 Из кн.: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

17. 杰·利奇.《语义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18. Я. Г. Ионин. Соци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ы. Логос. Москва. 1996.

19.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20.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Функции частиц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21. В. К. Гак."语用学、言语习惯与言语语法"//《国外语言学》. 1989. №1.

22. Т. В. Ахутина и друг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ечев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в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е.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第十章　篇章(话语)语言学

篇章的关联性与整体性

作为第一性的言语材料，连贯话语是任何立足于层次转换，进行语义分析的始发“工作平台”。

S. J. Schmidt

连贯话语中的语句，有着不仅是线性的，而且是整体性的相互联系。这样，它不是简单链式微型结构的总和，而是这种完整统一体的宏观结构。没有宏观结构的连贯话语是未经过思考的。

T. M. Николаева

一　作为研究对象的连贯话语

1.1　篇章(话语)语言学兴起的背景

a. 它的兴起和言语行为理论的盛行，有着相同的背景，都是对形式主义研究的一种反动，由于语言学者长期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和确定语言单位、结构及由它们所形成的系统，导致忽视言语研究。而言语体现在两个方面：“与言语动态一面对应的是摄取其全部(生理、心理和社会)特征的活动，与静态一面对应的是从言语活

动中分离出来并以某种方式记载下来的话语(текст)。言语语言学也分成两个互相补充的领域:分析言语动态的言语活动和言语行为理论[1],以及面向言语静态的篇章语言学。"[2]这样,基于共同背景产生的言语行为理论和话语语言学是两门彼此独立又相互补充的学科。

б. 言语产品为哲学家、逻辑学家、社会学家、文艺学家所共同关注。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活动都立足于话语分析之上。对一些人来说,话语是思想及思维规律的体现。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是人的心理或社会行为的表现。作家的作品,学者的著述,司法者依据的经典,布道所宣讲的经文……直至日常谈话的记录,均被认为是话语。这种与众多学科相关的话语成为当前社会科学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可以说,实践的需要推动了对话语的研究。应该指出,语言学不可能探讨各类话语材料的具体内容,因为这些材料浩如烟海,千差万别;它也不会回到语言文学不分的语文学(филология)的老路上去。但究竟什么是篇章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没有统一的认识。

в. 导致研究篇章的另一动力是语言学发展自身的逻辑。在传统语法学中,研究局限在句子(包括复句)范围之内。然而从表达手段来看,语言单位之间的联系,不仅存在于句子内部,也出现于句子之间,像前(复)指,后指,后一个句子中可包含把前一个句子的内容代词化、名词化的要素;词汇的重复,照应,句间的时体形式

---

① 言语活动理论是苏俄对言语动态研究的科学,它在观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言语行为理论。

②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415.

的协调，特别是实际切分与上下句的关系。这一切都使语言学家把目光投向大于句子的整体。从内容来看，很多人都意识到句子往往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独立信息。俄国篇章语言学先驱者之一——Н. С. Поспелов 说："连贯话语中实际的句法单位不是单句或复句，而是在脱离了连贯言语的具体语境后，仍具有结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复合句法整体。""它在连贯话语中能真正具备封闭的句法结构并表达说话人的完整的思想。"[①]导向研究话语的思路大致是：为了更充分表达思想，应有超出句子并比它更大的单位，应该分离出这些单位，确定其内部联系、组织、形式特征以及各种范畴的关系。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说："在把语言作为交际手段研究的传统框架内，学者运用了一套语言单位，其'上限'是句子，但是当把重音置于上述表达式（即交际手段——引者）的另一部分，即放在交际上，就看得很清楚，交际并不是通过音位、词素或词实现的，甚至也不局限于个别的、孤立考察的句子范围之内。在自然的交际活动过程中，句子通常是某种更复杂整体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超出句子的界限，并成为建立语言学研究特别领域的理由，它的名称就是篇章（话语）语言学。"[②]

1.2　篇章（话语）与篇章（话语）语言学

a. 什么是话语（篇章）？ текст 一词是指连贯话语，常译成话语或篇章，现在有趋势将两者分开，这一点放在后面解释。对于什么是话语，语言学界，认识并不一致，这从下面援引的定义就可以看

---

① Н. С. 波斯佩洛夫．"现代俄语中的复杂句法整体问题"//《话语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第 242 页．

②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Мысли о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96. стр. 280.

出。

1)"一篇话语可以看做是一条最小的表述链，也就是说，是一条符合特定上下文和特定情景的表述链。"(F. Daneš)[1]

2)"连贯话语是通过意义联系组织起来的符号单位系列，其主要特征为关联性(связность)与整体性(цельность)。"[2]

3)"在语言联系和语言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并在内容上把句法单位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言语片段叫做连贯话语。"[3]

4)"篇章(текст)——是言语创造过程的产品。它具有完整性，体现为文字材料，并根据材料类型进行相应的加工。言语产品具有明确的意向和语用目的，包括名称(标题)及一系列独立单位(超句统一体)，并通过各种词汇、语法、逻辑、修辞等联系手段，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И. Р. Гальперин)[4]

关于什么是话语，众说纷纭，还可以列举出其他学者的一些观点[5]。但像"词"和"句子"一样，没有统一的定义，并不妨碍对其展开研究。

通过上述定义，不难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出话语有两个特点：关联性和整体性。前一点是很明显的，没有任何联系的语句，不可能构成连贯的话语；后一点却没有获得统一的认识，这里只想指出：1)所谓篇

---

① F. Daneš. "话语结构的语言学分析"//《国外语言学》, 1986. №1. 第 8 页.

②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507.

③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Ⅱ.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83.

④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стр. 18.

⑤ 可参阅"索绪斯基的《话语语言学》简介"//《国外语言学》, 1987. №4.

章整体性，更确切说，整体性所体现的完整性（завершённость）[①]和说话的意图有关，当说话人认为其意图已经实现时，连贯话语才获得这一特性；2）完整性，仅在实现了说话意图的连贯话语作为一个统一体时才能具有，而连贯话语的组成部分则不具有这一特点；3）完整性并不完全等于完结性（законченность）。所谓完结性通常指对一个事实表述（сообщение）完了，指对一个人、物或场景的描写（описание）充分，对一个思想、观点的议论（рассуждение）透彻或对一个故事的叙述（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的完结。在某些简单的篇章中，完结性和完整性可能吻合。如对会议过程，法庭审讯一类事件作客观报道。又如一个寓言内，故事讲完了，作者的意图也就实现了。当 И. А. Крылов 在"乌鸦与狐狸"中，讲到乌鸦忘形歌唱，奶酪从口中掉下，被狐狸叼跑时，随着故事的完结，作者寓于其中的劝诫意图也实现了。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结构复杂的作品中，两者并不吻合。一个实现深刻复杂意图的作品可能包含许多"业已完结"的叙述、描写或议论，但它们作为连贯话语的组成部分，并不具有完整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因作家意图业已实现而作品结束，但故事并没有完结、没有结局。不少人勉强地为名著写续篇，补后事，往往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第二，所谓关联性，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各个语句或其它话语单位之间形式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要反映内容上的关系。否则即使有形式上的联系，也不能构成连贯话语。下面是 И. П. Севбо 的例子：Сегодня я взглянул на небо. Всё оно было в чёрных тучах. Горячий пар полезно вдыхать при насморке.

---

① 整体性（цельность）和完整性（завершённость）的关系见本章最后一部分。

Насморк - верный признак гриппа. Грипп возбуждают вирусы. Вирусы исследуются в лабораториях.(今天我看了一下天空。整个天空都布满乌云。伤风时吸入热空气很有好处。伤风是感冒的可靠症候。感冒系由细菌引发。在实验室里研究细菌。)例句中的代词和词汇重复把这些语句从形式上联结在一起了,但由于缺乏意义的关联,特别是缺乏将它们凝聚为整体的因素,因而它们也就不能算做有意思的连贯话语。另外,有时语句或其他话语部分之间,只有意义的联系,可能没有形式上的联系的标志。这就是所谓的"意合"。而且意义关系越清楚,对形式联系的需求就越减弱。当然,某些联系手段自身就表示一定关系意义,因而要给予充分的注意。鉴于上述情况,以及连贯话语内联系手段与传统的句法手段不完全吻合,最近出现新的术语 когезия(cohesion),译作接应,这里用它泛指使连贯话语内部各部分内聚为一体的各种联系,包括下文要谈到的交际接应。

第三,与 текст 并用的,还有另一个术语 дискурс(discourse)。许多人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词。但《语言学百科词典》认为后者是"和语言外部的——语用的及其它因素结合在一起的连贯话语","是沉浸人生活的言语。和术语 текст 不同,它不能用来称谓古代文献和其他难以和现实生活建立起直接联系的篇章。"[①]它甚至还考虑身势、手势、表情一类因素。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对 дискурс 有独特的理解,把它当做 текст 的基本单位[②],相当于本文中的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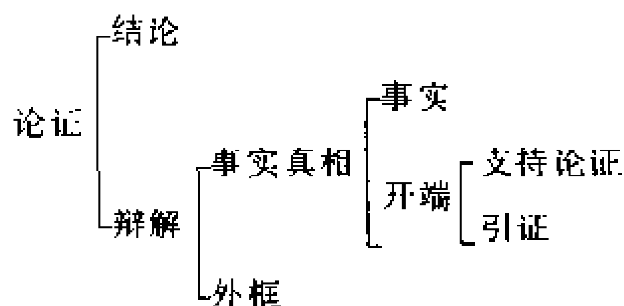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136—137.

②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Мысли о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96. стр. 281.

句。本文把 текст 译作篇章，且把主要范围局限在书面言语，因而不可能考虑未反映在其中的表情、手势一类辅助手段，但作者的意图、背景知识一类语用因素则是篇章分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注意的是，汉语的“篇章”一词，本身就已排斥口语，西语中的 текст 一词尽管在传统上也多指“文本”，而作为现代术语，所谓连贯话语（связный текст）则兼指口语与书面语两种言语形式。也有趋势把前面用于第一种意义的 дискурс 译作“话语”，以强调它与 текст 的区别。本文尽量避免使用 дискурс，这里研究的篇章是，有特定主题（一般通过标题体现），有作者意向的、有一定组织结构的、具备关联性和完整性的书面言语。那些自发的、无特定针对性的、未周密思考过的口头言语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6. 篇章语言学研究什么？这门学科尚处在形成阶段，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研究它？它具有哪些基本范畴？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但是这门学科比传统语言学能更深入合理地解释某些语言现象，突破了结构语言学的限制，提出了一些要研究的新问题，并取得了一些进展。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类课题：第一类问题涉及到篇章中有哪些单位，这些单位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单位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各个单位是如何组织成为连贯话语的等等。依然是运用单位、结构、各种联系及其表达手段一类句法学中常见的基本术语，只不过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当然，在新的条件下这些术语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语语言学把此类问题归结为篇章句法（синтаксис текста）。我国把研究这类问题的学科叫做章法学，这很贴切；第二类问题与篇章类型有关。在研究第一类问题时，发现不同的篇章在功能目的、使用语言手段、所传达信息的性质等方面都相差很大。例如，对某一

事件所作的客观报道与同样以该事件为素材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就有很大差别。客观报道一般都尽量减少或避免作者发表自己的主观意见，明确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时间与空间，以完整地报道某一事件为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相应类型篇章的整体结构等等；而在文艺创作中却不受上述因素约束。篇章类型和功能语体（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иль）密切相关，但有不同的侧重。后者主要研究标准语在人们言语实践的各个重要领域中所形成的变体：如日常生活语体、科学语体、报刊政论语体、公文事务语体，以及颇有争议的口语语体和文艺语体。探讨这些在社会与历史中形成的范畴，在使用语言上，有什么特点。而前者则把范围局限在书面的言语作品之内，根据这些作品的具体目的、使用范围和典型的内容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把篇章分成若干类型，研究它们的宏观结构。如著名荷兰语言学 T. A. V. Dijk 就提出科研报告结构、论证文章结构。此外，还有叙述故事结构。以及在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俄国 B. K. Пропп 提出的很有影响的童话结构。其研究重点在于每种篇章类型的框架结构，每种类型中典型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出现的先后顺序。下面是Van Dijk提出的论证文结构的总模式[1]：



---

① 刘鸿绅，"篇章语言学的发展史及其研究领域（下）"//《国外语言学》，1987. №4 并可参看该杂志1998年第2、3两期连载的"戴伊克的话语结构宏观结构论"。

掌握篇章类型知识和掌握功能语体知识对研究第一类问题也很重要，应是进行这类研究前的必要知识储备。对学习外语的人，了解所学语言中的实验报告、论文总结、书评等的宏观结构当然很有必要。这类反映文章框架、先后顺序、起、承、转、合一类的内容，也有人把它归结为篇章修辞(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由于修辞一词用得过于广泛，且经常牵涉语用方面的要素，故本文不采纳这一说法；第二类问题是关于话语内容方面的，包括各个语句之间的语义接应，各个单位如何在意义上相互配合以实现某个主题，甚至形成全篇的完整意思；篇章所包含的不同类型信息及其相互关系；篇章的目的性、情景性等等。这些问题可归入篇章的语义和语用内容，两者很难截然分开。不过像内容是否切题，信息是否过度或不足，话语在特定情景中是否得体，一类语用问题，不在此讨论。研究篇章整体内容的难度很大，往往通过一些概括范畴，如篇章的信息、切分、关联、整合、情态等去把握，这留到本章以后各部分再讲。对篇章应研究什么问题，如何归纳这些问题，都没有统一认识。T. M. Николаева 引用德国语言学家 H. Kalver Käpper 的话："现在实际上什么东西都用篇章语言学这个商标销售。"她本人认为："篇章语言学这一词组本身没有明确界定的所指对象：它用作'篇章语法'、'篇章结构'、'篇章语义'、'作为整体的篇章'等等的概括(或者说同义)名称。"[1]以下将以篇章的单位、关联性、整体性为主，谈一些认识，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涉及上述各方面的问题。

---

[1]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От звука к тексту.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2000. стр. 413.

二 篇章的单位

以下将谈三类连贯话语的单位：构筑单位、基本单位及超句以上的复杂单位。

2.1 篇章的构筑单位——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它具有以下特点。

а. 语句是言语中的线性单位，而句子（предложение）是语言中的概括单位。前者是形成连贯话语的最小构筑单位，后者是语言系统中的最高层次的结构单位。语句构筑话语更高的单位时，具有像词形构筑语句、形素构成词形、语音组成形素一样的性质。

б. 系统中句子及其以下单位是静态的，它们是按照比较严谨的规则组成的。当在连贯话语中创造语句，特别是以后者构筑更高更大的线性单位时，它是动态的。在这一创造性的交际过程中，除了要有语言系统的知识外，还应考虑一些系统以外的变动因素，如语境（含上下文）、受话人的特点、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等等。因此，用语句构筑篇章时，很难寻求严谨的规则，只能探索有一定规律性趋势，有较大概率的结合方式。不能指望篇章语言学像过去的八股程式，作文津梁所标榜的那样，提供灵验的运笔之法，行文之道。

в. 分析句子及其以下的单位时，以语句为本的话语只是研究的材料，它是包含了语言单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对象物。而在篇章语言学中，它们却由对象物变成了对象。篇章语言学要关注话语（包括语句）中除语言要素外的其他因素，而在语言研究中，这些因素是被忽视，甚至是被摒弃的。

г. J. Lyons 把语句叫做实际的句子，俄语中也有 актуализированнос предложение 的提法。由于说话人意图、篇章整体思想、受话人情况、语境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语句中的指称、情态、词义、词序都具象化了。它们的实际内涵和用法只有在连贯话语中才能得到确切的解释，与此同时，这些具象化的要素，实际化的句子(即语句)又是分析篇章的出发点和依据。而作为句法学研究对象的句子语法模式、句内的语法结构等方面的知识，在篇章语言学考察语句时，则被当做已知的内容，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只有在理解、分析篇章及其单位遇到问题时，才会考虑它们。这也符合本书第三章所说的上下层次关系。研究语句时，重点在研究下述因素：该语句与其他语句的联系，它在更高一层话语单位中的功能，在整个篇章中的作用和地位。

д. 连贯话语中的语句都是经过实际切分的。实际切分对形成句间联系很重要，这将在下文中探讨。这里只想强调它与逻辑一语法类型句子的关系。在俄语语言学中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首先根据逻辑功能与句法特点把句子分为四类，它们分别表示存在、证同、命名、描述关系。只有最后一类句子才符合对命题的要求：对确定已知的事物作出性质、分类、关系的描述，从面传递有关该事物的信息，在连贯话语中绝大部分都是描述句，这些信息构成篇章内容的核心或主干。其余类型的句子则完成另外的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为描述句的出现作准备。试看下面这段话语：Есть в нашей деревне один парень. Он же столяр, который смастерил все парты, стулья, рамки вашей школы. Его зовут Саша. Он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мастер на всю деревню и ломается над заказчиками. 第一句是存在句，引进“某一小伙子”作为下文描写

对象；第二句是证同句，通过“给你们学校打课桌、椅子、窗框的木匠”使受话人能把此人从其他“小伙子”中分离出来，从而明确所指；第三句是命名句(或称名句)，赋予此人名字，以便于下文对其展开描述。有了这三个语句，第四句中的主体 он 就是确实存在的、对方已知的、有自己名字的对象，说他是“全村唯一的工匠，并对顾客摆架子”，就不会无的放矢或不知所指了。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文章介绍讨论。这里要强调的是，同一个句子由于实际切分得出的不同的语句，可以表示各种逻辑语法关系，并执行与其相应的功能。如：Столяр// работает в деревне. 这个描述句说的是特定的“细工木匠在村里干活”；若改为 В деревне работает// столяр，则 столяр 作为落有逻辑重音的述位，他表示一个已知的人，即“村里干活是(那个)细木工匠”，因而是证同句；若它作为无切分句出现，即 В деревне работает столяр，则 столяр 表示新引进的人物，即“村里有个干活的细工木匠”，是存在句。若最后一句说成 В деревне работает столяр Саша，则是一个兼有称名功能的存在句。“村里有个名叫萨沙的细工木匠”是“村里有个木匠”和“他名叫萨沙”的缩合。只有结合语境、上下文对语句进行实际切分后，才能判断它在句中的逻辑语法关系，执行什么功能[1]。这也是不能孤立考察语句的原因之一。

2.2　篇章的基本单位——超句

2.21　超句的名称与定义

语言学家公认有比句子一语句更大的单位，它们是构成篇章、

---

[1] 详见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一书及华劭“关于语句意思的组成模块”//《外语学刊》. 1998. №4 的相关部分.

且只属于篇章语言学的基本单位。至于其名称，却有各种叫法。俄语中有篇章要素（компонент текста - И. А. Фигуровский）、复杂句法整体（сложно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е целое - Н. С. Поспелов）、散文段（прозаическая строфа - Г. Я. Солганик）。此外，还有交际组合块（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блок）、微篇章（микротекст）以及超句子统一体（сверхфразевое единство），其简称即超句（СФЕ），它是比较通用的术语。西方语言学还有 discourse（дискурс），register（регистер），utterance（высказывание）一类的提法；汉语中把它叫做句群。多样的术语也反映这一学科尚未完全成熟。大家对超句内容的观点比较接近，尽管在表述上有不同的侧重。下面是《语言学百科词典》给超句统一体下的定义，它是“言语中的一个片段，形式上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连贯句子构成，这些句子由共同的主题联结为一个意思的整体。”[①]另外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大同小异的定义。总括起来，可以指出超句以下特点：第一，从数量上看，它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确切说是语句）构成，从而与后者相区别；第二，超句中的这些语句不是机械的堆砌，它们在语法形式，语义协调、交际功能等方面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之中，也可以说，超句有一定的结构；第三，超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作为中心，汉语语言学中恰当地称它为“意核”，主题对所有的语句都有控导作用，或者说所有语句都直接或间接地为体现这一主题服务，围绕着这一核心展示其内容，实施其功能；第四，通过共同主题，超句形成一个意思的整体，因而在连贯话语中有一定独立性、自主性。这样，作为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435.

有一定独立性的超句，可以从篇章中分离出来，对其要素、结构、联系手段和意义进行分析。超句可以说是进行篇章操作分析的主要工作平台；第五，超句又只是言语的一个片段，是整体篇章的组成部分。超句要服从篇章的整体布局。从全局的角度考察，超句的某些内容可能或强化或削弱，甚至获得新的阐释，因而也可能不同程度地丧失其原有的独立自主性。这样，分析超句是理解篇章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当从篇章高度鸟瞰超句时，又会解读出超句一些新的内容。

2.22　超句的组成、结构及其形式特征

一般认为超句内部各个语句有着不完全相同的功能。超句结构内大致包括以下几类执行不同功能的语句。

a. 启句(зачин)　它是所谓开场句。当超句处于段落、甚至篇章开头时，启句的功能和特点比较明显。不言而喻，启句位于超句的最前面，但并不等于就只是第一个语句。启句的作用大体上有：指出超句内所描述事件的时空背景；引入超句内将出现的人物，有时还对其加以证同，赋予名称，以确定指出所描述的对象；扼要地概括表示超句的内容；有时它集中体现超句的主题，即表示所谓意核。从语法特征角度看，启句常常是：属于 N_1 模式的单要素句，如 Двадцать первое. Ночь. Понедельник. Очертанья столицы во мгле(Ахматова)； В цехе кража；它常包含一些概括的、后指(катафора)的、不定指的成分，如 Всё смешалось в доме Облонских；Со мной случилась такая история；Есть у кошки один котёнок. 后面两个句子都是所谓的存在句，这种类型的语句最适于用作引进新主人公的启句，广泛用于各种民间故事的体裁中，许多语言都有类似的用法，如 There was a king；李家庄上有

个李有才；Жил старик со своей старухой у самого синего моря 等等。也有些语句虽然从形式上不符合典型存在句模式，但经过实际切分后，也有类似的引进作用。如 Вчера я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 с одним артистом. 它相当于 Есть один артист，с которым я вчера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 而 Один мужик захотел есть＝Жил-был один мужик. Захотел этот мужик есть. 专用一个存在句引入人物，是一种比较平稳徐缓的开场，而用上述语句作启句显然更紧凑一些。有时为了使节奏快一些，启句可能兼表存在一称名句功能，如 Есть у него собака по кличке Муму. 这里是把存在与命名合为一体的引进性启句。启句也可能兼有存在一描述功能：Есть тут один «артист»＝Есть тут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большой ловкач（骗子）。当然也可以用快节奏的开头。如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引的句子 На втором этаже общежития справляли свадьбу. Женился（Женихом был）студент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Коля. 它包括下述语句的功能：Был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один студент. Звали его Коля. Коля решил жениться. Наступил день свадьбы. Свадьбу устроили на втором этаже студенческого общежития.[①] 快节奏的开场便于把读者立即吸引到主人公所参与的事件之中，把表明他的存在、命名环节都省去。然而迟早要想办法，如通过证同句，使读者能确知所描述的人物。

6. 合句（концовка） 它的出现标志着作者认为该超句的主题已得到充分表述：或描写到位，或议论透彻，或叙述告一段落。但没有确切的、必备的形式特征，这也使确定超句并把它从篇章中分

①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363.

离出来遇到一些麻烦。通常指出的形式手段有:有表示结束的词语,如 вот, наконец,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в итоге:表示整个超句(而不是列举)完毕的连接词 и;从语调上看,它和另一超句之间有较长的停顿;有时作者使合句和前面的语句在某些方面有所区别:如词序、句法结构、句间联系以及情态方面的变化;如在一系列陈述句之后,以感叹句或疑问句作合句等等,但这些特征都并不是成为合句的必要条件。一定要找出超句界限的标志特征,只能说它出现在相邻两句联系最薄弱之处:如前一超句的合句中不应出现后指(катафора)性词语,如 один, некоторый, следующие,后一超句的开头则一般不宜出现前指(即复指 анафора),如 упомнятый, перечисленные, такой же 等,结构上不宜出现受上文制约的不完全句,像"Теперь внуки не понимают дедов. А иногда и сыновья - отцов."这两个语句只能留在同一超句之内;各种以成分或副句形式从前面语句分离出来的分割句(рублен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都不能成为下一超句的启句;从实际切分看,超句划分处也是主位一述位链条上联系最薄弱之处。所有这些负面特征都有助于确立超句间的界限,但至今没有确定作为切分依据的标志性特征。

в. 展题句(развитие темы) 也译作展句,顾名思义,其功能是体现或展示主题的。它们是任何超句中不可或缺的基干部分,而超句有时却可能没有启句或合句。用作展句的基本上都是广义的描述句,因为只有对引进的人物展开描写、叙述或议论,才能提供信息,体现主题,而存在、命名和证同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展示主题作准备,是为其做铺垫的引进部分。而合句则或提示主题业已展示完毕,或对其进行概括。展句无论从形式或结构上看,都是千差万别的,无法找到共性的特征。但超句内的关联性:无论是形式

上、语义上或是交际上的接应，都比较有规律地体现在各展句之间。人们在阅读领会超句的主题(意核)时，也主要以各展句的意思为依据，进行整合；当然，在整合过程中，各语句在展现主题上可能有直接、间接的不同，切题程度上的区别，因而应有主次轻重地分别对待。由于篇幅的限制，只能在以下各章中举例作统一的说明。

除了上述三类功能一结构语句之外，有人还提到有所谓自由句。这种语句往往不止与一个超句发生联系，因而不能把它归入启句、展句或合句。它经常出现在篇章的开头、末尾，或者两个超句之间。自由句经常体现篇章的主旨，是贯穿几个超句的思想线索，以其表明作者对相关事情的态度。有时，它以名言、警句的形式出现，游离于个别超句的主题之外。如生物学家 И. Павлов 的给"苏联青年一封信"中一开头是：Что бы я хотел пожелать молодёжи моей Родины, посвятившей себя науке? 它是一个概括线索，和下面几个超句都有关系。Л. Толстой 在«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一书开头的名句 Все счастливые семьи похожи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 каждая несчастливая семья несчастлива по-своему 则具有更大的独立性。А. С. Пушкин 在长诗«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第一章第V节开头的一段是 Мы все учились понемногу, /Чему-нибудь и как-нибудь, /Так воспитаньем, славу богу, /У нас немудрено блеснуть. 这是诗人对当时贵族所受教育的讥评，它和该诗下面几节对 Е. Онегин 驳杂而肤浅知识的描述都有关系。至于在超句内部执行类似功能的语句，是否也可单独划出，成为自由句，尚无定论。但这类反映主观情态的语句对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把握篇章整体思想，有其特殊的价值。

2.3 篇章中的其他离散单位

书面言语中通过标点符号、空格、提行、数码或字母番号把连贯的言语切分成不同的离散单位。根据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的观点，有两种性质的切分。一类是主观语用性的，反映篇幅大小变化的切分(объемно-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членение)，另一类是客观行文方式上的，反映信源与功能变化的切分(контекстно-вариативное членение)。作者申明，由于没有更好的术语，上述切分名称是暂拟的。为了尽量接近原文名称的本意，以下分别把它们称为"篇幅语用性的"和"行文变化性的"。①

a. 篇幅语用性切分　其单位有：段落(абзац)，书面上另起一行，起始一行后缩两个空格，段落结束后，所在一行留下空白；大段(或分节 отбивка)，用留下几行空白表示；节(параграф 或 главка)，每节之前有阿拉伯数字 1,2,3 等，阿拉伯数字前可有节号 §；章(глава)，它常以罗马数字 Ⅰ，Ⅱ，Ⅲ，Ⅳ 表示，这些数字独占一行，位于该行中央。在文艺和科学巨著尚有用文字标明的部(часть)，卷(том)等等。上述单位在篇幅上是由小到大递增的。那么切分出这些单位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说切分的依据主要是语用的，通过切分，吸引、保持或转移读者的兴趣和注意，使其能理解作者意图、篇章主旨。当然，这些单位之间在主题所描写人物与情节、时空、逻辑等方面联系的强弱也是切分时考虑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和篇章单位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无法把它们作为切分依据。这样，上述各单位没有客观的、区分性的功能语义特征。作者在划

---

①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Тес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Гл. Ⅲ.

分篇章单位时，可能因情况不同，考虑一些因素而放弃另一些因素。在文艺作品中，这类单位的变动可能像舞台灯光转换那样，聚焦在不同人物身上；也可能像电影剪辑那样，为强调对照，把不同时空的事件放在一起；也可能设置悬念，把有前因后果密切相关的事物分割开来；更有甚者，像意识流作品那样，为了描述主人公的潜在意识和自发联想，把逻辑上、情节上无关的事件放在一起。在科技论文，事件报道一类文体中，篇章切分的客观依据要多一些，但也没严格的规则可循。总的来说，不停顿的、无变化的长篇连贯话语会使读者记忆困难，注意力减弱，反应迟钝，兴趣索然，它也会使作者难于实现意图，创造力减弱，失去调动语言的能动性。因此，把篇章切分为篇幅大小不同的单位是有其语用需求的。

6. 行文变换性的切分　篇章的语句是创造性的言语行为。每个话语都有其主人。根据信息来源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分出："(1)作者的言语(речь автора)，它根据功能又可分为 1)叙述；2)描写；3)议论；(2)别人的话(чужая речь)再可分为：1)对话(带有作者的说明，指对白前后的"张三说"，"李四答"之类的词语——引者)，2)引文；3)非纯直接引语(несобственно-прямая речь)。"[1]这种切分显然有其客观依据。不断变换行文方式，能够突显交际场景，直观把握主人公的言谈形象。可在客观描写和叙述中听到作者的议论声音，在对话中听到角色的声音(与此同时在所谓 ремарки，即说明中，听到像"张三厚颜无耻地说"，"李四义正词严地反驳"一类评价

[1]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стр. 52.

的声音），从各类引文（цитаты）中听到篇章以外人物的声音，在非纯直接用语中，从作者的口中似乎听到角色的声音。在行文的转换的过程中，随着信源主体和话语功能的改变，交际的内容，信息的性质、说话的角度、语气和声调都不断变换。不同主体和不同功能的话语都用不同行文方式和标点符号标示出来。透过这类话语切分，可以觉察到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书中角色、角色之间，作者与自身或主人公与自身，他们和引文原作者之间的对话。这也许能体现 M. Бахтин 所倡导的对话理论和多声部理论吧！虽然行文变换切分主要见于文艺作品，但也用于其他语体。这种切分所得出的离散单位，其形式和内容的来源与功能的变换有着对应关系，它们和第一类切分交织在一起，但并无平行对应关系，尽管作者也可以把话语主体的变更，或话语具体功能的转换作为划分章、节、段时考虑的因素。

в. 超句以上的结构－语义单位　在 2.2 一节中已经指出超句是篇章的基本单位，它具有一定的结构特征和语义功能。有的研究者打算沿着这个方向找着更大或更高层次的单位，而不是那些基于篇幅语用考虑或行文变换要求形成的单位。T. M. Баталова 认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超句可构成所谓"述谓相关性的复合整体"（предикативно-релятивный комплекс）。由某一超句构成的主述性成素（предикативный член）是这一整体所表示内容的语义中心，它提供该整体所描述对象的重要新信息；而其余超句则构成相关性的成素（релятивный член），在该整体执行的交际任务中起着次要的、从属的作用，它传递的信息价值较小，只提供相关的、补充的细节，尽管这些细节在认知或审美方面可能是重要的。虽然每个超句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主述部分这种独立性更强，它把相

关性的成分吸引在自己周围；后者的独立性自然更弱，它在语义上依附前者，偶然，这种联系性也可以用词语手段表示出来，像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в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сказанному. 当然，没有相关性的超句，主述性的成素也显得信息不充分，不足以揭示述谓相关性整体的主题。此外，由于主题（тема）是个弹性的概念，篇章的各个部分的主题不是单独、孤立、自在的现象。超句的主题可能是述谓相关性复合整体的分主题（подтема）或微主题（микротема）；而述谓相关性整体的主题对全篇的总主题（общая тема）或大主题（макротема）来说，也有类似的主从关系。某些语体中的篇章，如科技论文、实验报告，其主题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表现得很清楚，甚至可用数字体现所代表单位之间的意义平等或主从关系，如：1，2，3…表主题，1.1，1.2，1.3…表分主题；1.11，1.12，1.13…表次主题（субподтема）等。

因此，也有人根据主题的概括程度和逻辑层次来划分篇章中高于超句的单位。应该说这种高于超句的结构—语义单位，确是存在于复杂的篇章中，它们是作者实施写作意图和读者整合篇章思想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没有明确的、可把握的形式特征，很难把它们分离出来。这类在整合篇章信息重要的结构—语义单位隐蔽在前两种切分结果的后面，但它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语言学百科辞典》说："超句可能和段落吻合，可能大于或小于段落。"[①]高于超句的单位，如果承认它们存在的话，也没有通过形式标志切分出来，尽管在某些语体中，作者想这样做，以便于读者掌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стр. 435.

握篇章内容的逻辑关系和整体思想。

三　篇章单位之间的关联性

传统语言学广泛研究语言单位间的联系，仅到句子（包括复句）为止。对句子（确切说语句）在超句中的联系缺乏深人研究，更不用说超句间或高于超句单位之间的联系。但单位之间的关联性却是篇章的基本属性。以下只着重分析超句内部各语句的联系。为了和句子以下单位之间的联系相区别，下文把语句之间的联系叫做接应。并在本节最后一部分举例（简称析例）一并说明。

3.1　语句间的形式接应

早期的篇章语言学比较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即如何通过一些有形的词语手段，体现出句间的联系。研究重点是超句内单位间关系的表达手段。下面分几个方面描述。

a. 代词性词汇　代词的所指在言语中是变动的，通过它们，某个语句和有共同所指名词的前后语句发生联系，进而表明这些语句在所反映的内容上互相接应。表示复（前）指的代词，如 этот，это，он，及有代词功能的 вышесказанное，перечисленный，упомянутый；表示后指的如 такой，так，всё 以及有代词功能的 один，следующие 等；但许多代词在不同言语环境中，可以分别有前指或后指的功能，如 все，такой，это，甚至 он 这样主要用于前指的词也可以后指。

6. 在意义与所指上相关的词汇　词汇的同一形式或不同形式的重复（详见析例①，②），上限词与下限词（详见析例④，⑤），同义

词、反义词（详见析例⑤，⑥），同根词[①]（析例①中的 орёл 与 орлята）。使用这些手段表示语句间在内容上互相接应。

в. 连接词 这是传统的语法连接手段，如果主从连接词出现在两个语句之间，像 Я помогу тебе. Если ты хочешь. 80 年语法把两个语句看做一个结构上的整体，这种用法连接词的意义、功能和在复句中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后一句有追述、强调的接续性质。因此，不在此讨论。而在复句中并列连接词所联结的分句之间关系本来就比较松散，因而连接词所在的后一句容易独立成句，在这种情况下，и，но，а 有时依然保留原来的意义：联合、对比、对立等，但有时它们产生一些新的功能。对 и 来说，主要是承接上面的事实、思想，有顺着接下去说的功能。如 Главное же то, что у Ивана Ильича была служба. В служебном мире сосредоточился для него весь интерес жизни. И интерес этот поглощал. (Л. Толстой)很难确切说出后两句之间的语义关系。而句首的 но 则

---

① 著名象征派大师 А. Белый 在下述引文中，竟用同根词把各个语句联结为超句。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Цукантов протанцевал свою жизнь... Все в жизни ему вытанцовывалось. Затанцевал еще мальчиком; танцевал лучше всех; к окончанию курса гимназии натанцевались знакомства; к окончанию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з круга знакомств вытанцовывался и круг покровителей;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пустился отплясывать службу; протанцевал он имение; и пустился в балы; привел в дом с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й легкостью спутницу жизни Любовь Алексеевну; спутница оказалась с приданым; Никалай Петрович теперь танцевал у себя; вытанцовывались две дочери... Так что теперь дотанцовывал сам он себя.（尼可莱·彼得罗维奇跳了一生的舞。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他跳舞跳出来的。还是孩子时他就跳舞；跳得比谁都好。中学快毕业时，跳舞结织了许多熟人；大学快毕业时，通过跳舞在熟人圈中找到一群保护者。尼可莱·彼得罗维奇又开始跳丢了差使；他跳光了家产；就去舞会上跳；很容易地带回家一个终生伴侣柳鲍芙·阿列克赛耶夫娜。伴侣原来是有嫁妆的；尼古莱·彼得罗维奇这下在家里跳，跳出两个女儿……结果是他眼下正跳完自己的余生。）

表前面语句沿着某一角度的陈述到了尽头，而后面的语句有转换另一角度去陈述的转折功能。如 Он спал меньше и меньше; ему давали опиум и начали прыскать морфином. Но это не облегчало его.（Л. Толстой）而句首连接词 а 则未指明前面语句的意思是否说到头，它所在的语句引出或转入所涉及的相关人、物或事的话题。如 Дымов быстро выпил стакан чаю, взял баранку и, кротко улыбаясь, пошёл на станцию. А икру, сыр и белорыбицу съели два брюнета и толстый актер.（А. Чехов）在«Попрыгунья»（“蹦蹦跳跳的女人”）一书中的主人公迪莫夫医生带着鱼子酱、奶酪和白北鲑鱼来到乡间别墅看妻子，未料到在家里碰上三个不速之客：两个深头发的男人和一个胖演员，而妻子却迫使他回城买手套。于是在第四章末出现了上述的超句。另外，这类连接词还可能出现在超句开头，表示与前面超句的接应。

г. 语气词　作为语句间联系的手段，它虽早为人所共知，但对它的研究却不够透彻。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说：“有语气词的语句可以看做拥有连接器（коннектор），它指出该情景（ситуация）和更广泛周边事件的联系。”[1] 以下是从该书引的几个例子。И не советую жениться, когда влюбишься. Ведь любовь пройдёт—это уж пошлая истина（当你爱上谁，劝你别结婚。要知道爱情会消失的，这已是老生常谈）；Танцы молодёжь любит. Мой вон до ночи пропадает.（跳舞，年青人都喜欢。这不，我的孩子到夜晚也见不着人。）Марья Павловна, вас ли это я видел в саду ночью? Ещё

[1]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Функции частиц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70.

вы декламировали "Анчар" Пушкина. (玛丽娅·帕甫洛夫娜,夜里我在花园里看见的是您吧? 您还朗诵过普希金的"安卡尔"来着。)Ты веришь этому? Да, он ещё сложит свою песню. (你相信这个? 是呀,他还会有前途的。)以上各个例句中,两个语句的内容似无直接联系,但通过 ведь 引入双方已知的事实或理由,借 вон 引入一个实例,后两例中由 ещё 分别引入往事与许诺以提醒对方,而这些事实、例证、往事、许诺都和"广泛的周边事件有联系",在这里则指的是和前面语句有联系。语气词在执行接应功能时,它的具体含义、前联或是后联(也称左向或右向联系)、与语境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但这已超出本文研究的范围。

д. 句子结构与动词谓语体时形式　超句内许多语句都有类似结构,这也是表明接应的一种方式。如下面 3.32 的析例②中表存在的主谓倒装句,析例⑤中的动词谓语句,析例⑥中的数量存在句。这些句中的动词谓语的体时形式,都互相协调配合,以实现超句的主题思想。严格讲,体与时的用法只能在篇章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阐释。

正是通过上述种种手段,表明语句在超句中不是机械堆砌,简单延伸,而是形式上互相接应。创作、解释和研究篇章时,都应注意这些手段,它们构成篇章句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3.2　语句间的语义接应

按照传统语言学的观点,单位间形式上的联系都应反映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超句内也是如此,但是有时形式表达手段可能更多地与语句间的交际接应有关。某些没有语义关系的语句,却具备某些上述形式手段,显然它们不能构成超句或更大的篇章单位。如 Расположились под лампой на веранде, мы

пили чай. Лампа источник света. "我们坐在凉台的灯下喝茶"与"灯是光源"无意义上的联系，虽有重复使用的词汇 лампа，也不能构成有连贯内容的篇章单位。另外一方面，上述某些形式接应手段往往是多义的、空泛的，必须和实际语句的意思结合起来才能具体化。更重要的是，某些有语义联系的语句并没有明显的形式上的接应。如 Нас осталось всего четверо. Трудно будет выполнить эту работу.（我们只有四个人。完成此任务将会很困难。）语言学家之所以用接应（когезия）一词表示篇章内的联系（внутритекстовые связи），以区别于句子以下单位之间联系，就是因为形式联系与语义关系不严格对应，且有不少仅靠意合的情况。当作者认为语句间的意义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往往只采取意合的办法。

本书已经多次指出按意义分类的困难。研究篇章内句间语义联系分类尤为困难，因为没有严格相对应的形式手段作为依据。因此，目前的分类是见仁见智，而且种类繁多。例如 И. А. Фигуровский，这位超句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就提出有补足、限定、揭示主语或谓语、原因、结果、目的、比较、行为方式、对比、互相排斥、总体对局部、突出强调、行为或状态的再现等等[①]。同样，德国著名篇章语言学家 H. Isenberg"对句子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调查，列举了各种类型的语义接应关系，如同义反复，因果接应、动机接应、时态呼应，问答一致、比较对照、前语修正等等共有十多种类型。"[②]由于没有客观的形式依据，分类的参数不一，很难概括所有

① И. А. 费古罗夫斯基．"从孤立句子句法到话语整体法"//《话语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第 248－253 页．

② B. 索温斯基．"话语语言学简介"//《国外语言学》．1987．№4．

意义类型，因此这些分类的科学性、实用性都令人怀疑。因而在篇章分析中很少被人采用。下面就分析语义接应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

a. 从体现超句主题、甚至整个篇章思想着眼，某些语句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和邻近的语句未必有密切的语义联系。这些语句或更大一些的篇章片段具有较大的语义自主性，因此不宜强行找出其与前后语句有什么语义联系。在 2.22 一节中谈到的某些所谓自由句就有这种性质。由于受篇幅限制无法引用例子说明，有对篇章段落语义自主性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参考书目 6，第Ⅵ章。

б. 注意分清语句的逻辑语法功能类型，这在 2.1 节 д 项中已分析过了。通常体现超句主题思想骨干部分都是由描述句组成的，各类语义接应也主要出现在这类语句之间。而存在、命名与证同有着完全不同的功能。因此，不宜把语义接应和这些功能混为一谈。用认同句确切前句中所指，或以命名句指出前句中事物名称，这不是一般的语义接应。如 Убили одну старуху. Убийцей оказался Ракольников.（杀死了一个老太婆。杀人者原来是拉斯科利尼科夫）；За песчаной прибрежной полосой синела выпусклая кривизна озера. Это был Иссык-Куль.（在沙岸那一边，湖泊凸出的弯曲处像条带子，透出蓝色。这是伊瑟克库利湖。）在这两个例句中，后一语句分别执行证同与命名功能。它们一般不构成展题句的主干部分，不直接参与实现主题。

в. 在描述句内部，可因其使用目的再分为描写，叙述和议论。当超句的主题是叙述性的，如果其中有些语句描写风景或人物，抒发作者的见解或感喟，就会使叙述脱节，失去连贯，就可能找不到这些语句与上文的语义接应。同样，当主题是描写性的，其中插入

的对往事的追述，见景触发的感慨，也有类似的性质。总之，若有与上下文使用目的相异的语句，其语义联系应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考虑。这一点对通过整合把握超句主题，理解作品思想也很重要，这将在下面讨论。

г. 只有在充分考虑上述几方面因素之后，才能着手研究相邻语句间的语义接应。前面已经提到 И. А. Фигуровский 等人对语义关系的分类有十几种之多(也许还可能增加一些)，并表明怀疑有无可能和必要按此分类去分析语句间的实际关系。80 年语法复句部分执笔人 М. В. Ляпон 提出一种值得注意的见解，认为复句与超句是体现同一个深层语义结构的不同表层结构。复句内的意义关系，均在超句中复现。这样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再确立一套意义关系。大家知道复句内，即使有连接词、关联词、指示词等语法手段，分句之间的语义联系中仍有许多情况只能作模糊、笼统、两可的解释，最后不得不依靠分句内的词汇和语法形式来确定分句之间的意义关系。超句内语句之间的联系手段更加贫乏，其内涵也更加笼统，各语句的独立自主性比复句中的分句更强。这样，超句内各部分之间意义关系更须要借助语句具体内容来确定，而具体内容千差万别难于概括。因此，似乎应从某几个大的方面着眼去考虑相邻两语句所反映情景的关系：1)所涉及的人、物或事实的关系；题元(актант)的所指可能有相同或对立、部分与整体、种与属一类的上下限关系；也可能一个语句全部内容充作另一个语句内的题元。如 Волки жадны. Это всякий знает；2)时、空方面的联系：如 Вдалеке на колокольне пробило три часа. Сейчас же запели вторые петухи. 在前面 3. 1а 一节注内引用 А. Белый 的例子中，通过 мальчиком, к окончанию курса гимнази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теперь，表明各语句所反映事件在时间上的联系，3.32一节析例②中，各语句反映的情景都在空间上彼此毗邻。3）在内容方面的联系：这是最难概括的部分。它有以下三种互斥的情况：第一类是逻辑上互相制约的关系。按照80年语法的解释，所谓制约关系就是广义的因果意义关系，其中一个语句表示先决条件、根据、论据、证明、理由、必然性、前提、口实、借口、诱因、目的、动机等等；概括说，其内容是实现邻近语句所反映情景的充分依据。两语句互相制约的具体性质，当没有其他语言表达手段时，只能靠语句自身内容和上下文确定。在许多情况下，只要指出这种制约关系就可以了，进一步的具体化可由语句内的词语完成。如3.32节的析例⑥中 На экране телевизоров страна глотает слюну 是受制于前一句，前句是后句的诱因；而同一例中 Вам известно，что так не бывает. 也与前句相互制约，但它表示前句要求人们“不要夸口”的理由，而3.32析例①中末尾两句的关系只宜笼统说制约；一定要分清“鹰仔落地”是“狐狸跑来把它叼走”的原因、条件，还是前提，未免画蛇添足。第二类是相邻语句间的逻辑上平行、对等关系。各个语句所反映的情景作者认为是平等的，互不制约的。它们可能从同一角度描写景物，叙述平行发生的事件，论证同一思想，内容可能相近、相异、相反，从而形成列举、分述、递进、比拟、比较、对照、反衬、对立一类意义关系。至于意义关系的具体化也取决相关语句的内容。如3.32析例③中各语句对女主人的分头描写；析例⑤中诸语句兼有递进、比较、对照的关系；析例⑥中的第2、3、4各语句例举同类的事实类论证同一思想等等。第三类是语句间的逻辑包容关系：各语句的内容有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一类意义关系。若表示整体、抽象的语句在前，后续语句

(可能不止一句)将其具象化,补充新的信息。如 3.32 析例⑤中 Всё смешалось в доме Облонских. 析例⑥中的"В залах ожидания в такие дни хорошо читаются характеры 和后续句子的关系。当然,顺序也可能倒过来,即前面语句内容具体,而抽象概括的语句在后。应该指出,1)、2)、3)项的关系并不是互斥的,语句间可能在题元、时空和内容上同时发生关系,因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但在 3)的内部,内容接应方面的制约、平行与包容关系则在逻辑上是互斥的。

3.3 语句间的交际接应

超句中的语句不仅在形式上、语义上相互接应,而且按照交际的需要把它们组织起来。作者要把头脑中共现并存的思想或其组成要素,鱼贯有序、先后推进地写出来。为了行文顺畅,便于读者理解,作者要考虑上下文的衔接,信息的新旧,它是否冗余,读者的知识准备,主题思想的体现等等。而这一切都和语句的实际切分有关系。从单独的语句来看实际切分,或者说从语句内部着眼,主位是话题,而述位是话题的表述;而从超句的角度来看实际切分,或者说从语句间关系着眼,主位体现交际接应,按 F. Daneš 的说法,它体现话语的推进程序,而大多数语句述位的功能,则在于体现超句的主题。后一点下面再讲。现在先分析交际接应。

3.31 主位推进程序

F. Daneš 说:"当然,从句子成分的叙述价值来说,述位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它传递(相对而言)新的信息。但是,从话语结构来看,重要的还是主位。主位只负担着少量的信息负荷。这就使它成为话语的重要构造手段。""话语的真正主位结构是指主位的连接和衔接,它们的相互关系和领属层次,以及跟段落、整篇话语和

情景的关系。我们把话语中所有这些复杂的主位关系叫做主位推进程序(thematishe progression)。这种推进程序体现出话语结构的框架。"①

下面简单介绍 Daneš 的五种推进程序，我们增加了第六种并改变了原排列顺序。由于俄语中广泛采用线性链条状联系(цепная связь)，平行性联系(параллельная связь)，分枝状联系(ветвистная связь)一类说法，下面在术语上作了一些调整，以兼顾联系方式(形状)和前后句的关系。术语中的主位推进程序都是指后一句中的有推进功能的主位。在下述图解中，T、R 分表主、述位。

a. 单线链条式主位推进程序

$T_1—R_1 \rightarrow T_2(=R_1)—R_2 \rightarrow T_3(=R_2)—R_3\cdots$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汉语中民间讲的故事："从前有个庙，庙里有个缸，缸里有个碗，碗里有个豆。我吃了，你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3.32 析例②中，也连续出现此类交际接应：即以前句的述位作为后句的话题—主位。

б. 分枝链条式主位推进程序

$$T_1—R_1(=R_1'+R_1''+R_1''')\begin{cases}T_2(=R_1')—R_2\\T_3(=R_1'')—R_3\\T_4(=R_1''')—R_4\end{cases}$$

典型的汉语的例子：以往在这条冲里(T_1)，住着小夫妇俩($R_1=R_1'+R_1''$)，男的($T_2=R_1'$)叫长庚(R_2)，女的($T_3=R_1''$)叫白妹(R_3)，他两口($T_4=R_1$)，起早睡晚……栽了几十棵牡丹(R_4)(严

① F. Daneš. "话语结构的语言学分析"//《国外语言学》. 1986. №1.

阵)。析例⑤中有一个句子是 В такие дни хорошо читаются характеры(людей),其中性格显然指人的性格,虽然它由于不言而喻而被省略。以后的语句主位,正是各种不同性格的人。б类是а类的变种,只不过由几个后续语句的主位,分别地,即分枝式地说明前面主句述位的组成部分而已。

в. 跳跃(中断)链条式主位推进程序

$T_1—R_1 \rightarrow T_2(=R_1)—R_2 \cdots [T_3—R_3] \rightarrow T_4(=R_3)—R_4$

所谓跳跃式联系(скачкообразная связь)是а类链式推进程序的变异,不过中间缺少了一个(或一些)不言而喻的环节,通过背景知识、语境很容易把中断的环节恢复,从而形成单线链条式主位推进程序。如 Прошла неделя, и между ними завелась переписка. Почтовая контора учреждена была в дупле старого дуба. (А. Пушкин)后两句间中断的环节容易补上:"传递信件须经邮局",而"它就设在老橡树的树洞中。"

以上是与前句述位接应的三种主位推进程序。

г. 连贯平行式主位推进程序

$T_1—R_1 \downarrow$

$T_2(=T_1)—R_2 \downarrow$

$T_3(=T_1)—R_3$

若干语句有共同的主位,各句的述位对同一主体进行描述。当对某人的家庭状况、学历、工作经历进行全面叙述,就多用这种交际接应方式。前面3.1а一节注中 А. Белый 对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Цукантов 一以贯之的描述就使用此种主位推进程序。

д. 分枝平行式主位推进程序

$T_1(=T_1'+T_1''+T_1''')—R_1$

$\rightarrow T_2(=T_1{}')-R_2$

$\rightarrow T_3(T_1{}'')-R_3$

$\rightarrow T_4(=T_1{}''')-R_4$

当若干后续语句对某前一语句的主位的各个方面、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枝式的分头描述时，就采用这种主位推进程序。如"天气坏极了。狂风怒号。大雪纷飞。"俄文译文：Погода была ужасная. Свирепый ветер выл, мокрый снег падал хлопьями. 3.32 析例③的一些语句就是分头描述女主人公面貌、谈吐、性格、衣着……即对她作分枝式平行式描写。г 与 д 两种主位推进程序，是与前面语句的主位接应的。在这一点上和前三种推进程序不同。也有人把这五种方式简化为链条式与平行式，它们分别与前面某语句的述位或主位接应。

e. 整体包含式的主位推进程序

$T_1-R_1\rightarrow T_2(=T_1+R_1)\rightarrow R_2$

和前面讲的五种交际接应方式不同，这种主位推进方式是与前面某整个语句发生联系。最简单的汉语例子："信是我亲笔写的。这事他知道。"类似的俄语例子 Двадцать один выстрел прогрохотал над Петербургом. Это салютовал эскарда. (Ю. Тыняков)"舰队鸣放礼炮"是用来解说前面整个前句，即"21声炮响彻彼得堡上空"。这种推进程序把前面某一语句的主位和述位以整体包含方式都纳入该语句，并使其作为自己的题元。它和链条式、平行式接应构成三种主要主位推进程序。正是通过它们，把超句中各个单位从交际上组织起来。

关于交际接应，有几点须加说明。第一，在交际分析中，由T--R 构成的主位述位链，可能不与语句的界限吻合。一个语句

如果是复句或复杂化的单句，它可能包括一个以上的主位述位链。后者是组织（或分析）篇章交际接应时，所主要考虑的对象，它们在表层结构上是否表现为几个语句，则放在次要地位；第二，严格讲，在上述各图解中，用 $T_2 = R_1$ 或 $T_2 = R_1$ 时，这里的等号只表示相关，并不一定要完全相等。如 Отец подарил мне неинтересную книгу. А оформление красивое. 后句的主位显然和前句的述位接应，但两者并不完全相等。第三，F. Daneš 本人就说过："它们（指主位推进程序——引者）在具体的话语中，通常不是以某种单纯的形式实现的，而是以多种方式混合而成的……此外，一篇话语的推进程序由于附加成分、补充成分和插入语的不同而变得杂乱无章。"[①]"杂乱无章"的说法也许是过甚其词，但强调不宜过分机械地套用上述几种交际接应模式则是对的。分析主位推进程序的主要目的在于：把被离散单位分割的思想贯穿联结起来，弄清各语句承前启后的关系，并从交际上把它们组成体现主题思想的超句或更大的单位。不必强行为一些跨类或两可的交际接应贴上某种标签。第四，主位推进程序只注意它和前面语句的主位、述位或全句发生联系，而与该主位、述位在前句中做什么成分无关。交际分析（实际切分）比句法分析更高一个层次，它不管主位、述位由什么成分构成的。正如成分分析时要抛开体现该成分的词类一样。Г. А. Золотова 正确地指出："从篇章句法的角度看，对句子成分的传统分析没有前途，它导致否认篇章（或其片段）与句子有结构对应的问题。"[②]最后，在早期分析语句间联系的著作中，兼考虑主位与

---

① F. Daneš, "论话语结构的语言学分析"//《国外语言学》, 1986, №1.

② Г. А. Золотов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русск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2, стр. 304.

述位的接应功能。由于述位一般传递新的信息，内容上变化的可能性很大，难于通过它与前面语句中的已说过的部分接应。因此，F. Daneš 强调是主位推进程序。述位在超句中的作用体现在另一领域。

3.32 超句中的优控述位

关于主位把语句从交际上组织起来，已有不少论述，F. Daneš 的主位推进程序，Г. Я. Солганик 的链条式与平行式联系等等；至于述位的作用，Г. А. Золотова 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观点，她指出："述位有双重功能上的着力方向：在句子内部它与主位对立，把原有的和新有的，即交际上重要的信息联结在交际行为之中；在句子外部，一个句子的述位和邻近句子的述位形成意义关系，构成篇章段落的优控述位，它提示该篇章段落有语义共性，并有助于篇章的切分。"[①]从这段话中可以引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信息量较小的主位在形成超句结构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信息量大的述位则在形成超句语义关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第二，在超句范围内，这种表明有语义共性的优控述位相当于或接近于超句的主题；第三，所谓优控述位（рематическая доминанта），事实上指超句内大多数意义上相近的述位形成的一种优势，它体现出超句的语义共性或主题。但不是所有语句的述位都参与形成超句的优控述位。概括出优控述位，把握住主题的途径主要是："舍次留主，求同去异，集散为整"的整合过程，而不仅仅是联系或接应问题。关于整体性，特别是超句以上单位的整体性问题，下一节再讨论。

---

① Г. А. Золотов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русск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2. стр. 317－318.

Г. А. Золотова 把篇章片断的优控述位分为五种语义类型：

а. 描写场景的事物性（предметная）优控述位；

б. 描绘人或物状貌的性质性（качественная）优控述位；

в. 展现动作的行动性（акциональная）优控述位；

г. 描写（自然、环境、人物）状态、状态变化、由状态转为动作的静态性（статуальная）与静态－动态性（статуально-динамическая）优控述位；

д. 描写对现实主观评价感受的印象性（импрессивная）优控述位。

Г. А. Золотова 告诫说："显然，不能认为任何篇章都是上述语义类型片断的某种结合。"事情要复杂得多。并且声称："此书并未提出任务去全面描述，最大限度概括实有的优控述位类型。"①譬如说，上述分类就没有涉及议论性的篇章片断。因此，重要的是大体上正确把握优控述位，而不在于把它纳入某种类别。

下面提出 6 个例句供全面分析各种接应关系，简称析例。在每个析例后，附上相关的说明。

析例① Вскоре лисице（T_1） удалось отомстить орлу（R_1）. Как-то раз люди（T_2） в поле приносили в жертву богам козу（R_2）. Орёл（$T_3 \to R_1$） слетел к жертвеннику（R'_3） и унёс с него горящие внутренности（R''_3）. Но только〔$T_4 \to T_3$〕 донёс их до гнезда（R_4）, как подул сильный ветер（R_5）. И тонкие старые прутья（T_6） вспыхнули ярким пламенем（R_6）. Упали（R_7） орлята（$T_7 \to$

① Г. А. Золотов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русск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2. стр. 315—316.

T_3) на землю(R_7). Лисица($T_8 \rightarrow T_1$) подбежала(R'_8) и съела их(R''_8). (Крылов)

说明：

第一，此超句中首尾两语句分别为启句与合句。启句提出的主题，由以下展句具体陈述，至合句完成。Вскоре 表示超句前有上文。

第二，从形式接应来说，超句接应手段有代词 с него，их；名词 орёл、лисица 的重复；同根词 жертва-жертвенник，орёл-орлята；绝大多数句子都有主语--动作谓语的结构，且表示动作的动词用完成体过去时；连接词 Но 引出主句中“刮起大风”这一意外情况，表示前面动作 слетел，унёс，донёс 的连贯叙述中断。И 表示承接上文思想。

第三，从意义接应上来看，第 2 句有较大独立性，主要为下面情景的出现提供背景，并和下面的语句在时间(как-то раз)，空间(в поле)，内容(жертвенник)上有联系。其余各句内容都在时间先后、广义因果制约上互相接应，“刮起大风”只和上文有时间接应，是突发的情景。5、6、7 诸句之间的语义接应，要通过潜在背景知识才能把握，即“鹰窝筑在树枝上，刮风使燃烧的内脏点着了树枝。”“树枝燃烧，鹰窝毁落。”

第四，交际接应，已由 T(→)显示出主位推进程序，其中 T_7，T_8 表示跨句的、有间距的联系。方括弧内的[T_4]是未表示出的主位。R_5 代表无切分句，无主位。R_7 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框形述位结构，主位居中，常见于民间文学作品。T_6，T_7 与前面语句的接应是跳跃链条式的。

由 слетел，унёс，донёс，вспыхнули，упали，подбежали，

съели 展示逐一先后完成的动作，构成行动性优控述位。只有 R_1 含情态要素(удалось)，R_2 表示已发生的事实(未完成体过去时)，R_5 表示动作开始，未参与形成优控述位。

析例② В то лето я(T_1) жил в маленьком северном городе (R_1). Город($T_2 \to R_1$) стоял на берегу реки(R_2). По реке($T_3 \to R_2$) плыли белые пароходы(R_3)... У берега($T_4 \to R_2$) стояла пристань(R_4), пахнувшая рогожей, канатом, сырой гнилью и воблой. На пристани($T_5 \to R_4$) этой редко кто сходил(R_5). (Ю. Казаков)

说明：

第一，首句为启句，对像 Я болен; Моя голова болит 这样不言而喻的主体对象，不须要引进、证同的前导语句。第一句指出超句描写对象是北方小城。展句是中间 3 个语句(其中一个包括两个主位一述位链)。末句为合句，它在句法结构、述位表达方式均与前面语句不同，以此表示描写到此为止。

第二，形式接应标志有：叠用词汇 город, река, берег, пристань；从句子语义结构看 1、2 句为描述主体的处所句，3、4 句中动词词义弱化，为表某处有某物的存在句，所有语句内的谓语动词都是表状态的未完成体。

第三，语义接应方面，各语句表示的情景在时间上是同时展现的，在空间上是彼此毗连。它们是整个小城风貌的组成部分。

第四，交际接应方面，超句内有典型单线链条式主位推进程序，后一句用主位与前一句的述位相接应，并引进新的相关事物，增加新的信息。第 4 句有两个主位一述位链。由各语句述位的组成部分：城市、河岸、河流、轮船、码头……构成描写地方的事物性

优控述位。而码头上散发出席子、草绳、潮湿腐烂物、咸鱼的气息则从气味上扩写这一情景。合句的逻辑重音在 ре́дко 上，从语义上它等于 На пристани этой редко бывает народ，因而和整个超句的主题谐和一致。

析例③ Н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T_1）казалась лет пятидесяти（R'_1），с худым осунувшимся лицом（R''_1）и с сильной чернотой под глазами（R'''_1）. Вид её（$T_2 \to T_1$）был болезненный（R'_2）и несколько скорбный（R''_2），но лицо и взгляд её（$T_3 \to T_1$）были довольно приятны（R_3），с первых слов（$T_4 \to T_1$）выявлялся характер серьёзный и полный истинного достоинства（R_4）.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искорбный вид，в ней（$T_5 \to T_1$）предчувствовалась твёрдость и даже решимость（R_5）. Одета（R_6）она（$T_6 \to T_1$）была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кромно，в чём-то тёмном и совсем по-старушечьи（R_6），но приметы её，разговор，вся манера（$T_7 \to T_1$）изобличали женщину，видавшую и лучшее общество（R_7）.（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диот）

说明：

第一，此例引自«Идиот»第Ⅷ章第三段，前面还有两个句子，说明女主人和另一女人在客厅里织东西，并陪一男客人谈话。从这里的引文起，开始对女主人描写。合句由描写眼前看到的特征转而对它的社会经历判断。下面另起一段描写另一女人。

第二，超句中各语句的形式接应标志有：代词 она、её；各语句中谓语主要表义部分都是性质形容词、副词、表修饰的、带或不带前置词的名词短语；各句的动词或是系词，如 казалась，был，或者语义虚化，如 выявлялся，предчувствовалась，изобличали 从而把

意义的重点挪到述位的其他部分。这使描写性质特征的手段多样化。

第三，从意义接应上看，各个语句的联系主要是从内容上描写同一个主体。只有在后两个复句中分别将“忧伤的样子”与“坚毅果敢的气质”，“简朴、深色、老奴式的衣着”与“曾有过高层社交圈阅历的言谈举止”相对照。

第四，从交际接应来看，有着典型的平行式主位推进程序。各句述位分别描写女主人公的年龄、面貌、目光、性格、衣着、气质、谈吐举止，并构成超句性质性的优控述位。

析例④Всё(T_1) смешалось в доме Облонских(R_1)... Жена ($T_2 \rightarrow R_1$) не выходила из своих комнат(R_2), мужа($T_3 \rightarrow R_1$) третий день не было дома(R_3). Дети($T_4 \rightarrow R_1$) бегали по всему дому, как потерянные(R_4), англичанка($T_5 \rightarrow R_1$) поссорилась с экономикой(R'_5) и написала записку приятельнице(R''_5), прося приискать ей новое место; повар($T_6 \rightarrow K_1$) ушёл со двора во время обеда(R_6), чёрная кухарка и кучер($T_7 \rightarrow R_1$) просили рассчёта (R_7). (Л. Толстой)

说明：

第一，此例引自名著«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一章一段。前面有上文已引用过的自由句“一切幸福的家庭都彼此相似，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其自己的不幸。”例中的第1句是启句，总述了阿勃隆斯基一家的现状。下面省去了几个语句，它们解释造成混乱原因，及所有家庭成员对比的态度。上例中的第2句起至末句均为展句，具体描述阿氏一家如何“乱作一团”。

第二，从形式接应来看，有启句中的后指的代词 всё，以下各句

与 Облонские 同指的名词有 жена，мужа，дети；而 англичанка，экономика，повар，кухарка，кучер 也是同在阿勃隆斯基一家居住的人（－домочадцы Облонских），从而保证了与启句的形式接应。各句的谓语或用完成体过去时，表示动作结束后形成的状态，如 смешалось，поссорилась，написала，ушёл，或用未完成体 не выходила，не было 从否定角度表示消极状态。просили 只表示有过这一事实。唯一表示动作的 бегали，也是对无定向运动动作的概括，且语义弱化，重点转向强调 как потерянные. 所有动词均不表具体动作过程。

第三，从语义接应看，后面各句是启句的具体化，其主体是相关的，各状态出现的时空是统一的。

第四，从交际接应看，超句内有典型的分枝链条式主位推进程序。各语句的述位：不出房门，三日不在家，满院乱跑，吵了架，写信联系调动，开饭时出走，要求结账——构成描写全家一团糟的静态性优控述位。

析例 ⑤ Я（T_1）вернулся в аэровокзал（R_1）. В залах ожидания（$T_2 \to R_1$）в такие дни хорошо читаются характеры〔людей〕（R_2）. Нервные（$T_3 \to R_2$）блуждали（R_3），не находя себе места. Любопытные（$T_4 \to R_2$）сидели（R'_4）... и от нечего делать глазели на бесконечно людское кипение（R''_4）. Пассажиры похладнокровнее（$T_5 \to R_2$）чревоугодничали（R_5）... И совсем безмятежные（$T_6 \to R_2$）спали（R_6）.（Д. Холендро）

说明：

第一，第 1 句为以下进行观察的语句提供时间、空间背景：在飞机不能起飞之后，回到候机室；第 2 句概括超句主题，两者共为

启句。以下为展句，即描写不同性格的人在此特定环境下表现。合句前有 И совсем 表示列举对比结束。

第二，形式接应主要体现在各展句和合句均由主语和不及物动词谓语构成，描写主体的动作或状态：блуждали，сидели，глазели на(准及物)，чревоугодничами，спали.

第三，语义接应方面，展句、合句除使"能很好地看出人的性格"这一主题具体化外，它们彼此之间还有逻辑上平行，内容上差异递增，相互对比的性质。

第四，第 2 句 характеры 后省略了不言而喻的 людей，以下各句的主位都和此句述位 характеры(людей)发生联系，是分枝链条式主位推进程序。

由徘徊不定，静坐无事发呆，大吃、酣睡构成静态性的优控述位，以描写神经质的、好奇的、较冷静的，完全无动于衷的各种群体的作为，或者说，这些描写展示出不同性格的人群。

析例⑥В странное русло устремилась(R_1) расконвоированная энергия деловых людей (T_1).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магазинов (T_2) навалом(R_2), а где(R_3) товаро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T_3)?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T_4) как грибов после дождя(R_4). Но что(R_5) они ($T_5 \rightarrow T_4$) производят [$T_6 = T_5 - R_5$], неизвестно(R_6). Брокеров и манеджеров(T_7) тьма(R_7), а кирпич(T_8) идёт по два рубля штука(R_8). Двадцатитрёхлетний миллионер(T_9), от смущения держаший руки в карманах брюк, похваляется тем(R_9), что[$T_{10} = T_9$] разбогател на перепродажах(R_{10}). На экране телевизоров страна (T_{11}) глотает слюну (R_{11}). Господа хорошие, хватит похваляться тем, что вы умеете делать деньги из воздуха. Вам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так не бывает. Ответьте на другой вопрос: кто возьмётся за простой продукт производить? Тот самый, что по Адаму Смиту, дороже золо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ная газета. 1992. 3、4. стр. 10. Нью-Воришек)

说明：

第一，这是一个议论型的超句，不同于前面的叙述句和描写句。启句就用了述位在前的主观词序，加上它直接切入主题的动态性质，表示作者不平静的心情，争执的语气。超句内的疑问句、祈使句，以及由面向读者转向特定人群的呼语都证明这一点。Господа以前的语句，为启句的判断"企业家释放出来的精力涌入奇怪渠道"提供论据；其后面的语句则是作者发表议论，要求企业家们易辙改道，从事生产。

第二，形式接应的手段有：代词性复指词汇 они, вам, тот самый, так；重复三次使用的表示"事物及其数量"的句子模式；大量的泛时意义动词现在时。

第三，语义接应表现在启句后的三组句子都在对比："议价寄卖商店"，"合资企业"，"掮客经理"都很多，但生产者、产品、产品价格却与此极不协调。它们有着逻辑上平行、内容上强烈对照的关系。下面两句有着逻辑制约关系："百万富翁夸耀转手倒卖发了财"引发出"举国垂涎称羡"的结果。后半部前两句也有逻辑制约关系：呼吁这些人"别再吹嘘能由空气变钱"，理由是"你们知道绝无此事。"最后一句引出权威的话，进一步确切解释前一句的普通生活用品。

第四，从交际接应看，前半部由于举证说明有一定随机的性质，不一定和启句内容有必然联系，按 F. Daneš 说的主位推进程

序硬套，有一定困难。брокеров，манежеров，миллионер 可以说和启句中 деловых людей 接应，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магазинов，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与他们只有间接的联系：即指其所经营的商店和企业，而 кирпич（砖头）这一主位则是新引进的，与上文无联系。$T_5 - R_5$ 整个分句是 неизвестно 的主位，分句间可加上 это〔T_6〕，是整体包含式主位推进程序。而 на экране... 一句之前似乎缺少一个环节：Это（指 он разбочател...）вызвало зависть всей страны. 因此有跳跃性链条式主位推进程序。超句后半部的主位推进程序比较清楚，故未标出。指向呼语的 вы，вам 贯穿后面几个语句，构成连贯平行式主位推进程序，末句为单线链条式主位推进程序。很难界定这种超句的优控述位，它显然未被 Г. А. Золотова 纳入她的分类，然而超句主题却比较清楚，作者认为，企业家舍生产而只经商转售，追求倒卖赚钱是误人歧途，并呼吁他们改弦易辙，走上生产的正路。

通过这些例子的全面分析，各个语句在超句中都执行特定的功能，彼此之间在形式、语义或和交际上互相接应。每个语句在超句中都获得新的特点。然而这些联系又相对松弛，没有严格规律可循，不宜死抠硬套。对于超句以上的单位更是如此。Ю. С. Степанов 说："……随着所说的话长度增加，对说话人来说，选择形式的自由也增加，因此，高度表现个性特点是连贯话语的功能。"[①]换句话说，越大的话语单位，说话人通过它体现个性、自由表达的程度就越高，也越难找出严格的句法规则。为了掌握篇章整体的意思，除了考虑各单位的联系，还须要通过整合各部分的内

① Ю. С. Степанов. Семиотика. Москва. 1970. стр. 60.

容才能达到。下面就转入第四节。

四 篇章及其单位的整体性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谈到篇章语言学有一个时期曾把主要任务看做是研究“超越句子的句法”(надфразовый синтаксис)时，她指出：“所有这些研究基本上都针对篇章的一个特性——关联性，对第二个特征——整体性，却涉及得很少，尽管在篇章研究的早期阶段，特别是从心理语言学立场出发，已经清楚提出这两个特征。”[①] 对整体性的研究比较薄弱，也和对整体性的理解有关。当涉及超句及其以上的篇章单位时，都认为它们是一个整体，虽然说法不一，如句法整体(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е целое)，意义整体(смысловой блок)，统一体(единство)。显然，对这些单位来说，也有把部分整合为一体的问题。那么，整个篇章的整体性有什么特点呢？首先，这种整体性是在全篇各个部分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些对局部单位，如对超句，形成整体重要的内容，可能对整个篇章并不重要，也有相反的情况。其次，它与作者写作意图充分实现有关，而超句之类的整体性只在于体现某一主题思想，不同超句(或其他更复杂单位)的主题在实现作者总的意图时，其作用大小不一。第三，篇章的整体性就意味着它获得完整性(завершённость)，就可以不往下写了，不管叙述是否完结。第一节已经谈过完整性与完结性的区别。完整性是指作品的思想完整，只能由篇章的整体性来体现，不

①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От звука к тексту.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2000. стр. 114.

可能为篇章以下的单位所具备。最后，把握篇章整体性，显然要复杂得多，要考虑一些研究篇章局部单位整体性时所不涉及的因素。

由于整体性研究得较差，下面结合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的观点，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且尽量与文学的文本分析，保持一定的距离。

4.1　篇章的整体性及把握它的整合过程

a. 关于篇章的整体性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复杂现象是由不同部分，不同层次要素组成的整体，这些要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在整体内部它们获得一些原来没有的特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性质；而作为整体，它不等于部分的加和，并产生新的特点和功能，有了后者就可以说具备整体性。把握它，就掌握一个复杂现象的实质，通过它，就可以理解局部在整体的位置与功能。篇章及其结构单位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有了共同的意思（общий смысл）上。它们可能是主题思想，内容上的观念信息（详见 4.2a），作者的写作意图，价值取向，甚至审美观点。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说："这是把篇章看成有组织的语义领域的思想。"[1]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篇章，却是由若干语句在时间上前后接替，空间上线性延伸形成的，这些体现为词语符号的现象属于物质的领域。纯粹章法学的观点似乎把篇章看成一个超长的句子，研究各个部分是怎样连接和安排的。但没有相关的共同意义就无法把各个部分聚合为一个整体，即使这些部分有着各种相互联系。概括

---

①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От звука к тексту.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2000. стр. 418.

地说，篇章整体性体现出与各组成部分相关的完整共同思想，在许多场合下，它并没有通过某一局部单位，明确集中地表达出来，它可能分散地、隐蔽地存在篇章各部分，但又不等于各有意义部分的加合。因此要经过分析综合，才能找到篇章及其组成单位要说些什么，整合出共同的完整思想，就意味着掌握了它的整体性。

6. 篇章内离散单位的接应与整合　由于种种原因，统一完整的篇章不得不在篇幅上、行文上、意义上分割为若干的单位，这在2.3节中已经讲过。完整的思想，有关连贯现象的信息，不得不通过离散的单位，分割的局部来体现，这种篇章自身固有的矛盾是通过接应（когезия）与整合（интеграция）来解决的。通过接应（见第3节）把分散的事实、现象联结起来，以使叙述前后连贯，使细节的描写形成完整的图像，使论据、引证、推理与议论体现出完全的主张。总的说，接应是把有形的、线性出现的语句从横向组合关系上连接起来，它也反映语言单位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因而对掌握语言单位的整体性起着一定作用。那什么是整合呢？它是一个心理过程，把无形的、隐藏在篇章内（外）的相关意义纵向地聚合为有着多维联系的“共同意思”。篇章整合过程之所以是心理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意义、主题、观念信息一类无形的现象，由不同局部单位的意义经过分析综合、求同去异、保主舍次所形成的“共同意思”，超越了原来的局部意义，形成纵向上更高层次的总体思想，这种聚合而成的思想与各个单位，甚至与其他篇章[1]有着幅射状的多重性

---

① 所谓章际性（或互成文性）理论（теория 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и）就是以此为研究对象的。

质的多维联系。整合与接应有着明显的不同，但这不排斥后者在确定整体性方面的作用，甚至把它看做整合时应考虑的要素。两者是互补的。随着篇章的语体差别与篇幅的大小不同，两者的作用，也因之变化。在公文、科技一类语体中，各个单位之间逻辑关系比较单一明确，各种接应比较清楚，作者意图比较明白，因此通过分析各种单位的关联性，就接近把握整体意思。因而在此基础上的整合的过程就比较简单。相反，在文艺作品（寓言除外）中，整合的作用与接应相比，就重要得多。因为作者的意图复杂隐蔽，它往往通过叙事、描写间接地表示出来，作品中经常出现与主观思想无关的描写、描述或议论，发出不同的声音，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不仅有逻辑的，还可能有联想的、形象的。这一切都加强了整合的作用，不借助整合，很难把握其整体思想。在理解公文或科技篇章中的这类整体思想，主要借助有形的接应手段，比较容易取得共识。而对文艺作品的理解（指思想而非情节），则往往有相当的伸缩性，有时产生分歧。篇章的长度越大，所要考虑的因素就越多，为了把握整体性，不论是在作者展现自己意图时，或者是读者解读文章思想时，都须要不时回顾上文，整合的作用也就越大。相反，超句作为篇章的基本单位，其篇幅要小得多，整合就简单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抹杀整合在确定超句主题中的作用。

в. 整合的实施　由于整合是一种心理活动，对整合的过程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解释。下面介绍一些看法。荷兰语言学家 Van Dijk 制定了四项宏观规则：1）删除，2）选择，3）概括，4）组编或归总。前两条是删略规则，后两条是替换规则。“宏观规则的作用是把信息单元组成一个个建立在更高一级平面上的语义”，他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本身就具有把意义归纳总结成更大语义单位的本领，

而客观存在的规则只不过是对这部分语言能力的假设性模拟，它们实际上是缩减语义信息的手段[①]。下面是他举的德语例子。1）表删除的：Ein madchen mit einem gelben lief vorbei.（一个穿黄连衣裙的女孩跑过去。）这里有三个信息单元："一个女孩跑过去"，"她穿着裙子"，"裙子是黄色的。"如果有下述前提，即对此篇话语其他部分的解释和理解，不须要知道她所穿的衣服及其颜色，则可删除后两个，只保留第一个信息单元。2）表选择的：当有三个信息单元① Peter lief zu seinem Auro.（彼得走向他的汽车。）② Er stieg ein.（他上了车。）③Er fuhr nach Frankfurt.（他向法兰克福驶去。）此时，选择信息单元③，而筛选去掉①、②，因为根据常识，要驱车去一个地方，必须先走向汽车并入内乘坐。3）表概括的例子较简单，把分散在不同信息单元内、由下限词表示的种概念，如①Ein Puppe（一个洋娃娃）/②Eine Holzeisenbahn（一段木制小轨道）/③ Bausteine（积木）换成一个上限词，表示属概念的词 Spielzeug（玩具），从而把用三个语句分别表示上述三种东西放在地板上，概括为 Spielzeuglag auf dem Boden.（玩具摆在地板上。）4）表组编或归总的例子比较复杂，和 3）一样，新单元取代原来的信息单元，但后者的信息未被删掉或筛除，新单元尚蕴涵着与其种种联系。作者举的例子是，当篇章中有："我去火车站、买票、跑到站台，登上火车，火车开动了"，可以用"我乘坐火车"把上述用不同句子表示的内容，归总在一起，尽管行文中没有这句话。因为"乘坐火车"的知识框架组成部分就包含着上述种种信息。Van Dijk 提出的这些规则，事实上就是实施整合，以压缩信息、概括出客观

---

① 戴伊克."话语宏观结构论（上）"//国外语言学，1988，№2.

信息单元并建立高一级语义单位。运用这些规则也体现出对把握篇章的语言理解能力。

Г. А. Золотова 提出优控述位的观点，是对篇章语言学的贡献，确定优控述位的过程就是整合的过程，它的优点还在于把整合过程与实际切分，交际接应结合起来，并具有可直观操作的性质。在 3.32 一节中详细讨论过如何确定优控述位，这里强调一下问题的另一面，当考虑与优控述位相关信息的同时，要压缩或删除另一部分信息，它们和优控述位性质不符，是与超句主题无直接联系的信息。现在再回到 3.32 节，那里的析例③在对女主人描写前有一段话：Н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была в гостиной не одна, с ней сидела Варвара Ардалионовна; обе они занимались каким-то вязаньем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и с гостем Иваном Петровичем Птицыным.（两个女人坐在客厅里编织什么东西，陪一客人谈话。）这些语句内容与该超句表性质的优控述位无关。再看析例④，在启句后，删节号所代表的三个长句："妻子知道丈夫与家中过去的法国女教师有染，并告诉他不能和他一起过日子。这种情况已持续三天，所有的主仆和住在家中的人都因此感到痛苦。大家都认为共同生活在一起没有什么意思，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疏远，不如旅店中萍水相逢的住客。"这些话表示阿布隆斯基一家混乱的起因及其后果，大家对这一状况的感受与评价，和主题只有间接的联系，不是对混乱状态的直接描写；而析例⑥中有一描写 23 岁百万富翁的形动词短语 от смущения держащий руки в карманах брюк. 这一述位描写初涉商界暴富者在银屏上因腼腆而举止失措，与整个超句的议论主题显然无直接关系；所有上述这些语句所传递的信息在概括为高一平面的信息时，都在删除之列，但它和 Van Dijk 讲的删除又不尽

相同。

此外，德国语言家 H. Isenberg 的观点，对进行整合也有借鉴价值。他在伴邻句（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артнеров）中区分出两类不同性质的交际功能：即右向交际功能 $S_1 \rightarrow S_2$，表示信息内容向右推进；及左向交际功能 $S_1 \leftarrow S_2$，后句驻足不前，只是重复或解释前句的内容。他用下述一组语句作为例子。①Однажды мы с братом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гулять（有一次我和兄弟去散步。——对人物、情节作交待）；②Мы шагали по улицам Лейпцига（我们在莱比锡大街上走着。——扩充具化前句内容）；③ Внезапно брат резко оттолкнул меня в сторону（忽然兄弟猛把我推向一旁——叙述）；④Совсем рядом с нами занесло на тротуар мотоцикл（就在我们身边一辆摩托车冲上人行道。——补述原因）；⑤Я упал（我摔倒了。——叙述）；⑥ Брат помог мне подняться.（兄弟把我扶起来。——叙述）这些语句的交际走向可图示为：①←②→③←④→⑤→⑥）[①]。在概括这一超句主题时，显然只应根据动态叙述，关注有右向交际功能的①，③，⑤，⑥句，大致可得出的主题为："我某日险涉车祸。"在此引文中，О. И. Москальская 还指出复合句中的从句、形动词、副动词短语、插入句和左向交际功能有着一定的联系，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以上各种观点对研究整合过程都有一定价值，但整合毕竟是一个有着多维性质的复杂过程，很难用几条规则全部概括，特别是在复杂的文艺作品中，那里往往有多重声音、广泛联想、曲折的暗

---

① О. И. Москальская. Аранжировка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в тексте и проблема подчинения // Известия ОЛЯ АН. 1980. No 6.

示、形象的联系.要把握作品精神、作者意图,仅仅靠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恐怕很难做到,但是语言上的整合能力是理解篇章不可或缺的。尽管整合是一个看不见的范畴,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它却使篇章成为可把握的、有序的现象。

4.2　把握篇章完整性应考虑的因素

前面已多次讲过,某一篇章能具有整体性,就在于它体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就像说超句具备整体性时,意味着它拥有把各部分凝聚在一起的主题。当然把握篇章的完整思想要困难得多。以下只提出几个在整合过程中应注意的因素。

a.篇章中不同的信息类别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把篇章的内容看作信息,他把信息分为三类:事实内容信息(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фактуаль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观念内容信息(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及潜在内容信息(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подтекстов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第三类信息主要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并且和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略去不谈。事实信息是对现实中或想像中的事实、事件、过程作出报道,它用词语表示出来,从而能确定地被感知、被接受。而观念信息则指作者意图加上对事实信息各种内容的个人理解,态度和视角,它可能未由词语明确表示出来,因而不同的读者可能对其作不同解读。除新闻简报、会议通知等少数类型外,一般说,篇章都包含观念信息,因为作者报道事实信息时,总有一定的意图和看法。如果有两类信息,在对全篇内容进行整合时,这一过程主要是一个向心汇合的过程,而中心就是观念信息,而后者分散地包含在篇章的各个部分。这样,先以篇章各局部的事实信息作为起点,去揭示它们之中所包含的观念信息,就像分析超句主题思想那样;然后对观念信息整合,直到找出使篇章

形成整体的完整思想，所谓完整性，指的是在认知方面、审美方面充分实现了作家的意图，而不在于事实、事件、过程是否完结；整个篇章内容被离散单位分割的第一类信息（有关分散的事实，不连贯的事件，中断的过程等方面的内容）要通过接应以保持连续性（континуум）；而被隐蔽分散的第二类信息，则不仅通过接应，而且主要须经过整合过程才能获得整体性。这样，两类信息的区别在于：在表达方式上，一个明确见诸于文字，一个可能隐藏于词语后面；在克服离散性方面，一个通过接应保持连贯，一个主要借助整合把握整体；在整合过程中，前者为从，后者是主，前者最终导致描述完结，而后者追求意图和思想体现完整。两类信息的结合使见诸于文字的事实、事件等获得新的含义，体现了一种思想或主张，因而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但掌握篇章完整思想，主要依靠透过第一类信息得出的第二类信息。

6. 篇章中的作者个人的主观情态性　所谓的"主观情态性就是说话人对所表述内容的态度。"[1]这是句子转化为语句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近年来也有人指出，"说话人可能对表述不表示任何态度。"譬如说 В русском алфавите букв 33（俄语字母表中有 33 个字母），就是如此。然而在相当多的语句中，都有主观情态性，这对把握作者的意图，篇章的整体思想显然非常重要。80 年语法对句子内主观情态性的表达手段：诸如成语性的句法结构、各类专门的词形组合、词序、语气词、插入词语、语调均作了详尽的描述[2]。这为掌握和分析这一范畴提供可靠依据。然而对句子以上单位的主观

①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Ⅱ.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215.

② Там же. стр. 214—236.

情态性却缺乏系统研究。篇章的主观情态性也因语体而异，在公文、科技语体中作者力求以冷静客观的方式陈述，而在政论与文艺作品中就不一样，作者总要直接、间接地表示自己的主张、观点，即使在文艺作品内，主观情态性呈现的系数也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如文艺作品的体裁，不同文学流派、作家的风格，描述对象的特点，语用目的，事实内容信息与观念内容信息的相互关系等等，它呈现的系数越高，作家个性在作品中表现得就越明显。篇章情态性，除用以上提到的种种语法、词汇语调表示外，还广泛使用修辞手段。如各类修饰用语(эпитеты)，重复出现某一形象比喻，对细节的夸张描写等等。

要揭示篇章的情态性，必须联系其各个部分在实现交际意图中的走向和作用。有时，在事实信息内容中，尽管语句中没有表达主观情态手段，也隐含着作者的评价，因此上面谈的种种表示情态手段并非判断篇章情态性的唯一根据。

主观情态性常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对人物和事物的态度是篇章情态性的重要部分，其表现方式也不一样，作者可能用浓墨重彩，明显地表示倾向，也可能用隐喻暗示，曲折地透露好恶。这在政论和文艺作品中看得最清楚。例如在 И. С. Тургенев 的小说«Муму»中，作家明显对哑农奴同情，对女地主的憎恶。这类描述多处出现。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对农奴格拉西姆(Герасим)的评价是：Славный он был мужик, и не будь его несчастья, всякая девка охотно пошла бы за него замуж.(他是个非常好的庄稼汉，要是没有不幸的残疾，什么样的姑娘都会高兴地嫁给他。)在被突然一声狗叫吵醒后，女地主竟然说 Ох, ох, умираю! —проговорила она, тоскливо разводя

руками. - Опять, опять эта собака!... Ох пошлите за доктором. Они меня убить хотят... Собака, опять собака! Ох! 在这段充分显示女主人乖张暴戾的话语之后,作者接着描写道:- И она закинула голову, что должно было означать обморок.(接着她把头往后一仰,这应该表示晕倒。)前一句中 славный 是表示嘉许的修饰语,后一句中的 должно означать 显示出作者对女主人矫揉造作的讥讽。而 А. П. Чехов 在«О любви»这一故事中,对主人公 Алехин 的态度就隐蔽一些。作者曾两次使用比喻 как белка в колесе(无用地瞎忙)暗示主人公阿列欣(Алехин)虽然懂得多种外语,受过良好教育,却消极无为,无所事事,无生活目的。若再能联系时代背景和当时文学潮流,就可以得出阿列欣是所谓多余的人。А. П. Чехов 在«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中,对主人公否定、厌恶的态度就明显得多,故事中的老师、校长、女人、教会,甚至全城都怕这个叫做别里柯夫(Беликов)的人,他在该城生活的整整 15 年中,城里所有的人都害怕他。其中的一个人物柯瓦连科(Коваленко)直截了当地说:Не понимаю, как вы перевариваете этого фискала, эту мерзную рожу.(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容忍这个告密者,卑鄙的家伙。)фискал, мерзная рожа 这样的词汇充满了厌恶之情。在别里柯夫死后,讲故事人布尔金(Буркин)说:Признаюсь, хоронить таких людей, как Беликов, это большо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埋葬像别里柯夫这样的人是令人很高兴的事。)虽然不能把故事中人物的态度和作者的主观情态等同起来,但作者的倾向性还是十分明显的。作者对人物的臧否,事件的评估是篇章主观情态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篇章情态性比较明显地反映在各种插笔之中,表示插笔

的语句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可能自成段落，通过各种行文的变异方式，把它们从篇章的其他部分中分离出来，有时也可能和事实内容信息交织在一起。插笔常常直接表示作者对事实内容的思考、主张、议论、感情，它使一般的描述暂停或减速，形成叙中有议，当然，作者的态度也可能通过讲故事人，主人公的主张反映出来，甚至援引名言、警语、他人的话作为插笔。因此各类插笔是把握主观情态性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从 Л. Толстой «Два гусара»一书中引了一个例子。当讲到安娜·费德罗芙娜(Анна Федоровна)唤女儿倒茶，母亲的声音打断村姑短暂的沉思，女儿丽莎抬起头来走向茶室。这里，插入一段作者的议论：Лучшие вещи всегда выходят нечаянно; а чем больше стараешься, тем выходит хуже. В деревнях редко стараются давать воспитание и поэтому нечаянно большею частию дают прекрасное.（好的东西总是于无意中得之，越是刻意追求，结果就越差。农村里很少刻意去培养教育人，因此，大多在不经意之中奉献出美好的东西。）这种短小的插笔，有时叫做警句(сентенция)，它有较大的概括性，脱离开上下文，也保持相对独立完整的意思。上述语句通过表泛时意义的动词现在时，всегда，редко 一类表频率的副词，чем... тем... 这样表概括、制约、对比的结构都显示这是作者一贯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在篇章内又具体化了。在这些名言警句之后下面就接着说：Так и случилось,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 Лизой.（具体拿丽莎来说，就是如此。）下文指出，尽管没让丽莎学音乐，学法语，却出落为一个美丽的姑娘。另外，在«Муму»一文中，有一段描写女地主先是想抚摸姆姆，但看见小狗扭头龇牙后，她突然发怒，并使全家惶恐不安。回

屋后，女地主坐在沙发上，脸色比预兆雷雨的乌云还阴沉。写到这里，出现了作者很简短的插叙，它自成一段。Какие безделицы, подумаешь, могут иногда расстроить человека!（想想看，什么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有时候竟会使一个人心情沮丧!）这个语句也有概括泛指一般情况的特点，但结合该篇章的上下文，它却具体化为对女地主的不满，讽刺她小题大作，喜怒无常。正是这些警句、插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声音，成为把握篇章情态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在分析超句时，曾指出某些语句的意思和优控述位无关，因而对形成主题来说，它们是次要的部分；再进一步，一些超句构成叙述或描写的骨干，从表达事实信息角度来看，它们组成所谓主述性部分，而另一些语句则构成相关性部分（参看 2.3в）。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特别在所谓叙述文、描写文中，重点体现主观情态的恰巧是那些次要的和所谓相关性的部分。有时，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当分析主观情态，也就是对全篇章的思想进行整合研究时，这种主次的位置，正好颠倒过来。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在«Муму»这一故事的中部，描述一桩改变农奴格拉西姆命运的事，女地主心情很好，在客厅走动，到窗前看见小狗，以及后来她由喜转怒，使故事转人高潮。在这一段里，作者插叙几句家里的人对女主人心情高兴的反映：... В доме не очень-то любили, когда на барыню находил весёлый час,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она требовала от всех немедленного и полного сочувствия и сердилась, если у кого-нибудь лицо не сияло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а во-вторых, эти вспышки у ней продолжались недолго и обыкновенно заменялись мрачным и кислым расположением

духа.（在这个家里，当女主人来了高兴劲头，大家并不喜欢，因为第一，她要求所有的人立即地、完全地表示同感，如果谁的脸上不堆满笑容，她就会生气；而第二，她这种兴头不会保持太久，通常接着就情绪转为阴沉不快。）这几句话显然脱离了叙述主线，不参与构成动态性优控述位，因而在这一超句或段落中它们是次要的，或所谓相关性的部分，但它们揭示了女主人喜怒无常、颐指气使，在反映家人的态度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主观情态，即对此人的反感，在形成观念信息，乃至篇章完整性上，其重要性远远大于那些描述部分。

в. 篇章与标题　每个篇章都有一个标题（заглавие，название），每个作者在动笔之前，脑子里都有个题目，甚至像日记和回忆录之类的体裁，都暗含着类似“今日所为”，“××年代大事回忆”的题目，尽管未见诸文字。作者一旦有了标题，就把篇章的主旨近似地、概括地凝缩在简单的几个词或词组中，个别情况下也可能是个句子。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说：“标题以特有的方式集两种功能于一身……（明面上）的称名功能和（隐含的）述谓功能。标题可以比喻性地描绘为上紧发条的弹簧，这个弹簧在展开的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能量。”[①]称名功能自然就指它是篇章的能指、代替物，而述谓功能（функция предикации）据我理解，就是指它对篇章内容潜在的诠释功能。对篇章标题已有不少研究，作为标题的名称可能是专名、象征、提纲、暗示、引文，也可能是表述事实。无论哪种标题，它都有一种控制篇章的性能，并与其思想完整性密切相关。当标

---

①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стр. 133.

题中的思想已得到充分解释，形象变得丰满完整，或提示已经完全展开，篇章就具有了完整性，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写。这样在整合过程中，常常把所分析综合的内容与标题对照。它对整合的方向和结果都起着明显的作用。在科技语体、公文语体中，标题和篇章主要思想往往直接相关、协调一致。文艺作品中两者的联系往往可能是间接的，要经过思考才能把握。这里引用 А. П. Чехов 的«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的例子。标题中"套"这一形象，对篇章意思的整合起着重要作用，它同时又是一种形象联系手段。小说里的别里柯夫晴天也穿雨鞋、打雨伞，不仅他的雨伞、手表、铅笔刀放在盒子里，甚至脸也好像放在盒子里，因为他带墨镜，耳朵塞棉花，坐马车要升起篷；住的屋子像箱子，床上支着帐子，连他教的古典语言对他来说也是套鞋、雨伞；他尽力把思想也放在套子里，讲故事人说，他躺在棺材里，表情也好像怡然自得，因为庆幸终于把他放在走不出来的套子里。这些套子、盒子、箱子、帐子、套鞋、雨伞、车篷使他能保护自己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影响。显然故事的标题在刻画主人公、展开篇章情节都起着重要作用。经过别里柯夫荒唐的求婚过程，故事以主人公之死收场，事实信息内容已有了结局。但作者认为与标题相关的篇章思想似乎还不完整，就让听讲故事人伊万•伊万内奇在接近小说尾声时发表了大段理论…А разве то что мы живём в городе в духоте, в тесноте, пишем ненужные бумаги, играем в винт—разве это не футляр? А то, что мы проводим всю жизнь среди бездельников, сутяг, глупых, праздных женщин, говорим и слушаем разный вздор - разве это не футляр?...（……难道我们生活在城市的窒息和拥挤之中，写无用的文件，玩文特牌—— 难道这不是套？而我们和游手好闲的

人，热中兴讼的人，愚蠢无聊的女人一起虚度一生，说些、听些各种没意思的废话——难道这不是套?)最后，伊万·伊万内奇作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这对应怎样理解标题中的"套中人"，整合篇章总体思想，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标题在整合过程中的作用，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说："标题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将要说的内容，然而在读的过程中，读者又一再回到标题，力图弄清它的意思及其与篇章的对应关系。这样，标题就其本性来说，是前瞻性范畴的体现，但同时又具备向其回溯的性能。标题这种二重性反映了每个语句都有的下述性能，它以已知为根据，面向未知。换句话说，标题是一种主位－述位性质的现象。"①这很好地描述了标题在整合过程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2. Н. С. 波斯佩洛夫."现代俄语中的复杂句法整体问题"//《话语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3. В. А. Звегинцев. Мысли о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Изд-ство МГУ. Москва. 1996.

4. F. Daneš."论话语结构的语言学分析"//《国外语言学》. 1986. №1.

5.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Ⅱ.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6.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7. 刘鸿绅."篇章语言学的发展史及其研究领域(下)"//《国外语言学》. 1987. №4. 并可参看该杂志 1988 年 2、3 两期连载的"戴伊克的话语结构宏观

---

①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1. стр. 134.

结构论”.

8.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От звука к тексту.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2000.

9.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10.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Функции частиц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11. И. А. 费古罗夫斯基.“从孤立句子句法到话语整体句法”//《话语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12. В. 索温斯基.“话语语言学简介”//《国外语言学》. 1987. №4.

13. Г. А. Золотов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русск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2.

14. О. И. Москальская. Аранжировка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в тексте и проблема подчинения // Известия ОЛЯ. АН. 1980. №6.

第十一章　语句中名词的指称

逻辑性指称与语用性指称

意义——这是句子作为类型所具有的属性，而指称与真值则是句子及其组成要素在语句中当下用法的属性。

P. F. Strawson

语言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于：它表示一般，同时又指出说话人在此特定情况下应该使这个一般和某个具体现象相对应。

Ю. С. Степанов

句子能获得与现实的对应关系，是借助名词有指称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并主要不是依靠动词的情态时间范畴。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一　名词的指称、词义和句法功能

1.1　指称与情态

言语中实际运用的句子通常叫做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语句

和语言系统中的句子(предложение)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语句的内容具有和现实的对应关系。体现概括模式的句子，即使填入词汇也不具有这一特点。如以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 代表 $N_1 - Vf$ 就是如此。长期以来，在研究语句时，就把它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它所包括的内容(含语法结构的意义)，即对客观现实或/和对说话人思想的反映，另一部分则表内容与现实的对应关系。表示这种对应关系的术语，以及对其内涵的理解都不完全一致。传统的术语是情态(модальность)，情态有客观、主观之分，前者表示语句内容与现实的关系，后者表示说话人对表述内容的评估。在印欧语系中，通过发达时态系统所表示的客观情态，是语句必备的形式特征，因而它是语法学的研究对象；而主观情态意义，由于没有明确的、对应的表达手段，加上内容驳杂、时隐时现，往往被划入语用范围。法国语言学家 Ch. Bally 把情态意义叫做态式(модус)，认为它是对所述事实性内容(диктум)的个人评估，是说话人对该内容包含的表象所进行的能动思维操作①。从 Ch. Bally 举的例子来看，所谓的"态式"范围，从语句内容与现实的关系、交际目的到实际切分都包括在内，他认为"态式"是真实语句必备的特征。在这里想提出"语句与现实对应"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指称"(референция)。所谓指称是指在言语中、语句中的名词性词语(包括其等价物)和现实中所指事物的对应关系。脱离开言语情景，在"法国皇帝是秃头的"这个句子中，作主语的名词所指对象是不清楚的：指某一位特定的还是任何一位法国皇帝？指的是一个有此

① Ш. Балли.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вопросы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45—49.

绰号的某位领导还是子虚乌有式的杜撰人物？这种对应关系不弄清，也就无法确定句子内容的真假值。这一发端于逻辑学的问题，近年来在语言学界引起广泛的注意。它牵涉到符号在言语中的功能，表义的确切，理解的正误，搭配与转换的限制；某些代词、语气词的用法从指称的角度也可以得到新的阐释。Н. Д. Арутюнова在其名著《句子与其意思》的结尾中指出："主辞（субъект，或译主体）属于世界，而谓辞（предикат，或译作述辞，或写成谓词）则属于对世界的思考，在句于中思维范畴与客观现实的要素得到某种结合，世界和人的联系得以确立，句子的奇妙就在于此。"[①]如果"情态"更多是与述辞（谓词）有关，指明它与主辞（主体）间联系的种种可能关系，并通过它表示的各种交际意向，那么"指称"则是确立主辞或其他名项（термы）与现实中所指事物的关系。在确定句于内容与现实的对应关系中，指称占有"优先的"位置，尽管它与"情态"范畴互相作用，密不可分。

1.2　指称与词义

由 C. K. Ogden 和 I. A. Richards 提出的语义三角学说，在语言学界中广泛流传，并产生许多变异形式。一般说来，大多数学者认为语义三角由物质符号、意义和所指事物构成。词义一方面概括地反映着同类事物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以语音或文字为载体，使抽象的特征获得物质存在形式，并可被辨识、理解、交流。如果抛开语用中的附加意义和语言系统（聚合与组合关系）中产生的意义，词义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蕴义方面，指作为词义内涵的那些特征；一是射指方面，指作为词义外延所可能涵盖的那些事物。

---

①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378.

蕴义(сигнификат)和射指(денотат)是词义(一种社会习惯确立的、不完全科学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通常都以普通名词为例,如公鸡(петух)的蕴义包含:家禽、雄性、红冠、彩羽、报晓、足距、好斗等特征(义子),这就是词义的内涵或蕴义;一切或任何具有上述特征的鸟,包括纸上画的、梦里见的都属于词义的外延或射指范围。这样,一般都认为实词具有两重互相联系、又彼此区别的功能:表义和表物功能,这一区别很重要。但是否所有实词都可以同等地执行这两重功能呢?远非如此。一方面,Иванов,Самара一类专有名词,只是记号,没有词义。如果不认识,没听说过该人该地,那就从这些词找不出任何特征;如果熟悉该人该地,又可以有列举不尽的特征。因此专有名词没有表义功能,而只有指称事物(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事物)的功能,而它的指称功能不是通过词义表示的,而是通过名称称谓的。另一方面,像形容词、动词这类表示特征(动作、状态都是广义特征)的词只有表义功能,它们表示相当明确的特征,如善良的(добрый),站着(стоять)……但却无表物功能,不能通过这些词来指称任何人或物,它们是替代概念而不是替代事物的符号(参看第二章)。这样,专有名词与形容词、动词一样,都是执行单一功能的词,当然,如果它们转化为普通名词,如Хлестаковы(赫列斯塔科夫之流),рабочий(工人),эти объявления(这些布告),则功能上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况之中的大量普通名词,它们都可以执行两种功能,但名词内部却有不同语义类别,它们在执行上述功能时可能有所侧重。总的说,一般名词的词义是由大量同类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因此,对它来说,表物的指称功能是第一性的,至于它的表义功能,却比较复杂,因为很难确切地指出究竟哪些特征构成词义的内涵,就以前面的

公鸡为例，很难说，那里列举的特征是否就是它的全部蕴义内涵。Н. Д. Арутюнова曾以песок为例，其内涵可能出现在一系列显示其词义特征的比较结构中，如зыбкий（или：жёлтый，сыпучий，рассыпчатый，мелкий，мягкий...），как песок，不同的比较短语揭示出“沙”的流动性、黄颜色、散粒状、松散性、小体积、柔软……诸特征，它们大概很难都一律平等地进入词义，也许，这就表明此类名词语义的模糊性，也是对这一类多义子词释义的困难所在。《现代汉语词典》对“沙”的解释是“细小的石粒”，俄语词典的解释也大同小异，即“坚硬矿物（主要是石英）的散状颗粒。”对某些植物名称，像汉语的蒲公英，俄语的клевер（三叶草），有些词典学家干脆主张以画出的标本代替释义，但前者可以入药，后者可用作饲草，这一类重要功能性的特征，又无法在图画中得到反映。语言学家认为，一般普通的名词既包括明确的核心特征，赖以保证词义稳定和正确的相互理解，又有若干边缘特征。但“明确的核心特征”依然是个模糊概念，这也是此类名词表义功能的特点。然而，并非所有普通名词在表义上都有这一特点。有一类名词词义的核心特征是单一明确的。如толстяк（胖子），добряк（善良的人），холостяк（单身汉）等。холостяк词义所要表明的核心特征就是未婚（неженат），而人、男性、成年一类特征只构成该词义的不言而喻的前提部分，并不是强调的重点——陈说或断言部分（ассертивная часть）。这类词中有不少是由形容词派生的：толстяк = толстый человек. 因此，它们在表义功能上接近形容词。另一类名词以功能或职业为核心特征。前者如товар（商品），подарок（礼品），экспонат（展品）；后者如плотник（木匠），профессор（教授），врач（医生）。这类词的词义不含所指事物的自然特征（包括物理、生

理、心理特征）。同一个东西，若分别拿去出售、赠送或参展就可相应地成为商品、礼品或展品，掌握了词的功能特征就理解它的词义。说得粗一点，职业也是人的恒常功能，因此在表义方面，职业名词接近表示恒常特征的同根动词。试比较：Он плотник = Он плотничает；Он профессор – Он профессорствует；Он врач 与 Он лечит. 也有类似的关系，只不过是异干而已[①]。另外，还有许多名词是以表示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其中包括表示稳定的亲属或社会关系，如 отец，сын，хозяин，слуга，шеф，подчинённый 等等，也包括一时的身分关系，如 свидетель（证人），партнёр（搭档），пассажир（旅客），клиент（顾主），поклонник（崇拜者），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先行者），зритель（观众），истец（原告）等等。它们也和前一类名词一样，其词义中也不包括所指对象的自然特征，只强调某种关系特征。这样一来，当构成词义内涵的是单一的性质特征、功能特征或关系特征，则该词的语义是明确的，尽管功能与关系不是事物固有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相对而言，表示像 петух，песок，книга，вода 一类包含多种特征的多义子词义却较模糊。由此可见，名词中不同类别在执行表义和表物功能上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在下文中还要提到。

1.3 指称与词的句法功能

从逻辑上分析，主辞或主体是指向外部世界的，因面应用名词性词语（或其等价物）表示，述辞则表示人所认定或赋予主体的特征，大多数情况下，它用只有表义功能的形容词、动词表示。在这里，这些词只是通过主体才与世界发生对应关系的，本身没有指称

---

① 与前者同根的 врачевать 为文语词，而与 лечить 对应的 лекарь 为旧词。

功能。然而述辞也往往用名词表示。如 Он—холостяк(или:врач,свидетель случившемуся).这里的名词与形容词或动词一样,不与任何人相对应,只有表义作用,没有指称功能,或者说,它的表物作用还停留在指出词义的外延上,没有把心理性的射指(денотат)变成本体性的实指(референт)①。述辞(谓词)是命题中表示认识的部分,一般说,其在句子相应的表达部分——谓语也是句义的核心,因此词义比较单一明确的名词,容易用作谓语。当没有任何语义特征的专有名词作谓语时,严格讲,它已经不是述辞,并不表明主体具有什么特征,而是把主体和另一已知的人或物联系起来。当说 Его дядя -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Юдин 时,对专有名词所表示的人,双方头脑中都有个共同档案(мысленное досье)。这种句子叫证同句,它和传统表示关系命题的描述句,在功能上是不同的。这样,当名词作谓语时,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用于证同句中,它代表现实中已知的人或物,以其为实指,从而澄清言谈中所涉及的对象;二是用在描述句(狭义的判断句)中,它不和现实中具体事物相对应,没有实指,通过自己固有的稳定词义,告诉对方主体所具有的特征,从而保证准确传递信息。例如 Менделеев - создатель 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элементов. Мой друг брат Тани. 如果谓语代替已知的人、确知的实指,就应该理解为证同句:"门捷列夫也就是元素周期表的创始人","我的朋友就是丹尼娅的兄弟。"然而也可能把句子理解成为描述句,即"门捷列夫创立了元素周期表","我的朋友和丹尼娅是兄弟关系",前一句包含一个动作特征(Менделеев создал период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后者则表示兄弟关

① 这两个术语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也有人不加区别的混用。

系(Мой друг брат Тане)。上述的特征或关系就是名词 создатель 或 брат 的词义内涵。用于证同句中作谓语的名词是已知的、在现场的或上文提到的。现在我们集中讨论名词的谓词性用法(предикат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①的特点。

前面提到了普通名词的表义与表物作用,但有些名词的词义决定其主要用于某一种功能。一方面,具有评价或形象比喻的词,一般都用来描述主体,适于谓词性用法。前者(表评价的词)如 балбес(糊涂虫),болтун(饶舌者),молодец(好样的家伙),ангел(天使),обжора(饭桶,贪吃的人),негодяй(坏蛋)以及说明非活物的 кошмар(可怕的事),дрянь(糟糕的东西),махина(大而无当的东西),这些词通常都作谓语,甚至被认为只能用于句法功能受限制的位置上(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 обусловленная позиция)。后者(表比喻的词)如 Я мачехе не игрушка; Фантастика—зеркал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Мужчины все петухи. 后一类用作谓语的这些名词,都已大大简化其语义内涵,只强调其中一、两个特征,才能构成比喻,从而消除模糊性,准确地交流思想。这里只强调 игрушка(玩具)可供人娱乐、玩弄的作用,зеркало(镜子)的反映功能,петухи(公鸡)的好斗易怒的性格,却不涉及上述词其它的特征,从而接近单义子或少义子的形容词或动词。专有名词用作谓语,表示比喻而无实指时,也只强调其一两个特征,因为要求谓词性用法的名词词义尽量排斥模糊性。如 Не шути с ней. Её муж—Оттело. 这里只强调奥塞罗的嫉妒性格,而与其王位、黑色皮肤、健

① 谓词性用法和体词性用法(субстантив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相对立,谓词性用法不限于名词用作述辞,而体词性用法也不限于名词表主体,而包括所有的名项,即表示各种主、客体的词,汉语语言学中把它们称作体词。

壮身体等特点无关。总的说，许多表示比喻的词往往兼有评价意义，有时难于分开。另一方面，根据 A. Q. Wierzbicka、E. B. Падучева 等人的研究，以眼下形成的特征（актуальный признак）为词义的名词不适合于谓词性用法。如 всадник（骑在马上的人），незнакомец（陌生的人），роженица（临盆的产妇），собеседник（与之交谈的人）等都不宜作谓词，而最好说 Он наездник.（他是骑手）；Он мне незнакомый（他是我不认识的人）。但这里的谓语却表示持久的职业或关系。一般说，用一时的特征去说明主体，不是名词的特点。试比较：Мальчик вчера украл у меня карандаш（一次偷窃动作）与 Этот мальчик вор（有多次盗窃行为的小偷。）因此不宜说 Эта женщина роженица 或 Он наш собеседник，而应用相应的动词以表示眼下发生的事情。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表示眼下一时特征的形动词不宜作谓词。不说 Он наш покупающий，而只宜说 Он наш клиент 或 Он часто у нас покупает. 除了上述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之外，其他表示人或物的名词作谓语时，都可能具备无实指的谓词性用法，或有实指的体词性用法，总的说来，越是特征单一、明确的词，越适于谓词性用法，像前面说的 добряк，профессор，хозяин 一类词都常用作描述性的谓语，面多义子的词用于这种功能时，或者突出某一、两个特征形成转义，如 Все мужчины петухи；Этот преступник—грязное животное. 或者保持其全部义子作为类别特征，如 Пихта（冷杉）-хвойное дерево；Пума（美洲狮）—крупная дикая кошка；Эта птица--петух. 在后一情况下，交际者一般都满足于了解这些词的词义的大致要素，若要求准确理解其全部含义，势必导致以科学特征代替较模糊的语义要素，以定义代替词义解说。上述只起描述

作用的名词谓语有以下共同特点。第一，由于没有实指，其前面不能用指示词 этот，вот，вон 及任何表示实指的词，如 один，тот самый、Сашин（物主形容词）等。第二，与其搭配的形容词往往是：（1）表评价的，如 хороший，отличный，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й，плохой 等；以及与此密切相关、表示名实相符的 настоящий，истинный，идеальный，образцовый 等，它们通常修饰表功能性特征的名词，如 плотник，профессор，врач 等，当它们修饰表示关系特征的名词或多义子的名词时，如 идеальный муж，настоящий барин，типичная женщина，образцовый дом 也转而强调这类人或物所应有的、最基本的功能或特征；（2）表示高强度的形容词，它们往往修饰单一特征的、比喻性转义的以及评价性的名词，如 ужасный обжора，абсолютный невежда，совершенный болван；以及有一定成语性的搭配，如 круглый дурак，полный идиот，закорнелый игрок，заядлый спорщик，отъявленный негодяй. 有意思的是，某些表示形体、度量、大小的形容词，若处于这种位置上，也转而表示程度。如 Он—большой мастер，крупный специалист，тонкий знаток，мелкий мошенник，величайший плут 等。 ·旦这些名词用作主语，相应的形容词却不能依然用在谓语位置上，并保留其程度意义。不宜说：Этот мастер большой.（3）表示时间或情态的形容词，如 бывший，будущий，возможный，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й，реальный 等用于修饰此类名词：Он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й конкурент；Мой сын будущий врач；Она молодая хозяйка. 最后一个例子指“从事家务不久的主妇”，而不是说她年轻。大家知道，当名词以某一个人或物为实指时，其形容词可以表示该个体自身的特征，通过指出特征对其进行修饰或将

其与同类人或物区别开。这种表示个体形体、心理、社会特征的形容词不宜和上述名词谓语连用，特别是表比喻、评价的谓词连用。不说 Он седой трус; Петя—здоровый весёлый петух. 表示类别名词前的形容词，往往与其密切结合形成亚类。如前面举的例子，Пума—крупная дикая кошка; Пихта—хвойное дерево. 如果表示个体特征形容词出现在名词谓语之前，则整个句子是证同句：Саша был тот прелестный, голубоглазый малыш; Это был громадный и тучный старик в долгополом тёмном пиджаке(Ильф и Петров). 这些句子中的形容词(或其他定语)从不同角度描述所指对象，有些是临时性特征，它们不能从负面去修饰，上述例句都不能加 не(这与证同的功能相抵触，试比较描述句：Маша девушка несерьезная; Школьники—народ не сидячий.)由此可见，用于描述句中名词谓语前的形容词(或其等价物)要受一定限制。第三，这类无实指的名词，不能用代词代换，如 Пушкин—поэт，只能换成 Он—поэт，而不能换为 Пушкин—он. 后面这个句子如果成立，则是证同句，意思是"普希金是他"，与"诗人"无关。在 Мой друг—учитель 这一语句中，谓语名词无实指，其后面不能使用有实指的同一名词来复指他。不能接着上句说 Учитель преподаёт математику. 因为两个 учитель 所指的范围不一，不是完全同指的。可以接着说 Он преподаёт математику. 但 он 复指 мой друг，而不是指 учитель. 由此可见，上述所有特点都基于名词的描述性、谓词性用法，即它们没有实指。指称学说为解释和运用语言提供了某些逻辑上的根据。名词的描述性用法不仅体现在它用作谓语时，用作同位语以及所谓的补足语、比较成分等的名词，都只表义而不指物，因而也具备许多上述的特点。像 гражданин

Иванов，товарищ комендант，сосед-немец一类词组中，作同位语的前一名词用法都是无实指的，因而不能用指示词和形容词（特别是描述个体特征的形容词）来扩展，不说 красивый товарищ комендант；像①Его отец работает слесарем；②Пень служил мне столом；③Каждый из них воображает себя Наполеоном. 这里的名词都是描述性的，第②句中的 стол 只表示功能特征，第③句的 Наполеон 也转而指伟人，而非实指，均不能用与个体有关的形容词修饰。下面第一个，从 Е. В. Падучева 文章中[①]转引的例子，其中受动词支配的名词，也具有类似的表义性质：Каждый третий город был разжалован Павлом в селение；... За что страдальцем кончил он；Он всегда подозревал в себе недоучку.（每三个城市中，就有一个被帕维尔贬降为村庄……他也因此成为受害者而死。他总认为自己是学识浅薄的人。）表比拟的例子，如：Я вас люблю любовью брата（不能说 вашего брата，брата Саши）；Новый начальник имел репутацию медведя в обращении.（Л. Толстой）（不能说 имел репутацию огромного медведя в обращении）此外，像 приехать сюда как ревизор，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линейку в качестве указки，выполнять функцию банка，превратить церковь в мечеть 一类句子中画有着重线的名词都无实指，它们在与指示词、形容词以及与跟进的复指性代词连用时，都受到类似的限制。A. Wierzbicka 曾指出："俄语中表处所的五格取消了它所称谓处所的离散和个体的性质，它更多是把处所表现为性质，而不是事

---

① Е. В. Падучева. Референци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семан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84. No 4. стр. 297.

物。"[1]如Он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л морем; Толпа шла полем, лесом. 而不宜说 Он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л этим(或 Чёрным) морем; 或 Толпа шла сначала улицей Горького, потом Красной площадью. 这里的五格名词是实指的，从而与性质方式的意义相抵触。相反，只能说 Мальчик выпрыгнул из окна. 因为只能从某个具体的窗户跳出，而不宜用表方式的 окном. 由此可见，区别名词谓词性用法与体词性用法是有其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

在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名词谓词用法之后，我们转入研究名词体词性的用法，两者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广义的)实指，即不和现实中的事物相对应，而后者却是有广义实指的，以下，我们将从逻辑和语用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二 指称与逻辑

研究指称问题发端于逻辑学。传统逻辑根据量项而把命题分为单称、特称、全称三类。由于单称命题用专有名词、摹状词、单称代词等作主项，并没有量词[2]。因此逻辑学只讨论两个量词：即全称量词"所有……"，其符号为(∀……)和存在(或特称)量词"有(有些)……"，其符号为(∃……)。前者可读作"对于一切……而言"，"对于任一……"，"任一……"，"所有……"，"随便……中的某一个"等等；后者读作"存在……"，"有……"，"至少有一……"等等。不同的读法也表明，语言表达量化的方式更多一些。我们下

---

① А. Вежбицка. Дело о поверхностном падеже. Из кн.: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XV. Прогресс.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308.

② 所谓量词是指那些把含有自由变项的命题变为完全判断的词语。

边要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逻辑中量化范围与语言中指称范畴的关系，体现在语言中的量化范畴会产生哪些变异形式；二是表示量化关系词语的语义特点，当不同的词语表示相同逻辑关系时，正是这些语义特点决定造句过程中的选词与搭配。这里以俄语为材料进行研究。附带说明一下，作为研究材料都是言语中的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只有语句中的体词(相当于主项或关系项的主、补语)才有全体类指、部分有指和个体专指(即狭义实指)的关系，而语言中句子的体词及语句中的谓词都只有射指(денотат)，后一点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2.1 表示全称量词的手段

逻辑中由全称量词约束的个体变项，指该变项范围的一切个体、一切事物。个体变项在语言中用名词性词语(包括词和词组)表示，其范围就相当于该名词词义的外延，即相当于射指。由于射指属于语言中词语的意义，故把言语中、语句中这种指称关系叫类指。表示全称量词的手段有：все，каждый，всякий，любой 和零位量词，后者指只用名词性词语本身，而不另加量词表示类指。

a. 语句中的类指分两种情况：一是指某集合中的每一个体，如 Все дети любят сказки; В равнобедренном трёхугольнике углы при основании равны. 通常把它的表达手段叫做外延性的、普遍类指的名词性词语(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именная группа)，即"所有孩子都喜欢童话"，"每个等边三角形的底角都相等"；另一种手段是所谓内涵性的类型类指名词(родовая именная группа)，它不排斥例外，并不像全称逻辑量词那样，约束变项范围的每一个体，而只是指该类的典型代表。如 Книга—друг человека; Норвежцы высокого роста. 这里并未强调"每一本书都是人的朋友"；"每个挪

威人都是高个子"，两种类指都只能属于全称判断的范畴，虽然有抽象程度的不同。俄语表示类型类指时，不使用任何上述有量词功能的限定代词，即只能通过零位量词表示。相反，在特别强调普遍类指时，不宜或不能省去有全称量化作用的代词，如 Он поступил так, как всякий порядочный человек поступил бы на его месте. 这样，类指名词性词语前有无量词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表示不排斥例外的类型类指。即使以零位量词表示普遍类指[1]时，也没有执行相应功能的各种限定代词的种种语义特点。这种区别是逻辑学没有涉及的。

6. 逻辑上的全称量词∀，既可读作"所有……"，也可读作"每一……"，"任一……"，"随便什么样的……"等等。的确，有时下述两种表达形式的意思是一样的。如俄语中 Все（所有）пионеры должны быть честными – Каждый（每个）пионер должен быть честным. 两者可以互换，当然，应在数与性的语法形式上，作相应调整。但是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可将前者换成后者。如 Все студенты уже в сборе. Все звуки, имеющиеся в данном языке, образуют целостную систему. 这里的 все 就不能换成 каждый、всякий 或 любой，后面几个词强调集合中的每一个体，因此当谓词表示所有主体一起集体进行动作时，不得用这类代词。如只能说 Все соседки нашего дома перессорились между собой; Все школьники разошлись моментально. 这里 все（所有）指后面名词所代表的事物是作为整体的集合。当然，在其他情况下不排斥对

---

[1] 如果名词词语的组成中包含类特征时，如 равнобедренны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等腰三角形）在全称判断中，通常表示普遍类指。

它作另一种理解，即指集合中的每一个体。如 Все мои сослуживцы к шести часам вечера уехали с работы; Все пожилые люди легко простужаются. 也可理解为："我的每个同事"，"每个上岁数的人"，因为动词 уехать，простужаться 并不要求"集体下班"，"同时感冒"，从而可改说成：каждый мой сослуживец，всякий пожилой человек. 这样，все 和其他几个限定代词(каждый，всякий，любой)的区别在于：它主要表示集合整体，虽然在一定的语境或语义条件下也可指集合中每一个体，而 каждый 等则只能表示后一种意义，这些词一般都用单数形式，也表明它们是整体集合/个体集合对立中的强项。列夫·托尔斯泰的下述名句最清楚地表明这种对立：Все счастливые семьи похожи друг на друга，каждая несчастливая семья несчастлива по-своему. 但这似乎不是逻辑学关心的问题。

в. 在强调集合中每一个体的限定代词中，каждый，всякий，любой 有可以互换的一面。如可说 Каждый/Всякий/Любой китаец знает Мао Цзэ-дуна. 但 каждый(也包括 все)只表示词义外延所涵盖的每一个在质上相同的个体，而 всякий 与 любой 则强调所涵盖的各个个体在质上是有差异的。каждый китаец 指每个具有"中国人"词义基本内涵的人，它包含国籍、血统、肤色等特征或义子(семы)；而 всякий，любой 则可能兼暗指个体在某些方面如年龄、性别、地位、文化程度可能是不同的。这后一意义明显地体现在下述非量词性的用法中：Люди бывают всякие. (人有各式各样的。)俄语中，-ак(-як)这一词素本身就是指"样式"、"方式"、"性质"的，如 т<u>ак</u>ой，двоякий，ин<u>ач</u>е. 当 вс<u>як</u>ий 用作全称量词时，有一种附加意义，即所涵盖的每一个体，不管其性质或样式有何种

区别，都具有谓词所表示的特征。当强调这一附加意义时，只能用 всякий 而不宜或不能用 каждый. 如 Всякий кулик своё болото хвалит(什么人都说自己家乡好)；Вскрыла жилы，/Неостановимо хлещет жизнь，/Подставляйте миски и тарелки！/Всякая тарелка будет мелкой，/Миска - плоской(М. Цветаева).（切开血管，涌出生命，猛流不停，快放上盘盘碟碟！可什么样的碟子都太浅，什么样的盘子都嫌平。）相反，当不宜或不能强调每一个体有区别时，则不能用 всякий 代替 каждый. 如 Каждый солдат имеет обязанность держать оружие боеспособным；Каждая прямая бесконечна. 前一句中强调士兵一律应使武器保持备战状态，后一句中的几何直线则无差异可言。这样，在有无这一附加意义上，всякий，любой 与 каждый 形成对立。逻辑学中的全称量项不涉及所指称的每一个体有无性质、样式上的差异。

г. любой 有两个义项，$любой_1$ 接近 всякий；$любой_2$ 相当于 какой-нибудь，какой-угодно(后者的用法见本章下一节)。前面已经讲过，$любой_1$ 和 всякий 一样，起全称量词作用，遍指集合中每一个体，尽管它们“可能有性质的差异”。但 $любой_1$ 与 всякий 各有不同，区别表现为以下两点。(1)前者所涵盖的所指，包括在可能情景中潜在的个体，如未来将出现的，可能出现的，某种条件下或多次反复发生情景中的出现的个体。如①Любая физ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неполна. ②И даром думают，что память/Не дорожит сама собой，/Что ряской времени затянет/Любую быль，любую боль(Твардовский). ③Хороший был слесарь，открывал любые замки. 第①句用于泛时意义，包含任何可能建立的物理理论。第③句，未完成体表示多次，甚至潜能意义＝мог открыть，而 любые

замки 表示任何需要开的锁。②句的意思是："人们枉自以为，记忆从不善于珍惜自身，时间会像浮萍，把任何事情、任何痛苦覆盖遮隐。"这里也是泛指一切可能出现的事情和痛苦。这种指潜在可能个体的意义，有时与过去时一次意义相冲突。不能说 Любой ученик ответил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Любые поиски оказались напрасными. 有时，在表示多次动作意义的句子中，всякий，любой 都可以用，如 Чичиков весело и добродуш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л всякий (любой) разговор. 用 всякий 表示已出现的各种谈话，乞乞科夫都愉快、善意地附和；用 любой 则暗含"各种可能的谈话"均加以附和。(2)любой 除表示所指的各个体性质上有差异之外，还有一种补充的意味，即指那些只要有起码条件，具备最低限度特征，就可划入该集合的个体。如 Любой старый врач умеет угадывать чувства пациента.（只要是老大夫都会揣测患者的情绪。）因此，往往有一种争辩的语气。如 Всякий человек знает, что волки жадны.（尽人皆知，狼是贪婪的。）如换成 любой человек 则有"是个人就知道"，"只要是人都知道此事"。因此在下述语境中，以用 любой 更好：Разве эти задачи трудные? Любой школьник их решит. 应该说，любой 与 всякий 的区别很细微，两者的对立表现得不明显，这类细微的差异，也不是逻辑学关注的对象。

д. 当选择全称量词的语言表达手段时，对被量化的名词所表示的集合，有无数量上的限制，要充分考虑，而逻辑学则不管被量化的集合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像 Все дети любят мороженое 与 Все мои дети играют на рояле. Дети 在前句中指所有的、数量无限的孩子，而后者则表示可数孩子的有限集合。限定代词 все 可用于两种场合。但只可以说 Каждый из его детей(или: Каждый

его ребёнок）играет на рояле，却不说 Каждый из детей любит мороженое. 即 каждый 可表示有限集合中的每一个体，与其连用的、表示有限集合的名词，常常采取 из кого-чего 的形式。也可用其他限定词语表明名词的集合是有限的。如 Пока я ехал сюда，у меня глох мотор на каждом перекрёстке. 这里指的是我骑摩托所经过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即指由有限的十字路口组成的集合。这样，каждый из кого-чего 一类组合，就成为有限的、封闭集合的标志。当名词指称其词义涵盖的全体事物时，即表示无限的、开放的集合，则不宜采用这种形式，如不说 Каждая из кошек ловит мышей；Каждая из матерей любит своих детей. 而应改成 все кошки，все матери. 值得注意的是，всякий 一般不用在有限集合的名词之前，作为其全称量词。不说 Всякий из его детей играет на рояле；Я дал всякому из этих учеников маленький подарок. 这样，каждый 与 всякий 都可以与表示无限集合的名词连用，两者均表集合中的每一个体，区别只在于是否强调各个个体质上的区别；但主要用 каждый，而一般不用 всякий 指有限集合的每一个体。在这个方面，любой 比较特殊，由于它所指的个体包括潜在的、可能的、未出现的个体，因此一般说，它和有限的意义不协调。因此只能说 Каждый из нас раз побывал на выставке. 而不能说 Любой из нас... 同样，在前面的例子（Пока я ехал сюда...）中不能用 на любом перекрёстке. 若用 любой，则表示任何可能的十字路口，从而与上例中限制性的从句的意义矛盾。在下述例子中，由于没有有限集合的标志，再加上动词的概括现在时意义，любой 与 каждый 可以互换，但名词所指的已是无限集合了。На любом （каждом）перекрёстке у меня глохнет мотор. 即在“任何十字路

口，摩托车都灭火。"当 любой 用于表示泛指、可能、将来意义的句子中，由于它能指潜在个体，故可与表有限的集合的名词连用：如 Любой из учеников этого класса ответит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 Его ключ может открыть любой их этих замков; Биссектриса любого угла трёхугольника делит противолежащую сторону на части, пропор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илежащим сторонам. 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三角形任何一角的等分线将对边分成两部分，其长度的比例与两邻边长度的比例相同。"这里指的是三角形内三个角(有限集合)中的任何一角，却用 любой 而不用 каждый，因为这个句子反映几何学概括性的原理，指任何三角形，仍是一个开放的无限集合，而每个可能出现三角形的任何一个角，也具有潜在所指性质。这样，当都指有限集合的每一个体时，каждый 与 любой 有着细微区别。而且在许多场合下，любой 与 всякий 一样，不能表示有限集合的每一个体。如 Директор поговорил с кажды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м нашей кафедры. 这里不能用 любой 或 всякий.

e. 传统的逻辑分析中，全称量词建立在"全体是个体集合"的概念上。这里似乎有个数量关系：全体是个体的和。这样，通常只用复数形式 все 表示全称量词。如 Все геологи—романтики и поэты. (Ю. Казаков)这里的 все геологи 指所有的地质学者，包括每一个个体。все 的单数形式 весь，вся，всё 则被排斥在全称量词之外。这样，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形式却有不同的逻辑功能，但是当人们说 Вся мебель загромоздила вход в зал 时，这里的 вся мебель = все столы，стулья，кресла... 的集合。因此单数形式 весь，вся，все 也是全称量词。一般认为，这些单数形式只和不可计数的名词或表单一的事物的名词连用，这些名词所射指的事物不能分成许

多离散的个体，因而不是全称量词。如 Я съел все молоко; Конь весь в поту. 这里指的是“全部”的奶，马的“全身”，它们虽不能分成组成的个体，却由非离散的“部分”或“局部”构成。事实上复数形式 все 也可能表示这种“全部”意义。如 Я съел все сливки; Он извёл все чернилы; Все руки исцарапаны; Просидел дома все три дня. 这里的 сливки(奶皮)，чернилы(墨水)也不能分为离散的个体，все руки 可指两手全部都被划破，而不是强调每只手都有伤，все три дня 是指整三天，而不是三天中的每一天。同样，单数形式有时也可以表示由离散个体构成的全体(或整体)，如 Что ж, Петрович, омуля всего съел, ни одного не развод на оставил?(Ю. Казаков)这里问的是：“是否吃光了所有的鲑鱼，留没留一条育种？”而当说“Мы съели всего гуся. ”时，则是指全部的“鹅”。这样，语言中的全称量词 весь(вся, всё, все)或表示名词(名项)外延的全部(полный объем)而与局部(部分)相对立，或表示名词外延的全体(полный состав)与个体相对立；全部/局部与全体/个体两种对立之间无截然界限(如前面的 все руки 也可以指每只手)，不管全称量词 весь 表示“全部”还是“全体”，其所指事物的范围与名词词义规定的外延相吻合。这样，весь 单、复数两种形式在表示全称量词的功能方而是相同的，从而保持其统一的语义功能，改变的只是对全称量词的观念，即它不仅仅表示由离散个体构成的全体，而且还表示由非离散的局部构成的全部。语言中常用 каждый, всякий, любой 强调名词所指的每一个离散的个体，却很少强调每一非离散的局部。如有此必要时，须加上表组成部分的量词 каждая капля молока, любая часть тела. 至于对全称量词 весь 作哪种理解，与其说取决于它的形式，不如说取决于所限定名词的词

义和上下文。

ж. 最后，当含有全称量词的句子表示否定判断时，俄语中的量词要由限定代词改为否定代词。如 На такой вопрос ответит всякий ученик-На такой вопрос не ответит никакой ученик. 这种互相对应乃是一种常见的情况：即用 никакой，никто(=никакой человек)，ничто(=никакая вещь)一类否定代词接近于表示空类，即 никакой 表示后面的名词不和现实中的任何事物相对应。然而在口语中，上述全称量词却可用于否定判断中，相当于一个空类。80 年语法中曾引有这样的例子①：—Кто не спит? —Все не спят. —Что он не понял? Всё не понял. 这里的 все=никто，всё=ничего. 用否定代词或限定代词的否定（判断）句，逻辑内涵是一样的。但用 все，каждый 一类限定代词更强调名词所指的全体事物都不具备谓词的特征，而否定代词则排斥所指代的任何事物可能具有上述特征。80 年语法所引的下述两个例子可很好地说明这一点：Все трое，ни в чём не похожие，они как бы дополняли друг друга（Леонов）. 及 Бабы，разные по характерам，во всем не похожие одна на другую，сошлись，жили ладно（Шолохов）. 前一句强调所有三人没有那方面彼此相似，后一句则强调性格各异的女人在所有方面都截然不同。

这样，逻辑上用符号 ∀ 表示的全称量词，在语言中却有多种表达形式。由于表示量词与事物的词语具有各种不同的语义，语言中可进一步表示概括程度不同的普遍类指与类型类指，可分别强调整体集合/个体集合，无限集合/有限集合，个体集合内又有同

---

① АН СССР，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м Ⅱ.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412.

质/异质之分，整体集合内又有全部/全体之别（前者是部分的集合，后者是个体的集合）；在否定句中，有全称量词∀与否定存在量词∃的对立与中和等等。这些使逻辑学者头痛，甚至讨厌的问题，却是语言学者，特别是学习该语言的外国人兴趣所在。

2.2　语言中存在量词的表示法

这个问题研究得比较差，争论很多。从内容上看，逻辑上的存在量词只表示“有些”，并未表示“有多少”，也未确切表示是“哪些”，它所确切表示的仅仅是“存在”、“有”。为了和全称量词的“类指”相区别，可称其为“有指”，俄语为存在指称（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ая референция）。有指的特点为：一是有所指，即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名词所指的事物；二是所指事物不固定，无法开个清单；三是从量上讲，至少有一个，最多不能覆盖全体。这里要分清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所谓的固定性（фиксированность）或专指性（специфичность），表示所指事物（референт）专有所指，不可更换变动，而存在量词的不固定性表现为所指对象，可甲可乙，未经言明，只要不超出名词表示的类别即可；另外一个概念是确定性（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是由语境（包括情景、上下文）或词语明确表示的所指，而不确定性（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则是在语境中是尚未澄清或难以判别的所指。一般说，不固定性会导致不确定性，如 Некоторые люди боятся мышей. 句中的 некоторые люди 既可能是张三、李四，也可能是王五、赵六；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判别确切所指。但不能得出相反结论，如 Какой-то профессор утром Вам звонил. 打电话的某一教授的所指是不确定的，但却是固定的。他可能是张某或李某，也可能是王某或赵某，但只能是其中的一人，这里的不确定性是说话人“不知道”、“不愿意说”一类语用因素造

成的。另一方面，语言中表示的单一个体也并不都是固定的。下面是引起争议的例子：Маша собирается выйти замуж за какого-нибудь миллионера. 由于 Маша 想嫁的那个百万富翁，是假想其存在的，因而是不固定的，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当然也是不确定的。对表示这种不定关系的 какой-нибудь 是否存在量词，看法不同[①]。从量词表达手段来看，由于许多印欧语中有定冠词、不定冠词的区别，因此语言学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有定/无定范畴上，在研究没有冠词的语言时，也用英、法、德等语言作为参照系。例如有人参照上述例子的英文对应句 Mary wants to marry a man with a big bank account. 认为 какой-нибудь 相当于英语冠词 a，并指出对于"假定存在的人"进行量化是说不通的，所以 какой-нибудь 一类词不是存在量词；另外，俄语中某些不定代词，如 один，некоторый 后面名词的所指都既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是不固定的，这一类多义现象也造成研究存在量词的困难。虽然研究不定指的文章很多，但研究由不固定存在而造成不定现象的则很少，只有 Е. В. Падучева 提出有指（即存在性指称）分为三类[②]，但也着墨不多，语焉不详。下面根据笔者对存在量词的理解，分别说明以下几类有指。

a. 假定性的有指　最典型的、表示这种指称的存在量词就是带尾缀-нибудь 的代词。如 Думаю, что какая-нибудь картина вам нравится. 这种量词假定名词的所指（画）是存在的，但实际是否存在却是另一回事。由于后一特点，名词虽有所指，但却是非专

---

① О. Н. Селивёрстова. Местоимения в языке и реч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8.

② Е. В. Падучева. Референци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семан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84. №4. стр. 293.

有所指、无固定所指。至于其假定存在意义，О. Н. Селивёрстова曾通过下述例子来说明。在“Я хочу посоветоваться с хорошим врачом.”后面，可接着说“Но разве существуют здесь такие врачи?”一类句子，表示自己又怀疑 хорошие врачи 的存在。若在上述语句的 хорошим врачом 前，加上 каким-нибудь，就不能接着说上述疑问句，因为这样就推翻了自己的假设。

由于这种所指存在于假想，而不一定存在于现实，表示它们的词语一般都用于有各种非现实情态意义的句子中，如 Когда парень какую-нибудь девушку любит, он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овсем другим(表示条件)；Трудно любить женщину и делать что-нибудь (Л. Толстой)(表示难于做到)；Давно сердечное томленье/Теснило ей младую грудь,/Душа ждала... кого-нибудь (Пушкин)(表示期待)。至于有尾缀-нибудь 的词常用在祈使句、疑问句和陈述式将来时的句子中，已是常识。所有这些动词谓词的情态意义都和假定存在意义协调，即它们的主、客体是假定存在的，无固定所指的。用逻辑函项公式 R(x,y)来表示，在谓词的题元 x 或 y 的位置上，设有一个尚待填入的题元。正因为如此，假定存在量词一般不用于有完成体过去式的句子，因为当动作、事物已经实现，其参与者也就是固定的，不管交际双方是否清楚他(或它)究竟是谁(或什么)。只有在特定的情景中才允许出现这种用法。如 Звонят, кто-нибудь ошибся дверью. 或 Дует. Кто-нибудь открыл форточку. 但这里也有明显的推测、揣度的意义：“大概是有人找错了门”或“也许有人把气窗打开了。”因为铃响(或透风)，推测有人走错门(或开窗)，动作不一定有已实现的性质，也导致其主体的不固定性。正是这种不固定性使 Е. В. Падучева 反对把带

尾缀-нибудь 和 то 的两类代词等量齐观。她认为“Он посоветовал мне поехать в какой-нибудь санаторий.”这一句中的“疗养所”并非说话人不知道，而是尚未个体化的客体（не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ированный объект）[①]，“把表非实指存在（即本文的假定存在）的词语解释为表不定指的词语变体——这是对语言形式的迁就，因为在有冠词的语言中，这两种意义都用不定冠词表示。”[②]也许还应该加上一点，这里混淆了两种“不定”：无固定专门所指造成的不定和语用因素造成的不定。

какой-нибудь 一类词的不固定性是基于它们有可选择性的义子。在这一点上 любой$_2$ 和它相近。любой$_1$ 是指集合中每一个不同质的（包括潜在的）个体，любой$_2$ 则指集合中可以任意选择的某一个体。在下述句子中 Если любой угол многоугольника прямой，то это прямоугольник. 如果把 любой 理解为相当于 всякий 的 любой$_1$（任一个），则命题为真；若理解为相当于 какой-угодно 或 какой-нибудь 的 любой$_2$（有某一个），则命题为假。因为当多角形中，只有一个角（不论它是哪个角）是直角，它还不是矩形。这种表示某一个任意选出的 любой$_2$，不是全称量词，而是存在量词。

作为存在量词的 любой$_2$ 与带尾缀-нибудь 型词的用法，特别是它们之间相互区别，曾引起广泛讨论，至今也没有很明确的结论。但至少有两点应该考虑：(1)какой-нибудь 一类词强调名词所

---

① Е. В. Падучева. Референци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семан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84. №4. стр. 294.

②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ё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95.

指存在于假定中，从而可以进行某种动作，说话人的注意焦点在动作，这在“Утром какой-нибудь студент мне звонил? Вдруг в соседней комнате раздался большой шум: какой-нибудь тяжелый предмет упал; Ты должен пригласить какого-нибудь специалиста на помощь.”一类例子中看得很清楚；而 любой$_2$ 却假定如果出现某种情景，实现某种动作，则强调可以选择某一题元（与动作相关的主体或客体），说话人强调的重点不在于动作的本身。因此上述三个例子都不宜或不能用 любой. 相反，下述句子中只用 любой 而不用 какой-нибудь: Есл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любой из наших учеников поможет Вам. 有人甚至认为在“Возьми любую мою книгу.”一类句子中，都蕴含一个“如果你想拿”的条件，但重点不在动作。一旦要强调动作（下例中的 непременно、хоть 就起这种作用），则改用 какой-нибудь. 如 Непременно（или: Хоть）возьми какую-нибудь книгу! 对答也只能说 Хорошо, 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озьму одну. 而不是 любую. 可以说，通过 какой-нибудь$_1$ 表示名词所指的不固定性，是因为所指本身仅存在于假定之中，而与 любой$_2$ 有关的不固定性，则产生于所指出现在一个可能的情景中，这也许和 любой 的词义有关，前一节讲过：它表示任何潜在可能的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常和 готов、согласен、хотеть 及动词命令式连用，常出现在条件从句中，而不能与表示实现动作的现在时，特别是过去时连用；(2) 另一点应注意的是，它们表示的可选择性也有细微区别：какой-нибудь 强调选择纯粹是任意的，选哪一个并不重要，这与其强调谓语动词功能也协调一致；而 любой$_2$ 所选择的客体是说话人心中逐一掂量过的（мысленный перебор，东北话是暗中扒拉过的），它们在质上虽有差异，但都可以满足某种起码的要求。如 Если

решишь любую из этих задач, ты получишь право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конкурсе. 指任何题都有一定难度，算出它都标志着有一定的水平，从而可参加竞赛，换成 какой-нибудь 就削弱或丧失这种意义。试比较：Если ты решишь какую-нибудь задачу из учебника, это ещё не значит, что у тебя большая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а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这里当然不能用 любой. 带-нибудь 的一类词所表示的"无关紧要"意义，也体现在它用于非存在量词时：Он не какой-нибудь человек, а начальник. 至于带尾缀-угодно,-либо 与-нибудь 的区别，更是超过讨论逻辑存在量词范围，不在此详细讨论了。

6. 分布性的有指　这也是逻辑上没有明确说法的现象。先看一个例子：Когда я ни заходил к нему, он всегда читает книгу. 这里的 книгу 似乎设下了一个歧义圈套：可以理解为每次所读的是固定的同一本书；也可理解为虽然每次读的是一本特定的书，但从总体上看，各次读的却是不同的书，即分布作为各次读的对象是不固定的，但每次总"有一本书"。这就是分布性的存在有指。如果上述例子中在 книгу 加上 какую-нибудь，就只能做第二种理解，这样，какой-нибудь$_2$（包括其他有尾缀-нибудь 的代词）就是分布存在量词。这种分布性的存在可能表现为：同一动作在不同的时间内由变动的主体完成，如 Раза три ездоки выравнивались, но каждый раз высовывалась чья-нибудь лошадь, и нужно заезжать сначала(Л. Толстой)；或在持续时间的不同段落内，同一动作变换了不同的客体：Графиня Лидия Ивановна давно уже перестала быть влюблённою в мужа, но никогда не перестала быть влюблённою в кого-нибудь(Л. Толстой)；或是执行相同动作的每个主体都有其自身的客体，只不过这些客体是同名同类的，如

День был полон, и каждый из нас занимался каким-нибудь своим делом. 这样,同一名词(лошадь, дело)及不定代词 кого-нибудь 的所指对每次动作来说都是固定的,但从总体上讲,上述名词却因次数、时间、主体的变化而变换其所指,因而又是不固定的,非专指的。这里着重解释最后一个例子,它代表一种典型句式,当动词谓语左侧有 всякий, любой 或 каждый 表示集合中的每一个体,则谓语右侧的名词往往有分布有指的功能,不管名词前有无量词。如 Всякая река впадает в море; У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имеются недостатки; Любой человек знает язык. 在每句的后一名词前,都可以加 какой-нибудь 或 свой(是否使用量词 какой-нибудь 往往和语体有关)。如果在名词前加上 некоторый,它也增添了分布存在的义子,从而可把这种位置上的 некоторый 看成分布存在量词。如 Всякая точка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некоторой прямой; Каждый ученик получил некоторое задание; Любой гражданин является членом некотор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а. 这里的 некоторый 都可以换成 какой-нибудь. 应该指出,后一量词与名词所指的不固定性、分布性是由动词谓语左侧的、先行的全称量词造成的。如果将两类有不同指称功能的词调换位置,句子或者不能成立,或者与原句意义相左。如 Каждому ученику дано какое-нибудь задание. 不可说成:Какое-нибудь задание дано каждому ученику. 前面第一个含 некоторый 的例子也不能换为:Некоторой прямой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всякая точка. 这里的 некоторая прямая 是有固定所指(注意:其语用的不定是另一回事)的某条直线,不可能所有任何的点都属于某一特定的(尽管是未指明的)线,因为任意三点可能不在同一直线上;这与上述例子"任何一点都有其自身所属的线"完全是两回事。

像"В море впадает всякая река."这样的句子中，море 只能是类指。这类量词的出现使转换复杂化。最常见主动、被动转换，如 Водители соблюдают правила. ↔ Правила соблюдаются водителями. 一旦加上两类量词就不能转换：Всякий водитель соблюдает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авила ≠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авила соблюдаются всяким водителем. 前句是"每个司机各自遵守一些规则"，而后句则是"所有司机都共同遵守某些相同的规则。"各类量词所造成的所指差异，是转换语法广泛研究的课题。

в. 一般性的有指　表示这种指称关系的词，就相当于逻辑学的存在量词，它表明名词的所指是其语义外延中的不固定的某个或某些事物。俄语中的一般存在量词有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один, некоторые, многие, 以及起着类似功能的存在动词 ес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одиться, иметься 等。它们的意思很清楚，但仍有一些相关的概念还比较模糊，有必要予以澄清。(1) один 和 некоторый 都是不定代词，但不定有两重含义：或者表示名词所指是清楚的，有待证同的，但所指是固定的，不可更动的。如 В молодости дедушка любил одну девушку; Некоторые испугались темноты. 这里的 одну девушку 与 некоторые 都指特定的人，不过没明说而已，这是语用的不定；Вы должны решить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одну задачу; Некоторые боятся темноты. 这里说的是至少"有个题"你们应该算出，"有些人"怕黑，但无特定所指，这是存在上的不定。один, некоторый 用于后一种情况(一般都表泛时意义或有情态意义的句子)才是存在量词。作为语用不定代词 один, некоторый 当另外讨论。就不定代词 некоторый 而言，可一分为三：表语用不定，分布存在和一般存在。如 Некоторые$_1$ задачи он

всё таки решил; Каждый ученик решил некоторые$_2$ задачи; Некоторые$_3$ вещи не мешает знать всем. 现在讨论的只是некоторые$_3$.（2）некоторые$_3$ 表示名词所指是集合中的一部分，但集合可能是无限的或有限的（开放的或封闭的）。前者如：Некоторые люди не заботятся ни о славе, ни о бедствиях отечества（Пушкин）; Некоторые химические реакции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ся выделением тепла. 后者如：В нашей группе девушек много,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учатс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его коллекционированных монет антикварная редкость. 存在量词用于有限集合时，似乎有双重性质的指称，一方面它所指的范围是固定的，“我们班的女生”，“他所收藏的硬币”；另一方面 некоторые 表明它们是特定范围内的不固定的一部分。因此，它似乎兼有 некоторый$_1$ 和 некоторые$_3$ 的特点，从而广泛用于非泛时的、现实情态意义的句子中，如：Некоторые$_3$ из наших ребят поехали на пионерской лагерь. 这里 некоторые$_3$ 已接近 некоторые$_1$，试比较 Некоторые$_1$ наши ребята поехали на пионерский лагерь. 某些表无限集合的名词，则不和 из 连用，不说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людей 或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вещей，除非语境指明它们是特定范围的事或物。（3）многие, немногие 和 некоторые 一样，都表示有限或无限集合中的一部分，但 многие 指集合中相当大的一部分，немногие 则指不大的一部分。Многие/Немногие его бывшие ученики пришли на его доклад. 但除此之外，немногие 还可以有 не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为数不多）的意思，即数的绝对值小，而不是指他往日学生的小部分，小部分也可能数值不小，但 многие 却不能表示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й（为数众多）的意思。也许是为了避

免 немногие 产生的歧义，некоторые 往往用来表示集合中不大的一部分。如 В зале собралось народу. Многих он знал как рабочих-ударников, как техников и инженеров, некоторых он видел впервые. 这里的 некоторых 所指的是在大厅集聚人中的一小部分，也可能指笼统的一部分，但不可能指大部分。(4)和上述存在量词相对应的副词 несколько, много, немного 及其反义词 мало, немало 只表示数量不确定，与其结合的名词却指称特定的、不能变动的事物。如 Вчера к профессору на консультацию приходи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его аспирантов, с некоторыми из них я уже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 "找过教授咨询的研究生"是既定事实，只是数量不确定(用 несколько 表示由三个至十个左右的不定数量)，我认识的只是上述不定集合，即"一些研究生"的一部分，无固定所指(用 некоторые 表示)。正因为如此，这些副词与任何集合的概念无关，不是存在量词，只是不定数词。因此，当笼统地说"我走遍许多国家"应用不定数词：Я объездил много стран. 如果接着说"其中许多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则应用存在量词：Многие из них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с КНР. 至于上述这些词的语用特点，将另外讨论。

Е. В. Падучева 在例举存在量词时，也提到存在动词。如 Есть дети, которые не хотят слушаться родителей; Имеются привила такие, которые должны соблюдать всякий человек. 上述句子完全可换为 Некоторые дети не хотят слушаться родителей;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авила должен соблюдать всякий. 可把前两句看作后两句逻辑式的文字说明：$\exists_x P(x,y)$，后一类句子的存在意义已包含在预设中，不能说 Некоторые дети не существуют. 可作为证明。

前一类句子不过把存在预设，确有的所指分离出来表示罢了。由于语言中的存在动词通常表示一定范围，一定场合中的“有或无”，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宇宙范围的“存在”，因此产生许多复杂的变化形式．名词的指称与实际切分、名词词序及其数的形式有密切关系。一般说，俄语中的存在句都是从已知的处所、范围出发，而存在的事物作为要报导的信息放在句末，一旦词序相反，则名词表示已知确定的一个或一类事物，而位于句末的处所状语表示新知的述位，整个句子由存在句变为描述空间句。试比较：На соседней улице есть сберкасса 与 Сберкасса（находится）на соседней улице. Арутюнова 认为下述情况，从逻辑上看，不很清楚：Где бывают（встречаются，водятся）тигры?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тигры водятся（встречаются）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答句的处所（乌苏里边区）不是已知的叙述出发点（主位），而是疑问的答案或信息的焦点（述位），因而不是存在句，但 тигры 也不是指全体老虎或已知特定的老虎，因而不像一般描述句那样，表示已知主体位于何处。这里的 тигры 有“虎类中不固定的一部分”的意思，是存在有指，它通过 водиться，встречаться，есть，иметься 一类存在动词表示出来，而 находиться，располагаться 一类动词则不同，与其连用的名词表示确定的所指。如果说“Тигры находятся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的话，则只表示“所有的老虎在乌苏里区”与事实不符。因此，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说：“我们认为有存在意义动词（находиться，обитать，иметься，встречаться）的主要区别表现为名词指称的性质，这一点看来应在相应的词条上注明。”[1]

---

[1]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217.

如果说，过去研究逻辑全称量词的缺点，在于忽略了它在语言中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用作量词的词语所具有的细微含义；那么存在量词的研究，往往淹没在有定/无定范畴之内，它们未被看做独立的对象；对造成 один，некоторый 不定的原因，未从指称的角度加以分析；把带尾缀-нибудь 与带-то，甚至带前缀 кое-的词等量齐观，而不顾及其逻辑所指的差异，这是受有定冠词/不定冠词语言的影响，按 E. B. Падучева 的说法，就是"迁就语言"形式。看来，引入存在量词的概念对弄清不定代词的种种用法是有价值的。当然，语言形式，特别基于它建立起来的有定/无定范畴，有时也淡化、模糊，甚至扭曲了人们对这一重要指称(有指)的认识。

2.3 单称命题(判断)中的专指(狭义实指)

传统逻辑根据量项把命题分为单称、特称、全称三类。全称量词表示名词词语为类指，存在量词则表示名词为有指。这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而在单称判断中谓词的名项，特别是表主体的名项，则是指某个或某些固定的人或物，即这种命题句中的名词是专有所指，有实指的，指称(референция)用于狭义，就表示专指或狭义实指的意思，在所指对象专一而固定这一点上，专指不同于类指或有指。试比较：Рыбак любит море(指任何的、所有的海)；Всякая река впадает в море(指每条河各自注入的不同的海)及 Летом я много плавал на море，на берегу которого расположен пионерский лагерь(指固定的海)。表示专指，没有专门的量词，只能用专有名词、代名词和一般性名词性词语。逻辑上沿用罗素的术语，把这类名词性词语叫做摹状词(дескрипция)。

a. 专有名词 它是表示特定专门个体的最简便的手段。专有名词本身并没有意义，因此它不能提供所指客体的任何信息，它只

相当于一种约定俗成的记号，只有交际双方都熟悉此记号所代替的人或物，才能有效地使用这种手段。J. St. Mill 说："使用专名时，我们使听话人能证同某一个体，并把它与听话人原来掌握的信息联系起来。"[①]有效证同个体的条件是，交际双方对名字后面的人有个大致相同的"脑中档案"(мысленное досье)。专有名词像卷宗号码，可以帮助听者找出某一个体，并从相关档案中提取信息加以证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定的专有名词在一定交际圈子中，似乎又是有意思的。И. Я. Чернухина 有一段话很有价值。"在读者的感受中，作品开头的专有名词，不过是现实生活中和周围那些名字音响一样的普通词而已。随着篇章主题的展开，专有名词被赋予特殊意义；文艺作品中的专有名词身后有整整一个世界，其特点或明或暗地表现在篇章中。在文艺作品结束时，专有名词已是一个复杂丰富现象的符号，随着它所指人物形象内涵的展开与充实，它已经历一个特殊语义化的过程。"[②]当然，这种语义化过程只涉及读者个人。然而，专有名词和特定语义的结合，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前者就变成普通名词了。如阿 Q、罗亭、葛朗台用于泛指具有相应特定性格的一类人。有时候，文艺作品还赋于专有名词特殊的信息和意味。如作者赋予同一个人的名和姓不同的含义。При первом свидании Нехлюдов ожидал, что уже Катюша, увидав его, узнав его намерение служить ей и его раскаяние, обрадуется, умилится и станет опять Катюшей, но, к ужасу своему, он увидел, что Катюши не было, а была одна Маслова.

---

①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327.

② И. В. Чернухина. Очерк стилистик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за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Воронеж. 1977. стр. 100.

(Л. Толстой)同指一人的专有名词卡秋莎与玛斯洛娃，分别有纯洁少女与堕落女人的补充信息。这样，专有名词，由于它所指对象不管什么场合都单一不变，称谓同一事物，逻辑上认为它是典型指代个体的手段，尽管如此，它在语言中却可能含有某种附加信息，并影响句子的意义。

6. 指示性的代名词　包括指示代名词 это，то，及人称代词。代词和专有名词一样，并不传递有关所指代事物自身的任何信息，但后者代替的是独一无二的事物，而前者指代的对象却是因语境而变化的事物。专有名词作为有效专指手段的前提是，交际双方对所称谓的事物是熟悉的，事先已积累了有关它的信息；而对代名词来说，则必须在语境（包括情景和上下文）中出现所指代的事物，它们才能执行指示功能，从而有效地成为专指手段。脱离言语情景中的人或物，я，ты，он，она，это，то 指代的内容是无法证同的。代名词，特别是人称代词，所指的是笼统的整个个体，而不像名词性词语那样，强调所指个体某方面的特征，并通过这些特征去指称人或物。试比较：я（我）与 пишущий эти строки（此文执笔者），ты（你）与 мой собеседник（我的谈话伙伴）。由于交际双方在场，“你”“我”指的是谁，一清二楚，没有必要指出或强调其某些特征，就可以完成指示功能，并确定所指代的客体。Ю. С. Степанов 曾说：“‘я’这是用语言手段个体化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有实物在场的情景中，第三人称代词及 это，то 也是指代整个人或物的。然而，当它们取代的不是情景中的，而是上下文所指的事物时，第三人称代词 он 依然保持取代整个个体，而 это 所取代的则往往是通过某一特征所指称的个体。如 Кто там шумит? - Это Володя. 这里的 это=тот，кто шумит. 一般说，对看不见的，不甚了解的，只

通过某个特征所指称的个体，多用 это 指代，如 Промысловой стороной управляет некто Ингрид. Это женщина лет пятидесяти; В это время в комнату вышел наш новый врач, а мы почему-то думали, что это очередной поклонник Маши. 以上句子不可用 она 或 он；相反，在下述句子中，只能用 он，而不能用 это. Большой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ю в Китае пользуются стихи А. С. Пушкина, он любимый поэт нашей молодёжи. 另外，专指的 это 在句法功能上也受到限制，它只用作名词性谓语句的主语。不同代名词指示个体时，有笼统地着眼于整个个体或通过某方面特征证同个体的区别，这似乎也不是逻辑关注的问题。

в. 摹状词　所谓摹状词是有指称功能的词语，也就是能通过语义外延覆盖一定事物的普通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一般认为摹状词分为确定的和不确定的（определённая и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ая дескрипции）。前者指特定的，甚至是唯一的个体，如"中国的末代皇帝"，"《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其所指分别是溥仪及孔厥与袁静；后者则包括前两节所讲的表类指或有指的词语，但也包括其所指是特定的，但语用上不定的词语，如"我碰见一个大夫。"（Я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одним доктором. I met a doctor.）但这种理解似乎混淆了逻辑上的不专一、不固定与语用上的不确定，我们放弃不定摹状词这一术语，只把摹状词理解为表示特定事物的词语。国内有些逻辑书也持这一观点。这样普通名词就可能有三种逻辑指称功能：类指、有指、专指（或狭义实指）（我们把有定与无定划人语用范围）。而摹状词、专有名词和代名词则是表达专指的三种手段，它们都能把所指个体从同类事物中分离出来，加以证同，从而使个体变项受到约束，命题有可能获得真假值。事实上，Нынешняя

королева Англии 与 Елизавета Вторая 具备相同的专指功能。因此，一方面有人把这种摹状词叫做言语中的专有名词（речевое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имя），另外有一些语义学学者却把专有名词看成隐蔽的摹状词，如 Гомер—автор «Иллиады» и «Одиссеи»，即荷马就等于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的作者。然而专有名词是通过称名功能指称个体的，由于它自身没有意义，有效专指条件是，交际双方对该个体都知道、了解；代词是通过指示功能专指称个体的，由于代名词并不反映个体自身的特点，其有效专指条件是，语境（包括上下文）中存在着所指的事物；摹状词则是通过语义外延来指称个体的，由于语义是概括的，其射指是开放的，而专指个体的特点是具体的、特殊的，故其有效专指条件为：摹状词内各种义子的综合，足以使交际对方能证同个体，必要时将借助冠词，及指示、关系或物主形容词。

自罗素以来，对摹状词的研究日趋深入、复杂。我们这里只想介绍一下所谓摹状词实体性与描述性用法（референтное и атрибутив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也译作指称性和归属性用法）。因为这一分类对语言研究有启迪作用。

（1）用于实体性用法时，所专指的事物是双方都知道的，是先出现所指事物，后有名称，说话人的思路由物及名，根据受话人对所指的知识并结合对语境而随机赋名。因此，在用摹状词时，有一定的选择性，甚至随机性。在“X завтра приедет к нам в гости.”这一句子中，人们可以根据 X 具有不同的特征，可以叫他 Мой дядя，заведущий кафедрой，автор нашего учебника，ближайщий соратник вашего директора 等等。选择取决于语境，但也可能有一定随机性。相反，用于描述性用法时，所专指的事物是未知的，

对说话人来说是先有摹状词，后有事物，其思路是按照词义来确定所指，是按名索物。如顾客对商店服务员说："Позовите вашего заведующего."或警察说："Разыскивается мать покидыша."对说话人来说，这里选用的名称不是任意的，有时是唯一可能的。这里所指个体有固定性、专一性，因为说话人认定商店应有领导、弃婴必有母亲。像 Автор книги «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 -большой патриот. 虽然不知"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究竟是谁，但必有其人。当摹状词表示已发生事件的参与者，已实现动作的执行者，就更是如此。如 У них угнали автомобиль, но похитителя не удалось обнаружить. Много написали о убийце Кеннеди, но остаётся много неясного. Победитель шахматной турнира получил приз.

(2)摹状词在实体性用法时，主要通过它的词义外延起指物作用，在证同所指后，其内涵的表义作用削弱，甚至被淡忘。正因为如此，某个个体可用不同的名词表示它，前面例子中的那个 X，甚至可用该人的名字表示，譬如说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Сергеев. 正因为如此，也可以把其他摹状词如 мой дядя 等与其等量齐观，看做言语中的专有名词。此时，这些摹状词的意义都不影响命题的意思，它们都可以和谓词 придет к нам в гости 搭配。也说明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指称作客的人，而不是表义。用于这一句法位置的上述各词是因为词义外延交叉而同指，并非同义。在描述性的用法中，是根据摹状词意义的描述去"按图索骥"，寻求有相应特点的所指，摹状词在这里既有表义描述，又有指称证同两重功能。因此，它若用作主体时，在语义上有时和谓词有一定联系，不能被其他词取代。如 Грабитель складов не новичок; Убийца этих беззащитных стариков зверски жесток. 所谓"并非新手"、"野兽般地残酷"都和

表示主体的摹状词词义有关，描述性摹状词的词义是整个句子（或命题）意义的组成部分。

（3）一个摹状词在不同场合可有不同的用法。如 Я видел вашего заведущего 与 Клиент сказал："Позовите вашего заведующего."在这两个例子中，ваш заведующий 的用法分别是实体性与描述性的。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中，就利用对同一摹状词的两种理解造成戏剧性效果。红衣主教在给一贵夫人的委托证书上写道：То，что сделал предъявитель сего，сделано по моему приказанию.（持有此证明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按本人的命令行事。）红衣主教用的摹状词（предъявитель сего）是实体性的，指的就是贵妇人（миледи），完全可改用她的名字；后来这一证书为达尔坦尼扬所得，却作描述性解释：即"实际持有此证书的人"，证书易主，摹状词也就更换所指。也可用 Z. Vendler 引的例子"Эдип хотел жениться на своей матери."说明这一区别。据希腊神话，俄狄浦斯（Эдип）自幼被逐，不知父母，后误杀父王，娶母后伊俄卡斯塔为妻。如对摹状词 своя мать 作实体性理解，即他想娶的寡后——伊俄卡斯塔（Иокаста）实际上是他的母亲，这个词起着和寡后、专有名词同样作用，此句话的意思是对的；若作描述性理解则错误的，他不仅无意娶母为妻，而且一直怕实现先知预言，犯弑父娶母之罪。在实体性用法时，所指是已知清楚的，因此又叫透明的（прозрачное）用法，而描述性用法时，所指是未知待寻的，它又叫不透明的、含混的或暧昧的（непрозрачное или тёмное）用法。举例来说 Убийца страухи сумашедший. 前一种理解出现在当事人处于透明可见的场合下，譬如说在法庭被告席上；后一种理解则是根据杀老妪者必有其人，所指则是不透明的，因此也是暧昧的。若一

旦发现老妇是自杀，则第一种理解所包含的事件前提错误，对被告嫌疑应予以解除，但整个命题依然有效：所指的人是个疯子。不过应把 убийца 换成 подсудимый，甚至可改成 человек，стоящий перед нами；而作后一种理解，因老妪是自杀，就没有、也找不到杀人犯，命题是个空判断，没有真假值。

2.4 几点结论

我们比较详细地考察了逻辑上各种指称（类指、有指、专指）量项在俄语中的体现后，可作出以下几点结论。

（1）人类共有的逻辑指称类别，在各种语言都有其自己的表现方式；在一种语言内部，表达一类指称又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手段，它们赋予指称许多逻辑学未考虑或不关心的内容，有时还模糊了、搅乱了逻辑的认识对象；最突出的就是用语用性的有定/无定取代了逻辑上专指、非专指。非专指包括类指、有指，它们的所指具有非专一性与不固定性（неспецифичность，нефиксированность）。有定/无定主要是针对专指的，但也涉及非专指。关于指称与语用的关系，将单独讨论。

（2）我们曾指出，指称与情态是把语言性的句子变为言语性语句重要范畴。这两个范畴密切相关。但逻辑学者过去比较关注非现实情态，甚至提出假定指称（гипотетическая референция），因为非现实意义的谓词可以开拓出非现实的“其他世界”，使假定的所指能在其中获得位置，不受本来意义的现实存在范畴的限制。在非现实的情态中，主谓语的语义联系可以不受一般语义规则约束，在梦中可以看见石头开花，童话中可听到树木说话；但对指称与现实情态的联系却关注不够，可以说，重视指称与谓词特征实现的概率（可能性）关系，而忽略了与谓词特征频率的关系。然而指称与

后者的联系，从以下转换中可以看出：Всякий источник звука является колеблющим телом↔Источник звука всегда является колеблющим телом；Некторые химические реакции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ся выделением тепла↔Химические реакции иногда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ся выделением тепла. 在普通的判断句中，有了 всегда，иногда 似乎不用专门的全称量词、存在量词就可表示类指和有指。E. B. Падучева 干脆把 всегда，иногда 等副词也看做量词。相反，表一次具体动作主体的名词，只能是专指。如 Собака дрызгнула задними лапами и пала. 我国俄语界第一个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的是蒋国辉博士[①]。他把句子分为写实句和信念句。前者反映"人从外部世界所获取的经验，被时间定位的事件或情景"，后者"是人根据经验或者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形成的"，"表示没有具体时间定位的行为。"前者中的主体是实指(即本文的专指)，后者中的主体是泛指的。有意思的是作者提出的个别信念句：Старик встаёт рано；Директор управляет заводом. 这两个句子都是信念句，都不直接反映外部的经验。第一个句子反映的信念根据观察"老人经常早起"这一多次同质动作的经验形成，第二句反映的信念根据观察厂长多次异质动作的经验形成，这些动作包括"开会、谈话、布置和检查工作……等，其中任一动作都不构成"管理"，管理是这些异质动作的集合；而各次动作主体却是同一个人。有趣的是蒋国辉的解释"个别信念句不是描述具体的情景，而是从若干具体的情景(事件)中概括出的观念，尽管这若干次情景，都有同一

① 蒋国辉.《NP—Subject 的指称与句子的语义》(博士论文)，哈尔滨，1990，第 25 页.

个主体，但从时空的范围来看，这若干情景中的主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一个人（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也不是明天的我）。”这样，一般说，名词表类指和有指时，都应该和泛时的、至少是多次的动作连用，但当所指的是有限集合的全部或一部则例外，如 Все студенты（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студентов）нашего класса уехали домой（假定性有指还与非现实情态有关），而作主语的名词表专指时，其谓语表示的动作应是时间定位的。试比较：Некоторые испугались темноты.”（“某些人”为专指）与“Некоторые боятся темноты（“一些人”为有指）；只是所谓个别信念句例外，其专指个体有一定频率的多次动作并不定位于同一时间。俄语中有一些作谓语的词，只能表定位于一定时间的动作或状态，因此其主语只能是专指的名词，如 лениться，белеть（ся），навеселе，в раздражении，настороже，болен，голоден，малы... 像“Мальчик ленится；Сосед навеселе；Старик в раздражении；Сапоги мне малы.”只反映一人（或一物）一时的行为（或状态），只能是所谓写实句，而不是信念句（包括不是个别信念句），这类谓语自然不能和表类指或有指的主语搭配，而当需要表类指时，只能改说成：Выросшие в роскоши дети всегда ленивые. Старики раздражительны. 一般都指出，某些形容词长短尾的区别，在于表示特征的久暂。如 Он здоровый/здоров；Она больная/больна. 但却忽略另一些形容词长短尾的区别在于：说明具有该特征的主体是专指还是类指。如 Пример заразительный 与 Дурные примеры заразительны；Наша красавица капризная 与 Красавица всегда капризна. 另外有些用作谓语的词，其主语只能是类指或有指，如 Миниюбка у них в моде；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е рабочие в дефиците；Такие корифеи науки

редки в истории; У нас в лесу иногда встречаются тигры. 谓语与主语指称类型的关系，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有趣的是有些无前缀的词，如 благодарен 表一时的状态，只和专指名词连用。意思是“感激”、“感谢”，而同根词 неблагодарен 则表示忘恩负义的品质，广泛和表类指、有指的名词连用如“Все волки (или: Есть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неблагодарны.”，若主语换成专指名词，如“Этот ученик неблагодарен.”，也只能是个别信念句。一些短尾形容词如 вредно、полезно 则只和类指名词连用，如 Такое вино вредно для моей печени. 当主语为专指名词时，应说 Это вино повредила (или повредит) моей печени. 此外，любить 和 управлять，руководить 一样，由一个多次不同质动作组成的复杂行为，它们是定位于不同时间的动作集合，不能把某一次的眷恋、思念、抚摩、亲近……叫做爱，尽管它们都是后者的表现。只能从概括地说 Я люблю Машу. 但不能说 Я люблю её сегодняшнюю прическу. 而应说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её сегодняшняя прическа. 看来，研究用作谓语的词语时，应该搞清与其结合名词在指称上的特点。目前，单纯从语义或句法角度研究动词，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

(3)关于名词指称及其与谓语搭配的语义限制。前面曾多次强调名词有两重功能，指物和表义，用于前一种功能时，它接近称名的专有名词或指示性的代名词，其后一种功能则集中体现于作谓语时，此时它接近形容词，如 Он летяй(=ленивый). 或动词，如 Он плотник(=плотничает). 前一种情况下，名词面向所指、淡化原有词义，并可吸收情景和上下文中该人或物显示的特点作为其内涵；在后一种情况下，名词背对所指，力求保持原义，把那些成为所指个体的自身特点，置之度外。正因为如此，作主体的名词由于语

义淡化，可以实指各个具体的人或物，该人（或物）可执行不同的动作，处于各种状态，反映在语言上就可以和不同的谓语搭配而很少受自身语义的限制；如 Наша артистка храпит; Этот лингвист пахал землю 一类句子是无可厚非的。有时，人们会觉得搭配别扭，或者用语言学行话来说，有些语义异常，因为表职业性的、功能性的名词，通常与那些体现相应功能的词搭配，如 Артистка выступает, репетирует, кланяется... 等。但上述例子中只有对实体性用法摹状词的优选问题，如顶好换成 Эта женщина, Этот человек，但并没有语义错误。如果名词用于类指和有指，表示某类人的全体或其中不固定的一部分（事实上后者的所指也可能是此类中的任何人），那么，说明它们的谓词应该适合这一集合类的每一个体，因而应该表现其典型的特征，并应和上述名词在语义上相互协调。不宜说 Есть артистки, которые（или: Некоторые артистки）спят. 更不宜说 Каждая артистка спит（除非名词表示有限集合）。很难设想，属于某类中的任何一员可以多次地、甚至永恒地执行与类特征无关的动作。这样，当表示主体的名词是类指和有指，它保留自身语义并与谓词语义相互协调，它兼有指物和表义两种功能。如 Все лингвисты знают несколько языков, кроме родного. 但要说 Все лингвисты пахали землю. 就有背于逻辑和语义规则了。全称判断中的谓词指出整类名词的共同特点，因而接近下定义，如：У каждого мужчины есть кадык; Врач лечит больного, а за ним ухаживает медсестра. 相反，实体性的摹状词作主语，不仅与谓词无语义上必然联系，而且不宜和表全类共性特征的谓词连用。如不宜说：Его брат имеет кадык; Этот врач лечит больного. 因为专指的对象是从整类中分离出的个体，定义

性的特征已作为语义预设包含在专指的名词中了，上述句子传递的是没有价值的冗余信息。如果说 У его брата есть невороятно большой кадык. Этот врач лечит только тяжёлого больного. 则由于增加新的信息后，句子变得语义通顺了。

(4)最后，言语中所使用名词、代名词、专有名词的指称，有时很难明确无误地划人逻辑上的三种类型。例如作谓语的名词一般都认为只表义而无实指的。如 Анна- красивая девушка. 但有人提出，Анна—самая красивая девушка в городе 这一句中表最高级的名词似乎是专指唯一少女的。像专有名词指说话人自身时，如 Мне дали имя при крещенье Анна. 说话人是不指自明的，这里的 Анна 既无指称作用，也无表义功能，全句的信息焦点就在于名字自身，告诉对方说话人叫什么。又如 Собака верно служит людям. Это животное называют другом человека. Это 表示 животное 是专指，但 Это животное 和表类指的 собака 又有共指 (кореферент)。下面例子中的 ей 也很难确定所指性质：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бьёт свою жену, разумнее того, который во всём ей уступает. 句中的 свою жену 应表示分布性的有指，随着不同的"打老婆的丈夫"而改变所指，而取代 свою жену 的 ей 和它似乎没有共指，它只不过代替 свою жену 这个词，避免重复；ей 指的是"每个对之俯首帖耳丈夫的妻子。"又如 Человек, вышедший из утробы матери, бывает чист и непорчен. 句中 матери 的所指性质 (类指还是有指)也引起过争议。像 Динозавры вымерли 这样的句子，谓语虽然是完成体过去时，而主语却是类指。这可能与恐龙业已消灭，它已不是无限集合有关。总的说，从逻辑角度分析名词指称，澄清了不少问题，但言语中使用名词，不能囿于逻辑规则，很

难用后者解释一切现象，特别是语用方面的现象。

三 指称与语用

名词的指称问题历来与有定/无定范畴联系在一起。语言学家以定冠词/不定冠词为这一范畴的表达手段，从形式出发揭示其语义：the so-and-so 与 a so-and-so 究竟表示什么意义，用于什么场合。这可以叫做形式主义观点，即有定/无定范畴的内涵就是冠词的意义和用法。然而，同一内容的句子，如"凡人必死"在各种语言中用的冠词却不一样。如英语"Man is mortal."（无冠词）；法语"L'homme est mortel."（定冠词）；德语却可用两种冠词"Der/Ein Mensch ist sterblich."；保加利亚语用定冠词，有时也可不用冠词"Човекът/Човек е смъртен."从这种立场出发，势必导致无冠词的语言就无这一范畴，或者以别的语言为模型，把该语言的名词用法硬塞进定冠词/不定冠词的框架里。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没有冠词的语言，可用其它手段表示有定/无定的意义。目前，形式主义的观点已经退居次位。另一种观点可称为逻辑的观点，前苏联 1990 年版《语言学百科词典》写道："有定/无定范畴是语句的语义范畴之一，其功能在于使名词（所指）变为实在和确定的，展示它在所描述情景中是唯一的（有定），或表明它与相似现象构成类的关系（无定）。"[1]这一定义是以专指（或狭义实指）/非专指（包括类指、有指）逻辑概念为基础的。但由于把语用的不确定也划入无定，如 Я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394.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одним доктором(I met a doctor)，就导致了混乱。因此 Е. В. Падучева 坚决主张："对表事物名项的指称状态分类，其主要分野在于划出实指性与非实指性名项（而且把述语性、存在性用法都归入非实指--нереферснтные）。这样，就可以澄清不定性的意义，把它看做狭义的、只说明实指性用法的特征。"[①]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按照后一观点，所有非专指（非狭义实指）都与有定/无定没有关系。另一方面，在情景中表唯一事物的名项也可能属于无定。这种观点代表与逻辑无关的语用观点。"对不定摹状词的语用观点，在于指出所谓无定范畴表示谈话双方在了解情况上的差异。说话人借助于不定摹状词时，表示他所指的某特定的、但受话人不知道的事物，因此对方不应把它和任何已知的、过去提到过的事物等同起来。"[②]应指出以下几点：(1)有两种所谓的不定：由类指、有指没有固定所指造成的不定（如：狗/有些狗喜欢啃骨头），和由说话人意图及在语境中形成的语用不定（如：有位老师要送你一支笔）。这两类不定都可能通过冠词表示。这样，有定/无定范畴从形式、逻辑或语用观点来看，可有不同的内容；(2)逻辑观点与语用观点互相矛盾，因此不宜像形式主义观点主张的那样，把两者混在一起，而应该分开。前面已经专门从逻辑角度研究过所指，现在只考察语用方面；(3)语用包括说话人的态度、意图、强调、评估的主观因素，以及语境中各要素、特别是受话人的状况，并不完全局限于受话人是否知道；(4)语用的有定/无定主要体现于名词专指用法中，但也可能超出这一范围。本节任务在于弄清在各种情

---

①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ё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31.

②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198.

况下，这一范畴语义内涵。以下我们将根据不同的表达手段，逐一分析它们的语义内涵。

3.1 表示有定/无定范围的词汇手段

苏联《语言学百科词典》指称（референция）条目指出："与语用要素有关的指称分类是以交谈双方的知识储备为依据的。当言语所涉及的事物可能是：仅说话人知道的〔引进性指称（интродуктивная референция），如 Есть у меня один приятель〕；说话人、受话人都知道的〔证同性指称（идентифицирующая референция），如 Этот ребёнок никого не слушается〕；交谈双方知识储备中没有的〔不定指称（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ая референция），如 Петр женился на какой-то студентке〕。语用要素主要在实指（конкретная референция）范围内起作用，实指使名词性词语指向固定的事物、个体。实指建立在对象存在的预设之上。"① Е. В. Падучева 也有相似的观点，不过她把证同性指称叫做确定指称（определённая референция），把不定指称一分为三：一是弱定指（слабоопределённая референция），即引进性的指称，因为所指事物毕竟说话人是知道的；二是连弱定指都没有的指称（не имеющая даже слабой 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и референция），即上述百科词典条目中的不定指称，因为对所指事物连说话人都不知道；三是单纯不定指称（просто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ая референция），它未说明说话人是否知道，在这里一、二两种指称的对立中和了。她举的例子是 Иван подрался с миллиционером. 未表明说话人是否知道究竟是哪个民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411.

警[1]。在本节中我们采用的术语是：确定/不确定指称(简称定指、不定指或有定，无定)，后者再分弱不定、强不定和单纯不定[2]。引进和证同是从功能上讲的，在有关的部分将再提到这些功能。

在上面引用的指称条目中，名词性词语的确定指称通过加 этот 表示，弱不定指称用 один，强不定指称加 какой-то，而单纯不定指称只用名词本身，不另加词汇表示，对后一项本节将不涉及。同样，确定指称用专有名词、指示性代名词、因所指双方已知或因上文中所指已经明确，从而不通过词汇手段表示者，也不在讨论之列(在逻辑专指中已谈过)。

a. 表示定指的词汇手段，主要是代形容词，包括指示性的，如 тот，этот；领属性的，如 мой，твой；顺序性的，如 первый，второй，последний 以及转化为代词的形容词，如 данный，упомянутый，перечисленный 等等。当然，普通的性质、关系形容词，名词二格也有类似功能，但它们有自身反映客观现实的词义，使用时要受词义限制，难于在此一一讨论。所有上述代形容词都帮助受话人澄清名词的所指。这里只就最常用的定指手段 этот 的用法，简单地做一点说明。этот 既可指名词在具体情景中所表示的事物，从聚合关系角度把它与其相关的同类事物区分开，"这一"就排斥了"其他"。如 Этот роман он прочитал пять раз. 也可指同一名词在上下文所表示的事物，从而在组合关系上，通过它与其同指的事物联系起来：Старик читает газету, получаемую им ежедневно. Эта

[1] Е. В. Падучева. Референци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семан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84. №4. стр. 293.

[2] 原来的术语容易造成混乱：不定指称内包含"弱定指"及"连弱定指都没有的指称"。故在术语的名称上作了变动。

газета, по видимому, имеет си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него. этот 所表示的已知性，不仅来源于情景中的实际所指或上下中的同名所指，还可能来自推断或联想，如 У них давно угнали машину. но похитителей этих удалось обнаружить только в этом месяце 及 Свечи трепетали, маленький камин жарко топился, трещал, и Лермонтов с большим наслаждением чувствовал этот свет и это тепло. (Ю. Казаков)前一句名词 похитили 的确定已知性质来自"车被盗必有窃车人"的推断，后一句的名词 свет，тепло 则指由"摇曳燃烛"、"噼啪火炉"联想到的"光"和"热"。另外，этот 一般表示其后的名词与前文出现过的名词同指，是所谓的前指或复指(анафора)，而后指(катафора)的例子较少见，如 Чужие письма. Кто знает теперь эти люди, что писали их? (В. Каверин)其余的定指代词或主要指事物与言语活动参与者的关系，如 мой，твой；或只与上下文名词同指，像 данный，упомянутый，следующие；或两者兼而有之，像 тот，первый，последний；其中 тот 主要用于后指，而 первый，последний 则用于前指。最后附带指出，在口语中常用 этот 表示 такой，从而失去确定专指的意义。如 Есть у тебя эта книга? Эта(=такая) книга у меня есть; Эти(=такие) товары сейчас в дефиците.

6. 表示不定指的词汇手段主要是不定代词 один，кое-какой，некоторый，какой-то，неизвестно какой 等等。最常用、最复杂的表弱不定指[illegible]

[illegible]

Одна женщина способна на такой подвиг 或 В его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одна вода. 与数词的区别较困难，如 У нашей кошки есть один котёнок 与 У нашей кошки один котёнок. 前句中 один 是不定代词，表示"有个猫仔"，后一句中的 один 为数词，表示"有一只猫仔"。前句中有存在动词 есть，один 可以挪在名词之后，句末语调略升，表示尚有下文；后句中无动词现在时的 есть，один 上可有重音，句末为结束语调，一般没有下文展开对 один котёнок 的铺叙。

один 作为弱不定指的典型表达手段，而 какой-то 作为强不定指的体现者，两者主要区别是语用的，即对所指事物说话人是否已知。弱不定指的"不定"是对受话人而言的，强不定指的"不定"则是对交际双方而言的。试比较：Когда я был в кабинете, приходила к вам одна девушка 与 Мне сказали, что утром звонила вам какая-то девушка. 两句话都涉及一位少女。但前者表示说话人知道此女子而没说，后者则表示说话人自己也不知道她是谁。有人认为弱不定指对说话人来说，也是摹状词的实体性用法——由物及名，而强不定指则是描写性用法[1]。前一句话中说话人有可能选用别的名称称谓来此的少女，如 одна студента, одна красавица, одна ваша поклонница. 只要确知来人兼有上述特征，即可换用；而后一句话中的 какая-то девушка 则是说话人听人说的，难以用别的名词代换，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少女是谁，对他来说，"少女"的意义是借以确定所指的仅有依据，是由名及物。

两者区别还表现在另一方面，说话人用 один 时，告诉或暗示

---

① 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Нау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2. 本节中部分例子引自此书。

受话人，将为谈话引入新的话题，新的人物，并以下文对新话题展开叙述，为新人物提供补充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引进功能；而用 какой-то 时却相反，由于说话人对名词所指的无知，不能在下文中提供本质性的补充信息，即使下文出现一些追加信息，也无意引进新的话题。像 Несколько таких черепах вёз в нашем поезде один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М. Пришвин）；Есть у меня один знакомый...（Л. Толстой）都预示着后面将对新主人公进行描述。若第一句换成 какой-то молодый человек，则失去引进功能，第二句话则不宜用 какой-то. 下述例子中，какую-то книгу 后，虽有与其相关的补充信息，但它依然无引进功能，如 Миронов ткнул пальцем в какую-то книгу，—обложка с неё была сорвана，—покашлял，поглядел горло（М. Горький）. 这句话只是对不甚清楚的书，作一点外形上的补充，但不以它为新的话题。这样，是否有意通过相关名词引出新的话题，是 один 与 какой-то 另一语用上的区别。

Один 还有一个所谓个体化功能（функц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ации），即将相关主客体从同类事物分离出来的作用。当说 Есть у меня один знакомый 时，意思是“我的熟人中有这样一位”，而不是“我只有一个熟人”，后者应为 У меня один знакомый. 从交际需要角度来看，最有必要通过个体化分离出来的客体莫过于人，因此广泛和 один 连用（这也是每个人都有姓名的理由）。对动物个体化的必要性就小一些，通常不说 Его укусила одна змея. 不用 одна，是没有必要分离出某条蛇。在对 Кто там визжит? 的回答，一般是 Кошка，而不用加 одна（试比较：Кто там стучит? —Один мальчик）。某些没有必要或难于个体化的事物，常用集合名词和物质名词表示，这样的名词前当然不用 один，即使用，也只起语气

词 только 的作用。如 Зеленеет одна трава；Белеет один снег. 当具体名词表示事物时，个体化的必要性将根据语境和说话人的意图来决定。один 和 альбом，книга 一类词广泛连用表示个体化，但像 Я съел одно яблоко；Я разбил одну чашку 之类句子中的 один 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数词，而不是不定代词，因为把特定苹果或碗分离出来的必要性很小。有趣的是有人调查，功能性的名词前是否使用 один 与使用场合有关。如 В магазине（один） продавец сообщил мне цену на пальто. 用 один 不大自然，一是因为商店乃售货员活动典型场合，且其人数不多，易于证同；再则由于"报价"是售货员的典型职业行为，无必要指出系某具体人所为。基于相反的理由 Один покупатель рассказал мне интересную историю. 句中却适合加用 один. 同理，宜说 На автобусе（один） кондуктор дал мне билет（不宜用 один）和 На автобусе один военный уступил мне место（宜用 один）。当 один 在为数众多的同类事物中分离出个体时，对说话人来说，其已知的意义已经削弱，从而可以用 какой-то 代替，此时，强弱不定的对立已削弱或消失。如 На вокзале один/какой-то человек меня толкнул. 在 один 不执行引进功能时，已有这种中和现象。请看下述对话：- Меня задержал <u>один</u> студент. —А кто именно? —Не знаю точно, <u>какой-то</u> первокурсник. 相反，当名词表示为数不多的亲属时，与其连用的 один 一般不起个体化作用，而表示数量，如"У него один сын（одна дочь）."但不容许 один，одна 和 муж，жена 一类的词连用，即使此人数度结婚。托尔斯泰的童话故事中有 У одного отца есть два сына. 这里从泛指一切父亲中，分离出一个，不是从特定某人的几个父亲中，挑出一个。

关于 какой-то 一类词的强不定所指，还应该指出，少数情况下，与其连用的名词也可指眼前的、可见的、甚至已知的事物，如①Какой то господин вас желает видеть-с，--Какой господин? —Не знаю-с，Незнакомый-с（И. Тургенев）. ② Какая-то девушка позвонила в дверь. Няня открыла. Это была Лена. ③А между тем в ту самую пору по Т..., у шоссе усердно и безостановочно шагал какой-то великан с мешком за плечами и с длинной палкой в руках. Это был Герасим.（И. Тургенев）④ Какой-то хлеб несвежий. 第①句话中的 господин 尽管是说话人亲眼看见的，但除了此人是位“老爷”(或“先生”)之外，他提不出任何补充附加信息。第②句话中的少女 Лена 是说话人知道的，但用 какая-то 是从保姆的立场出发的，后者并不认识 Лена. 第③句话是«Муму»这一故事的结束部分，主人公 Герасим 已是读者知道的人物。作者在这里追求一种特殊的交际效果，“какой-то великан”似乎从主人公异化出来的人，使读者仿佛初次看见 Герасим 行走在大路上。第④句话 какой-то 不表示 хлеб 的未知性，而是说话人认为整个句子内容不符合正常情况，又说不清为什么“面包不新鲜”，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还引用了一些类似的例子：Какое-то лето в этом году дожделивое；Какой-то ты нелюбезный сегодня. 她提出的这一观点，引起语言家的注意[①]。какой-то 在上述四例中的作用，无论是说话人无补充信息可言，还是移情作用表示无把握或说不清，都具有主观的、交际的、语用的目的。

---

①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Функции частиц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стр. 55.

研究代词的文献中，广泛地将 один，какой-то 与 какой-нибудь 进行对比，指出它们在不定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异：Маша хочет выйти замуж за（одного/какого-то/какого-нибудь）богатого коммерсанта. 用 один 表示某个说话人已知的富有商人，下文可继续对此商人的描述；какой-то 表示说话人也不清楚的商人，难以提供补充信息，若下文中有这种信息，也是揣测想象的，非本质的；какой-нибудь 只假定有此商人，对其描述难以为继，这是最高的不确定性。我们前面已指出这种不确定是由于所指不固定产生的，逻辑上它表示存在所指（有指），而非专指（狭义实指）。如果把它与另两个不定代词从语用上加以对比，也许应该强调它的可替换、可选择、甚至任意的性质，即 Маша 想嫁给随便哪一位富商都行。如果名词前没有不定代词，上述句子可作三种理解，只有在特定情景和上下文中才能消除歧义。

кое-какой，некоторый 都表弱不定指。两者都常用于复数。如 Я хочу сообщить Вам кое-какие（некоторые）детали. 它们没有个体化和引进功能，并可和抽象名词连用：Он хотел высказать некоторую（кое-какую）оригинальную идею. 当它们与不可数的名词连用，则由表示弱不定转而表示数量上的不定（有些、有点）。如 В миске остаётся кое-какая/некоторая вода. Этот молодой врач уже имеет некоторую/кое-какую практику. 至于 неизвестно какой，не знаю какой 等词语，其组成部分就明确表示它们属于强不定，而且不容许它们具有 какой-то 次要用法中的各种细微含义。

в. 表示定指的 весь 与表示不定指的 целый. 当名词类指时，也可能有定指与不定指的区别。Т. В. Булыгина 与 А. Д. Шмелёв 指出："весь/все 的量化要能顺利进行，只有当受话人知道'包容性

的'集合(объемлющее множество)的内容。"[1]他们认为，这种已知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当名词表示普遍类指，即它所指的事物等于该名词的语义外延。如 Замечу кстати: все поэты любви мечтательной друзья(А. Пушкин). 只要受话人懂得 поэт 的词义，就知道它的所指。这是所谓恒常性的已知(перманетная известность)；另一种情况，当有限集合所包含的一个或数个事物，已引入受话人的视野或被摹状词明确规定。如 Но пантальоны, фрак, жилет—всех этих слов на русском нет; Все выступающие на собрании высказали ценн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по моему докладу. 受话人从情景、上文和词语意义(如 выступающие)知道句中所指，这叫做一时性的已知(окказиональная известность)。这种已知性是весь 和代形容词 целый 区别所在。当说 Он выпил всю бутылку молока; Он всю неделю занимался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时，受话人知道指的是哪瓶奶，哪一特定的"周"；因此可加上表定指的词：всю эту бутылку, всю прошлую неделю; 而说 Он выпил целую бутылку молока: Он целую неделю занимался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时，受话人不知道具体所指，或者说话人并不把所指和某个特定的"瓶"，某一固定的"周"联系起来，因此，一般不能和定指代词 этот 连用。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语用上的区别，即 целый 表示对量的主观评估，认为这种量超过其心中的标准，即"喝了整整一瓶奶"(过多)，"学了整整一周"(挺长)。应该指出这种评价的主观性质，与所指的绝对数量无关，如：А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крикнуть ему, что я уже не

---

①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Референц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текст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8. стр. 8—9.

маленький. Мне целых восемь лет (Скиталец); Я ждал вас целые пять минут. 而 весь 则没有(至少是不明显表示)这种主观评估意义。целый 这种语用评估意义使它常和表示数或量的词连用,如 целые пять минут, целый стакан 等,而不能说 Целые студенты пошли в кино. Он выпил целое молоко. 当直接和不受数量词限定的名词连用时,也着眼于强调它的量。如 целый класс, целая армия, целый город. 其实,这里是换喻用法,класс, армия, город 分别等于 класс учеников, армия солдат, город жителей,而名词实际上有量词功能。当摹状词既表确定所指,又含有量的意义时,весь 与 целый 的对立中和,可以互相代换。В целом/во всём мире нигде нет такой силы, чтобы нашу страну сокрушила; На нашу конференцию приехали учёные всего/целого Китая.

г. 不定数词 мало/немного, много/немало 等的语用特点。这些词都表被量化名词所指事物的多少。但它们都不是逻辑量词,不表明所指事物的量与集合的关系,不说明所指事物是后者的全部、大部或小部,相应意义是通过 все, многие, немногие, некоторые 等逻辑量词表示的,如果要把这些不定数词(或副词)看作量词,那也是语用性的:即表示说话人认为量化名词所指事物多于或少于其心中的标准。много 与 многие, немного 与 немногие 的区别,在第二部分已讲过了。

在 Времени у меня совсем мало/немного 一类句子中,处于述位的 мало 与 немного 都表示时间不够花,少于说话人心中的水准,可以互换。但在下述的句子中,немного 却不能改用 мало. 如 *У нас остаётся ещё нем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сказанному я успею сообщить вам ещё кое какие детали."在任何情况下,мало都强调数量评估,永远作述位,一般都有逻辑重音。用мало时,说话人认为事物存在是已知的前提,句子的核心意义就是对该事物作出论断。如果上句换用мало,则和下文意思冲突。而用немного则有两种情况,当它带逻辑重音时,则与мало的功能相同;否则,它的主要功能是强调存在,即确有名词所指的事物,至于事物"不多",只是第二位的补充信息。如 У меня остаётся немного денег. Я(не) могу дать Вам. 要是немного上无逻辑重音,表示"还有一点钱",因此"可以给你。"要是它有逻辑重音(有时,在书面上用分写表示),则等于мало,表示"钱不多",因此"不能给你。"在第一种理解时,немного денег主要表示"有钱",其次才是"一点"。用于第二种理解时,"有"已是已知前提,主要强调数量评估,完全与мало相同。因此,当对名词所指事物存在表示疑问时,只能用不带重音的немного,不能用мало. 如 Нет ли у тебя немного соли? Не одолжите ли мне немного денег? 这种"有一点"的意义,常出现在немного说明物质名词时:Возьми у меня немного сахару. 也出现在它与动词或形容词搭配时,如 Я немного устал; Слова он произносил немного картавя;(М. Горький) Она немного моложе моей сестры; Он немного странный. 这样,在下述句子中немного与мало的意思竟截然不同,如 Ивана немного/мало беспокоил исход дела.(伊万对事情的结局有点担心,或是不大担心。)但这已与名词的指称无关了。

出人预料的是много和немало却没有这种对立。它们都表示评价多于说话人心中的水准,可以广泛互换:Он заработал немало/много денег; В статье немало/много ошибок; Ивана

немало/много беспокоил исход дела.

总的说，мало 及包含 мало 的复合词 мало кто，мало что，мало какой 都有很强的述位性，带有逻辑重音，刻意强调说话人对所指的数量评估。在这方面 редко 与 мало 的功能相近。Он редко заходил к нам в гости.（他很少到我家作客。）此句着重强调"来做客的次数过少"，只能有逻辑重音，而 нечасто，часто，нередко 若无逻辑重音，则更多地客观叙述"作客的频率"，如果有重音则强调主观评价；而 изредка，иногда 则不带重音，无主观评估意义，只表示频率不高，如 Он изредка заходил к нам в гости.（他偶尔到我家作客。）至于 редко кто（что，какой），则可看作 мало кто（что，какой）的同义词。如 Мало какие（Редко какие）книги его так увлекают.

3.2 表示有定/无定的语法手段

a. 俄语否定句中，用一格还是二格表示主体，以及它们能否互换已是老问题了。总的说，第一格表示事物是确定的，业已存在的，预期出现的；第二格则表示事物是不定的，根本不存在或概括类指的。如 Вскрытие не производилось 指已知的或规定的"解剖没进行"，而 Не производилось вскрытия 则表示"没有进行过解剖"，譬如泛指"没有对尸体解剖，就不知道病因。"又如 Ни одна из этих книг не была написана полностью，до конца.（Исаковский）被否定的是已知的、有限集合的任何一本书，因此用第一格。По неизвестной причине поездка на юг не совершена. 这里的旅行是有具体所指的，故 поездка 只能用一格。Ни одна звезда не блистала. 表示"有星星而没有一颗发光"；而 Ни одной звезды не блистало，则表示"没有星星"，从而也谈不到发光。当主体的存在

被否定时，其所指往往是泛泛的，不固定的，这种有定/无定的对立超出了专指的范围。如 Разговор не получился—Разговора не получилось. Приказ не получен—Приказа не получено. 当主体已被否定时，恐怕难从逻辑上把一个不存在的事物划入专指、有指或类指。

应该指出，通过名词一格/二格表示有定/无定，只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其谓词通常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主体的有无，存在与否，超出这一范围，就没有这种对立。从逻辑上看，“存在”不是严格意义的谓词，它不像其它谓词那样，描述主体的特征，传递与其相关的信息。即使在这一范围内，也不是严格一贯地体现这一对立。“这不过是明显表现出来的趋势，尚不是严格规律”，如 Ее для меня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这里的 её 既是已知的，又是业已存在的。试比较：Ни слова в ответ，я для него просто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Нагибин）

此外在谓词不表存在的肯定句中，若在通常出现一格主体的位置上、用第二格，则表示说话人强调主体的量是不定的，通常是大量的。如 Машин едет по шоссе!（公路上跑的那个汽车呀！）По правде сказать，втайне мы надеялись，что перепадёт вина и консервов（Грибачёв）；Ночью сделался мороз，и к утру в блин льду на воде намёрзло.（Тургенев）但在上述例子中汽车、酒、罐头、冰的不定是数量上的，而不是已知程度方面的。

6. 用名词四格/二格作表示有定/无定的手段。关于这个问题语法和修辞书都广泛讨论过，而且在很多方面与 a 项的内容相似，只不过是表示客体的有定/无定而已。下面只举例作简单说明。

在否定句中，一般用二格名词表示不定的客体。如 В толпе я не видел женщины. 试比较：Женщину я не видел. 用四格名词则

指已提到的或已知的人，如可说：Я не встретил Машу. 但现代俄语中这一规则并没有被严格遵守。如 Он не получил твое письмо/твоего письма. 关于这一问题 80 年语法有详细描述[1]。在肯定句中，名词二格常常指第一次出现的新知事物，当下文中复指该事物时，转为已知，则用第四格。如 Он написал отцу, что матери плохо живётся в Н, она болеет, устала, и чтобы отец прислал ей вызов и денег на дорогу. Деньги она даст, вернувшись в Ленинград и продав что-нибудь из мебели (В. Панова). 表示希望、请求、要求、等待一类意义的动词客体，由于尚未出现，因而是不确定的，故一般应用名词二格，像 просить денег, ждать ответа；但当客体是已知确定的，则用四格名词，如 Он просил у меня сегодняшнюю газету; Брат ищет свое нумерованное место; Клиент требует жалубную книгу; Петр ждёт заказанный стакан кофе. 而一般要求四格的及物动词若与二格物质名词连用，则兼表客体数量不定，往往是少量的。如 Мы отведали курицы; Нам подали говядины; Он выпил молока; Бабушка прибавил сахару в чай. 与二格具体名词连用时，兼表使用客体时间短暂，即时间量的不定：Одолжите ножика; Я попросил у неё щётки для очистки обуви; Не можешь дать мне веничка；及 Достали нот, альта баса, две скрипки. (Крылов)但后一种用法已日趋陈旧。总的说，当客体是用物质或抽象名词表示时，上述对立表现得较为稳定、清楚，如 Мать подрезала хлеб/хлеба; Он ищет место/места; Сытый и вкусный ужин прибавил

[1] АН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II.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415.

силу/силы. 在其余的情况下，则尚未形成严格规则。二格表示的不定，有时是因为无固定专指产生的(如在否定句中，和希望、请求等动词搭配时，或用于将来时或命令句中)；有时则是所指的数目与使用时间量上的不定，当然也有表未知的语用因素。

в. 名词单数/复数与有定/无定。长时间以来，俄语学者都只从这两种形式所指事物的数量来研究数的范畴，并对数的形式与所指事物数量不符，提出种种解释，最后甚至导致取消这一语法范畴，认为其与数量无关。如果从语用角度来探索，也许能澄清一些问题。

И. И. Ревзин 曾引证过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表明用复数指语境中的单个儿事物[①]：①Смотрите: на стене клопы. ②Берегись: там змеи. ③Осторожно: здесь гвозди. 〔当发现一个臭虫、一条蛇、一个钉子却用复数(当然也可以用单数)。〕④К тому же у него дезертиры шинели уперли. ⑤В вагоне новые пассажиры: молодая женщина с собакой. 例④指的是匪兵偷掉他身上仅有的大衣，例⑤的后一分句明确指出只有一位旅客。为什么用复数呢？一种说法是这里用于非专指的不定意义，大概是指上述例句(除例④外)都表示存在意义。而存在句主要强调至少有一个，数量是次要的。Е. Падучева 曾做过一个试验，当口语中说 Там есть〔бълотъ〕时，听者只关心"有"或"存在"湖泊，而不注意它的数量(俄语中单复数形式 болото 与 болота 的发音一样都是 бълóтъ)。这样，用于一般存在所指意义时，常用复数。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夸张[②]。

---

① И. И. Ревзин.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е "немаркированное множественное числ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69. №3.

② Ю. Д. Апресян. Глаголы моментальн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и перформативы // «Русистика сегодня». Москва. 1988.

Апресян 引的例子是，当说 Везде разбросаны книги 时，实际上乱放的只有一本书。他以类似的用法来解释表多次的动词指一次动作：Зачем вы меня толкаете! 实际上只推了一次，但却没说толкнули. 类似的名词复数用法，如 Вы будете по выставкам ходить, а я занимайся.（你们去逛展览会，可我学习！）Не дави живых людей: я ещё не умерла.（别挤活人，我还没死呢！）这里用по выставкам, живых людей 指单一的物和人，显然有夸张的成分。第三种解释是 80 年语法的观点："用于故意使当事人摆脱具体的单体。"[①] 并引用了较长的例子：В дверь просунулся Яков Узелков. -- Можно? — Нельзя, —сказал Венька и, выглянув в коридор, строго отчитал постовых: зачем они пропускают разных граждан с улицы? Я не с улицы! -Закричал Узелков 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пресс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пусть приходят утром, сказал Венька.（П. Нилин）据我理解，摆脱单体，就是"以多代一"，从而表示谓语动作涉及的不仅是眼下的人，而是许多相关的人。比较有意思的是 А. Д. Шмелёв 的解释[②]。他举了一个例子：- Откройте. —Я негодяям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е открываю.（М. Булгаков）这里实际上也是对一个人说的，意思是 Вам, как негодяю, не открою из принципа. 这里用类指代替狭义实指。他认为这和单数名词的生动示例用法相反，那里是通过对看来似乎任意选择的具体人物，作示范性生动描写（наглядно-примерное

① АН СССР.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м II.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стр. 472.

② А. Д. Шмелев. 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в названиях лиц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Москва. 1984.

описание)，但实际上是对同类人物概括描写。以个体代替类别是为了生动描述，像 Швед，русский，—колет，рубит，режет (Пушкин). Слышно было до рассвета，как ликовал француз (Толстой). 而以一类代替个体，就是夸张、扩大范围，表示不就一人一事而言，这也就是它的语用功能。

在分析逻辑类指时，我们曾指出：有在归纳基础上概括出的严式的普遍类指 Все пионеры должны быть честными 和含有演绎成分推导出的宽式类型类指：Книга/Книги–лучший подарок. 在后一种情况下，一般都认为用单数和复指都是类指，没有什么区别。但 И. И. Ревзин 认为用单数通常指名词表示的整体属于某类。如 К хвойным относятся сосна，ель，кедр，лиственница. 这里的一格名词不宜用复数，而在下述句子中则应用复数：К среднеевропейцам относятся чехи，словаки，немцы，венгры. 因为划为中欧人的不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匈牙利民族．只是绝大部分上述民族居住在中欧的人，因为尚有一些人在中欧以外居住。Норвежцы высокого роста. 句中主语用复数，可能也许与此有关（有人认为表民族本来就应用复数，但不尽如此，如歌曲中唱词 Русский с китайцем братья навек 却用单数）。如果这种观点成立 норвежцы=многие из норвежцев. 复数形式就相当存在量词表示的有指：即有相当多的挪威人。而类指和有指的关系 А. Д. Шмелёв 也看成是有定/无定的关系[①]。И. И. Ревзин 认为："有定/无定是渗人数形式中的第二种对立意义，一般情况下，当数量意义对立清晰时，它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中和，但当数量对立意义

① 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Нау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2. стр. 277.

消失时，它就变成主要对立了。"[①]口语中用专有名词的复数形式表示不定，更属于极端的情况。如 Она ездила по Парижам; Я была в Америках(指美国，而不是指南北美洲)。

复数形式的不定意义还可以从用于非专指的例子得到证明：当名词在否定句和疑问句中所指是不固定的事物时，常用复数，如 Прошу не оскорблять стариков;—Есть ли ещё вопросы? -Вопросов нет; Огурчиков дашь? (М. Горький); Не найдутся ли у Вас спички? Здесь нет змей. 通常说 Новы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не принято，而不说 Нового сотрудника не принято. 除非在前而加 Ни одного. 下述例子中的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也表示非专指的不定所指：У нас, к нашему счастью, был другой радист, не кончавш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но зато знающий своё дело. (К. Симонов)

3.3 语调—词序作为表示有定/无定的手段

表示已知、确定事物的名词放在前面(指句首，谓语之前，至少不是句末)，而带有句重音(фразовое ударение)的，表未知的、不确定事物的名词放在句末，这是俄语中常见的现象，在许多语言中都有这种词序。从认识论角度讲，从已知到未知是一般规律，作为体现思想的句子也如此；从逻辑学上讲，只有对确定的、双方认同的事物才能作具体地描述、分类，给予它新的特征；从心理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句首表已知的词语上，用升调引起的紧张，由于出现相关的新信息而得以排除，落有句重音的述位转入降调，表明句子结束。如果句首是新的信息，后面是已知的冗余信息，听起来就

---

① И. И. Ревзин.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е "немаркированное множественное числ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69. №3.

会兴趣索然。因此，当没有表示有定/无定的词汇一语法手段，或其作用削弱时，语调一词序就成为唯一的手段。如 Он отдал жене подарок 与 Он отдал подарок жене. 前句中 подарок 是不定的、受话人不知道的礼物；而后句的 подарок 则是受话人知道的具体礼物。Иван подрался с милиционером 与 Милиционер рассказал мне забавную историю. 这两句中的"民警"也有类似的区别。语调一词序手段往往与词汇一语法手段互相补充，有时同时发挥作用。例如，Женщину я не видел. 第四格与句首位置都表示 женщину 是已知的女人；而 Смотри：на стене клопы.（当实际上只有一个臭虫时）复数与句末的位置则表示 клопы 是不定的。由于俄语中词序除表达有定/无定外，尚有其他功能，诸如语法功能，修辞功能（如强调对比，引人与主题联系不大的次要人物），语音功能（调剂节律和韵脚）和交际功能（表示主位、述位），因此，有时词序并不能完全反映有定/无定。试比较：Учёный написал рецензию на мою книгу. 在这一孤立的句子中，учёный 只能指双方已知的学者。而 Один учёный написал рецензию на мою работу = Был один такой учёный. Он написал ренценцию на мою работу. 即学者是第一次提到的，受话人前所未知的某位学者。词序与词汇手段的相互作用还体现在表示不定所指方面。当说 Иван подрался с милиционером. 并未表明说话人是否知道民警是谁，即没有表明是弱不定还是强不定，只是所谓单纯不定，如果加 одним 或 каким-то 就排斥了两可现象。在名词表示所谓单纯不定时，要靠上下文来澄清其不定的性质。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曾引了这样一个

例子[1]：Вдруг я увидел на углу человека. Человек был одет в пальто и шляпу. Пальто и шляпа были серого цвета. 第一句末的 человека 明显的接近弱不定，相当于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其功能在于引进新的话题，用下文对其进行描写；第二句末 пальто 与 шляпу 除有描写功能外，也有类似的性质，只不过考虑到人一般穿一件大衣戴一顶帽子，不宜加 один. 第二句开头的 человек 和第三句句首的 пальто и шляпа 是复指前一句末的名词的所指，而前一句末的相同名词则可能加上代词表后指。后指的名词有引进功能，预示(предупоминание)有下文，是不定指，第一句大体上相当于 Был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ого я увидел на углу. 前指的名词，则重提(упоминание)上文，是定指。第二句可理解为：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ого я увидел на углу, был одет в пальто и шляпу. 第三句的实际内涵是 Пальто и шляпа (в которые был одет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ого я увидел на углу) был серого цвета. 只是从交际的经济原则出发，删掉上文已出现过的冗余信息而已。前(复)指名词前不得再加 один，而后指的名词则可以加。前指之所以是已知的，不仅因为从形式上看，是第二次出现，而且从内容上讲，该名词已包括以前出现的、与其相关的特征，如第二句的"人"已是："我看见在角落里的人"。有趣的是第二句句首的 Человек 因为已是定指，就不再需要起区分作用的限定从句。当说"Вдруг я увидел на углу человека.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вёл на поводке фокстерьера(狐狗), был одет в пальто и шляпу."时，受话人就会怀疑，先后两句中的 человек 是否同指一个人，因为对已经确定的已知现象，没必要再加以限定区

---

[1]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194.

分，这种从句不免节外生枝，有引入误区的麻烦。分析句末名词性词语的功能对研究超句子统一体内句间关系，甚至篇章结构都有一定意义。(1)下述情况的句末名词性词语无引进功能，不能预示下文，很少充作句间联系手段。一是当它表示定指(双方已知的人或物)，如 Я увидел на углу нашего директора. 似乎很少有必要把它作为下文描述的对象；二是当它表示强不定所指，连说话人都不清楚的事物，如 Я увидел на углу что-то чёрное. 因此说话人难于把它作为下文的叙述对象，并对其作本质性地描述；三是谓词性用法的名词，如在 Мой брат—учитель 之后，不能接着说 Он(или: учитель) преподаёт математику. 因为不能用下句定指的主语与前一句的无实指的 учитель 同指。如果接着出现像 А учитель народ бедный 一类下文，则中断连贯叙述，转而表示说话人评价。(2)如果名词表示单纯不定所指，则可能兼有描写与引进功能，或只有描述功能，这从前面分析的"пальто и шляпу"的情况可以证实。(3)开场的存在句中的句末名词，如 Есть у меня друг; Жил был старик со своей старухой... 或句末有表示弱不定的名词，如 Вчера я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одним человеком. 则其主要功能是引进下文要描述的人物，而名词本身没有(或只有较小的)描述功能。上述分析对研究篇章结构、句间联系有一定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Ш. Балли.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вопросы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д-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2.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3. Е. В. Падучева. Референци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семан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1984. №4.

4. А. Вежбицка. Дело о поверхностном падеже. Из кн. :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XV. Прогресс. Москва. 1985.

5. АН СССР.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м II.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0.

6. О. Н. Селиверстова. Местоимения в языке и речи. Москва. 1988.

7. Е. В. Падучева.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8. И. В. Чернухина. Очерк стилистик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за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Воронеж. 1977.

9. 蒋国辉.《NP--Subject 的指称与句子的语义》(博士论文). 哈尔滨. 1990.

10.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11. 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Наука.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1992.

12.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Функции частиц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5.

13. И. И. Ревзин.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е "немаркированное множественное числ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69. №3.

14. Ю. Д. Апресян. Глаголы моментальн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и перформативны // «Русистика сегодня». Москва. 1988.

15. А. Д. Шмелёв. 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в названиях лиц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Москва. 1984.

16. Т. В. Булыгина. А. Д. Шмелёв. Механизмы квантификации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 семантика колическвенной оценки. Из кн. : Референция и проблемы текст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8.

第十二章　语言的社会属性

作为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的语言

不仅仅是语言描绘出世界的蓝图，而生活也为理解许多语言和言语现象提供钥匙。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民族语言自身就是民族全部文化压缩的、不妨说是代数式的体现。

Д. С. Лихачёв

处在一定历史形态下的主体总是通过各种称名形式，即语言形式去认识并描写各种不同的客体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客体世界都漂浮在语言中，人是通过语言认识客体世界并与之打交道的。

俞吾金

一　什么是社会语言学

1.1　对社会语言学的不同理解

西方学者认为它是从社会环境角度，把语言当做社会文化现象来考查的科学。1)他们强调应研究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下的语

言，属于特定社会集团的人所使用的语言。这些人不同于F. de Saussure笔下出现的、抽象的自然人（参看第二章），他们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鲁滨逊式的人。2）他们重视研究语言各个层次（特别是词语）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内容，这些内容，结构语言学、生成语法都不涉及，或者被它们划入外部语言学（экстралингвистика）。3）他们认为研究的重点不是语言的结构和系统，而是言语的构造；社会因素有表现自己的"着力点"，但不在语言里，而在具体言语情景的总和中。他们主张"言语比语言重要，功能比结构重要，语境比交际重要。"[①] 4）认定语言学是社会科学，而不是接近数理逻辑、心理学一类的自然科学。其研究方法不是先提出假设，继以试验印证，然后或归纳分类，或演绎推理，并将过程与结果逻辑化、程序化、形式化；而应是抽样调查（выборочный опрос）和实地考查。

前苏联语言学家则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处于语言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学结合处的交叉科学。它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社会功能、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语言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具体说来，研究的问题有：1）语言和民族的关系，研究与民族形成密切相关的、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族语言；2）语言的实存状况（язы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它指某一种或一些语言实体（идиомы，泛指土语、方言、标准语及其变体）的实存形式。在某一自然或行政区域内，可能有不同民族语言共存在的形式，如巴尔干地区；也可能同时使用某一语言内的几种方言。社会语言学研究在多语言或多方言共存情况下，各语言实体在数量、主次关系和价值评估上有无区别等问题；3）语言的社会分化，一个民族内部有不

① А. Д. 什维策尔.《现代社会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30页.

同的社会阶层或集团，由于他们的需要、志趣和交际条件不同，可能导致所使用的语言产生差异，最后形成社会方言；4）文化与语言的相互作用。总的说，他们研究的问题多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макро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1.2　研究语言社会属性的意义

a. 就对社会而言，人们注意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如正确处理多民族聚集地的语言纠纷，双语现象，土著居民与外来人口的语言关系，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与原宗主国语言的关系等等。制定这些方面的语言政策，必须借助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知识。在我国，为了稳妥顺利地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都离不开对语言社会属性的研究。

б. 就对语言来说，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揭示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语言的发展，弄清语言各个层次的单位，在同一社会各个集团中产生的社会分化与社会变异，它们和地方变异、功能变异一样，都活生生地存在于言语之中，它们是实实在在的、具体人群使用的语言；其次，研究语言的社会属性，就必须涉及一个民族的国情文化。通常把文化看作民族存在的“第二环境”，文化因素自然会反映在语言中，特别是词语中。当代语言学认为词义是认识概括（обобщение）与人际交往（общение）的共同产物。因而学习一门外语，同时也就学习到词语中的国情文化知识，从而拓宽视野。所以通常说，学一门外语就等于打开一扇智慧的窗户，保留一种语言就是保存一座文化宝库；另一方面，文化差异又可能形成民族交往中的干扰因素，甚至造成困惑，导致误解。近年来兴起的国情语言学，就致力于解决这类问题；最后，许多语言学者（但也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从原则上可以协调、引导、影响社会语言活动，因而

倡导规范化、提倡言语修养。俄国曾长时间出版以“言语修养”(«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为名的丛书。近年来又出现所谓语言生态学(лингвоэкология),“它是研究影响语言发展和言语活动的消极因素,研究丰富语言的方法和途径,完善言语交际的道德伦理及实用的公理体系的学科”。俄国学者曾经列举过一些消极的语言现象。如把 рабочая сила(劳动力)缩写为 рабсил,它让人想到 раб(奴隶);又如前苏联曾为庆贺党、团某届大会,而以其为街道、船只命名,保护语言生态的人调侃地说,如果以苏共某次大会命名的船沉没,就成为 Утонул «×× съезд КПСС»(“苏共××次代表大会”沉没)。我国建国初期,在人民日报上曾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也有匡误正谬,提高言语修养的目的。近年来我国出现不少消极的言语现象,如把出租车的司乘人员称做“的哥、的姐”,在“作为”之后,用人称代词或专有名词,如“作为我”,“作为×××”之类的构造;此外,像“很投入地爱一次”,“男人是如何打造女人的”之类说法,似乎都应该纳人语言生态学的讨论范围,以保持语言的纯洁。

由此可见,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应用的领域也很宽。这里只能就语言在社会中的分化和文化在语言中的积淀,介绍一些材料。

二 语言与社会

从纯语言系统角度分析语言各个层次的单位时,只摄取最简单形态的语言事实及其功能变异,而不考虑它们在社会言语实践中可能或实际发生的变化。然而社会自身可因地理条件、阶级地

位、职业分工、集团利益差异而在内部形成若干集团。山川的阻隔导致产生地域方言（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диалекты），而上述职业、身份、利益的差别则造成社会方言（социальные диалекты）。同是中国人，因生活在南方或北方，城市或乡村，因职业、身份、受教育程度不同，他们在使用语言相同的单位时，都可能产生变异，这种社会性变异有别于功能变异。认为所有的俄国人说的俄语完全一样，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假定。近年来甚至发展到研究个人的言语特点类型（идиолект）。通常，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社会方言，而地域方言只由方言学（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研究，下面只对地域方言作一简单介绍。

2.1　地域方言

地域方言指全民语言在地方上的分支。地域方言是个总的概念，在俄语语言学中它再分成方言（наречие）和土语（говор）。土语是一个或数个村落的共有的交际工具，和邻近的土语相比，它有其自身语音、构词、语法或/和词汇上的某些特点；土语一般没有反映自身特点的文字体系。而方言则有语言系统性的特点，并在文字中得到反映，它是较大区域内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方言工作者通过实地调查，以确定那些有地域区别的典型语言现象，以它们作为参数，以土语区为基点，把有相同特征的点，连成所谓等（同）语线（изоглосса）。它可能是同语音的（изофон），同词汇的（изолекс），同语义的（изосем），同形态的（изоморф）。等语线体现了该现象分布的中心区与边缘地带，反映各种地域区别现象的等语线，其中心、走向、波及范围都不完全吻合。这种方言地图显示出的一束等语线交汇之处，往往就是某方言的中心。方言地图还可反映出该方言范围内的语言特点，标示出与相邻地区相对立或有差异的现象。除作为点的土语外，经常划分出的分布单位还有：土语群

(группа говоров)、方言(наречие)、方言地区(диалектная зона)。俄语中的"диалект"则可泛指上述各种情况,且能用作土语的同义词;加上形容词"социальный"(社会的),它还表示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方言,这多少有些违反制定术语的原则。与上述仅以等语线为根据不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在划分方言时必须考虑的不仅仅是语言地图,而且还应有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的自我意识、自我评价以及相邻地区的居民评价等等。"①事实上,语言的地域划分因情况而异,往往要考虑许多非语言因素,像美、加、澳、新的英语,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黑非洲的法语已经跨海过洋,超出国界。方言差别的程度也很悬殊,像中国北方人很难听懂吴语、闽语方言,而俄语北部方言与南部方言的区别,相对而言,却是较小的,说南、北方言的俄罗斯人,互相交际没什么困难。事实上,方言的形成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地理诸多因素有关。

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最大区别在于:1)它是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是当地全体人民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它和语言(язык)只有规模不同、威望不同,而社会方言往往只为某一社会集团服务;2)地域方言一般像语言一样,有完整的系统,而社会方言则主要体现在一小部分词语上,也可能表现为少数语音、语法形式上的差别;除此之外,使用社会方言的集团还须要借助全民共同语进行交际;3)总的说来,地域方言是历史地、自然地形成的,人为的因素较少,也相对地稳定一些,乡音与土话较难改变。而社会方言的产生常常由于工作需要,利益驱动,或为保持身分、威望而刻意遵守

---

①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133.

规范，强调传统，或为追逐潮流、标新立异而有意背离规范、打破传统；因此社会方言的稳定性也较差。然而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又有相通之处。一方面，某些土语，从社会分化角度来看，也可当成农民方言。俄语中带〔и〕口音，〔я〕口音的人，往往居住在农村，他们把该发〔е〕的音发成〔и〕或〔'а〕，如 писня，мисто 或 ляса，лясок. 另一方面，某些地域方言的形成也潜含着社会因素。“有关‘男性经济’的词汇在俄罗斯固有土地上全境传播：如 оглобля（车辕），дуга（轭），чека（销栓）。相反，有关‘女性经济’及日常生活的词则出奇的多样：кринка-синюшка（罐），люлька-зыбка-качка（摇篮），коромысло-водонос-хлуд（扁担）；веретено-вертено-варешка-варюшка（纺锤）… сарафан-юбка-понёва-плахта-андарок（裙子）等等。”[1]不难看出，女性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往往局限在家庭和村落范围之内，与外界交往较少；因而反映这方面现象的词汇不易改变。

2.2　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指特定社会集团所使用的语言，和全民语言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词汇方面。社会方言有以下几类。

a. 职业行话　指由于社会分工，从事某种职业的社会团体因工作需要在同行间使用的一些用语。如京戏圈内表示角色的生、旦、净、末、丑、花旦、青衣、刀马旦、架子花脸、铜锤花脸、文丑、武丑等等；医学界的用语如休克、血栓、粥样硬化、嘌呤等。和全民语单一词汇相对应的职业用语可能数目很多。俄语在气象学领域里，

---

①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197.

表示雪花（снежинка）的词就有：звёздочка（小雪星），игла（针状雪），ёж（刺猬状雪），пластинка（雪片），пушинка（绒毛状雪花），столбик（小柱状雪）等等。俄国猎人用语中，对狐（лиса）因毛色和品种不同而有多种称谓：простая（普通狐），сиводушка（玄赤狐），огнёвка（火狐），лесная（林狐），песец（北极狐），караганка（卡拉干狐），карсун（草原狐），запашистая（臭狐）等等。赋予工作对象或工作过程细致的名称，显然出于职业的需要。科技术语是一种特殊的"职业用语"，它表示科学的概念，包含所反映对象的本质特征。其特点是，具有明显的系统性，一般可用其进行科学定义，在特定的科学领域内，它只能是单义词，没有表情色彩等等。如кибернетика（控制论），силовое поле（力场），альфа-частица（粒子），лазер（激光），вакуум-щит（真空板）等等。以本书前面讲过的语言学术语为例，像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集合单位与线性单位、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历时与共时等，构成一个术语体系，且均有确定的单义，而无表情色彩。若职业行话、特别是科学用语，由于其所表示的概念重要，往往广泛使用，从而有可能被社会接受，有时也会转为全民用语，像处方、黄牌警告、原子、共鸣、冰点等等。非术语化后的某些词语可以获得形象性、表现力，并进一步与术语脱钩。如兴奋剂（допинг）转指为人喜爱的刺激物，如 Колбаса для него—это допинг.（对他来说，香肠是兴奋剂。）连锁反应（цепная реакция）表示一系列环环相扣、接踵发生的事件，如 Меня оскорбили，унизили，а я，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обидел другого，тот третьего это цепная реакция зла.（我被侮辱欺负了，我又去侮辱别人，他又去侮辱第三者　　这是恶性连锁反应。）催化剂（катализатор）表示促成因素，如 Его слова стали катализатором

конфликта(他的话成了引发冲突的催化剂),等等。汉语中用冰点表示被人忽视的问题也有类似性质。

一般认为术语不是社会分化的结果,社会语言学无力研究它们,制定解释术语是各相关科学的事。至于术语的语言特点,制定它的一般原理等问题,则由专门的术语学研究。

6. 集团惯用语　它指少数利害、习惯、兴趣相同的人群,其中有些是失去稳定社会地位、没有正当职业团伙的人所使用的词语。例如小偷、流浪汉、乞丐、行骗的赌徒等人的惯用语。这些词语的特点是:1)使用它们不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而是为了在小团体内部维系共同利益,增加内聚力量,并且使团体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无法了解其交际内容和不正当的言行。如俄语盗贼隐语、黑话(арго,блат)中,把隐藏赃物(скрывать добычу)说成 темнить(原为"使变暗"),把流窜作案的人叫做 гастролёр(原为"巡回演员"),把子弹叫做 девять граммов(原表"9 克"),把过铁窗生活叫做 смотреть небо в клетку(原为"看着带格的天空")等等;在汉语小说、电视中,也常出现此类丐帮、偷盗团伙的黑话;2)它们和职业行话不同,往往具有鲜明的形象性,甚至内在形式。例如他们把保险柜叫做 медведь,因而把撬保险柜说成 запороть медведя(原为"捅穿黑瞎子");把偷窃晾晒的衣服说成 спугнуть голубей(原为"吓走鸽子",他们称晾晒的衣服为"鸽子"),把玩弄抛弃女人叫做 каблуки сломать(本为"弄断鞋后跟")①;3)隐语、黑话所包含的意思,全民语中已有相应的词汇表示,因此,它们是多余的附赘悬瘤,

①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стр. 200.

为了保持语言的纯正，应少用、慎用或不用。然而，要净化语言的生态环境，应同时设法除去产生隐语、黑话的社会土壤；4）这些词语变动性很大，往往因时、因地、因使用者而异。因为是小圈子内人为制定的，所以没有一般词汇所有的稳定性。

和上述各类词语相近的还有学生的惯用行话（жаргон учащихся или студентов），这些词语的产生显然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它们在使用目的上常有标新立异，引人注意，表示亲昵，甚至调皮淘气一类因素。例如大学生把“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叫做 Кирпич（砖头），把“莫斯科石油学院”叫做 Керосина（煤油炉），把工业学院或技校（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или техникум）的学生叫做 индус（原为“印度人”），把跳舞（танцевать）说成 дёргаться，трястись（抽搐、哆嗦），把考试（сдавать экзамен）说成 сдаваться（投降），考试中的 1 分叫 кол，2 分叫 пара，3 分叫 удочка，5 分叫 петух 或 пятак 等等。下面一组中学生对话摘自讲修辞的书：“Испуганный и взъерошенный Димка выскочил из класса. Его окружили, засыпали вопросами:—Тебя отпустили? Ты завалил? Что там? Рассказывай. Он облегчённо вздохнул и сказал: «заметанно!». Но ребята не унимались. —Что делает Сам? —Режет всех подряд...—А Русалка? —Топит. —Ну, а этот, их ассистент? —Этот? Засыпает! —А как же ты? —Я немного секу, но и то чуть не схлопотал пару. —А Васька? —Плавает на шпорах...”①（惊慌失措、头发蓬乱的基姆卡从教室里蹦出来了。

① Д. Э. Розенталь, И. Б. Голуб. Секреты стилистики. Айрис пресс. Москва. 1998. стр. 57.

大家把他围住纷纷提问：——放过你了？——你考砸了？——那里怎么样？——快说。他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说："过了！"可大伙儿还不肯就此罢休。——当家的问什么了？——挨个儿狠宰……——那美人鱼呢？——猛整。——啾，那这位，他们的助手呢？——这位，使劲抠！——那你呢？——我多少明白点，就这样还差点弄个两分。——那瓦西卡呢？——在打小抄……）

在学生行话中，画线的词 завалил 表"考砸"，"замётанно"表"通过了"。сам 指校长（原为"当家人"），русалка 指语文教师（原为美人鱼），режет，топит，засыпает 指刁难地考问（原义为"宰"、"整"、"抽打"），секу 指"懂得"、"明白"，плавает на шпорах 是"打小抄"（шпора 代替 шпаргалка"考试夹带"）。对圈子以外的人来说，这些话是很难懂的。从言语修养角度来看，这些行话、隐语都是不可取的。

в. 在西方社会语言学中，还广泛研究由于民族、性别、地位、年龄而形成的语言分化，与 а，б 两项不同，这类分化与行业工作、集团利益没有多大关系，按上述某个参数划分的人群彼此之间不一定有密切交往，这就造成研究上的困难。根据西方学者研究的材料，上述分化主要反映在对待语言单位的变异上。例如通过实地语言调查。"在黑人英语中，代词后面省略 is 和 has 是常见的现象，如说 he workin now（他现在在工作）或 he ben here already（他已经在这里了）。"[①] W. Labov 调查 car（车），park（公园），fourth floor（四楼）一类词中的 r 是否发音时，结果发现："越是高级的百

① 尤金·奈达．"关于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 26 页．

货公司，顾客越有钱，公司里职员发 r 的音就越多。"（同上）英国人 P. Trudgill 在调查 walking，laughing，talking 中的 ing 发音是〔iŋ〕还是〔in〕时，发现发音固然随是否在正式场合使用而异，但也与地位高低、性别差异有关。中产阶级、上层工人、女人发〔ŋ〕较多，似乎标准音〔ŋ〕更能提高自己的身分[①]。这些分化，只能说是语言的社会变异，与前面说的社会方言有些区别。俄语语言学中这类研究较少。T. M. Николаева 曾用类似的观点来解释人们如何选用两个语义重复的词汇。"很明显，若作社会语言学的描绘，对许多意义雷同词语的使用情况，解释起来变得比较容易，而完全按层次处理材料，这些词的分布情况却说不清楚。例如惯用的、意义重合的词：муж-супруг，жена-супруга，есть-кушать，спать-отдыхать，жить-поживать，сказать-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等等。官僚阶层和与其接近的市民阶层在选择重样的词时，奉行简单的原则——用长一些的。较短的词不能造成所企求的威望（或风雅）。"此外，她认为在都市市民中，"故作矜持导致一种虚伪的分寸感，以为打听别人'哪去？'（Куда?）不合适，而代之以'远走吗？'（Далеко?）"[②]在说俄语的非俄罗斯人中，也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如说俄语的乌克兰人把годы，нога，горло 的塞音〔г〕发成擦音〔γ〕；把 вбок，вбить，любовь 中的〔в〕或〔ф〕发成〔у〕；用 кура，часом，дивиться 分别代替 курица（母鸡），иногда（有时）和 смотреть（看）等等。而在上岁数的人群中，用一些旧的俗语词：туды（＝туда"往那里"），отсюдова

---

① 尤金·奈达."关于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51页.

②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и методы его описания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Доклады). Часть Ⅱ. Москва. 1991. стр. 70.

(=отсюда"从这里"),охальник(—нахал,бесстыдник"无赖","无耻的人"),хворый(—больной"病人"),кликать(звать"招呼、叫"),дух(=запах"气味")等等。在使用标准语时,老年人比较保守,遵守旧的规范。如дверь,медведь,песня中软辅音前的硬辅音都软化〔д',с'〕,而年轻人则倾向不软化。一般说,年轻人愿意吸纳使用一些来自外语、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成分,后者之中有一部分通过他们的言语实践转入标准语。总的说,对语言中的社会变异的作用、分布和研究方法,在俄语语言学中尚未形成共识。

三　语言与文化

3.1　对文化的不同理解

对文化的看法,一向是众说纷纭。对文化研究的日益重视,导致对它的内涵理解逐渐深入,以下只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a.《辞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指人类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组织的总和。"文化的不同方面和人类有意识活动的三个领域有关:1)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领域,文化具体表现为劳动生产工具的创造和使用;2)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领域,文化表现为制定出的各种规约、法规、制度;3)在人类对现实认识的领域,文化表现为精神产品。

上述观点回答了文化是什么,并把它物化为各种有形的、可把握的现象,在我国研究文化的领域内,许多人都接受这一看法。

б.西方学者中广泛持文化是一种广义知识的看法,这和前述观点显然有差异。W. Goodenough 说:"依我看,某一社会的文化

是由人们不得不知晓、或不得不相信的任何东西组成的，目的是为了以一种可为其成员接受的方式行事……文化，作为人们不得已学习的，而有别于生物学遗传的东西，必须由学习获取的终端产品，即在该术语最广泛……意义上的知识，所构成。”[①]根据英美学者 R. Hudson，K. Bock 等人的观点，文化知识大致有以下特点：1）文化应是“从社会上获得的知识”，而不是从生理遗传获得的、像吮乳、走路一类的知识；也不是纯个人的，如对妻子的脾气、女友的嗜好之类的知识。对一个现代的俄罗斯人来说，像一卢布等于一百戈比，普希金是伟大的诗人，送单数的花朵表示吉利，不宜跨门坎握手话别等等就属于此类知识；2）文化知识在客观上未必是科学的、正确的。一些“外行”的看法，常常被看做常识性的文化知识。文化常识与专门知识的关系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3）文化知识对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并为其提供理据，不照此类知识行事，就难以被社会接受。如对俄国人来说，在某些公共场合，即使是夏天，也不得穿短裤、打赤膊；在剧院、音乐厅，不得在表演过程中鼓掌等等；4）人在社会中形成共有的待人、接物、处事等习惯行为后，往往意识不到作为其基础的文化知识有什么价值。Ph. K. Bock 说：“文化就该词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指一个人在异乡独处时，那些导致其无法融入社会而自外于人的因素……身居另一社会，你会感到困难重重，产生孤立无援、无所适从的感觉，这可称作文化休克。”[②]换句话说，当原有的文化被破坏或放弃时，人们才能意识到其重要性。

---

① R. A. 赫德森.“社会语言学”.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第 87 页.

② Л. Г. Ионин. Соци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ы. Логос. Москва. 1996. стр. 17.

в. 近年来，俄国人钟爱文化研究，学校里广泛开设各类有关文化的课程，出版了大量著作，这里无法逐一介绍。下面只提一下我国俄语界所熟知的两位国情语言学家的看法。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与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认为学者对文化有以下共识："第一、把文化理解为人的社会性（而非生物性）活动的结果；第二，所有研究者都承认文化有其源流，而且强调每新一代人都对其做出贡献，因此文化积累并聚存着有价值的东西；第三，文化对人的个性形成非常重要……这常常是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即在一定社会集团所持有的规范和价值的影响下，形成其内心世界。在界定文化时，还想强调一个方面，它在客观上是无法排除的，因而对每个集团的成员来说，不可能逃避文化影响。"①

以上各种观点显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同的侧重和一定分歧。研究文化的内涵不是本书的任务，下面转向探讨作为文化现象的语言。

3.2　作为文化现象的语言

用上述有关文化的观点来考察语言，不难发现，它也具有文化的特点：如它不是自然或生理的现象，而是一定社会集团创造的产物；语言知识是从社会学来的，它对社会每个成员都具有强制性；它对世界的反映不同于科学的反映，有人强调语言知识和科学知识具有不同的性质，其内容不乏违背科学的因素；在人的内在世界形成过程中，母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等等。此外，一个人在异国他乡陷人文化休克时，首先感到的是语言障碍。有人甚至认为文

---

①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осква. 1990. стр. 23.

化也有语言的种种特性，并把两者等同起来。法国学者 R. Barthes(巴尔特)说："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文化都是一种语言。"[1]这也许有些说过了头。但"就语言和文化间的关系而论，语言的绝大多数方面都包含在文化之内，所以，说'某一社会的语言乃其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不会离真理太远。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重合地带是由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所有语言成分构成的。"[2]当然，像音乐、舞蹈、绘图、建筑等流动或凝固的文化不与语言重合。这样，语言自身一方面是一种文化现象，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文化现象又与语言重合，并包含在其中。俄罗斯著名学者 Д. С. Лихачёв 说："民族语言自身就是民族全部文化压缩的、不妨说代数式的体现。"如果自然是人类的第一环境，文化是第二环境，那么，语言就是他的精神家园。

语言知识的上述文化特性反映在下述理论中。

a. 影响最广的当属语言世界图景(картина мира языка)学说。对什么是世界图景，有着大同小异的各种说法。大体上可以说，它是铭刻在某一民族语言中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或者说，它是某一民族通过词语呈现出来的世界图像。这种集体的意识，虽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并非科学概括的成果，因而同一客观世界在不同的语言中的反映却是有差异的。语言的世界图景，往往是质朴的、幼稚的。它对连续的世界做出不科学的切分，对自然的世界做出幼稚的评价，对"神秘"的世界作出幻化的理解。例如汉语和德语都把鲸看成鱼。汉字"鲸"通过偏旁，德语词 Wal－fish 通过词素表明

① 安纳·杰弗逊，《戴维·罗比. 西方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0. 第 94 页.

② R. A. 赫德森.《社会语言学》.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第 98 页.

这一看法；至于划分世界“粗细不一”，在不同语言对比中随处可见。如英语的 hand 与 arm，foot 与 leg 只分别相当于俄语的 рука 与 нога，汉语的“穿”与“戴”只相当俄语的 надеть（或表状态的 носить）。各语言对颜色表示的差异，更是比较研究的重点。对于一些非物质的现象上的划分，也体现出这种差异。例如西班牙语用 guerer 和 amar 分别表示对异性的情爱、性爱和柏拉图式的无生理欲求的纯真爱情，而俄语中与之相应地只有一个词 любить. 世界上生物各有其存在理由，生活要求，但各民族都通过语言对它们加以褒贬，反映集体意识对其作出的评价。如表示动植物词的附加色彩，当它们用于转义时所包含的评价，已有大量研究材料（本文下面还要提到）。这里只举一个有关颜色的例了，俄语中很多消极的现象，都用黑色（чёрный）形容，如 чёрные мысли（阴暗的思想），чёрная измена（罪恶的背叛），чёрный список（黑名单），чёрный ход（后门），чёрная работа（粗活），чёрная не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以怨报德），черный рынок（黑市）；在前苏联时期，每个月企业有一个礼拜六不放假，职工把它叫做 чёрная суббота（黑色周六）等等。保加利亚语言学家 Г. Гаев 指出，“中非国家的语言，对光谱上的这一颜色完全没有这种否定感情评价。”此外，语言中还反映了对世界幻化虚构的认识，借助幼稚的想象，以补充对现实真实知识的不足。像俄语中，леший（树精），громовержец（雷神），жар-птица（火鸟），чертог（天宫）一类反映神话世界的词语，以及某些带有迷信色彩的成语，如 родиться в сорочке（生来有福），чёрная кошка пробежала дорогу（预兆不祥）都属于此类。著名语言学家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根据一些参数来考查“俄语和世界图景”。“相关的参数特征为：1）时间/空间，2）人/自然力（有人称/无人称），3）规范/

异常，4)确定/不确定。俄语与这些参数特征的关系是：1)俄语主要倾向表达世界的事物—空间方面；2)俄语中有趋势把表人的名词从主体位置排除，移到从属性位置，其中包括空间位置；把人的领属范围构拟为外部空间世界；3)俄语语义广泛反映各种形式的异常现象；4)俄语在代词、名词语义、模态算子(модальные операторы)方面，广泛体现出不定范畴，相反，确定范畴在俄语中则表现得相对较弱，不够充分。"[1]作者引了大量的例子作为印证。她指出俄语中广泛使用存在句，表示在一定空间内存有某物。像①У Ивана нет бороды；②У попа была собака；③У нас скоро будут экзамены；④В теории есть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这些句子把人和物转换为空间概念，从常规的主体位置(主语位)转入从属的表处所的地位；有时，原来表人(或物)动作与特征的词，转而占据主语位置，并用名词一格表示，如③、④的 экзамены，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它们和例句①、②中表人、物的主体一样，其所指常常是不确定的，有时可加上 какой-то，如 В его словах была какая-то загадочность. 俄语中着重描述现象的自发、无意识、不由主体控制的性质，像 Не знал，что так крикну：само крикнулось(Достоевский)以及众所周知的 Не пишется；Его осенило 一类无人称句，都表明这一特点。在俄语反映级差程度的形容词中，表中间部分的词汇，屈指可数：只有 обычный(通常的)，средний(中等的)，обыкновенный(一般的)，нормальный(正常的)。由于"等级两端规律"(закон концов шкалы)的作用，俄语表示"大"、"小"意义的词，数以十计。这里显然有夸大"异于一般"的因素在起作用。俄语有大量形容词

---

① 引自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2000 年 10 月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报告提纲。

表示异常特征，如 безносый（没鼻子的），косоглазый（斜眼的）等等；但无相应的表正常特征的性质形容词，носовой、глазной 是关系形容词，而 носатый，глазастый 则指有不寻常"大鼻子"，"大眼睛"的人；名词有许多构词后缀，如-ун，-ай，-ака，-юга等都表示偏离正常的人，如 болтун（饶舌的人），лентяй（懒人），кривляка（矫揉造作的人），жадюга（吝啬鬼）；动词有前缀 недо-和 пере-表示不成功的动作：недожарить 与 пережарить 分别是"没炸到火候"和"炸过头了"，均不符合标准。关注不正常的事件，在日常交际过程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同样，俄语有大量带尾缀-то，-либо，-нибудь 及带前缀 не-，кое-的代词性词汇，以及 как бы、вроде 等词都广泛体现不定范畴，前面已经说过，存在句也可能为表示不定所指提供条件。甚至有些表确定的形容词，如 определённый，известный 也可以表示不定。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就是用上述一类例证，说明她心目中俄语的世界图景，颇具新意。语言世界图景学说有助于人们认识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熟悉语言并不意味着理解语言。语言世界图景，并不像人类学学者 B. L. Whorf 所说的那样，能够完全决定使用者的思想，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世界的观察角度、评价尺度和对表达手段的选择，忽视这一点也是不对的。

6. 社会语言学也提出一些对语言知识的看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原型论。认为意义（或概念）[1]不是一组必有的特征，而是一种原型，是对体现某一概念典型实例的描写。譬如说，形成"鸟"的意义（或概念）时，是以"燕子"这一典型实例为原型，摄取某一组

---

① R. A. 赫德森认为"意义是概念"，"单词猫的含义就是猫这一概念"。见其著作：《社会语言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第 97 页。

特征或视觉印象作为内涵，然后根据不同程度的相似性，而逐渐扩及其他的事物。原型论的吸引人之处，首先在于“要理解人们彼此如何能学会这样的概念、并不困难”，“以原型为基础的某个概念，可以根据极少数例子——很可能只有一个，去学会它，并且不要任何正式定义。”[1]这有助于解释婴儿如何学会概念，学外语的人为何从外语实践就可掌握其词语意义。其次，它有助于解释词义界线模糊的起因。番茄虽为水果，但由于可以佐餐，在菜市上出售，而往往被看做蔬菜。把鲸当成鱼也是如此。比照原型特征，扩大词语使用范围，充实词义概念时，常常碰到一些边缘现象难于处理，如钱包是不是衣物，烟灰缸是不是家具，不免有见仁见智的理解，而只有在社会言语实践中才能逐渐形成一致的看法。最后，对社会语言学来说，最重要一点是，原型论把语言和社会因素挂上了钩，并将后者范畴化。说话者的类型，环境的类型都是通过原型形成词语意义的重要社会因素。上面是对 R. A. Hudson 观点的扼要转述。原型论的观点令人想起 L. Wittgenstein 考查“游戏”一词所指对象后的结论：“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的相似，有时是细节的相似。”“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更好的表达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我要说‘游戏’形成了家族。”[2]这意味着词义是由“家族成员”(即它所代表相近现象)的“家族相似特点”构成的。原型论还让人联想起 L. Wittgenstein 的另一过激的名言：“一个

---

① R. A. 赫德森.《社会语言学》.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第 93 页. —— 引用时，笔者在文字上作过一些修改。

② L.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第 48 页.

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①]当然，他主张的"语言工具论"和社会语言学"原型论"，在出发点上相去甚远，但都强调语义的形成与言语交际密切相关，并通过后者体现了语义的动态性、变异性和社会性。现代语言学也认为词语意义只有在言语交际单位——语句中才获得真实的存在、发展和变化，并在交际中得到沟通、印证、修正，而成为社会共识。心理语言学者 А. А. Леонтьев 说："严格讲，孤立的符号，根本不是认识工具，也不是交际工具。它只不过是个'细胞'，在更复杂的构造中被用于交流(общение)和概括(обобщение)现实。"[②]这也证明，词语意义是在反映现实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本书第二章通过语义三角说明词义的产生，这多少有些简单化。第六章已指出还应该考虑系统的因素。现在又从另一角度说明，还必须估计到在言语使用中沉淀于词义中的社会文化因素。这样能更进一步接近意义的真实情况。原型理论打算说明语言概括不同于科学反映，语言知识具有文化知识的特点。

3.3 用外语交际时应注意的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已引起广泛重视。人们在用外语交流时，常常由于未掌握其社会文化因素，从而引生误解，造成障碍。这方面的问题大体上反映在三个层面上：词语单位、言语产品和言语活动方面。以下分别简述。

a. 词语层面上的特点

(1)学习外语时，造成交际困难或误解的首先是那些反映一个民族自身的、异于另一民族文化(包括历史文化)的词语。例如俄

① L.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第31页.

② А. А. Леонтьев.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язык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Из кн.: Принципы и методы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стр. 58.

语的 печь，кафе，汉语一般都译作的“炉灶”和“咖啡馆”。但俄国农村的灶上可以睡觉，咖啡馆可以就餐，这些功能特征是相应汉语词汇所没有的。同样汉语中“庙会”、“相声”的内涵也很难用“храмовой праздник”，“юм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диалог”传达，必须辅以详细描述、解释甚至现场介绍才能使外国人明白究竟。再举一个例子，在描述有多重主体[1]，像 Ваня думает，якобы отец ещё жив 一类的句子时，И. 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 说：“Объективная ситуация，описываемая эпистемическими предикатами（знать，думать，верить）у субъекта（в уме）{P есть（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усложняется и принимает вид ‘матрёшки’...”如果没见过“матрёшка”，就很难理解这一比喻：通过一层套一层的木偶（матрёшка）表明客观情景 P，即“отец жив”，在认知主体—— 万尼亚头脑里是真实的，但在说话人心目中，却是不符合实际的（якобы 透露这一看法），进而说明对“客观情景”的情态描述是复杂的，一层套一层的。至于反映独特的非物质文化的词，像 соборность（团契精神），ментализм（心灵主义），правда（真理）更难找到完全对应的汉语词，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曾写过长篇论文说明 истина 和 правда 的区别，而这一区别是其他语言（包括汉语）所没有的[2]。此外，俄语中还有像 траур под ногтем（指甲下的污垢），адамоко яблоко（喉结），родиться в сорочке（生来有福），блокадный хлеб（围困时期的面包）等词语；要了解它们，须有相应的文化知识：俄国服丧时穿黑色衣服；圣经中亚当偷吃智慧之果；

---

① 参看本书第九章。

②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1998, стр. 577 и след.

俄国民间相信裹着胎衣生下的孩子走运；列宁格勒围困时，每日发125 克黑麦加向日葵渣、麦麸做成的褐绿色面包。

有时，某些反映文化现象的词语构成一个微系统，有人把它叫做语言文化场（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оле）。“场”指其内部表示同类观念单位有着功能依存关系。如度量衡、币制、军衔（或官阶、爵位）等级和考试评分制所包含的单位等。在聚合关系上，上述单位互相制约、有大小或高低之分，彼此或可按一定的比例兑换，或按一定要求升降；在组合关系上，它们可使用在同样的场合，有相似的搭配。问题在于两种语言中名称相似的语言文化场，却因其内部成员多少，兑换比例不一，升降制度与评定尺度有别，从而造成它们实质上的差异。如果不了解我国过去度量衡，就不懂“半斤八两”，“近在咫尺”的来由。В. В. Воробьёв 提出旧俄的“长度衡量场”包含下述单位：вершок、пядь、локоть、аршин、сажень、верста[①]. 经查证[②]，上述词中除 аршин（俄尺）来自突厥语外，其余皆为俄语固有词，其中 вершок（来自 верх），пядь，локоть，маховая сажень 分别以身体的某部分：一指头（手指上部），一拃、一肘，一庹（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中指之间的距离）表示长度。当以外来词 аршин 俄尺代替较其稍短的 локоть 成为主要单位后，形成 1 俄尺约等于 4 拃或 16 指头的 4 进位制，而一沙绳（сажень）等于 3 俄尺，一俄里（верста）约等于 1500 俄尺。汉语中把 вершок 译作俄寸，сажень 译作俄丈。单从字面理解，很难把握俄语词中原有的

---

① В. В. Воробьев.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арадимга личности. Изд-ство: УМУ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Москва. 1996. стр. 108.

② 这里所搜集的材料来自 В. Даль«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及 А.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文化内涵以及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因而对下述一类常用词语的意义和形象都不易理解:От горшка два вершка(个子不高),косая сажень в плечах(块头大,夸张说两肩有"从高举左手中指尖到右脚尖"那么宽);пядень(=пядь) с кувырком(5俄寸,一拃加上弯曲食指的两节)。由此可见,必须从整体上把握有差异的相应语言文化场,才能正确了解其组成部分所实有的文化因素,而不能止于满足译文的字面意思。

有些比喻也具有民族文化特点,像俄语中的 дрожать как овечий хвост(像羊尾巴一样的颤抖),беден, как церковная мышь(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один как перст(孑然一身),Вы так накурили в комнате, что топор вешай.(你们在屋里抽烟太凶,简直要呛死人。)中国人对这些比喻会感到新鲜、陌生,甚至费解,难于直译,这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2)词语附加的含义,引发的联想可能有民族文化特点,从而不易为外国人觉察。以人名为例。过去俄国农村人常起 Аким, Савелий, Емельян 或 Федосья(女),Ефдокия(女)一类名字,旧俄时常见的女商人的名字 Олимпиада(Липа), Василиса(Васа);贵族常用的名字是 Олег, Игорь, Ярослав 十月革命后,革命者给子女取一些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像 Октябрина, Майя, Марксина 等。老布尔什维克的儿子,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阿尔费罗夫的名字"若尔斯"原来取自一位法共领袖的姓,他哥哥的名字竟是马克斯。作家有时故意利用人名作出某种暗示。如 В сорок шестом году, когда он〔Савелий〕 ухаживает за Марксиной, он мечтал чем-нибудь удивить её... Многие находили Марксину интересной, но он знал, ч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на красавица. (И.

Зверев)Савелий 与 Марксина 形成明显的对照，一个是旧式传统农民的名字，另一个是当时的新词，革命时代的产物。名字似乎暗示着两个人物是在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汉语中的名字像锁柱、铁蛋、玛丽、延生、援朝、卫东……也带有各种社会或时代特色。台湾诗人余光中问得尖锐："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1]在诗人心中，洋化的人名所引起的联想无法与词牌名"菩萨蛮"的文化内涵协调起来。一般把词语所包含的国情文化都归诸它所引发的联想。有趣的是 И. Я. Чернухина 认为："各（知识）储存区（它建立于大脑神经元之上——引者）及其构成要素之间的联想联系可能是，第一，人类共有的（如水与火的对比联系），第二，全民族的（如对俄国人来说，白桦和祖国的联想联系），第三，一定人群所特有的（如对学生来说，考试与记分册的联想联系），以及最后，它可能是个人的、主观的，譬如说，С. Есенин 所特有的蔚蓝（голубое）与亲近（близкое）、亲切（родное）之间的联想联系：Я покинул родимый дом，Голубую оставил русь（我离开了亲爱的家园，我舍下了罗斯，碧空蔚蓝）。"[2]当然，一般研究国情的语言学者都把重点放在第二类联系上。国内有不少专著都分析各种动植物在俄语中产生的联想意义[3]。像 медведь，орёл，петух 以及берёза，рябина，калина 等词在各书的分析中，其联想意义基本上相同。如对熊的联想一方面是强壮、有力、笨拙、粗鲁；另一方面是

---

① 《中华读书报》，1997.5.21，第3版。

② И. Я. Чернухина. Поэтическое рече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Петровский сквер. Воронеж. 1993. стр. 14.

③ 如顾亦瑾、吴国华编的《语言与文化》（1991），谭林编著《俄语语言国情学》（俄文 1992），刘光准、黄苏华的《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1999）。这里的一些例子，转引自上述各书。

善良可亲，常是善良主人或未婚夫的象征或结婚的预兆。作为佐证的是下述这些说法：Хозяин в дому，что медведь в бору（一家之主如林中之熊）；Видеть медведя во сне—значит быть свадьбе.（梦中见熊意味着要举行婚礼。）但各书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如都认为берёза喻指"姑娘"，但有的说用它比拟少妇。证据就是民歌歌词 Вчера была червонная калина，А теперь стала белая берёза.（昨日还是一位红颜少女，今日却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妇。）另一些人从 Русские плакучие берёзы склонились у могил погибших солдат. 这样的句子觉察出，白桦表示哀悼自己子女的母亲。"少女"，"少妇"和"母亲"的形象已有一定差异，有的书还指出白桦可以与"鞭打"，"死亡"相联系。В. Даль 词典上就有 Береза даёт ума（棒下出智慧）；Сотворил Бог дурака，сотворил и берёзу.（上帝创造了傻子，也创造了鞭子。）А. Н. Толстой 的例子：—Ты любишь меня，Даша? —О，люблю до самой берёзки—До какой берёзки? —Разве не знаешь：у каждого в конце жизни—холмик и над ним плакучая берёза.（——你爱我吗，达莎？——啊，爱到出现小白桦的时候。——什么小白桦？——难道你不知道：每个人生命的尽头处，都是一座黄土丘坟，坟上有一棵垂枝的白桦。）80年语法用这个例子说明，在表时间前置词 до 的后面，事物名词 берёза 通过联想表示作为事件的"死亡"。各种妇女的亲切形象和"鞭打"，"死亡"的联想显然是冲突的。对 берёза 是否和"祖国"有联想，也解说不一。在研究词语附加含义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诚如 И. Я. Чернухина 所说，"各知识储存区及其要素之间联系可能是经常的或变动的，知识的联想网可补充新的要素而变得充实，或相反，变得匮乏。但动态是相对的：因为总有一

个静态联想网作为基础。"[1]从动态角度看，也许现在已很少用桦树枝做的鞭子抽打，берёза 与鞭打的联想已趋式微；而 плакучая берёза 表示死亡，虽和坟边种桦树有关，但连俄国人都提出 До какой берёзы? 的问题，可见这一联想对俄国人来说也在削弱。构成 береза 一词联想网基础的应是稳定的、静态的亲切的祖国和俄罗斯妇女形象。第二，似乎应该区分上述四种不同的类型的联系，特别是后面三类。1995 年 8 月 23 日《钱江晚报》登了一篇题为"女人—有毒之花"的短文，作者陆军报道"红罂粟丛书"引起的争议。这套女性作家丛书以制造鸦片的原材料罂粟命名，其含义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异议。出版社说：罂粟"集美丽的花朵、治病的良药和诱人的危险于一体。"一位作者说："充满个性正是这种'有毒之花'的最大特色。"一位读者的理解是："这是一套既有毒又很美丽的书，或者说女人是美丽的，又是有毒的。"上述几种由红罂粟引起的联想，恐怕都不属于全汉族，而只属于个人、顶多也不过属于一定人群。此外，与女人的联想可能是由作为女性丛书命名引发的。杜甫的名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诠释者（杨伦）认为"兼寓扶善疾恶意。"但也有一定写实的背景，诗人离开草堂时，所置四松，"大抵三尺强"，希望它们速成高树，不受恶竹浸蔓[2]。不能根据一两个孤证，即使它出自名家笔下，就给一个词语的全民联想含义下定论。绝大多数汉族人由竹产生的联想，恐怕

① И. Я. Чернухина. Поэтическое рече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Петровский сквер. Воронеж. 1993, стр. 14、15.

② 《唐诗鉴赏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第 550 页.

同样，齐白石的诗"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中转轮来。"画家在诗中以"走狗"自喻，表示愿向徐渭、朱耷、吴昌硕三位前辈轮流学习。这种用法显然与大众对"走狗"的联想、评价不同。

不是恶，而是高风亮节。当然，性质也可能发生变化，某些个人主观的、有创意的异想联系（бисоциация）经过大量的复现，广泛的传播，并渐为社会所接受，如 С. Есенин 的 голубое—родное（蓝色—亲切），васильковое слово- слово привета（矢车菊的话语—问候的话语）就是这种性质的联系。最后，考察词语的附加文化意义，要和特定的语境结合起来，即使词语的静态的稳定的联想，也要在一定上下文中才能引发。像在 Не будем делить шкуру неубитого медведя（不要想着瓜分还没打死的熊皮）这样的成语性句子中，熊未必引起善良，力大一类的联想。前面引的 берёза 联想少妇的民歌例子，仅能出现在和 калина（隐指少女）对比时。而 П. А. Вяземский 的诗中，На чужбине, вдали от родины, берёза словно от милой матери письмо.（身在异国，远离家乡，白桦就像亲爱母亲的来信，情深意长。）берёза 除了和"祖国"、"母亲"相关外，似乎还令人联想起用桦树皮记事传言的古老质朴的俄罗斯文化。语境如何触发、左右词语联想，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

6. 言语产品与文化背景知识　并非所有的文化知识，都只反映在称名单位——词语之中。在交际过程、言语产品中，这类知识可能若隐若现，话里话外地出现在字里行间，它们没有、至少没有全部通过词语表示出来。所谓的背景知识潜存在语句、超句和更大篇章单位中，与推涵和预设密切相关。分析这些单位的内容时，不能不考虑背景知识。然而，即使是言语科学、交际语言学也不能漫无边际地研究一切背景知识，它只关注那些交织在言语产品中的背景知识如何隐现，并成为作品内容的组成部分。这里讲的又只限于有关文化的背景知识，不涉及纯个人或纯科学的知识（这在第九章已谈到了）。普希金关于梦见 Татьяна 的描述 Но вдруг

сугроб зашевелился. И кто ж из-под него явился? Большой взъерошенный медведь..."由于俄国农村民间生活中，有"Видеть во сне медведя- значит быть свадьбе."这一潜在的文化背景知识，使做梦的人从梦见熊得出推涵——"将要结婚。"有趣的是《封神榜》23回，散宜生为文王圆梦说："昔商高宗有飞熊人梦，得傅说于版筑之间，今主公梦虎生双翼者，乃熊也"（后果得姜尚，尚道号飞熊）。看来我国古时有"飞熊入梦"意味着"将得贤人"的说法，这也是散宜生圆梦要得出的推涵。下面一段话，同样隐藏着带有迷信色彩的背景知识。《聪明误》(«Горе от ума»)第四幕、第四场：[Чацкий, Репетилов(Вбегает с крыльца; при самом входе падает со всех ног и поспешно оправляется). = Репетилов: Тьфу! оплошал. Ах, мой создатель! Дай протереть глаза́; откудова? приятель... Сердечный друг, любезный друг! mon cher!〔恰茨基，列毕季洛夫（从门口跑进，刚跨进门就摔倒地上，赶忙爬起整衣。）列毕季洛夫：呸！失脚了。——唉！我的造物主！让我擦擦眼睛，您从哪里来？朋友……知心好友！可爱的友人。〕据俄国从前的迷信说法，跌跤是遇见好朋友的预兆。不知道这一作为预设的文化背景知识，就无法理解说话人言与行之间的联系。同样出自«Горе от ума»（第二幕、第五场）的另一段话：Фамусов: Давно полковники, а служите недавно. 由于旧俄军中要擢升至上校这一不低的军阶，需要较深的资历，从"早就当了上校，可服役不久"，逆推出法穆索夫暗示怀疑上校斯卡洛茹勃(Скалозуб)升迁是否正当，所以后者接下来作冗长的解释。再看下面例子：—Давай попроси у Вадима! —Ты что не знаешь этого плюшкина? 上述对话的后一对白指出不能求助于 Вадим 的原因：他很吝啬。但这一

点却是通过果戈里笔下的典型吝啬人物——泼留什金，暗示出来的，绝大多数俄国人都懂得它暗示的意义。但下面这一文化背景知识却不那么明显。И. С. Тургенев 在«Рудин»一书第三章中，描写主人公罗亭受友人之托，初进女地主达丽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家，他坐着应答主人问话时，“把帽子放在膝盖上”(держа шляпу на коленьях)。当罗亭妙语迭出，驳倒皮加索夫(女主人家一位行为古怪、话语刻薄的常客)，达丽娅、米哈伊洛夫娜鼓掌喝彩，“轻轻地把罗亭手上的帽子拿开”(тихонько вынула шляпу из рук Рудина)。这一细节表明罗亭的才华对女主人的影响。按照当时社交惯例，罗亭偶尔涉人这一社交圈子，作为一个生客只能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以示无久留之意。当女主人从他手中拿走帽子，则表示她已认可罗亭是受欢迎的人，不必匆忙告辞。这样的文化背景知识常常潜存于言语产品，特别是文艺作品中。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了解它们，对跨文化交际很有价值。人们常说，用理智的眼睛，透过可见的文本，能发掘那些看不见的潜在台词，在这里就是揭示那些基于文化背景知识的预设与推涵。

в. 言语活动与社会交际能力　D. Hymes 把排斥社会文化因素考察语言，讥讽为“很像伊甸园”的观点。指出“正常的儿童掌握句子知识时，不仅考虑是否合乎语法，还要考虑是否得体。他们所掌握的语言能力包括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跟谁谈什么事，什么时候谈，在什么场合谈，用什么方式谈。总之，一个儿童逐渐学会完成各种语言行为，参加到语言活动中来，并对别人的实践进行估价。”[①]这里须要指出两点：第一，上面提到的语言能力的内

① 戴尔·海姆斯．“论交际能力”//《社会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58页．

涵以及是否得体的评估，都是3.16所说从社会上学来的文化知识；第二，按照心理学的说法，在进行外部言语活动时，上述种种因素都内化为心理过程，并最后转化为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由于缺乏对方具备的、自然形成的上述知识和能力，从而出现交流障碍。西方提出“语言行为领域”的概念：“领域是从交际话题、交际者关系和交际场所抽象出来的社会—文化构念。”①Л. П. Крысин 则认为：“交际环境由若干要素构成：1)说话人及其社会角色；2)受话人及其社会角色；3)交际双方的关系及与此相关的；4)交际语气腔调；5)目的；6)交际手段(语言的子体系或语体，辅助语言手段——表情、手势等)；7)交际方式(口头或书面，直接或远距离的)；8)交际场合。这些都是环境变数：其中每一因素的变化都导致言语环境的变化，从而导致说话人使用的手段及整个交际行为发生变化。”②上述的因素中5)是纯个人的，与文化无关，6)、7)则由语用学、功能语体学研究。分析实施言语行为的交际能力时，一般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即1)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2)双方亲疏程度；3)交际场合。这三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其中核心是第1)项。西方把它叫做权势(power)，它不仅指地位、出身、财富，甚至还可能指职业、年龄、性别、体力等社会化后形成的有尊卑、上下之别的因素。1)项通常分成三种情况：说话人地位低于、高于受话人或与其平等。在这方面研究得最多的是代词。古拉丁文只有单数的tu，复数vos最初只限于称呼君主一人，后来用来称呼一家之主或其他有权势的人。继而又在某些现代欧洲语

---

① 同上．第85页．

② Л. П. Крысин.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 стр. 130.

言里，用于地位平等人之中，此时由 tu 和 vos 演化而来的，或与其相当的代词（如俄语的 ты 与 вы）则转而分别表示亲近和有礼貌。现代俄语中一个人说自己所属单位时，权势高的人常用 мой，而低的人则常用 наш，各种机构的头头常说：мой цех（我那个车间），моя кафедра（我那个教研室），моя бригада（我那个生产队）……若说话人为一般成员，称自己组织往往改用 наш[1]. 当说 Прошу вашего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о чём）表示地位低对地位高的人说话，"请求您安排某事"；而 Прошу вас распорядиться 则此话适宜于地位高的人说，试比较汉语中的"请酌情办理某事。"语言中有许多词语，其语义预设中就包含着主客体间一定的权势关系。如 благоволить（赏识，垂青），дать аудиенцию（接见），отозвать（召回），гневаться（大发雷霆），помиловать（赦免）等词的主体地位高于客体；而下面这些词则相反。如 молить（祈求），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ться（请教），слушаться（听从），гневить（触怒），ослушаться（不听从），перечить（顶撞），дерзить（顶嘴），резать правду в глаза（当面直说）等等。当交际双方分别是有上述关系的主、客体时，说话人必须按所谓"权势"要求，选择相应的动词。而使用 обнимать（拥抱），дружить（交友），сотрудничать（合作），соревноваться（比赛）等词时，则没有类似的考虑。2）项的交际者亲疏程度，3）项的交际场合，与交际角色同时起作用，并互相影响。权势地位有别或相当的人交际时都可能显示出亲疏不同，或亲切、友好、随便；或疏远、冷淡、彬彬有礼；地位不同的人也可因是否正式交际场合，而改换自己的角色。如官兵、师生、法官与受审人在

---

① 汉语中"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听着"一类说法显然出自有权势人的口中。

旅行车上，游览途中，舞池里，由于取得临时的平等身分（旅客、游人、舞伴），其谈话方式显然有别于军营、课堂和法院。上述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方式影响交际，实质上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问题，须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分寸。下面是 Л. П. Крысин 对一个人在不同语言环境下说话的部分录音。其内容大致相同，即"出差未能找到所需的有关生物学中原生质（протоплазма）方面的材料。"与朋友私人闲谈时说的话是：И вот эту протоплазму надо было/нет, не примеры даже или что/найти, а всю картотеку облазить. Причём чёрт их знает/может их и вообще нет там/этих слов.（要找的就是这个原生质，不是一些例子或者别的什么，而是要查遍整个目录卡，再说鬼才知道，也许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这些词。）斜线/表示停顿，下同。而跟同事在一般场合下的谈话录音是：Неважно съездила: у меня ведь не было списка слов/надо было как-то исхитриться и разыскать в картотеке не отдельные слова, а всю группу терминов. Причём никто ни завкартотекой, ни я сама—не знали, есть ли они там вообще.（出差不顺，我本来没有词汇表，应该想个什么法子，到目录卡片库要找的不是个别的词，而是整套术语。再说，目录室主任和我谁也不知道，那里究竟有没有。）但在分部会议上的报告则是：Очень трудно было отыскать в картотек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не термины: я не имела точного списка слов, пришлось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идти на ощупь.（很难在目录卡片库中找到我需要的术语，我没有准确的词表，很大程度上要摸索着工作。）随着对象、场合、与受话人亲疏关系不同，说话人的措词、语调、语法结构都不一样，而所说的内容相差无几。作为文化一部分的言语

行为，必须和交际环境协调一致。言和行在文明社会里都有是否得体的问题，社会学所说的“语境比交际重要”就是指此而言。

参考文献

1. A.Д.什维策尔.《现代社会语言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90.

3. Ю. С. Степанов. Основы обще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Москва. 1975.

4. Д. Э. Розенталь. И. Б. Голуб. Секреты стилистики. Айрис пресс. Москва. 1998.

5. 尤金·奈 达."关于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 Т. М. Николаева.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и методы его описания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Доклады). Часть Ⅱ. Москва. 1991.

7. R. A. 赫德森.《社会语言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 Л. Г. Ионин. Соци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ы. Логос. Москва. 1996.

9.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осква. 1990.

10. 安纳·杰弗逊，戴维·罗比.《西方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0.

11. 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2. А. А. Леонтьев.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язык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Из кн.:Принципы и методы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6.

13.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1998.

14. В. В. Воробьёв.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арадимга личности. Изд-ство УМУ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Москва. 1996.

15. И. Я. Чернухина. Поэтическое рече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Петровский

сквер. Воронеж. 1993.

16. 戴尔·海姆斯."论交际能力"//《社会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7. Л. П. Крысин.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